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邪神门徒

(一)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彩灯高悬

是一个清朗的晚上，碧空如洗，澄静的苍穹，缀满了闪烁如钻石的繁星。微风轻吹，树影婆娑。

该是有一个甜梦的花月良宵。

不错，在一幢巍峨的屋宇内，不正是张灯桔彩，人声喧哗，时而传出一片笑语之声么？

看，门口那大红的喜联，鞭炮的馀烬，好似正在进行着一件莫大的喜事呢！

对了，今夜正是滇北怒江派掌门人，九天神龙华明轩嫁女的月子。那幢气势不凡的高大屋宇，便是他的宅居。

院门之内，此刻正传出阵阵哄笑，下人们端酒送菜，往来不息，每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片喜色。

当然，今天是小姐大喜的日子，到了如此众多的武林中成名露脸的好汉。况且，新姑爷又是黔省巨富侯百万的公子，老爷的得意门生。

室内，笑语之声更浓，猜拳行令之声不绝。一切都是显得无比的美满与融洽。

但是，在一片浓密树荫之后，正悄立着一个身材削瘦的青年。

他，默然的向大厅内望着。

只见他双手紧扯着自己的头发，尚不时传来一阵哽咽之声。

假如你是聪明人，你便会听出这呜咽的声音，含着绝大的痛苦，又是在极端的压制下透出。

仿佛这年青人那颗赤心，正在绞扭着！撕裂着！

蓦然，年青人将头微微仰了起来。

借着厅内明亮的灯光，我们可以清晰的瞧见这年轻人的面孔。

但是，他令我们吃惊了，因为，这不是一张清秀挺逸的面容，而是一付可以称得上“丑恶”二字的脸孔。

只见他面容上，布满了高低不平的疤痕，尚生有不少的黑点，最使人不能直视的，抑是那恐怖而青紫的肤色。

此刻，他痛苦的，凝视看大厅内辉煌的灯火、喧哗的人声。

他那对与整个面容极不调和的大眼睛，竟充满了闪烁的泪光。

他喃喃的自语道 “这就是人生的真谛？这就是期冀的结果？”

他嘴角，自嘲的扭曲了一下，悲哀的想着 “师妹，你……你难道毫不晓得我对你真挚的感情？你难道从来不明白我对你的爱心？但，你平时又为何一直对我这么好？如此关注我的一切！你在玩弄我？抑是在怜悯我呢？”

一张娇艳如花的面孔，在他的脑海中浮起，那倩影是如此美丽绝俗，神韵是如此温柔高雅。

灯光的反射下，年青人突然在身前的一湾溪水中，看见自己浮在水面上的脸孔。

他，痛苦的呜咽一声，双手蒙着脸，嘴中继续呢喃道 “是了，我是如此丑，怎配得上娇美如仙女般的师妹？怎及得上翩翩浊世的师弟？”

“他们，一个是清丽如花，一个是秀逸不群。对的！他们才是一双，他们才是门当户对……”

年青人双手放开，那对清澈的大眼中，又倏然射出一股怨恨的光芒，他默默想道：“但是，我虽配不上师妹，师父却不该不顾门规，不叫我与师弟比试所学，却独做主张，将下代掌门人大位，当众宣布传於师弟……他这么做，难道是对的么？我虽长得丑陋，难道就不能接掌怒江派么？丑陋的人，必是永在人下么？”

他痛苦极了，也怨恨极了，双手指甲，已深探的陷入肉内。

突然，大厅内又何出一阵哄笑之声，一个清瞿苍老的口音响道：“阿福，快去寻找江少爷，今天是小姐大喜的日子，怎的他却不来陪客！”

只见一个身材矮胖的下人，已匆匆自内走出。

那人四面张望了一会，又向这丛林前走来。

那青年人暗一咬牙，忖道：“罢了！我便出去……也好叫我现现眼，衬出今天的新姑爷是多么英俊！”

心念一转，年青人已缓步而出。

那矮胖下人急急上前道：“少爷！老爷叫我找你呢……！”

他一见自己寻找之人，面上泪痕犹自未干，不由心中恍然。

他叹了口气，说道：“少爷！你也别难过了，事已至此有什么办法呢？天下美丽女子正多，以后还怕找不到对象吗？”

年青人寂然一笑，说道：“阿福，你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别说了，我配得上人家么？”

他说罢，黯然低头，急步向厅内行去。

那矮胖下人，也轻轻摇头，一声叹息……

年青人行至厅门，强烈的灯光混着热烘烘的酒菜香，使得他微微一窒。

在人声嘈杂中，他一低头便想找个阴暗的位子坐下去……

陡然，一个苍劲的声音唤道：“青儿！到为师这边来！”

他一听口音，便知师父在叫唤，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默默走去。

厅中人声忽然静了下来，千百双目光像千百支利箭似的紧盯着他，窃窃私语之声，四处可闻。

他强忍着一般愤怒与自卑揉合的怨气，来到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白发老人面前。

那老人，正是当今怒江派掌门人，名震黔滇的九天神龙华明轩。

只见他双目向年青人面上一扫，又向四座众人一抱拳道：“列位高朋好友，这位便是老朽不成器的大徒弟——江青！”

年青人赧然落座，眼光一扫，却发现自己这桌上正有四、五位俏丽的少女，正厌恶的瞧着他！及至与他目光一对，又齐齐不屑的移转一旁。

这名叫江青的青年，心中一阵绞痛，强烈的自卑感涌上心头，他正待借离去，蓦然，一阵热烈的掌声扬起，尚夹着众人的欢呼：“新人来了！新人来了……”

跟着，就是一片夸耀、赞美的声音。

江青心中一酸，这与他适才进厅时，是两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这世界上，原来就是这么冷漠无情？人人都喜欢锦上添花，恶於雪中送炭……”

他耳内，忽然听到同桌少女的断续低语声：“唷！这封新人多漂亮哟！”

你看侯师兄今天穿的衣服，蓝缎子长袍……套雪白的绸衫……多英俊，哼！那似咱们面前这个人见人厌的丑鬼。”

江青面上泛起了一阵痛苦的抽搐。此刻，新姑爷侯英，挽着娇美艳丽的新娘，也是九天神龙华明轩的掌珠——华小燕，正向众人拱手敬酒，脸上一片喜气洋洋。

江青心中又是一阵绞痛，他双目一扫，只见师父——华明轩正手捋长须，满面老怀弥慰之色。

他正得意的，对身旁一位老人说道 “沈功兄，这一对小儿女还不错吧！可惜亲家未能及时赶来，却送了一大笔聘礼……哈哈……”

江青心头一阵难过，他自己是如此渺小，如此不受人重视，谁会记得他呢？

他，望着这喧哗的大厅，又望望自己孤寂的身影，他再也坐不住了，悄然起身走了。

背后，尚传来九天神龙华明轩的声音 “英儿我平素就喜欢他……所以，这怒江一派掌门人……不传他传又谁呢？”

厅中，起了一阵恭喜之声，又淹没在一片狂热的掌声里。

古洞怪客

夜深了，带着丝丝寒意，这幢巍峨的大厦中，此刻灯火全熄，已是酒阑人散，众人想已进入了甜蜜的睡乡……

冷寂中又带点儿凄清。

忽然，墙头上闪出一条黑影。只见他，四处略一张望，又极为矫健的跃身而下，轻悄得没有一丝声息此时，周遭沉寂异常，只有单调的更鼓声，衬和着远处几声凄凉的狗吠……静！出奇的静，静得有些怕人！

那黑影站在地下。凄然的望着这沉沉的巨宅，他伫立了一刻，始缓缓转过身来，向无尽的夜幕中走去他，正是那饱受人间歧视的江青。

他一面漫无目的的疾走，一面在脑中盘旋的想道 “我现在到那里去呢？唉！我本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夜风袭来，有着丝丝寒意，江青双手紧扯着领口，又想到 “此时，自己正在荒凉的山野中行走……但，师妹与师弟必已在那温暖的绣房之中交头而卧，享受人间无比的绮丽，他们会记得我吗？他们能了解我的苦楚吗？”

一股深深的妒意，升上心头，如毒蛇啃啮着他……

他恨自己，也恨极了天下的人。

江青仰首向天，发出一阵高亢凄厉的啸声，啸声一住，他一连几声惨然狂笑，人已向崎岖的山路中，疯狂的急跃而去。

他一路狂奔，不辨方向，也不看天色，只是一口气的急奔，好似要把多日来所受的冤气，在这剧烈的奔驰中排泄出来一般。

天边已露曙光，旭阳逐渐东升。此刻，江青奔跑了一夜，早已气虚力乏，双眼有些发黑。

他眼见前面一排树林之下，有一条清澈的溪水，江青长长的吁出一口

气来，蹒跚的行至那条清溪之旁，俯身下去，尽情的喝了个饱。

抬起头来，溪水中又映出一张丑陋的面孔，他惊叫一声，双手蒙着面孔，肩头不停的抽搐。他痛苦得直想毁了自己。

林端叽喳的鸟语声，在清晨的空气中，显得非常悦耳好转。

陡然，江青却听到一声呼喊“救命”的声音，语韵尖脆，好似自一个少女口中发出！

江青全身一震，一种天生的正义感，使得他倏然的跳了起来，仔细一听，声息又复寂然。

他太息了一双，懒散的颓然坐下，自言自语道“莫不是我疲劳过度，加以心神受创，而生出的错觉？”

正当他自思自忖之际，一声更清晰更尖锐的“救命”之声，又随风传来。

江青这回可听清楚了，他霍然站起，正待举步——忽而，那溪水中反映出的丑陋面孔，又现入他眼帘。

他默默浩叹，想道“我这付丑像，若给人看去，恐怕必较那强盗更使人惊恐，罢了！”

我还管什么闲事呢？”

他脚步一缩。但那呼救的声音，却像利刃一样，紧扎着他的脑际。江青矛盾的徘徊在去与不去的边缘上。

良久，他倏然一跺脚，喃喃道“也罢！拼着再受嘲弄，也不能见死不救。”

他顺手一提身旁包裹，自那发声之处如飞跃去。

几个起落，他已转至树林边缘，一片绝顶之上。

江青双目掠处，不觉热血沸腾，怒火中烧。眼前，正是一付令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景像。

只见地上躺着血肉模糊的三具尸体，皆是吃人拦腰斩断，内腑五脏流的遍地皆是。

三株巨木之上，却绑着一男二女。

那男的年约六旬，白髯拂拂，另一个中年女子，看样子好似那老人的妻子。

两人正双目怒睁，满面急怒之色，哀痛的瞧着另一株巨木上，所捆绑的一个及并少女。

那少女美艳的面容，已成为青白之色。此刻，全身半裸，一身丝色袄裤，已被扯成稀烂，露出里面粉红色的亵衣，肌肤如雪，滑腻晶莹。

三人身旁，赫然立着两个面目狰狞的彪形大汉。

其中一人狂笑道“嘿嘿！这妞儿一身细皮嫩肉，看得大爷恨不得将她一口吞下肚去！”

他的那位伙伴，也看得垂涎直流，接声道“莫老大，咱们俩抽签决定先后，谁也不能先拔头筹！”

那被称为莫老大的汉子，正在色迷心窍的当儿，闻言嘿嘿的笑道“也罢！咱们便叫这两个老不死的，亲眼瞧着他们那独生女儿，与咱哥俩风流快活一番。”

说罢，便待伸手向那少女的胸前摸去，那老者已是目眦皆裂的狂骂道“无耻狗贼，你……你们如此的伤天害理，当心遭天报应啊……”

那位中年妇人亦开口哭骂道 “你们这些丧心病狂的奴才，你们要杀就杀罢……我家大闺女又何时得罪了你们……”

那莫老闻言，冷笑一声，扬掌就给了老人两个耳光，并开口大骂道 “妈的，你这老狗还罗嗦什么？当年我狼山双友尚未成名之际，只为拿了别人十两银子，你这老狗杀才的，便送我哥俩进官，一顿拷打之余，还坐了两年牢！嘿嘿，老天有眼，今日便是你这老狗全家遭报的时候。”

说罢！斜目一眇，又伸手往那少女白玉似的脸庞上摸了一把。

可怜！那姑娘惊吓过度，全身颤抖，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两个老人，并且急得面如血，无助的望着女儿那祈求的双眸。

就在那莫老手掌再度触及少女面上的刹那，陡然响起一声暴喝，一条银虹已疾射而至。

莫老大吃惊之下，身形急掠而退，那道银虹，如娇龙般一闪，又向狼山双友的老二刺来。

剑势急速无匹，这汉子在猝不及防之下，已闪躲不及。

他面上突罩凶厉之气，身形一偏，双掌竟猛劈来人胸前。

同时，他心中忖道 “哼！你若是不撤剑退后，我虽不免一死，你也活不了！”

说时迟，那时快，但闻“碎”声巨响起处，跟着一声惨叫，两条人影已霎然分开。

一旁的四人，三个被绑的及莫老大急急一看，只见场中已多出了一位面貌丑陋的持剑少年，他此刻左臂软软的垂下，似已受伤。

再看那狼山双友的老二，却是吃他一剑！穿胸膛，正满身鲜血的软软倒下……

原来这现身的少年，正是江青。

他适才以一招怒江派谪传剑法中之“七步溅血”疾射敌人时，陡见对方身形微偏，抖掌猛击而来，竟是同归于尽的招术。

他震惊之下，身形快速绝伦的一转，险极的让开前胸要害，剑势却自肋下穿出，透入敌胸。

但是，他自己也吃对方一掌击实伤及肩骨。

一旁的莫老大一见自己兄弟，与来人一个照面便已毙命，不由大吃一惊，但细看来人也是左臂下垂，似亦受伤。

暗喜之下，不由喝道 “老二慢走，看大哥为你报仇了！”说罢，翻臂一抽，只见那一条通体银光闪闪，顶端宛似蛇头的兵刃，已握在手中。

他缓步向江青逼去，口中冷然道 “狼山双友向来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今天大爷二弟谢飞，既已蒙你成全，我莫蛟这条命，小子，你也慈悲一下吧！”

说罢，手中蛇形兵器急展，一招“天外飞鸿”已劈向江青顶门，左掌挥处，亦已拍出两掌。

江青身为怒江派后辈中，武功最强的弟子，人虽生得丑陋，但却聪慧无比，又肯用心学武，功力亦已不弱。此刻乍遇强敌，自己虽已受伤，却仍坦然不惧。

只见他大喝一声，手中剑挽起一道寒光，恍似经天长虹，迅速无比的刺向敌人。

一上手，便展开怒江派中以镇山的“狂涛剑法”。

但见瞬息之间，二人已交手了五十馀招，狼山双友老大莫蛟的功力虽较江青逊上一筹，但，江青因左臂受伤，转动不灵，好些精妙招术不能使出，以致逐渐落了下风。

被绑在树上的三位遭难之人，正焦虑而盼切的望着场中这场惊心动魄的激战，骇得大气却不敢透一下。

他们心中多么希望这位面容丑陋的青年人能战胜贼人，救他们一家生命。

此刻，场中又是二十招过去了，二人腾跃之间，已不知不觉的逐渐逼近悬崖边缘。

江青但觉敌人招出如风，式式指向自己命门要害。

他中气已逐渐混浊，功力不济之下，身手也自然的迟滞下来。

看情形，江青失手落败，只是迟早的事情。

江青望着敌人那狰狞中带有得意的面孔，心中闪电也似的掠过一个念头。

他想到 “ 自己今生今世，再也没有什么指望，有什么人会使我留戀呢？会有什么永远再怀念我呢？ ”

他嘴角浮起一丝凄然的苦笑，他又继续的想到 “ 若是我为了这跟前危难中的人而死，他们离不见得会喜欢我，但是，至少他们会有一个长久的时间记忆着我…… ”

就在他心神一分之际，莫蛟已大喝一声，手中奇形兵器 “ 银元厥 ” 已向他腹下扎来。

江青面上闪过一丝奇异的表情，他本能的一闪，血光涌处，对方那 “ 银光厥 ” 已插入他大腿三寸之深。

他倏然引吭大叫道 “ 老人家，你们快逃吧！ ”

手臂一抛一翻，掌中剑急飞而出，他已奇快的一把将敌人的颈项抱住，用力一滚，与莫蛟双双翻向崖下。

就在他身形滚落这千丈绝崖的刹那间，他已看到自己抛出的利剑，正将那老者的绳索斩断—更使他永不能忘的是那老少三人，那充满了焦急、悲哀与感怀的眼光。尤其是位美丽的少女双眸中，更现出一片关切的神色。

他满足了，身躯如殒石般落下去……他脑中清晰异常，丝毫没有恐怖。

他想着的，尽是那股关切的眼神，以及那另一个丝毫没有痛苦的世界……。

几经翻腾，两个身体在空中分开了。江青但见高耸的山壁，急速的向上移去，他，血液急奔，呼吸窒息，只闻耳旁呼啸风声。

陡的，一阵刺骨的巨震，跟着传入体内的，便是无比的痛苦。

他双眸逐渐迷蒙……脑中一阵昏晕。他想 “ 要去了……要去了……要去了… ”

不知过了多久，江青突觉身上一阵凉冰冰的，他疲惫的睁开双眼，眼前一片黑暗，风声如涛。

他模糊的想到 “ 这莫非便是幽冥地府？啊！这另一个世界竟是如此黑暗，又这么寒冷…… ”

四周寂静如死，他一转脸，“ 咦！怎么上面有着满天繁星？啊！眼前不是那陡削的石壁么？ ”

江青迷惑了，他不知自己是否已死？他突然用牙齿一咬舌尖，“ 噯呀！ ”

一阵尖锐的疼痛，使得他的神志慢慢的清醒过来。

他详细一看，自己仰卧的地方，赫然是陡壁如削，中间一株覆盖如札的松树之顶。江青慢慢的运气一试，全身蓦然一阵剧痛，四肢百骸都好似散裂了一般。

他失望的叹了口气，仰望苍天，默默无语。

一会儿，江青觉得山风如削，全身寒冷异常，起了阵阵鸡栗。他又是惊喜，又是悲哀。惊喜的是自己竟然没有死；悲哀的是自己为何不死。

但，他此时动也不能动，更别说想别的办法了！

忽然，江青听到一种丝丝的吐气之声，他急忙四处一瞧，哇！在他头顶不远的山壁上，竟蜿蜒爬下一条，粗如儿臂，腹大尾小的怪蛇。

这蛇摆着那张丑恶无比的三角形怪头，利齿屹屹，其中竟满是红群鲜的物事，看来令人作呕已极。

那怪蛇嘴中作响，红信吞吐中已缓缓向江青头上游来。

只见那怪物已越来越近，距江青头顶，不及一丈，此时他却连转身的力气都没有。

他浩叹一声道：“想不到我江青时乖运蹇至此，今日虽然跌不死，也会丧命在这毒物口中……。”

眼见那怪蛇，愈来愈近了，阵阵中人欲呕的腥气，扑鼻而来。

江青心神疲惫，无力抗拒，只是双目闭上，待怪蛇毒牙咬下……

突然，一阵风声飒然从他耳边掠过，按着就听“嗡”的一声怪响。

江青急急睁眼一瞧，那条距他已不足五尺的巨腹怪蛇，已吃一根枯枝，活活自七寸之处穿过，牢牢的钉在坚壁之上。

这枯枝射来的角度极为怪异，江青苦於身体转动不灵，也瞧不见枯枝射来之处。

他暗惊此人功力之高绝，直是骇人听闻，不由哑声开口道：“不知是那位前辈高人？拯救在下，此恩此德江青感激不尽……。”

他一语未了，便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自身后来道：“没出息的东西，区区一条『腹带锦蛇』，便将你吓得半死不活，呸！真是丢人现眼。”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一阵面红耳赤，他羞愧的答道：“前……前辈，在下江青，因自绝崖之顶失足坠下，身受重伤，故而无能抗拒那怪蛇袭击，晚虽然无能，却也全不至於畏死若此。”

黑沉沉的四周，沉寂了一阵，那苍老低沉的声音又响道：“娃娃，你说说看，为何会自『阴阳崖』顶坠下？”

江青答应一声，便躺在古松之上，将坠崖的经过，详细的叙述了一遍。

。那低沉的声音叹道：“娃娃，你真是命大，须知这『阴阳崖』高达一百二十丈，崖底尽是尖锐岩石，与无底泥沼，便是老夫下去，也不敢说有把握生还。那什么狼山双友，此刻恐怕连尸骨也找不到了。”

那未现身的老人，似乎在考虑着一件重大之事似的，一时又沉寂了下来。

寒风呼啸中，江青存身的那株老松，又在轻轻摇曳，因而使得他不得不拼出全力，紧紧把着两根树枝，以免失手坠落下去。

忽然，那苍老的口音又响道：“娃娃，我早年便已立誓，今生永远不再与任何生人见面，但……我却好像与你特别有缘，虽然我看不到你，我却知道你是一个含蕴丰富感情，却又视死如归的青年。”

稍停了一会，那声音又说道 “也罢，老夫六十年来，未与生人说过话，今番为了你这孩子，便破例一次吧！”

江青正待回答，只听见“活”的一声轻响，暗中黑影一闪，一条乌黑细幼的绳索，已将江青的身上捆了个结实。

他一声惊呼尚未及出口，但觉身体一紧，人已凌空而起，他暗一咬牙，默不出声。江青身体，此刻忽又如殒石般往下坠落，但才沉下丈许，那奇长的乌绳索，竟出奇的自中间一弯，江青只觉得一股绝大的绵绵功力翻卷处，自己身躯，已“呼”的一声被带落至一个黑黝黝的山洞之内。

他身躯着地时，那人却极有分寸，毫未使他身上创伤受到痛苦。

江青在地下略略喘息了一刻，一打量这山洞的形势，不由暗暗惊愕不止。

原来这山洞凹入之处，正是这如削绝壁的中间，不上不下，便是飞鸟也难得进来。

他吃惊之下，双目已缓缓转向洞内瞧去。这一瞧，更将他吓得几乎跳了起来。

只见这古洞之内，毫无装饰，仅在洞壁深处，一座石磴之上，盘坐着一位全身枯黑干扁的怪人。

这怪人一头雪白的长发，长长的披到脚跟，面目却被那杂乱如草丛似的长眉浓髯遮住了大半。

只见他混身赤裸，仅在下身围了一块破布，这怪人虽然肤色漆黑，两支手却莹白如玉。

他右手小指上，扣了一支乌黑色的小环，那条捆住自己的绳索，便连在那双小环之上。

江青心中暗自惊道 “莫非适才我偌大的身体，被他凌空以内力拖入洞内，怪人就便全凭着他那支小指头么！”

他正在呆楞的想着，那怪人已沉声道 “娃娃，你是否便叫江青？”江青应了一声，是。

那怪人又道 “你师父是谁？属于那一派？”

江青艰苦的向前移了五步，哑声道 “家师怒江派第七代掌门人，人称九天神龙华明轩便是。”

那怪人仰首沉思了一刻，又摇头道 “我不认识他，怒江派有个娃娃我倒记得，他叫什么……双笔飞梭商南屏……”

江青悚然震惊道 “那是晚辈师祖……敝派第六代掌门人。”

同时心中暗忖道 “这怪人不知有多大年纪，竟喊自己师祖为娃娃？”

怪客落寞的一笑，当然，这微笑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为他的髯须太浓密了。

他又道 “老夫今年恰满一百二十岁。娃娃，你大概还不足二十吧？唉，指屈算来，已有一甲子未与世人晤谈了。”

江青凝目仔细的望着怪老人，蓦地，他全身震了一下，只见这老人双目翻白，茫然的注视着洞顶，原来，他双眼已经全瞎了！

怪老人仿佛能看清江青的一举一动，他深沉的说道 “小孩子，你看出老夫双目全瞎了么？”

他凄然叹道 “老夫已有六十年未睹天日了，这世界上不知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江青此时，已倚坐在地上，他缓声道 “这世界上痛苦太多，看到的也尽是令人伤心之事，倒不如全然的不见来得干净。”

怪老人须眉颤动，低声的说道 “年青人，莫非你也有一段伤心之事么？”

江青虽然无语，怪老人却好像有极大的兴趣般，一个劲的催促着江青说出来。

江青无奈之下，叹道 “老前辈，你何苦定要晚辈再撕裂一次那痛苦的回忆疤痕呢？”

怪老人似是深受感动，他低声的说道 “傻孩子，心中有着痛苦的事，能够尽情吐露发泄出来，不是比深藏在内心痛快轻松的多吗！而且，你知道面前倾听你说话的人是谁吗？”

江青两眼大睁，茫然摇了摇头，怪老人又催促道 “你快讲吧！待你讲完了，老夫也说个故事给你听。”

江青低首默想了一阵，但要将自己的惨痛回忆，做一次有系统的整理。

他开口了，从自己是一个孤儿，蒙九天神龙华明轩收容起，一直到他如何的失去了所爱的师妹，及继承怒江派第八代掌门人的机会……

最后，他语声愤怒激动的说出，自己因面容丑陋，而受尽别人的冷落、歧视。

怪老人双目空洞洞的凝视着前方，挡在他杂乱长髯后面的面孔，好似正在微微抖动。

江青在沉痛中，结束了自己的语声，怪老人微微叹息道 “孩子，你不要太灰心，该振作起来，这世界上该做的事还很多，丑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咱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任何事情都可以放开手去干。”

江青闻言，索然道 “前辈训示极是，江青又何尝不想有所作为，轰轰烈烈的干他一番事业？但是，晚辈今天才知道，自己平日所学竟是如此肤浅，与那狼山双友一场激斗，便几乎性命不保。”

他稍停又道 “唉！如此还谈什么作为？”

怪老人那双全是白仁的眼睛，倏然怒睁，他大喝道 “胡说，为了自己丑陋，为了一个不值一顾的女子，为了区区怒江派掌门之位，便值得你如此去轻视自己，如此轻弃一生作为么？”

江青闻言，如中雷殛，背脊上冒起一阵寒气，他默默不作一言。

怪老人微吁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孩子，你或者认为老夫语气过於严峻，不了解你的心理。但是，一个昂藏七尺男儿，志在四方，岂能为了区区挫折，便畏缩不前。”

怪老人须眉皆张，大声的说道 “娃娃，今日咱们相见，也是一扬缘法，也罢，老夫便成全於你。”

他说到此处，面上显出一阵激动。江青双目含泪，凝视着老人，不知他要说些什么。

怪老人眼皮慢慢阖上，脸上一片迷茫及凄色，缓缓道 “孩子你知我是谁？”

江青摇头道 “晚辈尚未请教前辈大名！”

怪老人一笑道 “老夫厉勿邪，六十年前，江湖中人还称我为『邪神』……”

江青一阵惊栗，张口结舌道 “啊！前...前辈便.....便是一甲子前，

武林中最负盛名的『一邪双飞三绝掌』中的邪神？”

怪老人哈哈一笑，面上神光湛湛，这往日使江湖人士闻名丧胆的名气，今晚说出，不由又激发他一股豪迈之气。

他双目张开了，虽然他着不见什么，但江青却可从他脸上追忆的神色中，可知他正在憧憬往日那叱吒风云的旧事。

过了一会，怪老人又浩叹一声道：“往事如烟，何堪回首，唉！这又与一场恶梦，又有什么分别？”

江青开口道：“老前辈，据老一辈的武林人物传言，说前辈威名正盛之际，不但四海臣服，黑白两道的武林人物更是闻名丧胆，望风披靡。但据晚辈看来，你老人家不但毫无凶戾之气，却反而如此慈祥……。”

江青早就听师父九天神龙华明轩说过，当年这武功高绝的邪神，那一段奇诡曲折脍炙人口的往事。

原来，这邪神厉勿邪，人与其名恰巧相反，他不但邪，而且邪得使天下武林中人，莫不问名丧胆，谈虎变色。

他，不但喜怒无常，动辄杀人，凡是与他动手过招的武林高手，更是别想逃出活命。

这邪神更有一宗怪癖，便是喜爱穿着极为耀目惹眼的红色衣衫，若是有人多看一眼，则不论此人是谁，必被其剜去双目。

武林黑白两道高手，死在他手下的，真是不知其数。

他当年最脍炙人口，迄今仍流传不绝的一件大事，便是一甲子前，武林黑白两道，因忍受不住他如此跋扈嚣张的行为，白道发出英雄帖，黑道急传绿林箭，聚集了当时两道顶尖高手七十多人，围杀邪神厉勿邪於湘鄂交界的潇水。

那一场激战下来，真是天黑双色，鬼哭神嚎，参与潇水之战的两道高手，竟然无一生还！

后经各帮各派遣人查寻的结果，在潇水之滨，七十多具死状至惨的尸骸中，竟未发现邪神厉勿邪的遗体。

武林中人闻讯之下，莫不惊惧自危，草木皆兵。

正当天下大乱，人心惶惶之际，那厉勿邪却竟然神秘的失踪，再也未现身江湖。

江青此刻目视这眼前衰老枯瘦的老人，他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昔年天下万邪之尊，人人闻名丧胆的邪神。

怪老人寂然一笑道：“傻孩子，你知道这世界上什么最能折磨人？”

江青摇摇头。

老人道：“这两者都是一个答案，那就是『爱情与时间』。”

老人沉寂的道：“六十年悠长的岁月，使我当年的脾气全然改变，我没有愤怒，也没有欣慰，因为，这世上的一切事物，都与我毫无牵连，可谓『恩仇了了』……”

“我每天看见的，尽是茫茫无际的黑暗，听见的，全是呼啸不绝的山风……”

“多寂寞啊！这无边的黑暗，潮湿的石壁……唉！谁能记得我呢？谁来安慰我呢？我对世上之人只有憎恨，因此，发誓不与任何一个生人再谈话……”

江青默然的听着怪老人的自诉——凄迷而激动，他，不觉深深的同情

这衰老的怪老人了。

江青能深切的了解怪老人的心绪，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虽然他有眼睛，但，看到的却尽是冷寞的世情、虚伪的阿谀。

他有一对明澈而清朗的眼睛，但，他能看见的，除了丑恶！虚伪！还有什么呢？

他激动的说道 “老前辈，我愿在这里陪你一辈子，这个世界，我恨透了……”

老人一笑道 “又来子，傻孩子，老夫是行将就木，去日无多之人，你可还有多少大好的青春年华呢！”

江青默默低下头来，此刻，腹中忽然“咕噜噜”的一响，他这才想起，自己已有一整天未有粒米下肚了。

老人早已听见，他大笑道。“小娃娃，想你早就饿了，来，我石床之侧，有一堆山精首乌，你可食些暂时充饥，此物我在后洞外，自行种植了不少，你如渴了，后面有一道山泉，方可就着饮用。”

江青答应一声，便待起身取食，陡然，他身难移动之时，全身不由得一阵刺骨般的剧痛，骨骼好似全欲散裂一般。

他闷哼一声，怪老人已悚然惊觉道 “啊！老夫真糊涂了，竟忘了你己身负重伤了呢！”

他赶忙又接着道 “娃娃，快过来，待老夫为你瞧瞧伤势！”

说罢，那支其白如玉的手掌，微微向前一抓，江青骤觉一股绝大吸力相引，自己己身不自主的，飞向怪老人的面前。

怪老人在他肩头、背脊等处仔细一摸，说道 “还算好，伤得不重，骨质未裂……”

突然，他又惊道 “啊！想不到你这小子这身骨骼，真是百年难逢的练武奇材！”

怪老人重新盘膝坐好，心口合一，倏然伸手在江青周身三十六人穴拍了一遍，然后单掌抵在江青背后，默然行功。

江青但觉一股阳和温暖之气，缓缓透入体内，混身痛苦霎时全消，舒泰已极，瞬息间，已循体流转三周天。

怪老人一面行功，一面竟能开口说话道 “娃娃，老夫！有意成全於你。唉！想我迄今一身武功，倘未有传人，你可愿意入我们门下么？”

江青此刻，因怪老人运功助他疗伤行血，故而不能开口说话。

怪老人之言，他却听得很清楚，虽然，他心中极愿拜在怪老人门下，但是，自己已在十年前，就列入怒江一派门墙，更是掌门人九天神龙华明轩的大弟子。

虽然，师父偏袒师弟，但，凭心而论，对自己总有十馀年教养之恩。江湖之上，最忌的就是欺师灭祖，背叛师门。

故而他虽有心，却也不能违犯这叛师大罪。

於是江青极艰难的摇了摇头。

老人好似眼见一般，不禁愕然一怔，随即领悟的说道 “啊！对了，老夫已忘了你早已列入华明轩门下了。”

他仰首，默默的思索了一会，老人心中，实爱极了面前这位根骨心性俱都极佳的青年人。

忽然，怪老人大叫道 “有了，小子，你可愿意拜我当义父，做我的

义子吗？”

这个办法，果然高明之至，两全齐美。

江青大喜之下，不由得忙不及待的连连点头，老人宛似见了亲人般，大声笑道“乖孩子，老夫今生今世，只有你一个亲人了，来，我这假老子便送你点见面礼。”

说罢，但见老人面色，倏转肃穆，内身骨节一阵连声密响，长长的须眉，竟自无风飘起。

老人此时，混身一阵急颤，头上根根乱发，已倏然竖立起来。

江青但觉体内那股和暖之气，倏而转为奇热无比，在他全身的经脉穴道之中，极快速的循流起来。

那一股奇热之气，竟炙得他如身在沸腾的滚水中一般，又似在毫无掩盖的大沙漠上，被毒热的太阳炙烤着。

黄豆般大的汗珠，已自他额际滴下，但，他那坚毅倔强的性格，却使他紧咬牙根，默不出声。

约有两个时辰过去了，那如烈火熏炙的奇热，倏然自体内消失。跟着而起的，却是一股刺人的寒气。

江青仿佛自酷热的烈日下，忽被摔入北极的冰窟中一般，是那么冷，冷得刺骨。他那满口三十二颗牙齿，不由“得得”的抖战起来。

陡然，一股热气，又自老人掌中透入体内，冷热交流，汇成一股奇大的劲力，直冲生死玄关，一冲天地之桥。

江青但觉得体内，恍如万蚁钻咬，痛苦非凡，那股冷热互合之气，呼呼循流，好似要突破天灵，自顶门冲出一般。

过了一刻，江青觉得体内一轻，冷热之气，已经全然消失，他此刻，感到周身舒泰已极，飘飘欲起。

不多时，江青轻轻张开双眼，目光扫处，这原是冷暗异常的山洞，此刻看来，却是清晰无比，恍如白昼。

他眼光一转，吓得他骤然的跳了起来，原来，那老人此刻面上恍如藁木，脸色灰白毫无血色。

江青大惊之下，正待扑上前去，却见老人胸口微微起伏，双目紧闭。

他这才想到，原来是老人适才为他运气疗伤，而致大耗真元之故，这时想他正在静坐调息。

江青这时只觉得伤患之处，虽然是痛苦全消，但身体却是疲累无比，极待休息。

他，悄悄的走到石床旁边，取了些粗长而略带甜味的山精食下，食毕，便倒卧老人脚下，呼呼睡去...

江青一觉醒来，洞中已微有天光透入，他急忙起身一看，怪老人早已坐在石床之上，向着自己颌首微笑。

江青不由一咕碌的爬了起来，他已丝毫不觉身体疼痛或疲困。

他急对老人躬身道“你早，老前辈！啊！不，义父，您昨晚为青儿疗伤，大耗真元，孩儿心中极感不安。”

他虽然认了这邪神厉勿邪为义父，但言谈之间，仍旧十分恭谨有礼，毫不苟且。

老人大笑道“傻孩子，若只为了治你那区区创伤，也值得老父如此大费周章？”

江青愕然的问道 “义父，你昨夜不是调运买力为青儿疗伤么？孩儿现在已痊愈如初……难道义父还施用了别的手法？”

老人面容一整，正色说道 “不错，为父适才固然以一口真气，为你治愈创伤。但稍后，却用我面壁六十年，苦练而成的『离火玄冰真气』，为你打通了全身七经八脉，贯通天地之桥，又行穿了你的任督两脉。”

江青闻言，不由全身一颤，喜极而道 “什么？义父已为我打通了『任督』二脉？啊！

我师父尚未打通这两处穴脉呢！”

老人一笑道 “你师父的一身武功，固然亦算不错，但是，在为父的眼中看来，哼哼！

却还不值一顾！”

江青一想，此言出自这当年名震遐迩的邪神厉勿邪口中，果然不无道理。

但，他仍道 “师父的武功，名震滇黔，较义父固然相差太远。但比起其他武林人物，却也不在人下了！”

老人一笑道 “好孩子，难得你不记旧嫌，但华明轩真是糟蹋了你这块浑金璞玉……对了，我见面礼已给过了，你却尚未正式行礼呢！”

江青答应了一声，就跪在地上“咚咚咚”的一连磕了三个响头，老人支手一扶，大笑道 “乖孩子，起来吧！”

双手距江青身躯尚有三寸，但见丝丝白气涌出，江青己身不由主的，被那股白气扯了起来。

他一眼望见了老人那双莹若白玉般的手掌，不由奇道 “义父，你这双手真是细致洁白……”

老人哈哈笑道 “哈哈！好眼力，老实说，为父的一身功力，倒有一半在这双手掌之上，以后，更要依靠它了，因为那“离火玄冰真气”为你施用后，耗我真元太多，非再有十年苦练，不能恢复。”

江青一听，惶然道 “青儿该死，竟劳累义父至此。”

老人一摆手，肃然说道 “你我已是父子，这些小事不要记在心中，哦！现在还是谈谈我这双手掌吧！”

老人略略一停，又道 “为父当年成名江湖，除了一身武功堪称天下无敌外，尤其是一手『天佛掌』法更是无人可当，未逢敌手，这天佛掌施出之时，全然是以一股先天至刚至柔真气，循环运用，不能稍息。此掌法共有八招，每招四式，可称得上博大精深，运出时，暗含天罡地支之数，有着一股天地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

“此掌法乃自上古万佛之国，流传下来，为自古以来有数秘传奇技之一。”

“相传很久以前，佛学正值发扬光大之际，那是极西万佛古国之中，有一位得道高僧，法名叫做摩迦罗汉。一日他睡梦迷蒙中，忽见佛祖如来金身亲现，传其一套八招天佛掌法，嘱其以此掌法护教传法，自此由摩迦罗汉留传下来，每代仅单传一人，后因种种变迁，经已失传，为父却在一偶然机遇中，自一西方高僧手中，习得此一绝传秘技。”

老人面上神采奕奕，他又道 “若是习炼之人，『任督』二脉已通，一口真气循环体内，上达天庭，下至涌泉，畅通无阻，则施出时，更有使日月黯然无色，声震寰宇之势。”

江青听得热血沸腾，神情激动，急忙的问道 “义父当年，是否以此

掌法打遍天下武林高手？”

老人领首道：“偶而施之，却不尽然，因为此掌法一经使出，便如万佛齐降，神威凛凛，出手便即伤人，故而不到遭遇强敌大仇之际，为父也不肯轻易用出。”

老人说罢，双目一翻，又道：“为父已下决心，要将此套掌法，及全身功艺尽数传授於你。”

江青栗然道：“育儿必诚心矢意，不负义父期望。”

这时，江青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他疑然问道：“义父，青儿自入洞迄今，为何总未见老人家下地行走呢？”

老人闻言之下，沉默了一阵，始凄然说道：“唉！说来话长，这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为父昔年遭一仇家所陷，趁我阳尽力脱之际，以内家重手法，点中我『归来』要穴，致使为父元阳泄尽，行血还攻，而致下肢难疾麻木。唉！老夫虽以本身一口至高真气循行疏通，却也力不能逮，未能奏功。”

江青急问道：“义父，你那仇家莫非是女人？”

老人黯然点头，说道：“你可听过六十年前，震慑天下武林中，无人不知的『一邪双飞三绝掌』之名？”

江青默不作声的点了点头。

老人又道：“老夫那时便是那一邪……”

他双目空洞洞的，又凝视者壁顶，续道：“自六十年前，武林中黑白两道高手，与我在潇水一战后，我当时虽然亦身受重伤，但他们却无一生还！事后，我带伤离去，却遇着那号称双飞之一的无定飞环李琰玉，那时，我虽与她素无仇怨，但，对她仍然刻意提防……但她却对为父软语低频，体贴入微，并且代我治愈创伤。”

江青倾耳聆听，老人又道：“那时，我虽年已六旬，却尚未成家，因我内力深厚，超越常人，故而瞧来也不过像是四十左右的中年人。”

“无定飞环李琰玉虽已年逾不惑，因她驻颜有术，外貌观之，倘似一花信少女。”

“她与我朝夕相处，对我无微不至，久而久之，逐渐发生了感情，有一天，她求我带她远走高飞，择一人烟绝迹，鸟兽难渡之处，永远厮守不分……”

江青问道：“结果义父答应了她？”

老人点头道：“是的，我答应了她，我费尽这千辛万苦，找到一个地方，便是眼前这处陡壁如削的石壁。”

江青奇道：“这不是很好吗？义父与她皆是声名盖世，正是一对神仙眷侣。”

老人苦笑道：“能这样下去，当然很好，但想不到，她却早已被武林人物收买，平日嘘寒问暖，体贴入微，全然是矫柔做作，她的目的不过是想骗去我的一身武功后，再出我不意的想将我杀掉。”

老人突然双目惊睁，颤声说道：“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她百般调逗於我，唉！我那时虽然声名赫赫，因自来不沾女色，却仍是童身，在她引诱之下，一时不克自己，便与她发生了合体之缘。那知，正当我体疲力惫，元精已泄之际，她却突以内家重手法点了我的“归来”要穴。同时，洞外一声狂笑，又跳进一位年约五旬的老人，一照面，便聚全身功力，抖掌向我击来……”

“自他掌势来路中，我已看出，他正是三绝掌之中，那号称摧山掌的冉

商隐。”

“那时我血气逆袭内腑，下身已完全麻木，活动不灵，我一面切齿痛恨李琰玉这蛇蝎心肠的女人，一面还要急急还招应敌……”

江青此时紧张无比，双拳紧握的问道 “结果如何？义父，他们都逃了么？尤其那李琰玉？”

老人豁然大笑道 “他们逃得掉么？可恨这李琰玉早为武林人物收买，想暗算於我，她与摧出掌再商隐早就约好时机，在老夫合欢之后，心神虚浮之时，乘机除去老夫。哼！他们想得太好了，当时，我虽功力骤失近半，却仍然不是这般阴险奸诈之徒，所能欺侮得了的。”

老人此刻意气轩昂，他长笑道 “『双飞三绝掌』之名，果然不愧与老夫并称，但是，这二人虽然厉害，却在老夫的天佛掌下，全然被我击出洞外，埋骨在这万丈深渊之下。那次，施出此掌法时，我已拚出全身之力，威力之大，更胜往昔，在我心力交疲之际，掌法威力至此，冥冥中，宛如万佛相助……”

他，又黯然道 “因我当时血气逆转，经脉交错，在施出这全以内力为主的掌法之后，双目竟然在逆血回攻之下，全然失明……”

江青关切之色溢於言表，他急道 “义父，你老人家身体残疾，是否尚有方法可能救得？”

老人默思片刻，摇头说道 “虽有一法，却是渺茫艰难之极，唉！寂寞的日子已经惯了，便是再这样过下去，也不会再有多少光阴了……”

说罢，惨然一叹，意态索然肃煞。

江青急问道 “义父，还有什么方法，请立刻示知青儿，不论是什么龙潭虎穴、刀山剑林，青儿决定倾全力取求，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江青言词之间，神色异常诚挚，毫无做作之态，句句话都是出自肺腑。

老人情感甚是欣慰激动，他默默的考虑了好一会，始说出一段令人惊骇不止的蕴藏奇宝之处。

原来老人所居的这座古洞，名曰“绝缘洞”，此洞处於千丈绝壁之中，此洞绝壁阴深潮湿，险峻无伦，宛如刀削一般，端的飞鸟难渡，禽兽绝迹。

邪神厉勿邪当年，寻到此洞时，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以他那一身超凡入圣的轻功之术，好不容易才渡了上来。

他寻找此洞时，即已发现这绝壁之底，一处险恶的泥沼之旁，有着一座形势怪异的巨石，此石宛如龙形，首尾清晰可见。邪神厉勿邪不但一身武功盖世无敌，便是阅历之博，见识之深也是无可比拟的。

他仔细辨认之下，便已识出这正是一座极为难得的“紫龙之穴”，据此巨石所就的形状看来，实为一处极为难得的上佳风水之地。

邪神厉勿邪在详细的查勘之，知道此穴属於龙脉，五百年始得开合一次，每次开合的时间，约为一个更次，且此穴之内，必有举世难觅的果实奇珍。他早日自奇书中得知，晓得这紫龙秘穴之中会有一种或多种极为难见的异宝及一对奇物。

这对奇物，可治百病，有起死回生，祛病延年之效，但是，凡是异宝奇珍所在之地，亦必有着凶恶的毒物守护。

他自己此时身体不能移动，且不及一月，便是那紫龙秘穴五百年来开启之日，仅那凶恶毒物，就难以抵挡了，便是如有其他江湖高手窥伺劫夺，这紫龙秘穴便算灵气全失，不再有用。

目前江青武功虽有根底，但却不是那守穴毒物的对手，尤其要提防的，却是还怕有其他武林高手，闻风前来，强取豪夺。

万一，如有一个不慎，过了紫龙秘穴开启的时间，更有终身不得复出之虑。

因为，有如此多的危险及顾虑，故而邪神厉勿邪认为，由江青独自冒险，实是困难之极，成功希望极微小。

紫龙之穴

江青听完了老人这一番叙述之后，那疤痕累累的脸上，瞬忽间，露出了一股庄严而坚毅湛湛的光彩，这是一个人决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后，面上所特有的一种神光。

虽然，说不定他决定的这件事，乃与他的生命有着极大的关连。

只见江青慢慢的仰起头来，缓缓说道“义父，你对青儿的慈爱，使得我恋惜生命，但，为了义父，青儿也值得抛弃生命，义父，不要劝我，不要惜我，青儿决心为你到紫龙秘穴去一趟，那怕是此去有死无生。”

老人闻言，须眉激动如浪，颤声说道“好！好孩子，你……你太好了，为了义父这一条迟暮的生命，却拿你无限青春去冒险，这……。”

真情的激动，使这昔日叱咤风云的老人，瞬息间变得如此的脆弱。

江青仍决然说道“义父，请莫多说，青儿就是死了，也认为值得！”

老人双目翻白，豆大的泪珠，已汨汨的顺腮而下，这威名盖世的老魔头，多少惊心动魄的血战，未能令他动容，人生无数的离合悲欢永未能使他心酸过，但，他却在这寂寞无告的悠悠岁月折磨中，在这坦诚无欺的赤子丹心下，默默的，流出了他自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感激的泪珠。

只有一个人，愿以生命的代价，去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时，才是令人感动的，永远不能忘怀的。

老人在江青诚挚的央求下，将一个月之后，月圆之时，那紫龙秘穴的开启时间，及有关的一切，皆详尽不馀的告诉了江青。时光，在有心的人看来，似乎觉得特别快，又好似特别的慢。这一月之中，江青除了陪着老人天南地北的闲谈外，老人便将他昔日成名江湖的“天佛掌”法，尽心倾力的传授给他。

江青人虽丑陋，但头脑却聪慧绝伦，闻一知十，有着极惊人的理解力，但他虽然尽心尽力，集中全部精神去学习。可是，这“天佛掌”法也太过精深博大。这一个月以还，江青仅习得“天佛掌”法的前两招“佛光初现”“金顶佛灯”。

日子很快，瞬息之间，已到紫龙秘穴开启的日子了。

这天傍晚，老人将江青唤到面前，肃然道“孩子！今晚你去了……成功与否，全凭天意，你可千万不能太过冒险，如若力所不逮，便从速知机而退……”

他说到此，略略一停，又继续道“为父传你的两招天佛掌法，一般的江湖高手，已经接它不下，若未遇见功力奇高的人物，想单凭这两招，已

可支撑不败。这里，我有两件东西交付与你，你要小心放着。说罢，老人伸出手来，向他身后的一块突出石壁一掀，但闻“啪打”一声轻响，已现出一个尺许见方的凹洞来。

他伸手进去，摸索了一阵之后，拿出了一方血红晶莹的玉牌；及一个银光闪闪的银色长筒来。

老人开口道“孩子，这块“朱玉寒骨令”，是为父当年行道江湖的信物，乃我昔日得自大内宫廷之内，除了它本身晶莹无瑕，价值连城外，更有能避百毒的功效。”

老人又指着圆筒道“这是我当年所用的独门暗器，名曰『烈阳神珠』，发出时凶猛无俦，威力极大，具有开石裂碑之能。”...

他将此二物，交付江青，又叮咛道“你可要小心从事，切莫纵意贪功.....唉！我也不再多说了；你.....你去吧！”

江青答应一声，将两件东西放入怀内收好，默默走至洞口，老人“霍”的一声，自手中抖出一条细韧乌黑的长索来，垂向洞外，此索长达三十馀丈，平日老人亦时籍此索卷入了不少飞鸟烤食。

他说完话，心中不由一酸，急急探身，沿着这乌黑细长索，缓缓的移了下去，着手处，这坚壁果然阴湿粘滑，陡立如削。

阵阵阴冷而挟着潮气的寒风，扑身而来，四周一片黑黝黝且阴暗.....

江青紧握绳索，慢慢的向下溜去。约有两盏热茶时分，他双脚已踏在一块灰黑色的怪石上。

江青陇目一望，但见这片谷底，黑沉沉的好大一片，四处尽是怪石嵯峨，或坐或立，其状怪异无伦，狰狞可怖，在这阴沉黝黑的谷底，仿佛虎虎耽耽，择人欲噬！

他再放目一瞧，只见在一堆堆灰黑的巨石傍，尚不时冒起丝丝白色水气，他暗忖道“这必是义父所述及的蕴毒泥沼了！”

此刻，左近一片寂然无声，仅有那微带呼啸的山风，及“噗噜”“噗噜”自池沼底下冒起的气泡破裂声，点缀得这谷底里更为阴森、恐怖，使人毛骨悚然。

江青静立了一会，抬头望了望明月，知遁距紫龙秘穴开穴之时尚早，便默默举目四处探索，寻找那紫龙秘穴之处。在杂乱纷呈的巨石中，找寻一堆奇异的石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首先辨别了一下方向，牢牢的记住了自己此刻的位置，始缓缓向谷中行去。

此时，谷底里更加阴沉幽暗，四周沉寂，一片晦迷雾气。

江青睹此情景，不由得心底深处，泛起一阵寒意，但他仍然强自镇定，牢记着邪神厉勿邪告诉他的秘穴方位，向谷中小心行近.....。蓦然，他耳中听到一阵“ ”的异响，江青悚然四顾，但见巨石林立，狰狞可怖，如恶鬼厉魂般，张牙舞爪.....

他此时，目力奇佳，游目环视中，远近景物，均清晰可见，但，却看不出的一宗异处来。

此刻，“ ”怪响更甚，空气中已起了一阵。

江青骇然一惊，他急忙涌身向前跃去，就在他身形始才挪动的霎那，空气中激荡的漩涡劲力涌到。

江青大惊之下，已纵身跃起。但那回旋劲力，罡烈无匹，他身形才起，已被那怪异旋风，卷入其中。

江青此刻，只觉浑然回旋的气体之内，有着一股潮湿的臭气，扑鼻而来，稍稍不慎，吸入一丝，便自头晕目眩，中人欲呕。

江青大惊之下，急忙闭住呼吸，强镇心神，随着那回旋劲风旋转不已。

他此刻体内真气，早已贯通天地之桥，浑为一体，但他却苦於不知如何运用，以致发挥不出所蕴威力饶是如此，他心神之镇定，体力之充沛，已非一般武林高手可比。若是换了别人，吃这“毒沼幽风”一卷，便不立即被那毒气攻心而死，也早就被转得个七荤八素，心神昏迷了。

江青在那强劲奇毒的“毒沼幽风”翻卷之中，已逐渐支持不住。幸而那怪异旋风，已适於此时渐渐消弱下来。

江青发觉劲力渐消之际，蓦然大喝一声，奋力一挣，已然跃出那怪异旋风之外。

他纵身急跃，突觉体外一轻，便知自己挣了出来，但脚下因用力过度，一个踉跄，已踏入一个软绵绵的泥沼之中。

江青但觉脚下一软，不由得又是一惊，急急用力一拔，却是丝毫不能自泥沼中抽出，仿佛池沼底部，有一股绝大吸力般，更将他那只误踏池沼的脚，缓缓向下吸去。

江青大骇之下，只得用手紧拉身旁的一块岩石，定下心神，默然思忖脱身之计。

过了一会，他仍未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而那只陷入泥沼的脚，竟已缓缓深陷至胫骨以上，在泥沼内的那一部份，亦感到奇热无比，压力甚大，血液运行竟也遭到了阻碍。

江青悚然大惊，极自然的猛吸一口真气，吐气开声，向外用力一拔，但觉一股无匹劲力涌处，脚下骤然一轻，已然完全拔了出来。

江青不由一怔，他细细思忖了一阵，才知道自己因“任督”二脉已通，内力之雄厚，已远非昔日可比，适才无意之间，将一口真气，至精至纯的运於全身，故而一拔之下，便已挣出泥沼。

他大喜欲狂，不由用力一掌，劈向身傍岩石，但闻得“吧吧”一声，碎屑纷飞中；那岩石已被他无比的劲力，震碎了一大片。

江青喃喃自语道：“我若是早些晓得自己已达如此境界，适才也不用在那怪风中，吃那么多苦头！”

他呆立了一会，又抬头看了看天色，只见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已渐渐升起，他不由悚然一惊，急长身跃起，跳纵如飞，直向谷中重叠的巨石奔去，瞬息间，他已奔驰至一大片巨岩之间。

此刻，一堆乌云飘过，将月亮遮住，大地又是一片黑暗。

江青尽力向前望去，阴沉朦胧中赫然见到一条凶恶狰狞的巨龙，四爪踞地，翩翩若生，轰然伏在一堆乱石之中。

江青一见那巨龙如此模样，虽知乃为紫龙秘穴天生之状，却也不由吓得一哆嗦，背脊之上，只觉冒出一阵冰冷之气，寒森森的。

他强一按心神，悄然向那紫龙秘穴走去，但见这龙形巨石，全呈深紫之色，首尾宛然可辨，龙身尚有片片极似鳞甲的闪光石片，嵌於其中。贸然一见，绝似这迷朦阴沉的谷底之中，盘踞着壹条狰狞巨龙。

只见此龙形巨石，仰首向天，像煞欲腾云驾去之状。

江青看得一阵心跳，又抬头望望月色，已知尚有半个更次，只待那月色微一偏西，穴口即会自行封闭这天地灵气所钟之奇，不得不便江青骇然惊

愕不已。

他悄然找一块石后，默默坐下，闭目养神。

倏然，他双目刚刚瞌上，已闻得一阵极为细微的衣袖带风之声传来。

要知江青自“任督”二脉通行后，听觉之敏锐，较之往昔，何止精进数倍。

他闻声之下，不由悚然一愕，急忙翻起身来，自那方巨石之后，屏息向外瞧去。

不一刻，但见两条黑影一闪，已似星飞丸泻般，自空中落下两个人来！

江青仔细一打量来人，不由吓了一跳，只见这两人俱是身高八尺，生得又细又长，宛如俩根竹竿。

二人皆是一身黑绸长衫，满头白发披眉，面色惨白如纸，但两双眼睛，却是寒光闪闪，显然二人乃是极有造诣的内家高手。

只见二人中，那有着一对吊丧眼的老人大笑道：“老三我说得不错吧？这紫龙秘穴受极阴之气所制，每五百年始吸取明月精华一次，那时，也是秘穴开启之时。”

另一瘦长怪人，声如破锣的答道：“二哥果然见识渊博，想这紫龙秘穴，乃天地之灵气所钟，为一奇玄之极的藏宝之处，嘿嘿！天下奇珍异宝，唯“能”者“据”之，黔灵三魅便当仁不让了！”

二人说罢俱是得意洋洋，放声大笑，笑声宛如夜鸟啼号，刺耳已极！

江青昔日，亦听师父九天神龙华明轩提过黔灵三魅，据说，这三魅各有一身毒辣奇诡的功夫，平时三人，焦孟不离，同行同止，甚少与其他武林人物交往，行事残毒冷酷，是三个不折不扣的煞星。

江青尚记得，当时师父提起这三人时，面上犹有惊悸之色，便是此刻，他亦不由手中冷汗直沁。但目前时间迫切，开穴之时即将到来。他若不能再将眼前二人，及时赶走或除去，则秘穴一关，势必让此二人捷足先登。

江青正待想将两人诱开，予以逐个击破。蓦然一声长啸起处，一条高大黑影，又已星飞丸泻般，向谷中急掠而至。

黔灵双魅注视一眼，急向巨石后隐去。

空中人影一阵，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已自空中落下，只见他身着一袭青色长衫，面色焦黄如腊，双目开阖之间，棱棱有光。

这人略一张望，见周遭沉寂，毫无声息，他大笑一声道：“哈哈！想不到这天藏奇异宝，普天之下，唯有我黄豹老人吴顺和一人知晓，嘿嘿！真是天缘凑合，上天有眼了。”

说罢，他已纵身向那紫龙秘穴之处跃去。

他身形一停，反向各处察看了一阵，便东摸摸，西看看，俨然这穴中秘宝，已属他有。

当他手指正触及龙爪之中，一个凸出的圆核时，倏然，“呱”的一声凄厉如儿啼的尖叫之声倏起，四周蓝光急闪，已奇快无比的缠向这黄豹老人身上。

黄豹老人猝不及防之下，虽然闪开了两道蓝光，却仍然被另两道蓝光拦个正着。

但闻他一声惨叫，两手猛挥，电般闪劈而出。

又是“呱呱”两声恐怖已极的尖叫，黄豹老人吴顺和已倒射而回。

月光之下，江青已可看出这黄豹老人髻发散乱，衣衫破裂，左肩处，

已有两条深长血痕，肿起寸许高，患处青紫，正汨汨流出污血。

显然的，黄豹老人吴顺和已身负创伤。

江青正自纳闷，这是什么东西，能使这身手不弱的老人，骤然之间受伤。

却见那黄豹老人，双目惊恐的注视着前面龙爪之处，混身颤抖，那张焦黄的面孔，已变了惨白之色。

江青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不由吓的一震，原来，这时那石龙爪下，正缓缓爬出一条，长约七尺，混身長满无数细脚的奇大蜈蚣。

只见这蜈蚣全身灰黑发亮，双眼闪闪发光，黑暗中，有如两盏小灯；那蜈蚣头上，尚生有四条蓝色似带的物体，上面生满了密密麻麻的小钩倒须，尚发出闪闪光芒，看来可怖已极。

黄豹老人吴顺和正强按伤痛，自怀内拿出一柄精光耀眼的奇形匕首来。

这匕首较常人使用者为长，微微弯曲，从它面上的光辉便可看出，是一柄上好利器。

那只奇大蜈蚣，这时已全然爬出龙爪之外，月光下，细脚齐动，蓝芒闪烁，看来更是狞恶无比。

黄豹老人倏然大喝一声，身形掠处，抢向那奇大蜈蚣扑去。

一片银光急闪，如长虹经天，眼看已砍着蜈蚣怪头。

那蜈蚣“呱呱”的一声似儿啼，百足齐划，已极快的闪向一旁，它头上那四根带形之物，又“唰唰”飞起，缠向黄豹老人身上。

黄豹老人狂吼一声，单臂抖处，已拔高两丈，他在空中一偏身，又带着壹片刀光落向那蜈蚣，单臂伸纵间，已刺出三刀。

那蜈蚣顶上的长带急挥，口中不时喷出团团灰色毒雾。细长的身躯，疾然转动间，已与黄豹老人斗在一起。

约莫过有半盏热茶时分，黄豹老人虽将那奇大毒蜈蚣扎了五刀，紫色污血喷溅；但他自己除了肩头上原有的伤势外，却又被这毒物喷了两口毒气。远在数丈以外的江青亦可看出老人气喘吁吁，神疲力竭，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了。

江青正在考虑，要不要现身去救那老人。因为，那隐身暗处的黔灵双魅，竟毫无声息，不知在打着什么主意，而这位自称黄豹老人的，又不知是何来路，居心难测。

正当他考虑思忖之际，那边已传来一声刺耳的惨叫声，江青急忙抬头一望，那条庞大蜈蚣头上所生的蓝色钓带，就在这转瞬间，已将黄豹老人紧紧缠住，而黄豹老人那柄锋利无比的匕首，亦深深的连柄插入那蜈蚣怪头之内，阵阵污血，正如涌泉般喷射而出。

江青一时竟惊骇得愣住了。这时，黑豹老人两只铁腕紧叉，死命握住那蜈蚣头下三寸之处，尘土翻飞中，一人一虫在地上翻滚不已。

江青喟然一叹，自知此刻如贸然出手，不但会被黔灵双魅惊觉，而在暗中施以突袭，而那黄豹老人中毒已深，此刻，想也不能救活。

但见场中，又是一阵扑腾惨号，黄豹老人已与那缠身不放的蜈蚣，翻身跌入侧旁的一处泥沼之中。

灰黑色稀泥，“噗噗”作响，两团黑影蠕动一会，已渐渐的沉了下去，终至不见。

周遭一片冷寂，适才吞噬了两条生命的毒沼，仍旧静悄悄的，只有那

“波波”直冒的气泡，仍显得若无其事，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惨剧似的。

倏忽，黑影一闪，又是两条人影，自暗中掠出，江青仔细一瞧，原来正是那黔灵三魅的老二老三。

二人凝目向那片毒沼中注视了一会，忽然放声狂笑，三魅中朱昆，破锣似的声音说道：“想不到吴顺和这老小子，千里迢迢的赶来；却白费一番心机，到头来还陪上一条老命，真是……”

老二仇忌接着道：“嘿嘿，那老小子来得不错，却替咱们破除了一重障碍。”

江青在石后，眼看这二人如此狠毒，不但不为适才老人死去而哀伤，反倒有幸灾乐祸之心。

他忖道：“秘穴开启时间快到了，我若不乘此时，将这两个包藏祸心的贼子打跑，稍时秘穴一启，就不容易应付……”江青略一考虑，一声引吭长啸，双臂用力抖处，人已呼声向空中飞去。

他长身一拔时，因用力过度，这一跃，竟窜起了六丈多高。

江青自己亦暗吃一惊，他急忙将真气一沉，一个瘦削的身躯，已经如四两棉花般，轻轻飘落地上。

黔灵双魅不由心中一惊，齐齐涌身急退两丈。

他们不由暗中骇然，惊异仍然有人暗中伺伏而且来人功力之高，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江青脚一沾地，已双手拱道：“来人莫非便是素享盛名的黔灵三魅么？”

他从未出道江湖，此刻硬装着一派老江湖的口吻说话，心中不由忐忑不安。

眼前二人，正是黔灵三魅中之老二仇忌老三朱昆两人，他们大哥因有要事，於日前独自他行，故此不曾与二人同来。

此刻，他俩骤见有人现身。来人目的，不问可知，亦必在这紫笼秘穴的宝物。

两魅同一心意，互瞧一眼，已悄然站开，二魅仇忌寒森森的开口道：“尊驾何人？来此阴阳崖绝涧之下，意欲何为？又如何识得在下兄弟二人？”

他一口气连问了人家三句，却对自己企图一字不提，确实不愧为久走江湖的老手。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怒气上冲，亦冷冷的说道：“小可江青，此阴阳崖绝涧之处，亦非二人所有，二位来得，小可便来不得么？”

他深知今晚如不动手分出胜负，是决不能善罢甘休的，故而，一出口便是针锋相对，不留馀地。

果然，黔灵双魅齐齐一声冷笑，二魅仇忌又道：“我道是那一个混帐东西有此狗胆，居然敢在紫龙秘穴奇宝之上横插一手，原来却是个乳臭未干的后生小子，哼！我黔灵三魅到口的肥肉，别人还想分一杯羹，嘿嘿，待会咱们各凭本事便了！”

他一语说毕，已是默运功力，准备动手。

果然，黔灵双魅一声阴恻恻的冷笑道：“不用待会，现在送你归西，也是一样。”

一言甫毕，两股狂烈如涛的劲风，已汹涌而至。

江青暗惊之下，出手不由稍慢，“砰”然一声，已被这两股劲力震出五步。

他觉得身上一阵酸痛，暗自运气行功一试，却仍然毫无损伤。

他不知自己此刻已有“离火玄冰真气”的根底，却胆气一壮，大喝一声，双掌已猛然推出。

黔灵二魅合力出手，虽将来人震出五步，却见对方非但未曾受伤，反而怒喝连声的反攻而来。

二人暗自惊骇之下，但见狂飚涌处，一股如山崩潮涌的巨大劲风，已疾袭而至。

二魅仇忌暴叱一声，双掌亦自胸前猛推而去。劲风触处，但闻“轰”的一声巨响，江青当场挫退三步，仇忌却踉跄幌出五步。

三魅朱昆大惊之下，怒喝一声，双掌已叫足十成劲力，猛劈江青后脑。

江青募觉黑影一闪，一股劲风已袭体而至，他不由急一躬身，一招“回手摘桃”已斜劈来人胸腹。

三魅朱昆冷冷一笑，变掌为抓，已闪电般扣住江青脉门。

江青突觉腕脉一紧，行脉猝然回攻，他大惊之际，自然的用力抵挡；一挣一拉，又呼声将手腕夺了出来。

朱昆手持对方脉门，正待痛下杀手，使敌人逆血回攻内腑，募觉着手处，倏然有一股大力反震而回，他一时把待不住，竟被对方挣手而出。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狂吼一声，身形倏闪，已施出自己成名江湖多年的“百柔鬼爪”，只觉劲风如削，人影翻飞中，刹那间，已将江青罩入一片爪影之下！

侧傍虎视眈眈的二魅仇忌，不由越看越奇，只见这丑少年使的掌法，正是怒江派真传的“凌波掌”，这少年想必是功力不足，在自己三弟朱昆的“百柔鬼爪”下，已然屡见惊险。

但，他每在千钧一发之际，不是倏然毫无章法的来一记怪招，便是拼着硬挨一记，虽则衣衫尽破，而朱昆那抓下手掌，却倏的被他弹开。

仇忌不禁心中纳闷，他正待偷偷掩至一旁，以便猝然偷袭，施展辣手。忽然耳内好似隐约听到丈许外的一方巨石后，有着一丝细微呼吸声。

仇忌不禁疑惑的四周察看了一遍，心中暗忖道“莫非除了那已丧命毒沼的黄豹老人以及眼前这丑少年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武林人物闻风而来？果是如此，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

他一想及此，越发不敢粗心大意，悄然向那巨石旁移动了几步，装做不知情，口中叫道“老三，加点劲，把这丑小子拾夺下来！”身形却猝然暴起，扑向那灰黑色的巨石之后。

他身形才起，石后已响起哈哈一声长笑，现出一个年约四旬的中年汉子来。

这人穿着一身黑色对襟密扣的英雄装，紧紧的绷在身上，显出一块块虬突如粟的肌肉来，体格精壮异常。

他一现身，却不急着逃逸，乌黑的脸上，露出一股若有所恃的得意。

他哈哈一笑道“仇老二，你忒的不够朋友，有了好买卖，连我们兄弟也不通知一声，便独自跑来了……嘿嘿。”

仇竺见眼前这人，不由双眉一皱，心中骂道“妈的，真是邪门，旋风双友怎的也闻讯而来？这小旋风余开明虽然尚不放在我眼内，他那大哥大

旋风白孤却甚不好招惹，我该怎生想个法子把这小子宰了，却叫那大旋风不致怀疑到我黔灵三魅的头上才好……”

仇忌乃是个颇功心计，深沉狡诈之人，心中虽已暗萌杀机，面上却丝毫未曾显露出来。

只见他皮笑肉不笑的一磁牙道：“嘿嘿！我道是谁，原来是旋风双友余开明老弟，怎的老弟也这大兴头，适时而至，真是好极了。”

他细目一转，又道：“咦！为何不见令兄白孤白老大呢？”

这小旋风余开明一身武功，较之他那拜兄，实是相差一大截，只是他拜兄白孤名气极大，故而他也跟着沾了不少光，若论他本人的武功机智，却是不甚高明。

只见他对仇忌哈哈一笑道：“仇老二，少在自家朋友面前来这一套，你们兄弟俩来此为何？我们哥俩何故至此，大家都是『瞎子吃元宵』心里有数，我大哥因有要事待办，故遣兄弟先来，他随后就到！”

说完之后，面上一片洋洋自得之色，尚不知他最后这一句话，已招至大大的不利。

仇忌闪目一瞧场中，只见三弟朱昆正与那丑少年聚精会神的激斗在一处，尚未注意这边，看目前情形，丑少年又已落在下风，逐渐手忙脚乱。

他面上闪过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狞笑，转头对余开明道：“余老弟，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按说这紫龙秘穴中，奇珍异宝不止一件，我们那能如此贪心，兄弟本想着人通知二位，但二位一直行踪不定，令人难以寻找，加以启穴之日又近在眉睫，故而我们便先来了……嘿嘿……这其中原是误会，尚请老弟谅解。”

余开明虽觉得仇忌言词之中，尽透着虚伪浮滑，但对方也不是易与之辈，对自己如此客气，已是极为不易了，况且现在自己拜兄尚未到来，凭自己也实在无法震住二人。他想到这里，只得缓步走了出来，若无其事的道：

“好说，好说，仇老兄太抬举我旋风双友！咦！场中那与朱老三对敌的丑小子是谁？怎的从未见过？”

仇忌满面阴笑道：“兄弟也不知道他是谁？这小子却也想横插一……嘿嘿……看我黔灵三魅能否教他如愿？”余开明是粗人，根本未注意仇忌言语中，那“也”字的含义，仍自极有兴趣的望着场中二人在忘死拼斗。

仇忌一面默察四方，一面却向余开明缓缓靠近。

余开明只道仇忌已畏惧他大哥白狐的威名，他却未想到，在平日黔灵三魅或者不愿招惹旋风双友，但一旦关系到切身的利害关头，则人人都会专为自己打算，至此时，自又当别论了。

仇忌眼见余开明，仍然全神贯注的注视着场中激斗，他又是一阵阴阴冷笑，已悄悄伸手入怀，拿出一个极小的油布包裹来。

这包裹封装极为严密，内中所藏，是苗疆异人千蛊子所独制的“灭魂香雾”。

此雾色作淡红，撒出后，能笼罩五尺方圆，只要有人吸入一丝，便自头晕目眩，五脏翻腾以至气绝而死。

这“灭魂香雾”端的霸道无比，是一种极为歹毒狠辣的毒气。

仇忌早已想好，若趁此机除去这身傍之人，自己事后可推得一干二净，将责任完全推卸在苗疆怪杰千蛊子身上。

这时，他已将手中包裹之缝线柑断。可笑余开明距他仅只四尺，仍然

毫无所觉的瞧着场中战斗，间或抬头，望望那将近中天的皓月。

仇忌满怀杀机，面上却是笑容可掬，他悄然横移一步，手中油布包裹，已是随时待发。

只见他笑道“余老弟，你看这里！”

余开明一时未悟出他话中含意，便回头向仇忌看来。

但闻“噗”的一声，一团淡红色的烟雾弥漫，带着一阵极为令人晕眩的刺鼻香味，已将余开明罩个正着。

余开明但觉眼前红光一闪，鼻中已吸入一丝辛辣刺脑的异香。

他心知不好，才只怒喝一声“仇忌，尔敢……”人已“咕通”一声，栽倒地下。

翻身倒地时，余开明却拼出全身余力，击出一掌。

但，仇忌早在他毒雾出手之际，便已幌身闪开，余开明这一掌，丝毫未伤着他，空将地下击了个深坑仇忌待了一刻，见对方静静的躺在地下，已毫无声息，他仍守候一旁，直待那“灭魂香雾”消散已尽，始缓缓向前移去。

他用脚将余开明翻了个身，只见那余开明的面孔已扭曲成一种极为惨厉可怖的神色，好似在临死前的刹那间，受了无尽的痛苦似的，七窍中也汩汩流出鲜血。

仇忌嘿嘿一笑，自语道“妈的，我叫你这小子横，竟敢在虎上持须！”

他意满志躇，不由抬头望月色，忽然大叫道“老三，快些下手，紫龙秘穴开启的时辰快到了！”

三魅朱昆已看见自己二哥适才那一手杰作，但他自己却正是越打越寒，他万万估不到，这功夫不佳的丑少年，内力却是如此的深厚。

正当他暗自骇然之际，已听到自己二哥呼喊之声。

江青此时，亦已听见二魅仇忌的呼叫，他极快的抬头一望月色的位置，心中亦不由焦急万分。

他虽已打得昏头脑胀，却仍隐约的看到伏尸地下的旋风余开明。

正在此时，三魅朱昆已怒目突出，满面厉色的，加劲猛攻而来。

不出五招，江青已被打得连连遇险，步步后退，好好的一身蓝布劲装，亦被三魅朱昆抓得更是稀烂。

江青大怒之下，猛喝一声，右掌急颤中，已幻成无数掌影，左掌微圈半弧，疾挥而出。

这正是名震武林，失传已久的“天佛掌”法之起手式“佛光初现”。

但见一阵回旋激荡的劲风起处，已将朱昆全身罩在掌影之中。

朱昆只觉得自己被一片沉重掌山拦住，无论那一个方向均不得冲突而出，周身各处要害穴道，更罩於对方掌风之下，使得朱昆不由魂飞魄散。

蓦闻一声狂嚎骤起，一条人影已被震飞寻丈之外。

二魅仇忌愕然之下，已看清被震飞之人，乃是自己三弟朱昆，欲待救援，已自不及。

他心中一阵绞痛，吼叱连声，身形疾如流星般，一闪之下，已向江青连连劈出六掌，掌掌都含着十分劲力。

江青一掌震飞强敌，正自欣慰的忖道“天佛掌法果然不同凡响，只一招，就把那像竹竿似的家伙打飞了。”

猝然，江青忽觉狂风压体，一时闪避不及，竟被仇忌掌力打个正着，踉跄连退了七步，一跌在地上。

仇忌端的称得上心狠手辣，一眼见江青被一掌击中，坐倒地上，不由冷笑一声，面色一寒，双脚齐飞，已踹向江青胸前。

江青跌倒在地，身形闪避不易，他不由得钢牙一挫，急惶之中，右掌疾出，颤成千百双掌影，疾击敌人。

又是一阵狂飏激荡，呼啸劲风中，仇忌亦被震退五步之遥。

这不过是半招“佛光初现”，如江青此时倾全力一击，仇忌便即不死，也得早已身受重伤了。

他被江青一掌震飞后，心中不由一阵骇然，他付道：“这小子真是邪门，不知他从那学来的这二套凶猛奇诡的招术？”

他那知道，这就是久已失传的“天佛掌法”呢？

仇忌心念转动间，一个鲤鱼打挺，又待翻身扑上。

蓦然，一阵“隆隆”的巨响，骤然震天而起，二人急忙住手，回身惊骇的望着身后不远的紫龙秘穴！

此刻，自那绝大的龙形巨石内，发出一阵“呜呜”的长鸣来。

二人双目圆睁，紧张的凝视着。

只见那庞大的石龙之首，竟对着那浑圆的明月缓缓的移动，月光此时皎洁异常，四周的浮云，亦悠悠散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弧。

倏然，一股淡淡的白气，自那石龙之首中，疾然射出。

那双石质的龙目，亦竟突然怒睁，其大如斗，豪光四射。

奇事发生了，这时那伏地不动的四只石龙之爪，竟然轰然在巨响中缓缓立了起来。那张原是紧合的龙嘴，亦徐徐张开。

全作紫色，状似甲磷的片状岩石，此刻，亦更形闪烁，微微波动，映月生辉，一阵云雾，围绕着那紫色石龙四周升起。

风声呼呼而起，宛似那紫色石龙意欲乘风而去，其状惊人已极。

约有一盏热茶时分，风住雾消，石龙全身亦寂然不动，但那石龙之首，却正对着明月，巨口大开。

江青心中一震道：“啊？时候到了，义父说的正是此刻。”

他正在转念间，黔灵三魅的老二仇忌，已狂喝一声：“丑鬼，去你的罢！”一掌挥来，人已向龙首电射而去。

江青大叫一声：“狂徒！你敢。”单掌一封，长身急掠而起，亦跃向那仰首向天的紫龙秘穴。

龙穴之秘

一轮皓月，正发出一股奇特的银光，谷地那些嵯峨怪石，被映得分外清楚，灰黑色的石头，或立或坐，形色狰狞，一切显得异样沉静，更增加了无比的恐怖气氛。

那条四爪踞地的石质巨龙，仍然仰首望月，巨吻大张……

黔灵三魅中的老二仇忌，此刻，已飞跃至那石龙颈部，他心急异常，手脚齐施，已似猿猴一般，飞快的揉升上丢，江青虽然尽力追来，但因他功力较之仇忌，相差甚远，虽然邪神昔日曾为他一口真气，行通天地之桥，使

他全身血气循环自如，奈何他这时，却仍浑然不知应用，故而，仍然晚了一步，才掠至龙爪之下。

他抬头一看，仇忌已渐渐爬至那龙口边缘。

江青心中不由大急。

他一面揉升而上，一面惊忖道：“这紫龙秘穴如此怪异，那石龙嘴里，却不知又有什么奇毒之物相护……上面那黔灵二魅，身手极是不凡，穴中宝物，万万不得让这人得去。”

他身形急快上升，亦已爬至石龙颈部，手握处，尽是一片片宛如鱼鳞似的紫色发光岩片，入手滑腻十分，不易抓稳。

江青急急抬头一望，只见人影一闪，那二魅仇忌，已经涌身跃入龙嘴之内。

他心中一急，更是手足齐用，加力而施。

刹那间，江青亦已爬到了龙嘴边缘，他伸手向上一攀一拉，身躯也翻了上去。

蓦的，一阵奇异的光华，自龙嘴内射出，江青急忙往侧旁一闪，但他失神之下，一把未及抱牢身旁的一根石笋，重心顿失，人已自那仰起的龙口中落下。

江青身在空中，急忙澄心静气，抱元守一，龙嘴却距地约有六丈之高，他心中不由大急。

眼看已快着地，他倏然双臂奋力一抖，翻了个空心筋斗，双脚已踏实的站在地上。

江青忙闪目四瞧，但见这深长龙嘴之内，好似是这紫龙秘穴的入口处，他现下立脚之处，想必是那石龙颈底。

他微一提气，连忙顺着一条小小甬道，向内掠去。

这石龙腹内，两面石壁不但毫不潮湿，且光滑细腻，紫光闪烁；越往里走光华越盛，紫色的光雾中，带者一缕渗人肌肤的寒意。

江青不顾一切，往里直闯，心里想着的，尽是那穴内秘宝，与义父须靠此宝治愈的残身之疾，还担心异宝被二魅先行得了手去。

他转过一个折道时，竟未能发觉在阴影处，靠着石壁悄然站着一个人影。

只见那人嘴角挂着一丝阴冷的奸笑，目视着江青的背影，匆匆消失。

他，正是那早先入穴的黔灵二魅仇忌。

江青丝毫不察，向内走了一阵，突然，他止住了脚步，双目疑惑的瞧着，这条紫光闪闪的甬道尽头，是一扇全作血红之色的细致石闸。

石闸之前，有一波混浊而血红的潭水。此潭约有丈许方圆，不时自潭底冒出阵阵暗红色水泡，“波波”作响。

暗紫甬道，加上血红的石闸，颜色显得极为刺目。

江青正在思忖如何过去。背后，忽然一声巨响，又有一道血红的石闸落下，将退路全然截断。

他不由大吃一惊，正待返后戒备，那丈许方圆的混浊水潭，“波波”之声更盛，潭水竟向四周缓缓漫延，水面翻腾不已，好似池底有一座火炉，将其烧沸一般。

江青一时竟楞住了，他想不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心中却又七上八下的怦怦直跳，提心吊胆。

不一刻，那潭水已没至他的胫骨；仍然缓缓向上升涨，就仿佛这小小的一潭混水，却有无尽的源头似的。江青惊恐之下，跃身向上飞去，他原想攀住一件东西，也好暂时做为容身之地，免得被这怪异潭水淹死。

当他身形一触壁顶，手摸处，竟然全是一片光滑坚岩，丝毫无可供着力之处，他大叫一声“不好。”真气一浊，又已坠下。

慌乱中，江青急将双臂一舒，身躯一展，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竟然像飞鸟一般，在空中连滑了两转。

这正是邪神万勿邪，给他行通“任督”二脉后，一曰真气能浑成一体，上通下达，在将衰未浊之际，循环运用之功。

只是，江青目前功力尚浅，不识运用要诀而已。

但见他身在空中两转后，已“噗通”一声坠入水中。

江青只觉眼前一花，水光涌处，他已渐渐下沉。

他虽略谙水性，却是不甚高明。此刻，只见眼前一片赤红，这水那像是一湾潭水，竟完全似那鲜血一般。

他知道，自己这时已然沉入潭心之处，只有按住急跳的心房，闭住呼吸，缓缓的寻找一处可资落脚之地。

站稳后，他睁着眼向四周一看，奇怪！他觉得自己竟然能在这污浊的红水中入透视出三丈之遥。

由此，亦可看出，此潭是上窄下阔。

江青目光，仍旧慢慢的移动着。蓦然，他全身竟机伶伶的打了个冷战，双目发直、竟惊得怔住了。

只见他眼前不远之处，赫然伏着一个绿森森的怪物，那怪物大如桌面，绿毛茸茸，正缓慢的，向江青立身之处逼进。

江青全身急颤，本想涌身游开，但他双腿，却似生了根一般，越是急，越是拖它不动。

江青好似在做着一场恶梦，眼看那绿毛怪物，已渐渐距他不及一丈……

这怪物生相，狰狞可怖已极，只见它有八条似臂似腿的长爪，爪上利钩森森，据地耸立，身体却缩在那长臂之端，一颗怪头，宛如龟首，一只血红的拳大独眼，居於正中，大嘴开合间，红水不断涌出，端的令人惊窒欲绝。

江青目光直视，一颗心却急得，直欲自口腔中跃出一般。

那八爪怪物，距他已不足七尺，绿毛茸茸的爪臂，随时可樱向江青。

陡的，那八爪怪物巨吻倏张，一股血红水箭，已向江青迎面射来。

水花翻涌中，俩条绿毛长爪，已闪电般，抓向江青双肩而至。

江青突见眼前红光一闪，一股大力，已冲激而至，他不遑多想，本能的右掌急颤，幻成千百掌影，左掌倏划半弧，又淬然自半弧中击出。

这正是“天佛掌”法中起手式“佛光初现”。

但见他掌式一出，周遭池水急旋，竟形成一个个丈许方圆的漩涡。

呼啸的水浪汹涌冲出，已将那八爪怪物震出五尺多远。江青骤施此招，顿觉体内真气上下交流，四处循转，直似呼之欲出，他好似有一身盖世神力，无处发泄一般。

江青心中一喜，豪气顿发，他双脚一蹬，人已如箭般窜至那怪物身前，双掌齐使，又是一招“佛光初现”。

水波激荡如啸，八爪怪物已在血水中，连连被击翻了两次。

江青大喜之下，心神不由一懈，那血红潭水，已向他口鼻灌进。

他骤吃一惊，急急闭住呼吸，就在这刹那之间，眼前绿光骤闪，四只利爪抓向胸前。

江青急怒之下，忙缩身后退，但闻“噗”的一声，他胸前衣衫连着大片皮肉，已吃怪物利爪撕下。鲜血混着红色的潭水，飘幌不已。

江青只觉胸前宛如刀割，再被那红色怪水一浸，更有一种万蚁啃噬的痛苦感觉。

他狂怒之下，已毫不顾忌危险，身形如电，朝那八爪怪物射至。

那八爪怪物血红独眼怒睁，只见它，仅以二爪平衡身躯，六条绿毛怪爪，以快捷无比的速度，抓向江青全身各处要害。

江青好似疯狂一般，逆着水花冲上，他眼见那怪物长爪又已抓下，不由身形一弓，将后背全现了出来，霎眼间，那怪物已有四只利爪，抓在他背上，利钩紧嵌，深陷入肉。

江青咬牙强忍，双掌劈出，势如山崩地裂，但见那撩向他双肩的两只巨爪，已被他无比浑厚的内力，齐腰震断。

八爪怪物正在水中“鸣”了一声，抓在江青背上的利爪急提，已将江青向驰口中送去。

江青此刻，但觉胸前背后痛澈心肺，鲜血缕缕涌出，他却闷声不响；双目凸出，怒瞪着那恐怖怪物的森森巨口。

此刻，他募觉头顶之上，有一道红光，逼射至他脸上，光芒之鲜艳血红，更在周围红水之上。

江青抬头一看，原来这红光来处，正是那怪物的赤色独目。

他倏然将体内真气逼成两股，分别集於两臂，双臂如鸟翼般，向后一挥一圈，双掌十指微微叉开，有如十柄利剑，幻成无数晶莹白光，淬然刺向怪物独眼而至。

此乃是“天佛掌”法中第二式，“金顶佛灯”。

那怪物“鸣”的一声怪叫，抓在江青背上的四只利爪已被他双臂圈合之力全部震断。

说时迟，那时快，但闻“嗤”的一声闷响，江青十指已全然深深插入怪物巨目之中。

那八爪怪物，负痛之下，又是“鸣”的一声惨叫，目中精红之血，已如赤胶般，喷了江青一头一脸。

怪的是，这股精血仿佛极为粘稠，在血水中，竟然不飘不散。

怪物巨目一盲，满身绿毛，竟丝丝脱落飘散；那泛滥的红血，也急速的消失殆尽。

地下，仍只剩下方才那暗红色的混沌小潭。

潭水已不再冒升水泡，那八爪怪物，却恍如一堆洗净的腐肉一般，白塌塌的，半浮半沉在水中，看来实令人心有馀悸。

江青疲困的爬上，一抹头上粘胶也似的精血，却竟然一丝也没有抹下。

他再一看身上，亦是染着胭脂般的一片，他一时也未在意，抬头一瞧，那前后两座血红石闸，已不知何时，完全消失不见。

他心急开穴时间不多，又恐穴中宝物，被那黔灵二魅仇忌取得，也不顾得混身皮翻肉绽的伤痕，便纵身向内跃去。

面前出现的赫然又是一付奇景，只见眼前仿佛是一座洞府，洞中光华

灿然，真是五光十色，闪烁耀目江青游目四顾，原来这些光华全是从一些千奇百怪，形态各异的小石之上发出。

这些石头全然嵌入壁间，各自射出绚丽不同的光芒，千红万紫，晶莹夺目。

江青仔细一瞧，才发现这些后子，粒粒透明，滑腻细致，想必是一些珍贵宝石之类。

江青志不在此，亦未仔细察看，便待寻路进去。

蓦然，一声凄厉惨叫，自身前不远之处传来。江青不由悚然一惊，身形急闪处，已向惨叫声处扑去。

他向右方转入一个折道，丈许外的一座洞门内，正传出一阵尖锐的叫声。

那尖叫之声，之声，阴森刺耳，使人听来，混身直起鸡皮疙瘩。

江青毫不迟疑，一个箭步，人已跃入，只见这洞门之内，竟是一条宽约丈许的甬道，两旁石壁，尽是碧绿之色，密纹细腻，光可鉴人，竟似全为上好绿玉砌成。

江青穷目寻找那惨叫之声的来处；并欲知晓到底是何物所发振翼之声。

他身体又向前行了数步，始才转了一个弯路，蓦的，就见在前面一片青绿如玉的地面上，有一个身材高瘦，白发披肩的黑衣老者，正在急危异常的与两只巨型怪鸟搏斗着。

江青再仔细一瞧那两只怪鸟，不由得又是一怔，只见这两只怪鸟，大如车轮，混身生满密密的黑毛，双眼绿光闪闪，两条翅膀伸展开来，竟有丈许长短，最令人吃惊的，却是那突出的尖长嘴啄，与头顶上一根雪白的独角。

这对怪鸟，正以惊人的速度，围绕着那黑衣老人，上下翻腾飞扑。时以利爪急攫，不时也用独角猛刺，翻飞之间，行动凶猛无比。

那老人胸前起伏，出手缓慢，显然已是筋疲力尽，危在旦夕。

他这时，一个转身，和江青打了个照面，那惨白如纸的面孔上，竟缺少了一只眼睛！留下一个深凹可怖的血窟窿，鲜红的血，已流满了他半边面孔。

这人不是别个，正是那贪得无厌，狡诈无比的黔灵三魅 老二仇忌。

他原先早已知道，这紫龙秘穴之内，必有奇物怪兽护宝，故而 he 虽然先较江青入内，但却隐身阴暗之处，故意让江青抢先一步，先与那护穴怪物拼上一阵，最终再坐收渔人之利，夺得奇宝当能易如反掌。

他的如意算盘原打得很好，奈何天不从人愿；就在仇忌翻过那正在翻涌激荡的红色血池之后，那时，挡路石闸，因有人陷入池中，故已自动隐没，他沾沾自喜的进入这碧绿阴森的甬道时，便遇上了这对独角怪鸟。

他一见眼前这对怪鸟，吃惊之下，便连出重手法猛击而出。

这两只怪鸟，正是守这紫龙秘穴第二道门户的异物。

乃是受天地之间，至阴至毒之气，培养而生，不但全身含蕴奇毒，行动之间更是快速凶猛无比。

仇忌虽有一身不弱的武功，但在这阴冷而滑溜如镜的甬道中，却不易施展，加以这对怪鸟，实是悍猛无匹，没有多久，仇忌一目，已被其中一怪鸟啄去。

他久战之下，此刻已是心疲力竭，气浊神迷，无意问，偶然跃避转身，独眼中倏见在莹莹绿光不远之处，悄然立着一个满身血红之人，这时，除了

空中怪鸟尖厉叫声外，便是他自己吁吁喘气之声，四周仍是静荡荡的，静得使人有些毛骨悚然。

仇忌仅剩下一目，朦胧望出，看得不甚真切，他不由大骇狂厉的叫道“你……你是谁？是人……还……还是鬼？”

声音恐怖之极，这位名扬江湖的黑道高手，显然在受创之际，又被这阴森、恐怖的气氛所慑，一时心神迷糊了。

江青闻言之下，正待回答，闪目间，那两只独角怪鸟，长喙急伸，已悄没声息的扑至仇忌身后。

江青大喝一声“小心。”人已扑向前去。

仇忌蓦闻对方一声大喝，他虽然神志已微微迷蒙，但仍然能保持部份清醒，闻言之下，不由急一翻掌，向身后劈去。

他出手虽快，却仍然迟了一步，一掌之下，只将一头怪鸟打开，另一只长喙扎处，已深入仇忌大腿。

但闻仇忌高吭凄厉的长嚎一声，面上更形惨白，一条大腿，已暴缩成一根枯骨！

原来这怪鸟长喙，刺入仇忌大腿内，疾然一吸一吮，仇忌腿上的精血皮肉，已被它吸食精光。

这原是霎那间发生之事。

江青早已忘记，这银发瘦长之人，正是自己对头，他现在一心一意，只想将仇忌救出。

此刻，他一听对方惨厉呼号，心头不由一震，双掌挥处，一招“佛光初现”已击向那怪鸟。

这亘古传留的佛国秘技，果然威力大得惊人，江青在陆地上施出，较之水中，威力倍增。

只见狂风呼啸，山崩地裂，空气激荡中，两壁绿玉纷飞。那只怪鸟，已被他震出丈外。

另一只怪鸟尖叫一声，自侧旁疾冲而至，乌黑尖利的长喙，猛向江青背脊啄至。

江青吃惊之下，身形闪电般往一旁翻转，那本已破碎的衣衫，却又吃这鸟细长喙“嘶”的一声，撕破了一大片。

江青行动如电，大转身中，两掌已化出根根指影，仿如利剑般，在怪鸟身上，划了十道深长血槽。

黑毛纷飞中，那只怪鸟，犹如猛扑，怪头一拱，顶端雪白闪亮的独角，已插在江青腿上。

江青陡觉一阵奇痛传来，右掌已倾全身之力，急劈而下。

但听“噗”的一声那怪鸟的一颗头颅，已被江青全力一掌掌，击得粉碎。

江青一举奏功，顾不得腿上伤势，急忙回头查看仇忌伤势，只见他身躯靠在石壁之上，仅以单足，支撑着全身重量，独睛凸出如铃，满怖血丝，脸上，血与汗混流而下，再加上那头散乱的头发，模样显得凄厉可怖之极。

江青心中一阵惻然，他正待举步上前，看看仇忌伤势，忽的，身后一阵尖锐啼叫，一股劲风，已向他背后猝然袭到。

江青急忙横跃三步，向后连连挥出五掌，闪目一看，果然，正是那只先时，被他自空中击退去的怪鸟，想是看着同伴惨死，故而拼命冲来。

江青连环五掌，一掌比一掌来得强劲，那怪鸟羽毛纷飞中，又被他震开丈馀。

倏然，那只怪鸟扑翼翔空，振声尖锐长叫，身上羽毛倒竖；在空中连旋三转，又向江青俯冲而至。

江青足钉立地上，两眼神光暴射，他大喝一声，一招“佛光初现”又急使而出。

狂风如俦中，那怪鸟倏然一声恐怖得令人毛发悚立的尖啼，身上无数黑毛；竟似千百只黑矢，夹着呼啸锐风，向江青当头射到。

江青不由大感意外，他借手不及之下，只得奋身向侧旁掠去，饶他身形快捷，也晚了一步，已被其中两只坚硬如铁的鸟羽，插在臂上。

他痛的一阵急抖，返身一瞧，只见那只“黑”色怪鸟，仍然在空中盘旋，两只眼睛绿光闪闪，因适才已将身上羽翼射出；此刻，那怪异的身上，只见瘡疤不平的黑褐色肌肤现得丑恶刺目已极。

怪鸟因翼上羽毛尽失，是而双翼急快的振动着，以保持身形不坠，但那一双绿光炯炯的眼睛，却注定了地下的江青，准备随时扑下攫取。

江青双掌，此时正缓缓移向胸前；忽然，他肘臂碰着了怀中一个圆圆的筒形物件。

江青心中急快的一转；已想起他义父勿邪交给他的那筒“烈阳神珠”来。

他一见那怪鸟如此凶形恶状，便知这畜牲，必是要扑下拼命了，目下，他全身伤痕累累；实无把握再应付一次凶猛的攻击。

是以右掌探处，一个银光耀目的圆筒，已拿在手中。

空中的怪鸟，又是一声尖厉哀叫，那车轮似的庞大身躯，已带着强大劲风扑了下来。

江青一声不响，食指往筒底部份的机簧一按，“崩”的一声轻响，一粒红光闪耀的珠子，已疾射而出这“烈阳神珠”一筒六粒，可以逐粒的单独发出，也能一次全部射出，端的厉害无比；精妙非凡。

那射出的一粒“烈阳神珠”，在空中竟然“哗”的一声，陡然涨成斗大的一团火球。

那怪鸟竟是知道厉害，双翼一阵急摆，已倏然升高丈许。

但那“烈阳神珠”却适于此时，“轰”的一声巨响，裂成一大片熊熊火网，凶猛的火焰，竟将半条绿玉甬道，完全封了进去。

一声尖厉啼叫过去，那只怪鸟已落入火中，被烧得尸骨无存。

江青在“烈阳神珠”发出之时，已急急跃退两丈，方始未被波及，他估不到，这银筒暗器竟有如许大的威力。

瞬息间，那灸热烤人的凶猛火焰已经全熄。

江青探目一看，那只怪鸟已被烧成灰烬，但，它头顶的一只雪亮独角，却夷然无损，两旁绿色石壁，亦被烧得崎岖不平、溶溶点点。

他正在暗暗咋舌，忽然，身后传来一阵颤抖惊惧的呢哺之声“啊！烈阳神珠……吸血角鸟……”

江青正待回头探视，忽觉一股劲风已劈至他背后，江青悚然之下，不遑多想，反手就是一招“佛光初现”。

着手处，“砰”的一声，一个身躯已被他震倒地下。

这人一声呻吟，接连喷出了两口鲜血。

江青这时已看清楚，原来偷袭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适才被自己由怪鸟爪下救出的黔灵三魅老二仇忌他被江青一掌击中要害，加以适才受伤甚重，此刻已是双目翻白，奄奄一息了，这人贪念太重恩将仇报，以至落得如此下场……

江青心中一阵恻然，他默默注视了仇忌一会儿，一个念头淬然自他脑中掠过。

他想到“自己进来已有一个时辰了，还不赶快进去寻找宝物，却尽在这发什么呆？”

心念转处，顾不得倒地重伤的仇忌，人已如矢般的，向内急掠而去。

他一出了那绿莹莹的深长甬道，前面便是一个黑光闪闪的高大石墩，正好遮住视线，江青情急之下，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平步青云”，人已拔上了那高逾两丈的黑色石墩之顶。

他站在石墩上四处一看，不由眼睛都直了，原来，下面竟是一片方圆盈丈，绿油油的草地。

在这阴沉晦暗的紫龙秘穴之内，能有这么一片生气盎然的草圃，岂不是一件怪事！

在这片草圃正中，有着一个中间凹陷的石臼，石臼深约三尺，其中竟蓄满了莹莹清水。

水中金光灿然，闪闪四射，原来有一对长约数寸的金色之物，正将头伸在水面，仿佛在吸取着什么东西。

江青仔细一打量这对怪物，不由惊得险自石墩之上摔了下来。

只见这对金黄色的怪物，全身生满了斑斑鳞片，头有双角，腹下尚有四爪，首尾宛然，竟绝似一对传闻中的“金龙之珍”！

江青揉了揉眼睛，再凝目一瞧，这对小小金龙，皆有一双血红的眼睛，这时，正仰着首，微闻“嘘嘘”之声自口内发出。

江青顺势一看，这对金龙仰首之处，正对着一个石洞，洞口宽窄约有尺许，一道银白色的月光，自那洞中穿入，恰巧罩在那双金龙容身的石臼上。

原来他已想到，这月光逐渐黯淡，不正是表明月亮已渐行偏西，闭穴时间也即将到临。

他急惶之下，已跃下草地之中，这时，他才看清，这片草圃大异寻常，竟是每只草皆粗约线香，根根独立生长，且都是翠绿油光，清亮无比。

他也无暇多看，心想“石臼中这对小金龙，必定是这穴内藏宝，也罢，不管对舆不对，只有先取了回去再说，闭穴之时已逼在眉睫，如万一错过，岂不连命都要丢了？”

想罢，双臂一伸，就待往石臼中去捞，正在他手指始才沾到水面之际，突然吱的一声长啸，一团白影已流星奔电般扑至他脑后。

江青心中一震，危急中，全身陡然倒卧在地上一连两个翻滚，才险险躲过。

他身形还未站起，那条不足两尺的白影，又已闪电般扑了过来。

江青双掌齐挥，狂风起处有如潮涌海啸，始堪堪将那白影逼退回去。

他急忙跃身站好，这时他才看出，向他袭击的白影，原来竟是一头浑身雪白，双目金光闪烁，不足两尺的猿形怪物。

这怪物爪腿之间，尚连着一片银白色，薄如蝉翼般的薄膜。

他正自纳闷，这猿形怪物，又是一声尖长怪啸，以不可言喻的快速，

飞扑而来。

江青惊骇之下，那招“佛光初现”，已循环不停的施展起来。

只见劲风如俦，澎湃汹涌，呼啸之声，激得空气中，压力骤增，四壁石硝纷飞。

那白色猿形怪物，身形如飞，上下翻腾，爪腿齐施，已与江青展开了激战。

一人一怪，在这方怪异草地之上打了一刻，江青眼看那月色又逐渐黯淡，心中不由急得五内如焚。

他这招“佛光初现”已不知用了几十次，虽然保住自己未受创伤，但却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将这猿形怪物击退。

他焦急万分，心中倏然想到个主意。

虽然太过冒险，但他无奈之下，也只好一试。

这白色怪猿果然一声厉叫，两只是爪奇快的抓向江青双肋而来。

江青陡的一声暴喝，猛一个大转身，右掌又开，已幻成千百指影，如支支利剑，刺向怪猿。

那白色怪猿，“吱”的一叫，长爪一伸，已在江青肋下划了三道深长的血槽。

但它也被江青那招“金顶佛灯”，刮下了一大片皮肉。

怪猿负痛，凄厉长叫，已闪电般跃退出去。

江青一着得势，岂能容它再逃出手下？

右掌疾扬中，一溜红光微闪，那方晶莹夺目的“朱玉寒骨令”，已淬然出手。

一声凄怖的长叫起处，那白色怪猿的头颅，已被那坚硬无比的“朱玉寒骨令”砸得稀烂。

江青暗中松了一口气，顾不得身上疼痛，急急上前，拿回“朱玉寒骨令”牌，又转身往草圃中间的石臼行来。

只见那对小金龙，仍自将头伸出水面，嘘嘘作声，吸收着明月精华，好似根本不知道适才有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似的。

江青急急将那搓洗不去的血红色衣衫，撕下一大片，伸手插入石臼之中。

但觉那晶莹清水，竟是寒冽刺骨。

他也顾不得许多，连忙将一条小金龙拿了起来。

只觉那只小金龙，在手中一颤，便被江青置入那片破衣衫之中。

他又伸手一抓，另条小金龙，也被他拿起。

忽地，石臼之中，那满盈的清水，竟於此时，逐渐消失。

但见那石臼之底，竟然露出一截莹白光润的方盒来。

江青福至心膈，急急伸手一抽，竟毫不费力的拉了出来。

原来竟是一个，宽约三寸，长约四尺的纯白玉盒。

他也不及细看，急急将撕下的衣衫包好，背在背后，提起那白色玉盒……

此刻，月光又渐偏西，只剩下微微一线，仍罩在石臼之上。

那方才仍旧是绿油油的草圃，眨眼间，已全然枯萎凋零。

江青一见洞中光线更暗，急急提气纵身，人已向外飞跃而出。

在他经过那绿色甬道之时，顺手将那被“烈阳神珠”烧毙的怪鸟独角拾起，另外一只，因尚连在那怪鸟头上，他已来不及再拿了。

就在他身形掠入那早先入门的血池之傍时，他已觉得四壁“轰轰”作响，摇曳不停，灰烟沙尘，四处迷漫。

江青不由急得血脉愤张，他倾出全身之力奔跃。

瞬息间，已来至那龙口之下。

这时，“轰隆”之声更剧，石壁已纷纷倒坍向下沉陷。

他凝目一瞧，更是骇得心战神摇。

原来，那庞大的石龙之嘴，已徐徐闭合。

他此刻立脚之处，与那龙嘴尚有六丈之高，自忖凭现下功力，决难一跃而上，他心中万分焦虑，脑额经脉愤张，双目如火。

顿时，义父那翻白的瞽目，慈祥的叮咛，都似闪电般在脑海中旋转翻腾。

江青募然大叫一声“我不能死……为了义父……为了要替自己争一口气，我决不能死！”

只见他双臂猛抖，身躯已似电疾般急射而上，千钧一发间，已自那关闭仅剩尺许的龙口中穿出。他身躯才一跃出，那石龙巨嘴；已“吧”的一响，密密的封闭起来。

他在空中，神志未昏，极自然的，腿臂斜斜伸开，这正是他在紫龙秘穴之内，斗那血池物时，所用的身法。

此刻他一施出，那急坠的身形，竟陡然一缓，有如棉絮般，在空中迴旋，极轻柔的徐徐飘落地上。

他试一运气，只觉体内真气循流自如，浑成一体，虽然外伤累累，却未受到什么严重影响。

他正暗自呼侥幸，陡然，一阵“轰轰”的震天巨响骤起，整个山谷都在摇曳震动，好似这世界就要毁灭一般。

江青不由大吃一惊，身形急掠，已射出五丈之外。

他一连两个起落，人已掠至一块巨石之后。

满天沙石中，他急急伏身卧倒，除了巨响地震外，又起了阵阵回旋狂风，飞沙走石，天云变色。

江青吓得急忙低下头去，伏身紧倚着巨石岩隙。

忽然又是“轰隆隆”“哗啦啦”的一连串震天巨响，跟着就是一阵奇大的波动，绝似大地将沉沦一般灰沙迷漫，天愁地惨。

江青悄悄伸头一看，老天！原来那座庞大的石龙，已全然倒坍，更慢慢的沉入地底。

不多时，一切恢复平静，云开月出，大地又是一片清幽，西边银白色的月光，仍然安祥的斜射在谷底。

江青望了望满身粘满血迹灰尘的衣襟，悄悄立起身来，他凝目四顾，怪了！适才那紫龙秘穴之处，此刻竟荡然无物，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广大的黑色泥沼。

江青看罢，心中不由一阵骇然，忖道“若是适才自己未能及时逃出这紫龙秘穴之外，便有十条命，怕也早完了。”

他暗自愕了一会，又悚然惊醒，想起背后的两条金龙，这正是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所换来的代价，他急急伸手一摸，还好！仍然在衣衫包裹之内，尚在蠕蠕而动。

那方晶莹玉盒，及怪鸟独角，亦均未遗失。

他将此二物，又用那破碎的衣衫包在一起，与那对金龙，交叉的背在背后。

一切都弄妥当。

但是，却发现了一件令他非常气恼的事，便是身上在那血池之中，所染的红水，任他如何搓擦，也擦它不去，仿佛粘胶般，紧附肌肤，无奈之下，只得暂且不去管它。

此时江青举目向四周略一审视，感觉一身轻松，遂意气志满的，跳出石岩外，纵身向谷外跃出。

坚毅不屈

天色渐明，东方微透曙光，阴阳谷底还是阴沉晦迷，轻罩着一层淡淡的白雾。

一个黑影，在雾中蠕动着，他行走得极慢，好似在寻找着什么。是的！他——正是江青，在寻找着那垂於壁端，用以引他回“绝缘洞”的那根乌细长索。

江青头、脸、全身都是一片血红，看起来好不吓人，只见他衣衫破碎，褴褛不堪，混身皮肉翻卷，伤痕累累，加上他那粘满全身，擦抹不去的血，更显得狰狞丑恶，有如厉鬼。

吁了一口气，他乏力的坐在地上，双掌轻揉着自己那疲累的双腿。

原来，因为晨雾迷漫，他又满身伤痕，故而，不但未找着那来时垂他落下的绳索，甚至连自己的行动，都受到极大的牵制与不便。

江青痴呆的，瞧着自己血红的肌肤。

他下意识的又用力去搓揉，但，仍然是徒劳无功。

他双手又摸在自己脸上，手触处，尽是突凹不平的疤痕与粗糙的皮肤。

他自言自语的说道：“这回恐怕脸上的肤色，不是青紫，而是鲜红了。”

他自嘲的一笑。

是的；江青面孔上口鼻宛然，轮廓未变外，已完全被一层厚厚的血红赤胶罩满，颜色却较他身体各部，更为鲜艳。

因为，这正是那龙穴之内，八爪怪兽的独目之血。

他双眸迷茫的，瞪视着飘忽的薄雾，是那么轻柔，像棉絮，又更似白云。

他心中暗想：“还是等待雾消了，再去找那绳索吧！现在，正可借此机会，休息一阵，一夜的惊骇激斗，也实在够累了。”

他正要倒头大睡，却好似听到，一丝细微得几不可辨的呼吸声。

江青急急跳起。

在他身后不及三尺的地方，竟赫然立着一个身材硕长，白衣飘拂的中年书生。

他那俊秀挺逸的面孔上，正含着一丝，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

江青愣住了。

他知道，自己在“任督”二脉行通后，凭目前的功力，三丈以内，飞

花落叶也瞒不过他的耳目。

但，这位白衣文士，却能欺身至他身后三尺，自己才能发觉。

那白衣文士微微一笑，全然不见丝毫移动，好似藉看微风的吹送一般，已飘至他身前站定。

江青不禁退后一步，双目瞪看这位中年书生。

沉默了一会，那书生，缓缓开口道：“小兄弟，你可是从紫龙秘穴中出来的么？”

江青望着他嘴角奇怪的微笑，戒备的点了点头。

中年书生又道：“那么……穴中的一对“金龙之子”及一方晶雪玉盒，你已得到了？”

江青见这白衣书生说话时，除了面上那令人有些惊惧的微笑外，毫无丝毫情感，语声也平淡之极，没有一点喜怒之色，就好像是天塌下来，也惊动不着他似的。

他摸不透，这白衣人到底打着什么主意。但他在穴中所得的秘宝，都背在身上，想赖也赖不掉，只得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

白衣人缓缓转头，瞧了一下四周飘忽的雾气，仍然淡淡的问道：“你准备将这两宗宝物，带到那里去呢？你可知道这宝物的用处？”

江青见这白衣人，果然是越问越深，不由得微含怒意的答道：“这些，都无庸阁下担心，在下自能处置。”

白衣人微微一笑道：“有胆气，小伙子，我已有二十年，没听见有人敢在我面前如此讲话了。”

江青冷冷一晒，挺胸道：“尊驾如果没有其他的指教，在下可要失陪了。”

说罢，举步向前走去。

尚未行及十步，后面已传来一个淡漠的声音道：“回来！”

这简单的两个字，却含有无比的威严，彷彿含有一种极为慑人的力量在内。

江青不由自主的转身过来，冷冷问道：“尊驾有何见教？须知在下虽然愚X，却非好欺之辈。”

白衣人面上神色，丝毫不变，说道：“小伙子，凭你敢孤身赴紫龙秘穴的勇气，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胆识的青年……”

他双目凝视看江青脸上，又道：“老实说，我远道来此，也是为了这穴中奇宝。”

江青悚然退后一步，双掌护胸，已暗暗提神戒备。

白衣人淡然一笑道：“你别紧张，我素来不喜强人所难，若是我伸手硬夺，哼！你就是有十件宝物，也早多没有了。”

江青被白衣人，不愠不火的损了几句，不由十分恼怒，他大声道：“你待怎的？”

白衣人回道：“你冒着万险，自紫龙秘穴之内取得奇宝，我也不能就这么轻易拿走，这样吧！你将背后那对“金龙之子”给我，而我传你一夺绝妙掌法，以为交换。”

江青闻言怒道：“你想得倒好，天下岂有这等便宜之事！哼！谁希罕你传什么掌法。”

江青以为，说出这几句话后，一定会激怒对方，是而一语出口即默运

功力，凝神待敌。

那知，白衣人仍然不急不怒，平静的说道：“小伙子，我非常欣赏你的胆识，但是，你可知道，我要传给你的掌法，乃是别人梦寐以求的“七旋斩”？其实咱们这样双方都不吃亏。我只是因为要事所羁，中途延误一阵，因而来晚一步，否则，穴中奇宝，你恐怕连一件都得不到呢！”

说罢双目倏张，两道精芒，如电般射在江青脸上。

他又道：“你可斟量一下，我本来可以用强力硬夺，如今，非但我为你留下一件宝物，且再传你一套绝世掌法，这样，已够你一生受用不尽了。”

江青被他那超乎异常的眼光一瞪，心中不由一颤，本能的又退了两步。

他略一定神，大踏步的走上前来，大声说道：“我知道阁下武功高强，只是如此要胁於我，在下却是歉难从命！”

这白衣人，平日正是一呼百诺，前呼后拥，武林中任谁提起他来，也是闻名变色，退避三舍。

他平时讲话，说一不二，谁不对他唯命是从，恭谨异常。

别人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偏偏面前这全身血红的丑少年，却竟恁的顶撞於他。

白衣人那付永远没有喜怒哀乐的脸上，只是微微的抽搐了一下，仍然毫不发怒的道：“小伙子，今天我给你讲了这么多话，已是十分破例了，我“长离一泉”出口之言，几时曾更改过？”

江青一听“长离一泉”四字，幌似晴空霹雳般，骤然将他震得全身抖簌了一下，胸前的双手，也慢慢的放了下来。

这四个字对他的影响，可说是太大了，自他有记忆以来，便知道长离一泉是个武功深不可测的顶尖人物他那冷漠而残酷的手段，令人震悚的武功，都好像火焰似的在他心扉之上，留下深深的痕印。

江青听别人提述的太多了，他还记得，当别人提起“长离一泉”时，面孔惊悸的表情，就好像述及神话中的魔王，是那么法力无边，不可匹敌，故而，在江青心中，自然的升起了一股无法抗拒的念头。

白衣人的嘴角，闪过一丝不可察觉的得色，他平静的开口道：“如何？我便再给你一个便宜，除了授你那“七旋斩”外，我更负责送你到要去的地方，也免得再为其他江湖人物，窥伺劫夺。”

江青此时，脑中紊乱如麻，眼前这长离一泉，那令人惊惧的名望与武功，已将他镇住了……

陡的，厉勿邪那枯瘦衰老的身形，又在他脑海中浮起，说不定，他的一身残疾，便寄望在这叫什么“金龙之子”的一对奇物上。

江青眼中，倏忽现出一股威武不屈的湛湛神光，他朗声道：“原来尊驾便是扬名江湖的长离一泉！卫老前辈。前辈威名，在下早已久仰。前辈若有其他吩咐，晚辈敢不如命。唯独此事，乃关系义父一生，恕晚辈无法遵从。”

言来不亢不卑，极有分寸，听得长离一泉心头，丝毫发不起火来。

他冷冷的一笑道：“小伙子，你如此倔强，莫非还想和我走上两招么？”

江青星目放光，他想到对方虽是名震江湖的有数高手，但自己为了义父残疾，便豁出性命也得全力一战，虽然有败无胜，亦将不愧於心。

想到此处，他不由精神一振，豪气干云的朗声道：“前辈既如此相逼，晚辈也只有舍命相陪。”

长离一泉心中，对这面貌丑陋而满身血红的怪异青年，竟无形中起了

一丝好感。

武林中，原就是尊敬轻生死、重仁义的好汉啊！

他淡然道：“这样吧！你如能接下我卫西十招，不但这对“金龙之子”我可以罢手，甚至我那不传之秘的“七旋斩”也可传授於你！”

言下之意，若是江青接不下十招，那就不客气了。

江青闻言之下，心中一阵突突急跳，他知道，长离一泉卫西虽是轻描淡写的说出，但他这十招下来，必是极为奇诡精异的绝学，自己一个弄不好，可能连三招也接他不住。

其实，江青把他自己估得太高了，若非那一代异人厉勿邪以本身一口先天真气，为他行通天地之桥，贯行任督二，他只怕连长离一泉一招也经受不起。

江青正在心中打鼓，忽的，那两招厉勿邪所传的“天佛掌”法，又在他脑中浮起。

他顿时胆气一壮，大声道：“老前辈既然如此说法，晚辈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想到：“单是凭着那两招“天佛掌”，虽则不能战胜那长离一泉，但至少也能搪他几招。”

长离一泉卫西，见江青骤闻自己要他接下十招之言，眼中便露出一股踌躇犹疑之色，但一刻后，又忽然神光湛湛，他不由心中十分疑惑。

暗忖：“这小子不要有什么邪门……也罢，我就不信，凭他也能接下老夫十招！”

江青已退后三步，沉马立桩，双目注视看长离一泉卫西。

卫西淡然一笑，说声：“小伙子，你注意了。”

一掌已轻飘飘的，拍向江青腋下，掌势看来轻柔飘浮，却是快速无伦，卫西掌势一伸，已触着江青衣衫。

江青心头一震，身形急侧，已极快的向一旁翻去，虽让过了一招，却躲得甚是狼狈。

卫西轻轻的一笑，说道：“这是第一招！”

说罢，左掌一抖，已化成无数纵横掌影，漫天匝地的罩将下来。

江青一见对方掌势之下，已将自己退路封死，且每一指都点向自己上盘一十二处大穴而来，端的凌厉已极。

他大喝一声，怒江派的“凌波掌”法中，救命双绝招，“浮波掣影”“波涛如涌”，已电劈而去，同时，一个大旋身，人已抢出五步。

他因全身真气，已融合一体，故而这凌波掌法的救命双绝招施出，亦是如浪涌山崩，劲气罡烈无比。

卫西似是出乎意料，他微“噫”了一声，掌势吐得快，收得更快。

只见他单掌一接一引，江青攻来的强风劲气，已被他化解得无形无影。

长离一泉卫西朗声说道：“第二招了！”

双拳同时倏圈急吐，一股沉如山岳般的无形潜力，已将江青围在正中。

他掌心微微向下一压，江青顿觉循流的血液，倏忽已往下半身降去。

只见那卫西双掌，又往上一提，江青募觉得脑际嗡然一震，体内血液，反冲向顶门。

江青在满脸涨红，呼吸窒息之下，不知不觉中，已双掌齐使，风雷声响，罡气呼啸声中，一招“佛光初现”已急施而出。只见空气激荡，有若排

山倒海。

长离一桌卫西倏然一声大喝，双掌自胸前，如电光石火般推出，一股浩荡如江河般的绵绵劲力，亦急涌而至。

两股劲气一触，“轰”然一声巨响，江青已被震出寻丈之外！

长离一桌的身形，亦是连幌不已。

卫西那毫无喜怒的清俊面容上，浮起一个惊异的表情，一时竟怔住了，他仰首向天，好似在寻思一件奇事。

江青虽被对方，那强猛无比的劲力震飞，但却赖这一招“天佛掌”法的绝妙招术，未受重伤。

他在地下一个翻滚，又跃身而起，口中大叫道：“卫老前辈，已经四招了。”

卫西如醉如痴，毫不理睬，仍自抬头向天，苦苦思忖。

他在想，这个临敌经验甚差的丑孩子，为何却有如此的功力，而且，竟能施出一记妙绝天下的奇招，敌住自己已有四十馀年修为的“混元真气”？

江青倒地后，并不曾受伤，又急急的跃出，这些动作他却早已看在眼里，只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惊异与疑惑。

江青跃身站起后，见那武功惊人的长离一桌，正一言不发的在苦苦思索，他奇怪之下，亦呆呆的立在一旁，望看长离一桌发怔。

倏然，长离一桌大喝一声，右掌撮若鸡心，急推而出，左掌却抓向江青右肩。

一时，江青胸前、肘、臂间的“天门”“巨骨”“臂膈”“玉里”“肘胶”“云门”“府台”等七大要穴，已全笼罩於卫西掌风之下。

江青不由大吃一惊，右掌急颤成千百条掌影，左掌划一圆弧，掌势却淬然在圆弧中劈出，如狂涛猛浪般，又是一招“佛光初现”！

长离一桌嘿然一声，本想仍用那招可以化解敌人劲力的“方圆分光”来拆，但始才接触，便知对方此招劲力之强，彷彿狂洋大海，浩浩不绝！

他无奈之下，只得又是双掌急推，一招“兴波助澜”中，暗含着“混元真气”硬封而上。

江青火候不足，一震之下，又是跌飞。

但卫西却也玉面微红。

本来，凭他在武林中的名望、身份，对付一个后生小辈，却连接使用了两次相同的招式，这已是够丢人了，更没面子的却是重复使用之下，对方却仍未受伤落败。

卫西觉得老大不是味道，羞愧之下，怒火顿升，不待江青自地下爬起，双掌急扬，一股凌厉掌风，已袭向江青而至。

江青两次被震落尘埃，一阵愧然之意，涌起心头，但，他那倔强不服的性格，又使他忍着混身酸痛，急急爬起身来。

在他始才起身一半之际，一阵猛烈无比的劲风，已疾卷而到。

劲风未临身前，江青已觉呼吸窒息，心脉颤震。

他大叫一声：“这是第七招！”

暗一运功，体内真气，极快的作了一个美满的循环。

江青双掌十指疾伸，带起条条光影，彷彿是十柄锋利短剑，刺向长离一桌而去。

掌指过处，带起突破空气的“嘶嘶”之声，威势好不惊人。

卫西暴喝声中，身形已如闪陀螺般，疾然旋开，就在他连连旋击中，已快如闪电似的，一气向江青攻出七掌，踢出七腿。

二人同一时怒叱，身形已分了开去。

长离一臬倏然又是轻喝一声，整个身躯转得如旋风一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围着江青，急急的旋转起来。

每在旋转一圈中，俱皆掌腿齐施，劲气如钢壁铜墙，又是狂涛骇浪，威力大得令人咋舌。

这正是长离一臬的不传之秘，七旋斩。

突然，一声闷哼骤起，一条人影，已斜斜飞了出去，“叭哒”一声，摔落地下，差劲这人不是别个，正是那满身血红的江青。他在长离一臬的绝世神功下，到底因火候还太差，又被卫西一掌震飞。

长离一臬击倒江青后，倏而一声怒叱，身形已如鹰隼般疾掠而起，带看一阵凌厉劲风向江青急扑而下。

江青倒在地下，喉头一甜，接连喷出两口鲜血。

他骤见长离一臬挟着无可比拟的声势扑来，不由惊得在地上，一连两个翻滚，口中大叫道：“你说话不算么？已经过了十招了。”

身在空中的长离一臬，闻言之下，不禁全身一震，他嘿然一声，将含劲未发的掌力，硬生生的击向两旁。

“劈叭”一声大响，两块磨盘大小的岩石，已被他震成麈粉，四散纷飞。

江青已被吓得目瞪口呆，胸前不住起伏，喘息甚剧。

长离一臬卫西，怔怔的站在地下，面上浮起一种极为奇异的表情，是怒！也是悔！更使他迷惘的，却是这丑少年莫测高深的两记怪招。

这两招幌似铜墙铁壁，又如瀚海长江，竟是浩渺无际，无懈可击。

他愣呆呆的注视着周遭已逐渐消失的薄雾，苦苦的思索着。

江青此时，默默盘膝而坐，闭目调息。

这敌对的二人，一刹那间，竟完全静默下来，一个仰首寻思，面上表情，瞬息万变。一个席地运功，心无旁骛。

这时，丝毫也看不出，刚才二人，还曾有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激斗。

一刻后，江青调息已毕，微微睁开眼睛。

长离一臬卫西，忽然一声大叫，他语声激动的说道：“小子，你适才使用的两记怪招，可是失传已久的“天佛掌法”？”

江青双目炯然的瞪着他，异常静肃的点点头。

长离一臬又问道：“此掌法是谁传授与你的？可是那“一邪双飞三绝掌”中的一邪？”

江青略一沉吟，微微颌首。

长离一臬仰首向天，呢喃说道：“真是怪了！那邪神若是未死，算来，现在也该百多岁了……唉！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江青沉静的看着长离一臬那奇异的神色，默默不发一语。

卫西感叹了一阵，又忽然低头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看来练气功夫中，最难达到的生死玄关你也行通了？”

江青缓缓的回答道：“晚辈江青，那内家行功，不过略窥皮毛而已。”

长离一臬又道：“邪神果真未死么？”

他面上有一股，使人说不出的奇幻意味，稍停了停，他又感叹说道：“唉！当年邪神厉勿邪的威名，何等响亮，六十年前潇水一战，世人都道他

已仙去，那知，如今却仍健在人间。”

江青听他言中之意，好似邪神活在人世，对他是个大大的遗憾一般。

他不由微带不悦的开口道：“卫老前辈，请恕晚辈放肆，晚辈义父活在人世，又有什么地方，值得前辈如此叹息呢？”

长离一桌闻言不由一怔，惊奇的问道：“什么？邪神便是你义父？真是怪事！”

他又思忖了一下，坦然道：“老实说，六十年前，武林中那“一邪双飞三绝掌”声名赫赫之时，我方才不过是个髻龄童子……但，当我成名之后，他们却早已不在了，我一直不服气这些人，想他们也不过是适逢其会，浪得虚名而已，我长离一桌自恨晚生了二十年，否则，一定要找他们比试一下。”

江青张口欲言，但，一想到对方威名之盛，确也不比当年“一邪双飞三绝掌”输了多少，顿时将到口边的话咽了回去。

长离一桌又道：“唉！我自出道以来，凡近五十余年，可说少逢敌手，自己也认为相当不错了……”

他看了江青一眼，叹道：“那知今日与你一较之下，若不是凭着老夫当年痛下苦心，所练成的一身功夫，恐怕已被你占去优势，你不过才识得“天佛掌”法中的前两招，已是如此厉害，若那邪神亲自来，我岂是他的敌手？”

江青至此，才恍然大悟，这长离一桌为何骤闻自己义父尚在人间的消息，面色便如此难堪。

他不由暗暗叹息：“世上之人，被沽名钓誉的欲念所牵累的，真不知有多少啊！”

他正在沉思默想，长离一桌面色已转回原先那不带丝毫表情的模样。

他淡然问道：“厉老前辈近来可好？他什么时候收你为义子的？”

言下，仍有几分怀疑之意。

江青暗自一笑，正待将义父身罹残疾，自己因而至秘穴求宝之事说出。

忽然，他转念一想道：“不好，若是我照实说来，这长离一桌为了他横霸天下的念头，说不定，会乘机对义父下那毒手，对了！我且骗他一骗。”

江青人本机伶，他略一思考，已若无其事的答道：“多蒙前辈垂问，义父老人家，近来极为健朗……他收晚辈为义子，乃是一个月以前的事。”

江青说罢，为了证明所言不虚，已自怀中将那面晶莹红润的“朱玉寒骨令”取出。

卫西顿然面色肃穆，他默默接过，拿在手中，细细端详，手指轻轻的摩挲着，那面晶莹艳红的玉牌上，精工缕着三根枯骨。

卫西摩着，低语道：“不错，这正是邪神当年的信物“朱玉寒骨令”！”

他玩弄了一阵，又交回江青手中，一笑道：“你站起来吧！我答应将我苦心演创的“七旋斩”掌法，传授与你，现下时间不多，咱们就开始……”

江青心中一喜，正待起身，胸腹间，不由一阵闷痛，他眉头不禁紧紧的蹙了起来。

长离一桌见状，一笑道：“啊！我几乎忘了，你适才已伤在我“混元气功”之下。”

江青一听，始知对方伤他的，竟然是武林中，极为难练的“混元气功”，不禁惊得“啊”了一声。

长离一桌笑道：“不要紧，你这点微伤，我有自制疗伤的灵药，神效无比，你且服下一粒，再行功运十二周天，使药方行开，便可无事了。”

说罢，已自怀中取出一个白色羊脂玉瓶，倾出一粒清香央 X 溢的黑色丹丸，交给江青服下。

江青服药后，但觉一股清凉之气，顺腹而下，周身顿觉舒泰已极。

他默默调息了一阵，已是痛苦全消，待他睁开眼来，却见那长离一泉正在注目凝视着自己，眼中闪耀着一种犹疑之色，及至与江青目光一对，已然倏忽隐去。

江青却不知道，在他闭目谓思时，却已从鬼门关打了几个转回来了！

原来，长离一泉在江青运功痒伤时，暗自想道：“这小子如此年纪，已经行通了生死玄关，又有那不可一世的厉老头子为他传授武功，将来成就，必定在我之上，倒不如，现在就乘机将他除了，不但那龙穴秘宝尽属我有，那“七旋斩”也可不用再传授给他……”

但是，一种人类潜在的善性，以及他对江青初时由衷的好感，使他极为喜爱这个丑孩子。

因此他一时之间，未能决定，是否下手。

这时，恰好已值江青运功完毕，长离一泉微微一笑道：“来吧，小伙子，乘现下央四无人，老夫即授你“七旋斩”掌法！”

江青答应一声，来至卫西身旁，看着他一招一式的演练起来。

卫西一面演练，一面详尽不满 X 的解说每一招一式的应用及它的“妙”着。

江青更是聚精楚 X 神，尽心全力的聆听着卫西传授，更将其中的精妙的招术变化，牢牢记在心头。

这“七旋斩”虽只七个招式，却是繁复无比，变幻万千，再加上身形的奇诡莫测，确是深奥难言，精奇怪异。长离一泉，直演练了两个时辰，才算教完。

此时，他额上已微见汗渍。

江青人极聪慧，长离一泉又是不克自己的细心传授，他一教完，江青已能全然默记心中。

他又在卫西面前，反覆的演练了三遍，招式步法，竟是极为正确，丝毫不错。

长离一泉面露喜色，笑道：“好极了！孩子，难得你有这么聪明，将来必可为武林放一异彩。”

这模样，直似师父在夸奖自己爱徒一般。

他一言甫出，不由心中一怔，忖道：“我今天是怎么啦？不但紫龙秘穴的奇宝未曾得着，又白白传了人家一套看家本领的掌法，现在却又大大的尽夸奖人家……”

他心念转动，面色瞬息之间，已恢复常态。

又对江青道：“小伙子，咱们也该走了。”

江青虽对长离一泉心存好感，却仍深具戒心，怕他知道自己义父隐居之所，而有所不利。

是而，只得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二人徐徐的走向谷外。

此刻，笼罩谷底的薄雾，已消散殆尽，但因这“阴阳崖”绝壁，过於陡峭，故深壑之底，仍是不见阳光，晦暗阴森。

行走中，长离一泉淡淡的问江青道：“小伙子，你怎么满脸遍身，都是

一片血红？也不冲洗干净，这样子太难看了！”

江青真是哭笑不得，心想：“我若洗擦得去，还用得着你说么？”

他只得回道：“老前辈有所不知，这乃是晚辈进入紫龙秘穴求宝之时，在一血池中遇险所染。”

他遂将在龙穴血池中，与八爪怪物剧斗的事，详细的叙说了一遍。

长离一桌微一沉思，“啊”了一声道：“无妨，无妨，那血池怪兽，名曰“魔獠”，乃是兼天地阴寒之气所生，实是凶残无比，那血池红水，叫做“脱肌毒胶”，沾上后，却是洗它不下，一年之后，它会自然消退，只是却要脱下一层肌肤。”

江青闻言，不由心中悚然，忖道：“我本已十分丑陋，若再脱去一层皮，更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了。”

他又想道：“也罢，反正自己本来就够难看了……”

二人谈话之间，又走出数十丈外。

长离一桌虽冷傲，却不知为何，竟然对这面貌极丑的青年，有着一股莫名的好感。他那难得有表情的面孔上，不时舒展一下，好似为了这年青人高兴，却又像要摆脱不少的烦恼似的。

江青正在说话，忽然，长离一桌面色一寒，对他拢摆手，回头对十馀丈外的一方巨石发话道：“石后是那一路上高人？尚请现身一见！”

一言未已，已听出一声震人耳膜的长笑，笑声中，一条人影冲天飞起，又轻如柳絮般落在地下。

江青见状，不由十分佩服长离一桌的听觉尖锐。

他细一打量来人，暗暗吃惊不已。

只见这人，一生长衫，已褴褛不堪，但却洗刷得甚为整洁，修长的身材上，有着一张方正的面孔，浓眉环眼，举止中自然流露出一股令人心折的威仪。

江青想道：“这人看来，年纪不过及 X 旬，但他适才显露的一手轻功，却是恁的精纯。”

长离一桌一见此人，面色越寒，不待对方发言，已冷漠的开口道：“我道是谁，原来竟是大名鼎鼎的穷侠葛松！”

那中年汉子闻言，毫不生气，微微一笑道：“兄弟估不到，在这阴寒荒僻之处，竟能见到卫兄，十年不见，卫兄依旧貌似中年，神采夺人！”

长离一桌卫西，面上毫无表情，漠然道：“好说！好说！卫某今年六十有八，那及葛兄如此少年有为。”

他一见此人，说话便带着火药味。

那穷侠葛松，似是极力忍让，他正色说道：“卫兄莫非是仍未忘记十馀年前那段公案？其实，当年令师弟太也目中无人，并非在下等有意架梁，令师弟虽然折去一臂，但我穷家帮却赔上了三条命……”

卫西面色一寒，冷冷的说道：“你们穷家帮，尽是一些贩夫走卒之流，乞食叫化之辈，区区三条贱命，赔得起卫某师弟的一条手臂么？嘿嘿！”

那穷侠葛松闻言之下，亦不由面孔一板，怒声道：“卫兄言词之间，尚请尊重，此事是非曲直，当年已由卧虎堡，金鞭擒鹏掌萧老堡主出面调停，是非自有公论，但却不是我穷家帮畏惧於你。”

长离一桌冷冷一笑道：“我东海长离岛，尚未将你们这些下九流人物，瞧在眼里，昔日若不是看在萧老堡主日后责备，也要教你领教长离岛第一高

手的无双绝学。”

穷侠葛松不由气道：“卫兄未免欺人太甚！在下愿与你一决上下。”

长离一桌冷然一晒，讽道：“妙极！妙极，卫某人也早欲拜识阁下身手，能当上穷家帮帮主，到底有什么盖世神功。”

穷侠葛松默不出声，脚下已是不丁不八的一站，静如山岳般，凝神待战。

他心中十分紧张，因为长离一桌，自出道以来，即有未逢敌手的传言。

卫西微微一笑，说道：“葛帮主，卫某有僭了。”身形飘移间，已奇快无比的拍出一掌。

葛松大喝一声，毫不闪让，双掌循环劈出，硬接硬架，亦迎了一掌。

卫西喝声：“好。”

接着，掌法一变，招式已如江河倒悬般，滔滔不绝的急攻而上，身形转动间，捷如闪电。

出掌踢足之势，皆带着强劲无匹的劲气，刮得地下砂石飞旋不已。

穷侠葛松也是混身解数，高窜矮跃，双掌翻飞，起落之间，有如轻絮，只见掌影如山，罡风狂风，飞舞回旋中，间或夹杂着一两声沉喝。

这两位一等高的高手，已展开了一场罕见的激战！

江青呆立一旁，双目紧盯着场中二人。

那如流星般幌掠的身形，劲气四散，吹得江青破碎的衣衫，飞舞不已。

只见二人越打越凶，全是出手若电，声如雷鸣，攻守间，招式之精妙，直看得江青如醉如痴……

他同时暗中奇怪道：“瞧这穷侠葛松，年纪不过四十多岁，怎的却功力精深至此？与这闻名天下的长离一桌相较之下，并不见得逊色多少……”

其实，江青还真想对了。这穷侠葛松，年纪虽然不大，但他功力之高，却是武林之中，极为少见的怪杰。

他二十岁时，便因一连击败了江南青蝉帮五堂堂主，而名声大噪，不到三十岁，便已被公推为穷家帮龙头帮主。

他的一手“游鹰掌”，及三十六颗铁莲子，直是打遍大江以南，罕逢敌手。

十年前，穷家帮与东海长离岛之间，为了一件莫须有的误会，以至双方大动干戈。

事后，身为岛主的长离一桌卫西，因他那师弟白骷髅孟化平，为此事而折去一臂，虽然，穷家帮也毁了三名硬手，然而他仍然大为震怒，急欲报复。

正在双方重整旗鼓，准备来一次，武林中空前火拼之时，江南侠义道武林领袖，秋山卧虎堡老堡主“金鞭擒鹏掌”萧恕，闻讯之下，念在同为武林一脉，实不宜为些许误楚而自相残杀，是故挺身出面调停，极力从中斡旋。

穷家帮人手虽多，但武功高强之士却少，若与那素有“海上之尊”的长离一桌等人，真个拼了起来，却是败多胜少。

是而，他们一见名高望重的，卧虎堡萧老堡主出面调停，自是欣然接纳。

长离一桌卫西及其长离岛诸人，虽然不愿，但碍於“金鞭擒鹏掌”萧恕的面子，也只得强忍了下来。

自此以后，双方却宿怨日深，势同水火，故而，今日双方首领人物，在此一见，不到三言两语，便打了起来……

江青注视二人，各以一身超群拔萃的武功，展开了一场抢制先机的快攻。只见人影翻飞中，已打了近百余招。

他正在目眩神迷之际，倏见左方人影一闪，自灰黑色的岩石上，又落下两个装束怪异的大汉来。

只见这两个突至的怪客，一位高逾八尺，腰粗膀阔，一身浅黄色劲装之上，绣着一条栩栩若生的黑蛇，衬着那赤红似火的面孔，显得十分威武不凡。

他那位同伴，亦是同一装束，只是面色腊白，两眼开阖间，精光四射。

显然，二人都是极有功候的内家高手。

这二人一现身，先向长离一泉及葛松激斗的身形，瞥了一眼，又转头对那莫名所以然的江青，打量一番。

那红面大汉，声如洪钟的开口道：“喂，那丑小子，你背后背的是什么东西？”

语气粗犷，且带三分蛮气。

江青一听，来人如此出言不逊，气怒之下，也没好气的道：“你管我背后是什么东西，真是笑话！”

同时，江青心中暗惊道：“瞧这两人外表，显然亦必是武林高手无疑……奇怪，怎的这处於穷荒僻野的阴阳崖绝涧，一日之间，却到了这么多武林人物？”

江青正在纳闷，那赤面大汉突的一阵狂笑道：“你这小子，想是活得不耐烦了，竟敢对我赤阳判官顶撞起来？”

那赤面大汉一语未毕，旁边那面色惨白的汉子，已冷冷说道：“大哥，这小子身后之物，我已看出，其中正有一支晶雪玉盒，想必是这小子得到的紫龙秘穴藏宝了！”

这人说话音调之冷，恍若寒冰，直听得江青浑身都不自在。

那赤面大汉，又放声道：“咱们也不用跟他多说，他能到穴中取宝，咱们就能从他身上夺宝。”

江青一看，这二人如此骄狂，竟好似自己冒生命危险，所求得得异宝，已成了二人囊中之物一般。

他不禁怒火上升，怒叱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怎的讲话如此没有道理？小爷冒着万险，所求得之物，岂是如此容易便拱手让人拿去的？”

那赤面大汉闻言，面容一板，亦怒道：“就凭你这几句话，大爷今天就叫你生死不得。

灵蛇教的“阴阳双判”所到之处，谁敢不服？”

说罢，身躯一起，就待扑上。

那白面汉子向前急走了几步，低声道：“大哥，且请稍停，你看，那一旁拼斗的二人，功力之高，确是罕睹，不要是与这丑小子同路的！否则，咱们就麻烦大啦！”

那赤面汉子闻言一怔，扭头向侧旁一看，皱着眉道：“咱们大老远来，为的是什么？教主怎么吩咐咱们的，无论对方是什么人，也要将秘穴奇宝夺来，那两人功力虽高，我就不信能把咱们灵蛇教怎么样？”

白面汉子微一摇头，只得无言退下。

赤面汉子双目一睁，大声喝道：“丑小子，纳命来罢！”

身形暴闪间，一股凌厉掌风，已罩向江青。

江青早已蓄势戒备，一见对方发动，他了无畏惧之色，双掌急挥迎上，与敌方硬对了一掌。

轰声大响中，那赤面汉子的凌空身形，立被震落於地。

江青掌势推出，陡觉敌人功力甚是深厚，掌势沉重，劲道雄浑，一触之下，他已歪斜斜的退出三步。

赤面大汉似是出乎意料之外，他身形落地，微一错愕，又自狂吼一声，猛扑而上。

一旁与穷侠葛松激斗的长离一泉卫西，自这自称“灵蛇教”的“阴阳双判”现身后，便已暗中注意，及至那赤面汉子动手情形，他都一一看在眼里。

只是，他与穷侠葛松缴斗，正值紧要关头，无暇分身照顾。

高手过招，最是不能分神旁鹜，否则，便易於为对方所乘。

同时，卫西私心之中，仍然不能忘怀江青背上那两件宝物，只是他话已出口，以他的身份、名望，自是不能自搥面颊，失信於人。

但，若是那两件宝物，被别的武林中人物夺去，他便可以放手夺回。

只因，他早先诺言，只是说不夺江青身上之宝，并未曾讲过江青宝物被别人抢去后，他不能夺回。

故而，他私心之中，则是希望江青能失手被擒，那时，他一方面大可名正言顺的放手去抢，据为己有，亦可不损自己诺言。

穷侠葛松武功虽然高强，但较之长离一泉，却逊了一筹，他正感十分吃重之际，忽觉对方出手微缓，，压力骤减，他惊愕之下，亦自然的放慢了下来。

原来，长离一泉私心之中，既有如此的想法，便不想将他与葛松之战太早结束。

同时，亦可剩下部份精力，以便应付夺宝之人！

这时，江青已与那赤阳判官，相斗了五十来招。本来，他功力较之对方，实相差了一截，但仗着内力雄厚，身法轻灵，加以那套怒江派嫡传的“凌波掌法”，确有不少的精妙绝招，是而激战以来，虽然甚觉吃力，但尚能自保。

那白面大汉冷森森的站在一旁，面上已微现不耐之色。

赤阳判官眼见五十多招下来，这丑少年尚能有攻有守，不由气得他连声狂吼，手法一变，掌势突转凌厉，硬攻猛打，完全一派进手招式。

江青骤觉敌人力道骤增，沉重的压力，已四面八方逼向身来。

他不由一声引吭长啸，身形已如陀螺般疾转起来，旋转中招出如飞，手指脚踢之处，俱都精妙绝伦，奇诡至极。

这正是刚才长离一泉卫西传给他的“七旋斩”。

赤阳判官大叫一声，肩头已吃了一掌，踉跄退出数步，亏得他有一身铁布衫横练功夫，否则，这一掌下来，不震得他肩骨全碎才怪。

江青一掌击中敌人，正待猝点对方肘弯“曲池穴”，蓦然，一缕凉风，已尖锐的袭向自己脑后而来。

他惊愕之下，身形闪电般一转，指顾间，又已攻出三掌、足出三腿。

那偷袭之人，正是在一旁给赤阳判官掠阵的白面汉子，他乃“阴阳双

判”老二，号称“阴煞判官”，与“赤阳判官”同为灵蛇教两大护坛。

他出手之下，不料对方反应如此快速。眨眼间，已被江青凌厉的攻势，逼退了几步。

蓦然，赤阳判官大声叫道：“二弟注意，这是长离一臬嫡传的“七旋斩”。”

敢请，他届X未看出，长离一臬本人也在此地呢？

江青冷笑一声，身形一动，又攻了上去。

正在此时，一阵尖厉刺耳的长啸，已起自谷外，啸声高亢，摇曳而来，眨眼间，一条灰色人影，已凌空落下。

五人惊异的向来人一看，原来竟是位过五旬的灰衣老者。

只见他面容严肃，如罩寒霜，双目神光似电。

他冷冷的朝场中各人一扫，尖声的开口道：“你们可曾看见老夫拜弟？”

长离一臬与穷侠葛松，正在迭出绝招激斗，根本就不理睬灰衣老人。

江青及“阴阳双判”闻言，却不由一怔，俱都停下手来。

那赤阳判官性烈如火，闻言之下，首先不悦，双目怒瞪如铃的说道：“那里来的糟老头子？自己兄弟都看管不住，却跑到这里来问谁？”

灰衣老人目光如冷电般，射在赤阳判官的脸上，一见他穿着浅黄色的衣衫，面色又是一寒。

他肃煞的说道：“瞧你这付德性，及披的这身狗皮，想必是灵蛇教下的人了！”

老人目光仰起向天，不屑的继续道：“你们这两块废料，想定是那传闻中的“阴阳双判”赤阳判官郭芮，阴煞判官桑荣二人！”

“阴阳双判”闻言，不由一怔，他们估不到，这老头子竟对他们知道得如此详细！

赤阳判官郭芮尚未及说话，他盟弟桑荣已阴声道：“是又怎样，你这老家伙，莫非还想秤量一下么？”

灰衣老人放声狂笑道：“哈哈……凭你这一对废物，也值得我大旋风白孤动手？”

真是人的名，树的影，这灰衣老人一报出名号，“阴阳双判”俱不由悚然一惊。

错愣间，大旋风白孤冷冷一笑，扭头又对江青问道：“你可看见老夫拜弟？他叫小旋风余开明。”

江青疑惑一会，慢慢的问道：“晚辈在紫龙秘穴之外，曾见他一面，只是……只是……”

大旋风白孤闻言，面色倏然一变，厉声道：“只是什么？快说！”

江青一见这白孤口气如此狂傲，不由心中冒火，但他尊敬对方年龄较长，只得忍住口气，嚅声道：“他……他已死了。”

白孤闻言，狂吼一声，身形突然暴转，带起一片“呼噜噜”的回旋劲气，双掌夹着凌厉无匹的声势，劈向江青胸前，行动之间，绝似一阵旋风。

江青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竟险些为其所伤。

只见他大喝一声，双掌仓促迎上。

“劈啪”巨响声中，江青人已踉跄退出六步。

白孤身形，亦略微一窒。他暴叱一身，身形又带起“呼呼”风声，急

扑而上。

“阴阳双判”郭芮、桑荣二人，此时，已莫名其妙的怔在一旁。

忽然，二人双目一对，暗一点头，各自大喝一声，拳腿齐出的攻向大旋风白孤身侧。

原来，他俩一时会错了意，都以为大旋风白孤欲藉机掩饰，以便先行抢夺那紫龙秘穴奇宝。

刹时，壑底六人，已分作两处，拼命的激战起来。

只见人影纵横，劲气如山，叱喝声中，沙石迷漫，的是一揭罕见的龙争虎斗。

群魔围攻

长离一桌卫西暗中直乐，出手越发不用全劲。

他心中忖道：“这大旋风白孤，乃是黔滇两省有名的怪人，他一出面，恐怕江青这小子异宝不稳了。”

穷侠葛松亦是为此紫龙秘穴奇宝而来，但他生性淡泊，得失之间，无足轻重，是故，对眼前各人错综复杂的心理，毫不知晓。

他打起精神，全心全意的在与长离一桌过招。是而，在一个故意，一个有心的场合之下，二人淡淡的战个平局。

江青力敌大旋风白孤，正感不支，“阴阳双判”已联手攻来。

白孤大笑一声，掌势一开一合，又将郭芮、桑荣二人卷入掌风之内。

“阴阳双判”中，任何一人的功力，也较之江青高出甚多，何况还是二人联手，是故，江青自两人一加入后，顿觉压力大轻。

他力斗之下，却不得不加意提防，因为，他除了留意白孤的攻势外，尚需防备“阴阳双判”向他偷袭。这种微妙的打鬥，一直继续了盏茶时分。

江青已越来越觉得形势不妙，他忖道：“眼前三人，任是那一方赢了，也是对自己不利，别看他们目前打得有声有色，其实，还不都是为了我身上的两件宝物！”

他目光一转，又想到：“长离一桌卫西是个最好的帮手，只要他肯相助，眼前各批人，只怕都不足论了……”

此刻，白孤一掌击来，江青急急封出，瞬息间，又避过了对方一腿。

他目注长离一桌飘逸潇洒的身形，心中又想到：“只是，他明明可以打败葛松，却好似故意不用全力，哼！他不过是想拖延时间，要别人从我手中将宝物抢去，他再伸手自那人手中夺回，如此，不但宝物尽归他有，亦可不损及他的诺言。”

江青脑中倏快的打着转，终于，他下定了决心“趁机溜走”。

他虽然极不愿意如此不光荣的退去，但，为了义父的残疾，也只好从权一次了！

这时，正值，“阴阳双判”双掌齐攻，带起一片猛烈劲风袭向白孤。

江青暗中一闪，已向一旁掠五出丈，贸然看来，还以为他是在避让三人交击的掌风呢？

身形落地，他接着一个纵跃，又已飞出六丈。

蓦然，一旁起了劈啪一声大响，一条白影，已闪电般向江青追来。

江青眼光尖锐，他微微回头一瞥间，已然看出，那急追而来的，乃是长离一泉卫西。

卫西一直注意着四人的战况，他一见江青身形掠出，便知他要乘机逃走，心急之下，不由双掌骤出，这弹掌，他已提足八成功力，是故，在穷侠葛松不留心之下，已被他震退数步。

卫西藉掌势反弹之力，飞向江青追去。

这时，场中各人已悚然惊悟，只见赤阳判官郭芮大吼一声道：“点子溜了！快追！”

“追”字出口，人已奔出四丈之遥。

阴煞判官桑荣一面纵身，一面冷然对白孤道：“此人若找不回来，我灵蛇教誓不与你干休！”

白孤身形掠处，人已出去五丈，他人在空中笑道：“若找不着此人，只怕老夫还要定了你们这对狗头，来赔我二弟一命。”

桑荣怒骂一声，已随后赶去。

一时之间，人影纷掠，刹时，已奔走一空。

只剩下穷侠葛松，独自盘膝坐在地上，运功调息他适才所受的轻微震伤。

江青一路奔去，这时，已奔至一方上尖下阔的石笋之前。

他回头一看，长离一泉距他已不足三丈，只见他身形起落如飞，疾走似电，足尖微微沾地，便飞出七八丈之远。

江青不由悚然大惊，双臂抖处，已向石笋侧面，斜斜飞跃而去。

当他身形才转至石笋之后，尚未落地之际，江青目光闪处，已暗暗叫声：“苦也！”

原来他一时不察，纵身飞跃，脚踏处，正是一片方圆几达十丈的黑池泥沼。

此时，江青身形已极快下落，危急中，他长长吸入一口真气，四肢急展，仿如一支大鸟般，在泥沼半尺之上，飘飘回旋。

他身在空中，对浊气下逼，又自丹田内提起一股绵绵真力来，数经循环，人已急射至泥沼边缘。

长离一泉奔至泥沼之旁。眼见江青腾身而去。

他不由心中暗惊道：“这小子莫非急疯了？这泥沼宽达十丈，岂是他这身能耐，所能渡过的？”

但他还未想完，两支眼睛已看得发直了。

长雕一泉惊骇的想道：“这小子真是邪门得可以，怎的他那功力竟是越打越深厚？就在这瞬息之间，他已能倒逆真气，凭空飞越十丈泥沼？”

心念转动间，卫西已提气凝神，纵身飞起。

半途中，他脚尖微微一点稀泥沼，人已掠至对面。

大旋风白孤随后而到，他亦是毫不迟疑，大喝一声，双袖带风，“呼噜噜”的直掠过去。

“阴阳双判”却没有这样好的轻功，二人互视一眼，低喝道：“绕过去！”已围着泥沼边缘追去。

江青身形纵跃之间，又已奔出数十丈远。

蓦然，他目光闪处，已看见距自己二十丈外，正有一块高耸如山的巨石，紧依着陡削的山壁。

他无暇多想，体内真气连连循回，真力澎湃中，不到三个起落，已然奔到。

他猛然大喝一声，双臂急抖，已如急箭般又升高了六丈。

江青在半空中吐气开声，双臂往下一按，人又升高了四丈之许。

他脚尖在巨石上一点，双手一攀一拉，便翻上那块高有十多丈的矗立巨石。

他正长长的舒出一口浊气。

蓦然，一阵冷笑之声，已在他耳旁响起。

江青大惊之下，悚然回头望去，只见这巨石与山壁相连之处，有一条短短石脊相接。

石脊之后，却有一个宽只三尺，向下倾斜的小洞口。

就在这石脊之上，竟立着一个全身黑衣的瘦长老者？

只见他满头银发如霜，随风飘拂，面色粗陋狞厉，正在炯然望着自己。

江青惊悚之下，忽而想道：“这老人装束好熟……啊！对了！竟与那黔灵双魅的打扮一样。”

老人望着江青，冷冷说道：“娃娃，我那三弟朱昆，可是被你所伤？”

江青双目倏张，大声道：“正是，但却是他们先向我下毒手……”

黑衣老人毫不理睬，仍自问道：“我二弟仇忌何在？”

江青缓声道：“他吃吸血角所伤，力乏神疲之下，又与在下动手过招，已然死在紫龙秘穴之中。”

黑衣老人面上，掠过一阵悲戚之色，他长呼一声，目光向江青背后一闪，又道：“那么，龙穴中秘宝你已得到了？”

江青略一颌首。

原来，这黑衣老人正是黔灵三魅的老大胡同。

他因要事羁身，故而先遣两个盟弟前来探取紫龙秘穴中之异宝。

事后，他兼程赶来“阴阳崖”绝涧，以便接应。

他赶到之时，正是龙穴待闭之前。

胡同来至目的地，一看地下竟躺着二人，其中之一，赫然便是自己三弟朱昆。

他惊惧之下，立施急救，又匆匆问明了一切。

朱昆照实说出，他本待进入穴内接应，但一看月色，已知闭穴时间迫促。

胡同心中深恐一旦入穴，万一迷失了方向，而过了闭穴时间，那就永远也别想出来了。

再者，三弟朱昆所受内伤，亦颇严重，更极待治疗，无奈之下，他只得恨恨的抱起朱昆，为他觅地疗伤去了。

胡同安置好朱昆后，才独自折返四外巡视。

他无意中，见这矗立之巨石，甚为高大，可以俯览全谷，故而便爬了上来。

江青及长离一泉等人远远拼斗之情，他早已看见，而且判断出，其中必有江青在内！

是而，他便耐心的守在巨石之顶，默默察视，果然，不一刻，一个全

身血红之入，已急快的奔跃而来。

胡同亦是老江湖了，他一见这丑少年所露的惊骇之状，便料知此人必是那得宝的江青无疑。

他见江青目注巨石，现出一股逼切之色，已知他必然会跃身上来。故而他就在这岩顶等候……

江青见黑衣老人目光闪烁，神色不善，惊疑之下，已自暗中提防。

此时，巨石之下，陡然响起数声暴喝，尚加杂着叱咤打斗之声。

江青心中了然，必是那长离一泉及大旋风“阴阳双判”等人又莫名其妙的打上了。

此时黔灵三魅老大胡同，目光连闪，掠过一丝狞笑，他脚步一滑，已悄没声息的骈指点向江青“”“口阎”二穴而来。

此二穴乃属“足太阳膀胱经”一被内力透入，必至即时吐血而亡。

江青正寻思稍停脱身之计，胡同暗袭，他竟懵然不觉，直到对方手指，已沾及衣衫，他才悚然一惊。

扭身急退中，一招凌厉无比的“佛光初现”已猝然劈出。

狂风如啸中，只见人影急闪，又传来两声闷哼，江青“口阎”穴虽然躲过，但“魂门”穴已吃对方一指指力透入。

他背肋之处，顿觉阴冷刺痛，一口鲜血，已涌喉头。

黔灵三魅老大胡同，在一指戮出之际，蓦觉眼前一花，一股凌厉罡烈的劲风，已猛然袭击而来。他虽连出三掌封去，但却一掌也未接上。

说时迟，那时快，狂风涌处，胡同仿中铁锤，已歪斜的退出数步，满口鲜血狂喷。

瞬息之间，这位黑道高手，已萎顿的坐倒在地，一声不响默默调息起来。

江青运住一口气，正待设法逃逸，倏忽一阵长笑，两条人影已落至巨石顶上。

江青一看，这两人正是长离一泉卫西，及大旋风白孤二人。

他不由得连连后退数步，已站在适才胡同立身的石脊之上。

他背后，正是那宽仅三尺，深不见底的深洞。

长离一泉卫西悄然站在一旁，双手拢袖，面上带着一丝他特有的怪异笑容，大有隔山观虎斗之意。

大旋风白孤一站稳，已狂声叫道：“丑小子，老夫拜弟一命，今天定然要你填上！”

说罢，就待动手。

江青此刻心头作闷，混身乏力，在紫龙秘穴中所负之伤，又隐隐发痛起来。

他情知自己，已濒於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之境，目前再难接下大旋风的凌厉攻势。

故而，他大声叫道：“白老前辈，令弟又不是我杀死的，怎能算在我身上？”

白孤怒极大叫道：“不是你是谁？快说！”

江青正待回答，眼见又有两条人影翻了上来，此二人，正是“阴阳双判”。

他不由一窒，白孤又狂叫道：“是谁呀？你到底是说不能说？”

江青吐了一口白沫，嚅道：“是……是仇……”

只说到这里，那盘膝坐在地下调息的黔灵老大胡同，已狂喝一声，双掌倾出全身功力向江青猝然劈出。

因为，他知道，若江青一旦说出，是自己盟弟所为，他本人就得首先抵命，情急之下，他已不顾一切的偷袭江青。

江青猝不及防，惊愕中，双掌急封，一股沉猛之冲力涌处，但闻一声惊呼，已向那深丈的洞坠下。

长离一泉及白孤急急一抓，皆未及捞住，二人手掌一碰，又怒叱着对了一掌。

江青本来人已受伤甚重，只是仗着一股坚强意志及潜伏的雄厚内力支撑住，故伤势未曾发作。

此刻，他身体一往下坠，但觉头脑一阵昏眩，神智已有些迷蒙……

恍惚中，只觉耳际风声“呼呼”作响，此深洞之底，好似隐约堆熊熊烈火在燃烧着，尚发一阵刺目的橘红色光芒，他身体逐渐滚落、滚落……

轮回神火

只感到整个身躯仿佛在云雾中飘荡，又似在狂涛如山的大海中浮沉，江青已逐渐陷入头晕目眩，神智昏迷的境地，整个身形有若一支圆桶，越翻越急。什么都没有想，也什么都想不起来……

除了直觉在告诉他，尽快的抓住一件东西，以便稳定那翻滚不停的身形。

这倾斜的深洞，洞口虽窄，内部却是极为宽敞，底部则形若漏斗一般，越深也就越窄。

就在他将要滚到洞底之前，昏乱中，不由奋力睁眼一瞥，一阵强烈无比的橘红光芒，已耀眼而至。

这奇怪的深洞底部，约有丈许方圆，却布满了一片熊熊的火焰，极怪异的形成一个六角星形，向上交叉的喷射着，星焰四散，好似万千金虫，满空飞舞，又似年节之时，烟火齐放，煞是好看。

但这堆奇美而绚烂的火光，在江青眼中看来，却不啻是他的追魂符。

江青就在身形欲坠落在这橘红色怪火中的刹那间，裂帛似的大喝一声，一种求生的本能，使他虽然在身负重伤之下，仍能出人意外的，随着喝声，窜起四丈之高。

但是，这只不过是人类潜在的生存欲，在明知处于不可挽救的绝境中时，却仍不甘认命，而做一次无济于事的挣扎罢了。

只见江青身形，虽然再度窜起，接着便似殒石般的直落下去，无声无息的坠入那强烈的火焰中。

此时他在强自用力过度之后，早已昏厥过去……

“波”的一声，橘红似的火光一开一合，已将江青那血红的身影吞入。

是那么的无声无闻，就像是支巨大的雄狮，吞下一支野兔般的轻易。

火焰依然是灿烂而绚丽的交互喷射着，在火光的缝隙间，隐约可见，

江青正仰面躺在地上，双目紧闭。

但是！怪在江青竟毫无损伤的，躺在这熊熊的烈焰之中！

单凭这奇形火网的强烈火势来看，这时，江青早已该烧成灰炭了。

非但如此，江青那丑陋的脸上，竟尚似现出一股安详舒泰的表情，胸口微微的起伏着，看不出有一丝痛苦的样子。

不知又过了多久？该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了……

蓦的，那交流不息的绚丽火光，竟发出巨大的“吓——”之声，历久不绝，那缕缕凶猛的怪火，竟然在响声中，徐徐的缩了回去，终至完全隐没，好似已全然缩入了地底一般。

只见这洞之地，却是一片洁白晶莹，毫无突凹，那有丝毫被猛火烤炙之状。

江青，这位命运多舛的大孩子，正安详的躺在洞底正中的地上，鼻息微微，好似正在沉沉酣睡……

但是，更令人惊异的事发生了！

原来，他在龙穴血池所染的赤红色肌肤，已然全部转变为洁白细腻，光润无比……那令人作呕，颜色暗红的“脱肌毒胶”，已没有半丝再附着於江青身上。

顺着他洁白的胸膛望上去，那是一截适中的颈项，再往上望……

啊！这是谁？

那是张俊俏得令人不敢逼视的面孔：宽坦的前额，斜飞入鬓的双眉，挺直的鼻梁，有一张弧形微抿的嘴。

虽然，他闭着双目，却仍然透出一股飘逸绝俗的神色，显得那么高雅，那么英俊。

难道这就是江青？就是那以前丑陋不堪的失意人儿？

这真是太使人不敢相信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其实也够长了），一个极端丑陋的人，竟变成一位貌比潘安的翩翩佳公子？

忽的，江青在地上，微微的喘了一口气，身躯轻轻的蠕动了一下，一双眼睛，缓缓的睁了开来。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便是那黝黑而高远的洞口。

他双目默默的凝视着上方，动都不动，面上的表情，也平静得出奇。

嘴里喃喃说道：“奇怪？……这是什么地方？…那些火呢？……我难道还活着？这该不是做梦吧？”

只见他那双俊眼中，渐渐透出一股欣喜的光芒，那股光芒，越来越强，不禁伸手在腿上拧了一把。突然，他大叫一声，人却急跃而起，狂呼道：“啊！真的！啊！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他是过於兴奋了，在这晶莹的白色地面上，四处里乱跳，疯狂的大叫着……

狂乱了一会，江青已渐渐的安静下来，他极力平复下自己那如浪涛般汹涌的情绪，慢慢的坐在地上。

同时，一连串奇异的疑问，已连接着闪进他的脑海：“奇怪，这么猛烈的地穴之火，竟未能将我烧死？而且，我这混身上下，满是的创伤，也竟然完全平复如初了！这…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越想越想不通，此时，肚中忽然起了一阵“咕噜噜”的响声。

他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一天（何止一天？）未有粒米下肚了。

当然，他仍认为，这还是他进紫龙秘穴求宝的同一天呢！其实，江青已在这深奥的奇异洞穴，受那怪火的炙烤，已有三个昼夜之久了。

他四处一看，这四面全是一片雪白的坚石，密纹细致，毫无空隙。

无奈之下，他只有先盘膝坐在地下，默默的运动调息起来，欲藉此先行忍耐一刻。

江青试将一口气，循流全身三百六十六道，再进入各处经脉。

那汹涌如潮的真气，似一道巨大的激流，在全身各处循回流走，真是纵横自如，随心所欲。

不多时，只见江青头顶热气腾腾，面上神色湛然，光彩夺人已极。

他在短短几天之间，因受那洞底怪火之助，已领悟了练气功夫的最高境界“神游太虚，灵台空明”，而且更达到了“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的境地。沉寂中，已渐渐进入无我之境……

狭小的洞口，又已透人微弱的天光，这该是另一天的开始了。

江青全身一颤，双目倏张，一道精芒已电射而出。

他微一抬头，又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他想不到，自己这一坐下运功，便已过了如此长的时间。

蓦的，他想起了一件事情，急忙伸手向背后摸去，脸色又慢慢松了下来，原来，他适才一时兴奋过度，几乎忘了自己到紫龙秘穴中，所求得的异宝。

他此刻一摸之下，那包裹内的一对小金龙，及那支“晶雪”玉盒，仍然好端端的背在背上。

他心中不由一宽，眼光转处，无意中，突然看见了自己那双晶莹洁白，修长无瑕的手掌，他不禁惊异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这难道是我的手？”

他狐疑不定的反覆问着。

忽的，他又低头看见了自己的胸膛，那衣衫破裂之处，亦是现出一片雪白的肌肤。

他简直已失去思考，双目中渐渐透出迷茫之色……

他惊愕中，一支手缓缓地自颈项摸向面孔。

“啊！天呀！”着手处上见是如此滑腻，毫无瑕疵。

那凸凹不平的斑斑疤痕？那丑陋杂乱的点点黑斑呢？都消失了！全没有了！

他的牙齿深深的陷入那鲜红的嘴唇，丝丝鲜血，已自他咬的嘴唇中，流入口内咸咸的还觉得有点腥味。

但，由此却证明了这是活生生的事实。

江青此时，眼眶内蓄满了泪水，身体不断的颤抖着，这突来的幸福，几乎令他承受不住，是他有生以来，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

如今，他都得到了，而且，显然已超出他的希望太多，太多了。

他面孔抽搐着，两行热泪，已汨汨的顺颊流下，然而，这眼泪却是甜的，真是甜的！

他默默的坐着，尽情的流着泪，好似要将他自幼所受的委曲、侮辱，在这无休无止的泪水中，完全排出。

又是一段长长的时间过去，江青蓦的从地上立起，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长啸来，啸声清越悠长，中气充沛之极，有似老龙清吟。

他啸声一停，又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声合着眼泪，渐渐地，又变成了呜咽。

精神放纵着，尽情的哭，尽情的哭。

如此又过了一会，他才戛然而止。

抹干了脸上的泪水，又将身后包裹紧了紧，抬头一望那高高的洞口，这洞口距江青立足之处何止三十馀丈。而且又十分倾斜、陡削，绝少落脚之处。

但，他信心极强，自信能攀升而出，就好像自己前日横渡泥沼，飞身跃上巨石一般。

他目注洞口，暗一提气，连他自己也想不到，就在他微一提气的当儿，人已飘飘的升起丈许。

江青大喜之下，双臂急扬，“呼”的一凿，已似流星般射出七丈。

他长啸一声，身形急掠，脚尖微一点那倾斜的石壁，人已直飞而去，身形之快，绝似凌空飞腾的鹰隼。

眼看距那洞口，只有七、八丈之遥，他不由双目倏睁，大喝一声，两脚在空中连连蹬踹，身躯已若有巨力相吸般，飒然而出。

江青不知，这正是武林轻身功夫，极难达到的境地：“凌空虚渡”。

他身形始出，已稳稳的踏在那与巨石相连的狭窄石脊之上。

此刻，凉风拂面，衣袂飘飘，不由得心一清。

他深深呼吸了一口，环目四顾，只见这怪石林立，池沼遍地的“阴阳崖”底，四处静寂无声，渺无人影，虽是白天，却仍然一片雾气沉沉，阴森晦迷。

这时，江青双目大张，精光暴射中，他已隐约看出谷中东北角一处，好似极像自己来时之路。

江青全身一拔，在空中四肢伸展，已似一支绝大苍鹰般，向着岩下飞落。

只见他双脚甫一沾地，人又电射而出，不到几个起落，已然奔至那东北角落。

江青身形不停，如飞般四处掠走寻找。

忽然，他一声欢呼，原来，那根长长的乌细绳索，就在眼前。

这绳索仍然静静的垂向地下。他穷目上望，只见十丈以外，这细韧的绳子渐渐隐没於云雾中。

江青不由暗忖道：“不知义父他老人家，会急成什么样子！……我要尽快回去，也免得他老人家焦急不安。”

想到这里，他不再迟疑，身形一纵，已握住绳索，着手时扯了一下，觉得仍然十分坚韧，他不再多想，凭着这条绳子可资换劲，身形攀升得快速无比。

只见他每次用手微微一拉，人已升高六七丈。

瞬息间，江青那削瘦的身形，已消失在蒙蒙的云雾中。

片刻之后，他已可隐隐约约的看到“绝缘洞”的洞口了。

此时江青心中，有着一股无比的兴奋涌上心头，就好像一个久离的游子，见到自己故乡的家园一样。他长啸一声，身形有如大鸟般腾飞而起，人影一晃，已射入洞口之内。

江青此际双目似电，一瞥之下，已然看见洞壁深处，石砖之上坐着的

枯瘦老人，邪神厉勿邪。

他正白髯激颤，全身抖索，双手向外伸出，好似要拥抱自己……

江青募觉一股热血上冲，鼻头一酸，满眶热泪，已夺目而出。

他大叫一声：“义父！”

人已扑在那老人枯瘦，但却坚强无比的胸前。

邪神双臂，紧搂江青，点点热泪，已坠落在他的头发上。

他颤着声道：“孩子！我的孩子你……你回来啦！……天啊！这几天，可把我急坏了……我宁愿永生沉沦在黑暗之中，再也不要你去冒险啊……”

江青亦紧搂着老人，泣不成声道：“义父……你老人家别这样说，青儿不孝，累你如此担心……”

二人紧紧的搂抱在一起，亲挚之情，便是亲生父子，也难得如此。

过了一会，老人将江青扶起，怜爱的问道：“孩子！这四天来，你到底怎么了？碰到了什么事情么？”

江青有如稚龄幼子般，仍紧紧依在老人怀里，闻言惊道：“什么？我已出去四天啦？我还以为只有一天呢！义父！我这几天来的经历，真比我以往十几年来日子，还要离奇古怪呢……”

他遂滔滔不绝的，将自己离洞后，至紫龙秘穴；从探宝的时候起，一直说到得宝后，如何遇上了长离一泉卫西、穷侠葛松、大旋风白孤等人，又如何的被迫至巨岩之顶，出现了黔灵三魅之首胡同，如何被暗袭失手落下深洞，又被那洞内橘红色怪火烤炙，而致变得如今这全然不同的模样。

老人一语不发，倾神贯注的听着江青说话，忽而那支枯手，抚摸江青的头发，忽而又将他紧紧的搂住。

直到江青一口气说完，他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老人柔声道：“乖孩子，烤炙你的怪火，想必是那奇异无伦的“轮回神火”。真苦了你了！……唉！为了我这条垂暮老命，竟累得你三番四次的险遭不测……”

江青尚未及回话，老人又紧握双拳，白果眼乱翻，恨声说道：“若有朝一日让老夫碰见那……那什么长离一泉、白孤、阴阳双判，非将他俩碎尸万段不可！”

江青急道：“义父，事情既然过去了，也就算啦！咱们也别耿耿於怀。”

老人闻言，将江青搂得更紧一点，和声道：“傻孩子，那些人逼你的时候，他们曾想到这些吗？他们那一个不想将你杀死？不想谋夺你求得的宝物呢？”

老人咬牙切齿的又道：“哼！尤其那个什么黔灵三魅的胡同，更是放他不过！”

邪神自隐入绝壁奇险的古洞后，又遭到那一次痛心断肠的巨变，不由使他万念俱灰，心如藁木。尤其，痛痕人心之险恶狡诈，故而，发誓不与世上任何人来往交谈。

从他给这古洞起的名字——“绝缘洞”看来，便可知道他心情的落寞与失望了。

但，他却对江青，有着一股深厚而奇特的情感，为了自己深深喜悦的义子，禁不住又激发了当年，那一股偏激嗜杀的性格。

江青正待嚅嚅开口，老人已怒道：“江湖之上，人心险恶毒辣。须知你不杀人，人便杀你。若是对那真正善良之人，不妨网开一面，但，对那阴刁

小人，却一个也留他不得！”

老人又一叹道：“孩子，你或许会认为我又犯了当年的脾气了，但你却不知道，对恶人行善不啻是为自己寻找祸患，江湖之上，险恶重重，你尚须多加磨练才是！”

江青唯唯答应，他忽然想起了一事。

连忙对老人说道：“义父，咱们光顾说话了，紫龙秘穴之中，那两件宝物，青儿皆已取来了……”

老人闻言，不由兴奋的道：“啊！我倒忘了！快拿给为父摸摸！”

江青急忙将宵后包裹取下，先将那支“晶雪玉盒”送过，又将另一包裹打开，那支“吸血角鸟”的独角，他却不在意的丢置一旁。

奇了！只见那对小金龙经过这多日的险难，却仍然是双目血红，尚在蠕蠕而动。

邪神伸手接过后，面容非常肃穆，他双手微微的摩挲了一阵，正色说道：“孩子，这对小小金龙，正是紫龙秘穴的灵气所钟，名曰“金龙之子”，乃是天地间所生的一种，极为不可解释的奇物。相传此物成长之后，便化为真龙，能破穴飞去，遨游於九天之上。”

老人微一沉思，又道：“这对“金龙之子”在尚未成形之际，却能除人兽之疾，益寿延年，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功。”

他又拿起那“晶雪玉盒”，双手在上面，仔细的摸了一阵，喜道：“是了！这玉盒之质，晶莹滑腻，着手微温，单是这支玉盒，何止价值连城，……青儿，你在那里找到它的？”

江青乃绝顶聪明之人，闻言之下，便知必有蹊跷，乃朗声问道：“莫不是这支玉盒尚有开启之法？里面十九有一件宝物了，只是，玉盒纹理细密无隙缝，却是怎生开得？”

老人一笑道：“天赐奇物，自有其应用之道，孩子！这玉盒之上，可有一条细络黑线？”

江青仔细一看，果然，在玉盒中间，有一条似隐的极细黑线。

他对老人说了。

只见邪神双手，按在这黑线之上，面色倏转严肃。右手拇指的长长指甲，已“哧”的一声，深深插入那坚硬如钢的“晶雪玉盒”之中，缓缓的划成两半。

玉盒开处，但见豪光四射，金芒闪烁夺目，照耀得石洞之内，仿佛点上了一盏金色的琉璃巨灯一般。

江青微拢双目，向盒中望去，只见那玉盒之内，赫然有着一柄，金光灿然的奇形兵刃。

这兵刃长约四尺，乃是一條龙身盘绞而成，龙角向前伸展，尖长锋利，龙嘴之内，尚有一枚薄细钢片，双目却是以艳红的宝石嵌成，龙尾之处，有一把柄，上面精巧的围着一圈向上倒翻的利钩。

金光耀目之下，端的珍奇无比，华贵已极。

江青不敢擅动，双手捧向邪神厉勿邪身前。

邪神长笑道：“孩子！你留着用吧。为父已不须要这个了……”

说罢，伸手入盒，拿在手中略一摸索，猛然惊道：“好家伙！这竟是一柄上古留传下来的，“金龙夺”！”

老人用手一挥，只见金芒闪动，耀起万道光华。盘绕的龙身，竟好似

在急骤的颤动一般。

最令人惊惧的，却是龙嘴之内，发出“呜呜”的呼啸之声，恍如风雷斋鸣，令人心胆俱震。

老人将“金龙夺”交於江青手中，说道：“此夺相传於上古之时，万王之尊，黄帝轩辕氏，征讨蛮王蚩尤於涿鹿时，将他打得大败而逃；正在双方短兵交接之际，忽然，自侧旁抢出一位金盔银甲的高大武士，手挥这“金龙夺”冲入蚩尤阵中，有如虎入羊群，猛劈直扫，将众蛮兵杀得落荒而逃。事后这金身银甲武士，向黄帝微一躬身，便化做一道金光逸去，金龙夺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了。”

江青睁大眼睛听得津津有味。

老人又接着道：“当然，说他化成一道金光飞走，这不过是齐东野语，神话传言罢了，不足以置信的。想必是当年，这位使“金龙夺”的武士，不喜荣禄，只是为天下苍生而出力……”

江青此时插口道：“义父，这位武士好大威风，他可有名字传流下来？”

邪神答道：“后来，人们都因他有功平蛮之战，又手执一柄金龙形的兵器，故皆称他为“金龙武士”！”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暗中钦慕不止。

老少二人又谈论了一会，此时江青已磨着老人，快些用那对“金龙之子”治疗残疾，老人被他缠不过，只好答应下来。

他叫江青站在石楼之旁，满面凝重之色，然后默默将一对“金龙之子”拿了起来，分持两手，那对小小金龙微微一动，老人蓦然大喝一声，那张满生胡须的巨口，已急然大张。

说也奇怪，两条小金龙，竟齐齐发出一声清越异常的吟声，忽自口中喷出二条乳白色的净汁，直射入老人口中。

瞬息之间，那两股液体已然喷射完竣。

老人全身一阵急颤，手松处，那两条小金龙已落在地上。

只见这对小金龙略一翻滚，身上金色鳞片，已纷纷脱落，那头上双角也逐渐消失，不一刻，竟变成了两條极为平常的小黑蛇，蜿蜒的向那“绝缘洞”洞口爬去。

江青不由看得目瞪口呆，他做梦也想不到，竟然有如此的变化。

待他回头一瞧，更是悚然一惊，只见邪神满身大汗淋漓，呼吸粗重，头顶热气腾腾，有如蒸笼一般，面色也成为赤红之色。

他不敢惊扰，只好默默的站在一傍，以待随时听候邪神呼唤。

这段时间，在江青来说，是既难熬又紧张，他十分担心自己得来的宝物，是否能医好邪神数十年的残疾。

终于，江青长长的呼出一口气。

邪神呻吟了一声，双目已慢慢的睁开了。

他伸出两手，向四处摸索着，探测着。

忽而，他那双眼睛，直楞楞的瞪看江青。

这时，可以看出，老人眼中的白翳，已逐渐退去，代之而起的，竟是一股隐隐泛出的闪闪精光。

江青与老人同样的紧张，他张大嘴巴！凝视着老人的双眼，手心禁不住有阵阵冷汗泌出。

陡的，老人大叫一声：“青……青儿……孩子……我……我看见你了！”

语音颤抖，却包含着无比的激动与欣奋。

江青亦是高兴得发狂了一般，大叫着跳了起来，“义父！你看得见……看得见了！真的看得见了！”

他竟高兴得语不成声。

老人身形一闪，已将江青抱在怀内，二人涕泪交流，哭做一团。

忽的，老人扶住江青，在地下缓慢的踱了起来。显然，他是想试试自己已有六十年未曾用过的双脚了。

江青扶住邪神，在洞口内一遍又一遍的走着。

老人拢起双目，向洞外瞧去，他轻声道：“啊！这光线好强……唉！洞内却仍是和六十年前一模一样。”语音感叹，十分凄怆。

江青默不出声，任由老人独自沉思，将他的思想，拉到六十年前那一段赫而美丽的时光中去……

忽然，江青发觉了一件事情，叫道：“义父！你……你的头发，怎么会变成如此漆黑光泽？”

老人却毫不惊异，缓缓的坐在地下。

他把江青拉在一旁，详细的在他面孔上端详了起来。

江青被老人好像瞧媳妇似的，直勾勾的看了一阵，不由得双颊飞红微生羞意，慢慢把头低下来。

老人豁然大笑道：“傻孩子！你在我老头子面前，还害的什么羞！”

他面容一肃，又道：“真想像不到，你竟是一个如此俊逸的小伙子。”

江青急急说道：“义……义父，我……我原来那有这么好看，只是被那什么轮回怪火一烧，却想不到竟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

老人微微一笑，头也不回的伸手向后面一抓，“波”的一声，石砖后面的一处凸出岩石，已吃他虚空抬起，又现出那尺许见方的小洞来。

老人五指向后一收，“呼呼”两声急响，一个已变成焦黄色的白绸包裹，已到了老人手上。

好一手“凌空摄物”的绝技！

他缓缓解开包裹，先自里面，拿出一面净洁明亮，纤尘不染的小巧青铜镜来，递在江青手中。

说道：“孩子！你现在的面目，才是你本来的容貌……大概在你甫出娘胎之时，由于身体衰弱，再加上出生后，后天失调，故而形成你周身肌肤机能的变化，你不是说，在你正是个呱呱孤儿之时，便是被你师父华明轩，在一丛草堆中救出来的么？必是那时，你面孔已被其中所生的毒草所刺伤，你面上的斑斑疤痕，想必是这个道理……”

老人怜惜的摸耆江青的发梢，他正在惊愕的瞧着青铜镜中，所映出的自己的身影，模样是如此俊朗，充满了高雅、儒秀。

他一直不敢想，自己虽较以前变得好些，但却不知好看到什么程度，在这明亮的青铜镜中，他首次瞧见了自已的身形，他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以前，人人不屑一顾的江青，但！这事实不是活生生在眼前吗？

邪神说完了话，一见江青如此模样，不由心中一乐，大笑道：“小家伙，有什么好看的，以后，你要瞧的日子长着呢！”

江青不由面孔一红，傻笑看将手中铜镜放下。

他微微仰头，奇怪的问老人道：“义父，那深穴底部橘红色的怪火，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的这么奇怪？”

老人哈哈一笑道：“这种怪火，我昔日在南海琼岛生毛岭地穴内，看到过一遭，它名叫“轮回神火”。这种怪火，亦是大自然的奥秘中，一些极为奇异，却又不可解的事物；这种火，不能烧伤人畜，却能将任何生物脱去一层肌肤，效能较之在紫龙穴中的“脱肌毒胶”，尤要更深进一层。你本来面上的丑陋疤痕，正是因为肌肤机能变化，而又被毒草扎伤所生成的表皮，其实，你如今的面目，才是，“庐山真面目”呢！”

江青疑问道：“义父，你老人家怎么晓得我如今的面孔，就是原来天生的面孔呢？”

邪神哈哈长笑道：“这“轮回神火”，除了能给任何生物脱去一层肌肤外，尚有一种生血怯疾之功，可谓之利害兼备，若你这层表皮，不是原来因肌肤能变化，所生的硬壳，而被神火适好退去，如今你早已变成一个全身有着鲜红嫩肉，无毛无鬃怪物了。”

他望着江青，惊愕俊逸的面孔，又微微颌首道：“也真难得，这“轮回神火”乃是地层深处，万年地火的苗头，极难喷出一次，就是喷射出来，如你没有上述的那种情形，也是百害而无一利……唉！天时、地利、人和，你可说都碰得太巧啦！”

江青眼望着老人，他那极为激动的神色，好似较之自己尤为高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天地间，一般至亲至情的仁爱使然么？

自这天开始，邪神与江青，更在这“绝缘洞”内，同住了下来。

邪神更全心倾力，将他一身瀚海浩洋般高深的武功，倾囊传授给江青，尤其是那睨视天下的“天佛掌”法。

时光，有若空中的白云，是那么悠游而飘忽的离去，永远的无声，无闻……

它使人在那飘忽与不可捉摸的空间，得到了一些旷古难逢的奇缘，又使很多人，在这飘忽的空间里庸庸碌碌的过了下去……

“山中无寒暑”，转瞬间，三年的光阴消失在“绝缘洞”外，飘浮迷蒙的云雾中。

双飞仙子

是一个晴朗的日子，碧空如洗，万里无云。

耸拔重叠的群山，全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之下。

天气，还是有点儿燥热，但，在微微的和风吹拂之下，却又热得并不难耐，令人有感到一种懒散困乏的意味。

阴阳崖顶，一位削瘦枯黑的长袍老人，与一个身着鲜红衣衫的俊俏少年，二人正并肩挺立在山顶上。

这青年人，长得唇红齿白，凤眉虎目，衬着那白玉也似的脸孔，显得十分潇洒挺秀落落不群。

那身鲜红色的衣衫之上，缀满了一块块三角形的金色鳞片，金红相映成趣，形成极为耀眼夺目。

随风飘拂的大红披风之上，尚绣着三根金色的枯骨，相互衔连，更使

这年青人顾盼之间，凛凛生威。

长袍老人那清曠的面容上，此时，勉强绽开一丝微笑，他向那少年道：“青儿，海阔天空，好好的去吧！为父只待几件俗事办完，便至甘肃白龙江上，置栋茅屋，觅艘小船，悠游渡此残年……”

这老少二人，读音一定知道，必是那邪神和他的义子江青，不错，正是他二人。

邪神与江青，在那“绝缘洞”内同住了三年，今日正是江青与邪神分离的一天。

江青鼻中一酸，盈盈热泪，已在眼眶中流转。

他嚅声道：“义父！你……你为什么不和青儿一同走？路上，也好教青儿侍候你老……”

老人双目一瞪，旋又笑道：“傻孩子，你如今已二十三岁了，又不是小孩子，怎的还这般孩子气呢？你现已尽得我全部武功，只是火候稍嫌不足而已，还须经验磨练……记着，你这身衣服，便是我当年行道江湖时所穿，一般人都叫它“火云衣”……你穿在身上，行走江湖，可能为你减去不少麻烦，但也或许会相反。一个人处身在外，须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江青只觉喉头梗塞，一句话也说不出。

老人一掀颌下黑髯，故作轻松道：“青儿，莫忘了你是为父在世上的唯一亲人，两年之后，便到白龙江去寻我，唔！那时候，希望能带着儿媳一同回来，给爹看看那是我最高兴不过的……”

江青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已哭倒在老人怀里。

老人骤伸双臂，抱着在怀中抽搐不停的义子，两行清泪，也在眼眶中直转。

人世间的生离死别，总是最使人伤心肠断的啊！

二人都沉默了好一会儿。

老人将江青推起，以那支无数武林人物震悚的枯瘦手掌，为他拭净了脸上的泪水。

老人爱怜的说道：“别哭啦！傻孩子，啊！我倒忘了，你以前在怒江派华明轩门下时，受了不少怨气，你准备如何处理呢？”

江青泪眼婆娑，闻言之下，不由一怔，他想了一会，答道：“干爹，他们虽然对我不好，但……但却是我师门中人……我……我不想对他们报复，我要让他们，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就够了。”

老人不由默默点头，说道：“这样也好。须知男儿志在四方，今后在江湖上历练一下，只要你认为该做的，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放开手去做，毋庸顾虑。”

他望望江青，又道：“你……你去吧！别忘了两年后，到白龙江来找我。”

说罢，面容微微抽搐，形态凄苦。

江青正待说话，却见义父眼光，正坚强的注视自己，他心中一震，耳旁似已响起了老人适才所讲的话：“男儿志在四方！”何必作此儿女之态？

他强忍住泪水，跪在地上，向老人叩了三个头，起身说道：“爹，我走了……你……你老人家也要自己保重……两年后，青儿必到白龙江畔，服侍你老……”

说罢，又向老人深深的看了一眼，他要老人此时的形状，深刻的印入脑际。

老人哑声道：“孩子，去吧！”

江青面对老人，未见他弓身作势，人已“飒”的一声，倒射出三丈多远。

他在空中一个大旋身，已美妙轻灵的电掠出八丈之外。

就在他转身的刹那，几滴晶莹的泪珠，已随身形转动，甩落在地上。

老人目注江青的身形，如飞而逝。始长长的叹一口气，回身走去，那瘦削的背影，长长的拖曳在地上，瞬息间，又似衰老了十年。

XXX

夜幕缓缓的垂向大地，只剩下天际微弱的一抹凄凉斜照，犹自在向人间投下它依恋的一瞥。

在一条自普渡河通往会泽城的官道上。

放眼望去，行人稀少，仅有少数晚归的商贩行旅，急急的向前赶去。

他们都想在天黑之前，赶回自己温暖的家园。

忽的，一条淡淡的人影，极快的从他们身傍掠过，快得连让他俩回头瞧一瞧的机会都没有，似一股淡烟般消逝了。

这人正是江青。

他自白云岭阴阳崖，与邪神分手后，便一路上施展卓绝的轻功，急急的奔驰着。

当时，虽在日暮余晖之下，亦根本无人能够看清他的身形。各人只觉一阵微风摇幌，便再也找不到一丝踪影了，简直比一个幽灵更难以使人捉摸。

他满怀愁绪别苦，一日急驰之下，竟已奔出了数百里之遥。

这时，会泽城的万家灯火，已遥遥在望了。

他正待加力前奔，忽然想起，自己的一身大红衣衫，太也显目惹眼，说不定尚会招致一些无谓的麻烦。

他遂自手中包裹内，拿出一件淡青色长衫，披在身上，以便遮住自己衣服，又放慢了步子，缓缓的向前行去。

不多久，他已顺利的通过城门守卫，进入熙攘往来，极为热闹的会泽城内。

他一时无心游赏夜景，便先寻了一家较为高雅的客栈住了下来。

店小二见他衣着鲜丽，气态轩昂，遂殷勤的为江青开了一间清静上房，倒茶送水，侍候得十分周到。

江青在房里，来回的踱了一阵，不由感到十分无聊，他暗忖道：“下一处，我该到那里去呢？义父只叫我到江湖上历练历练，游游名山大川，再做一些扬名立万的壮举……也罢，听说江南山明水秀，豪杰辈出，我便直奔江南便了。”

他想到这里，不由一回头，见那店小二仍垂着双手，恭立一旁，便开口问道：“伙计，你们这儿可有什么好玩的去处？”

小二一听客人问他，不由向江青仔细一打量，眉飞色舞的说道：“好玩的地方，可多着呢！……街南李大嘴的说鼓书、聚丰楼内翠红的小曲、明和园里今夜正是压轴大戏：“失街亭”……相公若只有一个人，不如到后街的满香园去，打个茶围，嘿嘿！里面的银宝可笑着呢……细皮嫩肉，嗲劲十足……”

江青望着店小二，唾沫四溅，指手划脚的吹嘘着，不由微微一笑。

他对店小二说道：“好啦！好啦！还是我自己出去溜一下吧！”

说着，随手赏给店小二一块碎银，缓步走出店门。

这家客栈门前，便是一条甚为热闹的大街，人声喧哗，灯火通明，街头尚有一座巍然耸立的酒楼，正传出一阵阵猜拳行令之声，显得十分热闹。

江青想道：“反正自己尚未用过晚饭，不妨就到那酒楼去吃上一顿，也可顺便看一看街景。”

他刚向前走了几步，擦肩摩踵的人群之中，突然，有一支手，轻轻的向着江青怀内缓缓伸来。

他是何等机警，这人刚向自己身边一靠，他便已察觉，却是不动声色，仍自缓步向前行去。

直到来人的一支手，已完全的伸入自己怀内，江青始轻描淡写的，抬手一拂，有意无意之间，拂在那人肘弯的“曲池穴”上。

但闻“啊！”的一声，江青一支手，已闪电般扶住来人腋下，闪身进入一条黑巷之中。

江青双目，在黑暗中，仍然闪耀似电，他一见这伸手向他扒窃的人，竟是个年约四旬，焦黄枯朽的汉子，正满面乞求之色的望着自己。

他鼻孔内冷哼一声，右掌向那人背后，轻轻的一拍，已为他解开了穴道。

那黄瘦汉子穴道一解，已“噗通”一声，跪在地下，向江青叩着头道：“请……请相公高抬贵手，小的有眼无珠，不识真人……”

江青将那人一把拉起道：“你叫什么名字？怎的不好好做人？却来干这种下九流的玩意？”

那人双目一睁，愤然道：“相公有所不知，一般为富不仁的奸商巨贾，只要自己有高楼大厦、黄金美妾，便心满意足，哼！岂会想到收容咱们这些穷梆梆的苦哈哈们？”

江青闻言，眉头一皱，沉声道：“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全身一颤，他奇怪，这俊俏公子的声音，为何竟是如此慑人。

不由得慌忙答道：“小的焦三。”

江青向他微一打量，道：“你用过晚饭不曾？”

那焦三面色一红，嚅嚅道：“不瞒相公说，小的已……已有一天没吃东西了！”

江青举步向外行去，说道：“跟我来！今天咱们相遇，也是有缘，便由我做东，到外面去吃一顿吧！”

焦三诚惶诚恐，满面不安的跟在后面，边走边道：“相公，这……这怎生使得，相公不将小的送官究办，已是天大洪恩……”

江青回头叱道：“那来那么多废话，你莫非想再去偷窃人家的财物去吃饭么？”

焦三急道：“小……小的不敢。”

江青也不答理，二人遂向前头那栋极为气派的酒楼行去。

刚走到门前，酒楼内已走出一个穿着十分洁净的伙计来，向江青一哈腰，道：“公子爷，才来呀！里面请。”

江青微一颌首，已领着焦三入内。

柜台边，另一个伙计已迎了上来，笑道：“公子爷，楼上用座。”

江青道：“伙计，给我们找付清静点的座位！”

说罢，已领先上楼，在店小二指引之下，选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又

随意的点了几个菜，叫了二斤黄酒。

这时，他对焦三道：“焦三！你可是本地人氏？”

焦三微一摇头，低声道：“不！小的湖南人氏，因与朋友合伙至此做生意，那知竟吃这狗熊的骗子，将小的财物席卷一空，逃之夭夭。”

江青正待说话，突然楼梯响处，已走上两个身着白衣的少女。

这两个少女才一现身，酒楼上各人，顿觉眼前一亮，无数道目光，齐皆投盯在二女身上。

只见那两个少女窈窕身材，都是蛾眉淡扫，不施脂粉，通天鼻梁，衬着一张俏俐玲珑的小嘴，那双灵活的大眼睛，犹自四处流转，端的风韵万千，清丽绝俗。

满座客人，都被这两个女郎的绝代姿容，好像勾去了灵魂似的。

唯独江青，仍自头也不回的，瞧着窗外夜景。

这时，那位年纪较长的少女，对身旁的同伴道：“妹妹，咱们随便找个地方坐坐罢！这个酒楼生意，还真不错呢！”

说着话，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连连向四周环扫一遍。

楼上食客，与她那冷电似的眼神一触之下，宛如中电一般，皆不由惊悚的避开，不敢正视。

各人心中暗忖：“这两个丫头，可真是邪门，那有大闺女随便上酒楼？而且，那双眼睛，又是那么异样，凶巴巴的？”一个个尽皆纳闷不已。

两个少女择位兀自落坐，恰好离江青座位不远。

这时，江青所点的酒菜，已陆续送上，他便与焦三两人对酌起来，却是连眼皮子也未向邻座的少女霎一下。

焦三一面喝酒吃菜，一面呐呐的说道：“公子，你适才露的那手功夫，可……是……是什么叫做点穴法的吧！”

江青微微颌首，淡然道：“十分肤浅，我只不过略知皮毛而已。”

正说到这里，他已直觉的感到，前桌的两位少女，正在向自己注视着。

江青因自幼便受了女孩子不少歧视凌辱，是故，在他心目中，对女子有着一层憎恨之感，他认为世上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可爱的，完全是爱慕虚华，那有什么真实感情存在？

是以虽明知前面的女孩子在看他，不但不感到喜悦，反而打心底泛起了一丝厌恶。

忽而，他倏然抬头向前瞧去，果然，他目光所触之处，正是两双明亮的美眸。

江青极为不屑的，向对方瞪了一眼，鼻孔中冷哼了一声，又转过头来，自顾自的与焦三攀谈下去了。

这一下，只气得那两位白衣少女杏眼怒睁，柳眉倒竖，以她们今日在武林中的地位，及家世渊源，谁敢在她们面前，露出如此轻视之态？一般武林人物见了她二人，巴结、阿谀还唯恐来不及呢？

那年纪较轻的白衣少女，首先忍不住，冷笑一声道：“姊姊，妹子就想不出，这会泽城内，尚有那些成名露脸的英雄好汉？如此不将我们姊妹放在眼里？”

她虽在盛怒之下，说话却仍是娇脆如铃，悦耳已极。

那年长的少女，嘴角一撇，亦冷然道：“想必是一些初出茅芦，不开眼的下三流小毛贼吧。”

年轻少女又嗤道：“哼！若是够横的，就来找咱们姊妹俩试试，如此绿眉毛，红眼睛的，吓得了谁？”

二女一搭一档，指桑骂槐的冷嘲热讽了一番，江青却仍是充耳不闻，好似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少女在傍一样，仍然与焦三低声的谈着。

二女不由气得柳眉倒竖，面如寒霜，正待过去兴师问罪，蓦然，楼梯口处，传来一连串的脚步声，不一刻，五名黑衣大汉，大踏步的走了上来。

只见他们，眼光四处一扫，好似在找人的模样，及至一眼看见，那边座上的两位白衣少女，尽皆面容一凛，急急走了过去。

五人行至二女身前，十分拘谨的恭身一揖，为首一人放声说道：“不知双飞仙子玉驾光临，吴英迎接来迟，还请姑娘包涵则个。”

其他四人，亦全是垂手站立，态度恭谨已极。

酒楼上，自这五位大汉一现身之后，空气骤变，立即鸦雀无声，每人皆都噤若寒蝉，不敢作声。

只有焦三俯嘴至江青耳根旁，低低说道：“公子，这五人可都是会泽城中响当当的人物，那为首之人，便是会泽双英镖局局主，回手金刀吴英，余下的人，皆是城中较武的一流教头，号称“神鞭四义”。”

江青微嗯一声，仍是毫不在意的拿起酒杯，浅浅的呷了一口。

这时，那两位少女齐齐的低哼了一声，那双英镖局局主回手金刀吴英，连忙诚惶诚恐的说道：“吴英该死，实是手下一批饭桶通报太迟，尚请二位姑娘不要见怪才好。”

那年长的白衣少女，已冷然开口道：“吴总镖头，贵地面上，还有谁名气比你更大的呀！见了人就红眉毛，绿眼睛的。”

回手金刀吴英闻言之下不禁一愕，随即领悟，遂说道：“大姑娘，莫非是那个不开眼的狗才，冲撞了姑娘？还请明示在下，任他是谁，必令其拱手谢罪。”

那年长的少女闻言，不由沉吟起来，一双俏眼，欲向江青瞟来。

年轻的白衣少女，却是心急口快，冷冷的笑道：“这位大侠客，不就坐在愚姊妹的对面么？哼！适才还对我们横眉瞪眼呢？若不是看在吴总镖头的面上，这厮今天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回手金刀吴英闻言，向江青这边瞧来，面色随即一寒，他躬身向二位少女道：“便请二位姑娘稍候，在下即将其捉来领罪。”

说罢，连忙转身向江青面前行来。

这一切情形的经过，江青早已看在眼里，却还是不予理会。

此时，吴英向这边一走，焦三已忍不住面青唇白，混身颤抖起来。

江青却连眼皮也不抬，仍自低头浅啜着杯中黄酒。

吴英行至江青面前，大喝一声道：“相好的！招子放亮一点，这是什么地方，岂能容得你如此卖狂？”

江青微一抬头，轻轻说道：“这位仁兄，在下自知并不曾开罪於你，何而竟出此言？”

吴英双目一瞪，厉声道：“还不赶快给我站起来，今天大爷没有闲功夫陪你瞞牙，到那边去给二位姑娘叩头领罪！”

江青仍然身形不动，慢条斯理说道：“叩头领罪？这倒真是新鲜，你老兄对这些妇女卑颜屈膝，唯恐巴结不上，在下么……却没有这份闲情逸致。”

回手金刀吴英，在会泽地面上，无论是黑白两道，都可说是一跺脚，

全城乱颤的人物。

如今，却吃这陌生少年嘲弄，只气得他七窍生烟，发髻皆张。

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顿时大喝一声：“小子你找死！”双掌一抡，迳向江青天灵劈到。

风声呼呼，掌劲十分强烈。

江青稳坐椅上，冷冷一笑，右掌向傍一圈一挥，吴英那凌厉掌势，忽然偏至一旁，但闻“砰”的一声，旁边的一张枣木桌子，已被击得四分五裂。

吴英用力过猛，收招不及，一时竟抢出三、四步去，才拿桩稳住。

立时躁得满脸通红，怒吼一声，已反手将背上金刀拔出，一言不发，猛扑而江青仍自安坐不动，双目炯炯注定吴英。

只见吴英刀至半途，忽的手腕一挫，金刀化成三道红光，急若闪电般劈至。

江青嘴角微哂，单掌倏伸，竟奇妙无比的穿入三道红光之中，一把抓住了吴英的刀背。

吴英骤觉手中一紧，自己兵刃，竟被对方捞住，不由得心中一震，急急用力猛挣，却恍如在刀背上，压着一座山似的，丝毫动弹不得。

正当他急得面红耳赤，气喘汗流之时，旁边一声大喝，四条钢鞭，挟着呼啸风声，一斋袭向江青两胁。

江青默不出声，猛一吸气，那结实的身体，竟猝然暴缩盈尺，四条钢鞭，登时扎了个空。

江青嘿然一声，手起如电，左右一幌，神鞭四义的兵器，尽皆吃他一把捞在手中。

他冷冷一笑，面色不动的将双手松开。

回手金刀吴英仔细一瞧自己兵器，只见上面，赫然印着一个清晰的手印，深达数分，端的骇人听闻。

神鞭四义忙将兵器抽回，只觉手中突然一轻，那纯钢精炼的鞭身，早已被对方硬生生的拗断。

江青面色，仍然平静如故，举起酒杯，继续畅饮，如同没事一般。

忽然，两声娇叱起处，那两个白衣少女，已飞身至江青面前，回手金刀吴英及神鞭四义等人，皆苦着脸，呆立一旁。

吴英忙道：“二位姑娘垂谅……吴英无能，以致在姑娘面前丢人现眼……”

那年长少女轻叱道：“不用再说了！”

她抬头对江青道：“阁下好俊的身手，想不到尊驾却是真人不露相，愚姊妹倒是走了眼啦！”

江青缓缓起立，环目四顾，这酒楼上，已是一片静荡荡的，那有半个人影？想必是食客们，见了这舞刀弄棒的凶杀扬面，早已吓得溜之大吉……

他十分冷漠的对那白衣少女道：“我告诉你，在我还没有发脾气以前，赶快领着你那些狗腿子们滚出去！”

那白衣少女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俊俏绝伦的年轻侠士，对她俩说话竟是如此的不留余地。

她惊愕之下，一时竟气得面孔白里泛青，青里透白，娇躯不住瑟瑟颤抖。

蓦的，一声娇喝：“小贼休狂！”白光起处，三缕锐风，猛然袭向江青

脑侧“天窗”“天突”两大要穴。

几人间距离本近，加以出手之人，功力又高绝一时，风声一起，已到了江青头傍，他心中一震，全身不闪不动，脚下恍如行云流水般，一旋一转，身形电闪中，带起“呼噜噜”的一阵劲风，扑向那暗袭之人。

原来，这一对白衣少女，乃是数十年前，江湖中盛名赫赫的“一邪双飞三绝掌”中，那双飞之一，九索飞龙全为柱的孙女。

九索飞龙虽仙逝已久，然而，他的儿子“飞索专诸”全立，却尽得衣钵真传，一身卓越的武功，与响亮的名声，丝毫不在乃父当年之下。

江湖上黑白两道人物，提起“飞索专诸”来，谁不闻名丧胆，退避三舍？

他的一双掌珠，在日常家人呵护恭维之下，久而久之，亦自然变得目空四海，心高气傲起来。

这两位少女，年纪较大的叫全玲玲，年纪较小的叫全楚楚。

这全楚楚年纪小任性，较之乃姊，尤要娇横三分。

她们来这会泽地面，乃是奉了父亲之命，拜谒一位隐居多年的武林前辈，却不料，在到达的第一天，便与人在酒楼上冲突起来。

施放暗器袭击江青的，正是那位年纪较小的全楚楚。

她见姊姊受辱之下，已急怒攻心的发出三枚“透骨神针”，却不料，对方身形闪动间，非但已轻松的躲开，而且更急如狂飙地向自己扑来。

全楚楚家传武学，名震天下，她也并非省油之灯，此刻，只见她娇喝一声：“小贼，你家姑娘当真怕你不成？”

说话中，素手连挥，已绝快的拍出七掌。

重重叠叠的掌影，瞬息间，已将江青罩入其中。

一旁各人，正暗中叫“好”，蓦见江青那硕长英俊的身形上见如陀螺般，带起“呼噜”呼啸风声，快捷无比的转动起来。

旋转中，招出似飞，脚下更是奇诡莫测的四处游走。

刹那间，已平反战局，更将全楚楚逼得手忙脚乱，岌岌可危。

“双飞仙子”的大姐玲玲，眼看妹子已堪堪落败，不由怒火顿炽，柳眉带煞，轻喝声中，身形已如一片轻柔的白云般，飘落在江青身傍。

只见她玉掌疾展，“小楼吹笙”“枫叶飘零”“流水咽回”连环三招，立时把江青，逼得退出三步。

回手金刀吴英等人，情不自禁，大声喝采助威。

全玲玲施展出家传绝学：“九九玲珑手”中的三记绝招，瞬息间，又将江青逼退三步。

她不由玉面含瞪，凝注江青道：“长离一泉是你什么人？”

吴英等人一听“长离一泉”四字，俱不由机伶的一颤，暗忖道：“今天可真是福星高照，怎的尽是遇到这些不好招惹的主儿！”

敢情，江青适才出手之间，使用的正是长离一泉不传之秘——“七旋斩”。

他见这美丽的少女一眼便已识破，不由心中亦暗暗钦服，但口中仍然极为不屑的道：“什么长离一泉，少爷从来就没听过！”

旋又星目怒张，大声道：“别罗嗦这么多废话，要是不服气，你们一起上来好了。”

全玲玲闲言，冷冷道：“久闻长离一泉为当今武林中有数高手，早已放

出风声，要与双飞后人，一较长短。”

姑娘蓦然凤目放光，恨声道：“今天姑娘正好试试长离一泉绝学，是否较双飞武功高明。”

一言甫毕，那双修长的玉掌，幻成一片白影，眨眼间，江青上盘十二大穴，尽皆笼罩在对方掌影之下。出手端的凌厉无匹，声势夺人。

江青骤闻对方这年轻少女，竟是武林中，声名远震的“双飞”后人，不由重重的哼了一声。

原来，他记起自己义父邪神厉勿邪当年，正是吃了“双飞”之一，“无定飞环”李琰玉的暗算。故而，连与她有关的一切人都恨上了。

全玲玲一掌拍出，一股绵绵气劲，无声无形的逼了过来。

江青长笑一声，身形转动间，又如风车般旋转游动。

但见一个罗衣飞舞，身段翩翩，出手招式，妙曼轻灵，恍若九天仙子，琼楼起步。

另一个，身形旋转如飞，辛辣威猛，手指脚踢，尽是妙绝人间的精妙招术。

瞬息间，二人已斗了三十多招。

若论招式之轻灵潇洒，自是以当年武林双飞“九索飞龙”全为柱嫡传的“九九玲珑手”为佳。

但若论起威猛狠辣，却是“长离一泉”卫西的“七旋斩”无可比拟。

江青因不愿一出手，就使用邪神所授的绝世武功，故而只施出长离一泉打赌输给他的“七旋斩”来应敌。

他一面出手拆招，一面想道：“这长离一泉果是一代泉雄之材，他这套“七旋斩”掌法，竟然毫不逊于当年武林“双飞”所擅的绝妙武功，若是他早生了三十年，只怕这“一邪双飞三绝掌”之中，还得加上个长离一泉呢？”

思忖中，出手却更是快若闪电，招招指向对方全身要害重穴。

全玲玲的武功，在武林中，已可算得上一流高手，奈何“九九玲珑手”虽然精奥无此，但，江青的“七旋斩”亦是毫不相让，加以全玲玲在内力方面，较之江青相差甚远，故而拚力苦战之下，已是微喘吁吁，香汗点点。

“双飞仙子”二妹全楚楚，站在一旁掠阵，她以为，凭姊姊的身手，必能一上场便手到擒来，不用费多大手脚；但照目前情形，却是越来越觉不妙。她急惶之下，也顾不得再恃身份，娇喝一声，双臂颤动间，已极精妙的，化出六道优美的弧线，闪电般指向江青必救之处攻到。

回手金刀吴英等人，正看得目眩神迷，心惊胆震，全楚楚已猝然出手。

他们一见全楚楚出手招式，皆不由得混身一颤，失声叫道：“弧光血影！”

敢情，这正是昔年武林“双飞”的成名绝技，也就是“双飞”最精炼最毒辣的掌法之一。

江青正在堪堪得胜之际，蓦觉一声娇喝起处，随之而来的，竟是六丝怪异得几至无法躲避的锐风。

这时，他“七旋斩”掌法中，最精绝的一招，“旋心动魄”已不及使出。

危急中，江青若平地焦雷般暴叱一声，右掌急颤成千百掌影，左掌幻成圈圈圆弧。

掌势骤出，蓦然，平地涌起风云，空气呼啸激荡，仿佛一片浩然辉煌之光，缓缓升起，顿时周遭压力大增，重如山岳。

这，正是“天佛掌”的起手之势，“佛光初现”。

只听得一阵“劈啪”和“哗啦啦”的连翻巨响，杯盘木屑纷飞，柱倒墙塌。

“一切平静后，只见江青一袭青衫，形态潇洒的负手独立。

“双飞仙子”全玲玲、全楚楚二人，正面容煞白的呆立於身前，急喘吁吁，胸口起伏不停。

回手金刀等人，也正满身灰土的自地下爬起。

酒楼上，尽是破桌裂椅，杯盘狼藉，摔满一地，破损的木柱天花板，落的遍地皆是。

江青俊目含威，四处一扫，见那随自己同来的穷汉焦三，正远远的站在一角。

使江青奇怪的，却是他此刻，面上竟然毫无适才那股畏缩紧张之状，正在仰首，凝神，仿佛在苦思着一件事情似的，更令人惊愕的，却是自他双眸中，所露出的湛湛神光。

江青不由一怔，还不容他细想，对面的双飞仙子全玲玲已面含惊疑之色的颤声道：“你……你是邪神厉勿邪的什么人？”

江青悚然一惊，缓缓回遇头来，他瞧着双飞仙子，那已成惨白的面孔，暗想着：“奇怪！他们怎的畏惧义父至此？”

他心中想着，面色仍旧十分沉凝，自鼻孔中冷冷一哼，已慢慢将那件罩在身外的青色长袍脱下。

在楼上几盏琉璃巨灯照耀之下，赫然现出一身红光夺目的金甲劲装。

顿时，楼上响起了一声狂嚷，回手金刀等人，大叫道：“妈呀！邪神来了！”

惊呼声中，脚步踉跄的，狂奔下楼而去。

“双飞仙子”也是花容失色，朱唇惨白颤抖，缓缓向后退去。

江青冷然道：“邪神便是在下义父。”

“双飞仙子”全玲玲仰天长吸了一口气，勉强镇定住自己紧绷的神经，低声说道：“想不到六十年前，令天下武林人物，闻名丧胆的厉老前辈，仍然健在人间。”

她双眸转向黑沉沉的窗外，凝视了一会，又幽幽的道：“这样正好，六十年前，那一段血海深仇，也可让昭妹妹亲自了结啦！她原以为，今生今世已毫无希望了。”

江青站在一旁，听出双飞仙子话中有因，恐怕又是与自己义父，有过莫大仇怨牵连的人，想寻义父报仇。

他不由满腔热血澎湃，大声道：“姑娘，是那一位与在下义父结有恩怨？无论何人，皆请他与在下了结便了。”

“双飞仙子”全玲玲默默凝视着这英俊秀挺的年轻人，那股脉脉含情的清澈目光，有着一丝奇妙的神韵，是那么动人，又那么温馨，好像是一杯甜蜜的醇酒……

这温柔的眼光，江青也曾经见过，不过，可不是他亲身领会到的，而是自师妹华小燕眼中，射向他师弟侯英之时，他曾见过……

此刻，恍惚中，竟也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对他发出这种目光，这不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境遇么？

江青凝注着全玲玲，蓦然，他全身一震，暗想道：“自己怎么如此糊涂？”

目下，对方还是敌人呀！自己以前所受的创痛、羞辱，难道都忘了吗？”

他不由目光一整，连忙收敛心神，洪声道：“姑娘，若是执意不肯明告，那与在下义父结仇之人为谁，在下就此告退了。”说罢，就待返身离去。

全玲玲尚未及说话，全楚楚已娇叱道：“这么容易就走了么？”全玲玲拦阻不及，恐惶之下，急急站到乃妹身前护卫。

她是怕江青闻言，恼怒之下，忿而出手，凭全楚楚目前功力，那能抵挡得住？

谁知，却出乎她意料之外，江青闻言后，仅停止脚步，冷然说道：“就凭姑娘这份身手，便以为能留得住区区在下么？”

全玲玲心怕妹妹娇惯成性，忍耐不住，而再行出言顶撞了江青，若是动起手来，只有徒增凌辱而已。

故而，她急向乃妹一使眼色，对江青勉强的挤出一丝笑容，道：“少侠既是厉老前辈传人，那是再好不过了，尚请少侠赐告厉老前辈如今行踪，有一件关系整个武林恩怨的大事，正非待厉老前辈亲自出面解决不可。”

江青心中，十分惊疑，他想不出，什么事情竟然如此严重，而使得归隐已达一甲子的邪神仍须出面…

微微沉吟了一阵，只见他嘴角紧抿，坚决的答道：“无论什么天大的事，我江青皆可代义父一力承担。”

全玲玲语声幽怨的道：“江少侠，虽然阁下身负绝世武功，只是，恐怕……恐怕这件事，你却承担不住，我看还是……”

全楚楚骤闻乃姊说话的幽怨语调，不由暗暗奇怪。

心道：“姊姊平日，素以冷面冰心见称，等闲武林中的青年俊彦，她都不屑一顾，怎的却对这狂傲跋扈的红衣少年说话，却一反常态的如此温柔呢？莫非……”

她那双剪水双瞳，已惊异的，望在全玲玲那娇靥如花的面容，默不作声。

全玲玲被妹妹一瞧，心中微生慌乱，竟缓缓的低下头去，纤手抚弄着衣带，一副不胜娇柔的样子。

江青看在眼里，虽觉异样，却装做不知。

他豪迈的开口道：“不管对方是什么擎天立地之人，我江青必要会他一会，在下义父行踪，二位姑娘已无庸再问，否则，只是徒费口舌而已。”

忽而，江青又急急补充道：“你们别以为在下义父胆怯怕事，只是他老人家因年纪已高，不愿再沾惹尘缘是非而已……”

“双飞仙子”已知，要从这年青人口中，问出邪神下落，已属全然不可能之事。

全玲玲面色一凛，平静的道：“很好，既然少侠自称能代表厉老前辈，担负一切，那么，这件事就由少侠出面解决吧。”

她望了妹妹一眼，二人低低的商量了一下，全玲玲神色之间，好似微有犹豫。

终于，她显得有些不愿的，对江青道：“一月之内，请少侠驾临苏北丹阳湖，烟霞庄院，那时，一切恩怨自会当面交代清楚。”

江青毫不考虑，断然道：“如此好极，一月之内在下必亲趋烟霞庄中，向各位面领教益，决不有误。”

全玲玲面色一直隐含忧郁，她嘴唇几次欲启还休，好似有什么话要说。

全楚楚却是一撇嘴角，拉拉姊姊道：“姊姊咱们也该走了！”

全玲玲微一点头，向江青含有深意的看了一眼，香风掠处，二人芳踪杳然。

江青默默站在原地，脑中思潮汹涌，尽在想着适才发生的事。

“那与义父结梁的人，好似仇怨异常深邃……听那什么“双飞仙子”的口气，这人像是个女孩子……奇怪！她怎会和我义父有仇呢？”

他忽然恍然若悟的暗道：“对了！定是义父当年行走江湖之时，所结的仇家后人，欲报复老一辈的仇恨。”

正想到这里，他忽然转头后望，原来，他听到有一丝轻悄的步履声，响自身后。

眼光触处，竟然是那闲汉焦三。

他此时，已无声无息的，立在江青身后数步。

江青心中一震，正待开口。

焦三已满面微笑的说道：“江公子，你真了不起，这身本事可大得出奇啦！回手金刀吴英这么成名露脸的人物，竟在公子你手下，走不满一招……”

只见他面色从容的一竖大拇指道：“还有，那武林中谁也得让她三分的“双飞仙子”，亦竟然不是公子的敌手，真了不起！嘿嘿！真了不起！”

江青面上丝毫不动神色，淡然道：“谬奖过甚，愧不敢当，在下只是侥幸险胜而已。”

他心中，已暗自惊疑道：“这个叫焦三的家伙，必不是什么好路数，处处透着邪门，只看他适才，悄然欺身至自己背后的那身轻功，已可睥睨江湖……但，他又为何如此掩饰行藏，甚至假扮扒窃来蒙蔽於我？莫不是有什么企图不成？”

他正在心念转动，那焦三却已看出，他“嘿嘿”两声干笑，又道：“今日承蒙不弃，惠於小的一饭之赐，实令小的永怀铭感，时辰已晚，公子也可早些回客栈安息了。”

江青微微一笑，突然问道：“焦三，刚才激斗之时，你不但未惊慌而遁，反而镇定逾恒的，站在一旁观战，这份胆识，实令江青佩服……”

须知那焦三表面上，是个沦为扒窃的落魄商人，初被江青擒住时，显现得胆怯无比，满面惶恐，连那回手金刀吴英向江青挑衅，他也吓得脸青唇白，但，却在一扬拚生忘死的激斗中，甚至满楼的客人都逃遁无踪，他却仍然毫不在乎的静立一旁，面不改色’这中间矛盾之处，已然引起江青莫大怀疑。

焦三忽闻江青如此一问，脸色突然一变，眼中掠过一丝狞恶之色。

他随即微微一笑，双眉一耸道：“江公子，不瞒你说，本来我早就连腿也吓软了，跑也不跑不动，但，看了你后来大展神威，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心神振奋之下，竟连怕也忘了。”

江青听他这篇似乎是极有道理的解释，仅只微微一笑，也不再予深究。

淡淡的说道：“原来如此，下次还是留心些好！”

正在此时，楼梯上已响起一片人声，尚闻得一个哭稀稀的嗓子在呼喊道：“天……天啊！完了，我的血本都完蛋了，楼上打成个这样子，还做得成什么生意，完了……什么都完了！”

江青不由双眉一皱，自怀中掏出一片金叶子来，交在焦三手中道：“相

烦你将这片金叶子付给老板，算是打坏东西的赔偿，剩下来的，便做为你回转家乡的川资吧！”

焦三微微一笑，双手极为恭谨的接过，口中道：“谢谢公子，他日有缘，小的必思有所图报，相公一会再走吧！”

江青缓声道：“不用了！”

了字未出口，身形已自窗中飞掠而出。

鲜红的披风飘飘扬起。

斜背在背后的“金龙夺”，也因披风扬起，而微露光芒。

焦三，那一直是萎靡菜黄的面孔，竟倏然神光焕发，炯然的望着江青逝去的背影，嘴角又浮起一丝狞恶的笑意。

千臂魔僧

桌上的蜡烛，莹莹发出昏黄的光芒，将江青瘦长的身影，长长地斜映在墙上。

一壶冷茶，一盏孤灯，衬和着远处隐隐传来的狗吠声，显得这漫漫的长夜，透着一丝冷寂凄清……

暮而，更鼓三响，已是三更时分了。

江青烦躁的来回踱踱，傍晚在酒楼上所发生的几件事，一直在他脑海中萦回。

他翻来复去的想着，直觉得这中间，不但透着奇怪，亦必定尚含蕴着一个大大的阴谋。

巡夜的梆子声，断续的敲着，声音十分单调、凄凉。

江青暗地下了决定：“既然这里有这么多麻烦，我不如趁夜赶它一程，也好寻一处幽雅之所，将身心松懈一番，再谋对付之策。”

他想到就做，放了一锭银子在桌上，提看那随身的小包裹，自窗中掠身而出。

夜色凄迷，天幕上微有零落的星光。

在一条宽阔的道路上，冥无行人，两旁树梢被轻风吹拂，发出阵阵“唰唰”之声。

江青奔驰了一阵，已离开会泽县城，有五十多里了，他放慢了脚步，长长的吐出一口气，顺着官道，迤迤悠闲的行着。

忽然，他那双锐利的目光，发现在十馀丈外的一株柏树上，好似悬挂着一团黑黝黝的东西，还在随风左右的摇动。

慢慢的，他已逐渐走近了。

眼光触处，不由全身悚然一惊，双脚已呆愕愕的钉立在地上。

树上挂着的，竟是一个身材瘦长，鹰鼻阔嘴，年约五旬的老人。

一条细韧如钢丝般的绳索，正将他颈项紧紧的勒着，凌空悬挂在树顶一枝横枝之上。

老人双目突出眼眶，舌头血红的伸在嘴外，双手弯曲，面容已歪扭成一种极为可怖的形状。

好似这老人，在临死之前，曾受过一段极为不能忍受的痛苦。

江青惊悚之下，一股冷气，自背脊泛起……他行至眼前，仔细的向那人身上一瞧，却发现了一宗异处。

原来，这被吊死的老人，左耳已然失去，创口处，血迹殷然，斑斑可见，想是被人生生撕去不久。

江青强自镇定下忐忑不安的心情，闪目向四周打量。

炯炯的目光扫视中，已发现了在身傍右侧的草地上，有着一道零乱而经人践踏过的痕迹。

他心中一动，已向看这处杂乱的草丛中行去。

走了约莫百馀步。

蓦然，又有两个全身黑衣的彪形大汉，四平八稳的躺在地上。

二人的五脏肚肠，流满一地，阵阵血腥之味，扑鼻欲呕。

江青心中一阵激动，举目细看，果然，二人左耳也都已失去。

两个黑衣大汉的兵器——一对生铁铸成的“勾连枪”，却正插在对方肚皮之内。

鲜红的血液，染满了微带枯黄的荒野，星光朦胧之下现出一片暗紫之色。

江青震悚了！

他想不出江湖上，除了早年的“一邪双飞三绝掌”外，还有什么人会有如此高强的功力，以及这般狠毒的心肠。

江青又向前缓缓行去。

在转过一排整齐的白色杨树之后，又赫然见到，地下并排躺善三具身着金色衣衫的尸体。

这三人，同样都是体形高大，然而，却好似熟睡般，紧靠在一起，惨白的面上，没有一丝血色，每人胸前，皆透开一个大如拳头的血窟窿，手中三柄弯长的马刀，却相互的交缠在一起。

江青不忍再看，身形展处，已急如流星般直泻五丈||突然，一幅凄绝可怖的景象，又映入他的眼帘，使他那正在飞驰中的身形，蓦然停落下来。

他骇极的凝视着身前的情景。

只见那是两个挺立不倒的身影。

一个满面虬髯的鹑衣大汉，正将一柄锋利的巨斧，深深的砍入一个面容狰狞，嘴角上生有一颗黑痣，年约五旬的老人天灵。

黑痣老人的一双铁爪，亦深深抓入对方胸腹。

二人身上，正有着一条条，宛如蚯蚓的血渍，缓缓流下，落在泥土，红的是鲜血，白的是脑浆……：风，吹得更加凄冷。

白杨树，“哗啦”“哗啦”的响着，摇曳着。

仿佛鬼影幢幢，又涌起阴气森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调啊？

江青此时，混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恐怖的向后徐徐而退。

虽然，他此刻有一身超绝的武功，足可以横行江湖，睥睨武林，但是，经验的缺乏，以及阵阵恐怖的阴霾，已将他一时震慑住了。

蓦然，江青后退的身形，碰着了一件冷冰冰的东西。他全身有如触电也似，猝然斜斜飞起，人在空中，划了一个美丽的半弧，又轻轻落下。

这时，他已然看清，又是一个鸡皮鹤发，面上皱纹重叠的高龄老妇，被吊死在一株不算高的柏树上。

老妇脚尖距地，仅只寸许之高，一条深红色的长舌，伸至唇外，两支鸟爪似的枯手，向前伸出，好似怒极攫人之状。

尸体面前尚横着一根，银光闪闪的蟠龙拐杖。

两方磨盘大小的巨石，已裂成无数碎块，溅满一地。

江青睹此景象，不禁暗自摇头，默默擦去额前冷汗，暗忖道：“是那位武林人物，如此的手辣心黑，用这种残忍狠毒的手段杀人？”

他惊惧的向四处一看，又想到：“看情形，这些死去的人，都好似有着一身十分不弱的武功，但，又为何皆被敌人不差先后的，同时取去了性命呢？”

他目光向老妇尸身一掠，亦是不见左耳，他忖道：“而且，这人性格，却太也难以捉扑，不但将人杀死，且又取去人家一支左耳，这含着什么意义呢？”

他目光凝视着天空的寒星，脑中思潮起伏。

一日来，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已将他平日敏捷的思考力，也扰得乱如缕丝。

他眼看着这些尸体，不由想道：“若是任令他们曝尸荒郊，被野兽飞禽噬食，岂於心何忍？也罢！我不如权且将这些人，先埋入土中再说。”

想着，他已缓步向前行去，准备解脱那老年妇人缠在脖子上的绳索。

就在他手指，始才沾到那老妇人冰冷的颈项时。

突然，一阵阴冷酷寒得有如幽冥地府所发出的声音响道：“嘿！嘿！如今，你也死定了！”

一字一顿，恍如暮鼓沉钟，又似冷铍寒铁。

江青闻言，陡一转身。

目光触处，他只觉全身悚然，不由得“磴！磴！磴！”连退了三步。

微弱的星光下，阴森的树荫笼罩之处，正鬼魅也似的立着一个怪物。

这怪物身材肥胖，体形高大。

身上，穿着一件颜色灰黑的宽大衣衫，绝似出家和尚所穿的袈裟。

胸前，挂着一串血渍未干，瞪眼阔嘴的人头。

更令人惊恐的，却是他那一颗瘦小得，与他胖大的身体绝不相衬，有如骷髅似的头颅。

瘦小的头上，长着满头红色的长发，披拂在两肩之上，一对发出莹莹绿光的双眸，正冷冷的注视看江青。

形态显得狰狞诡异已极，有如厉鬼一般，令人不寒而栗。

江青向天长吸了一口气，平静下自己急跳的心房。

他炯然注视着面前这个似人若鬼的怪物，全神戒备。

那怪物胸前前一串人头，激得江青一腔怒火，倏然上升。

他还未及说话……

只见那怪物身形，毫未做势，已彷彿有一股劲力相托般，缓缓飘向江青身前站定。

江青不由又微退一步。

此时，那怪人僵木的面容，开始动了，不！是嘴皮子动了一下，只听道：“你自作了断呢？还是要我动手？”

言词之间，语谓阴冷缓慢，毫无一丝人味。

江青募觉毛发直竖，冷汗涔涔。

陡然，他放声长笑，笑声有若虎啸龙吟，清越已极。

江青笑毕，说道：“在下若要寻死，自是无庸你这七分不像人’三分倒似鬼的怪物劳驾了！”

接着他面色一寒，又厉声道：“但是，在未谈此问题前，我要问你，这老少九条人命，是否皆你一人所为？”

怪人骷髅似的面容上，没有一丝“人”的意味，毫无感情的木然僵立着。

他默立半晌，始慢慢的开口道：“要答覆你的问话可以，但须先接下老衲三招！”

说话间，连那种最起码的面部肌肉抽搐旧有，仅仅是嘴皮微动而已。

江青闻言，胆气一壮，因为“老衲”二字，已告诉他这似人若鬼的怪物，是一个“人”。

他狂笑一声，说道：“莫说三招，便是三十招，在下也不含糊。”

他心中却忖道：“奇了，这怪人竟自称老衲，莫非是个和尚不成？”

尚未及想完，那怪人已绝不多说，身形未见些微转动，已围着江青，倏上倏下的飞舞起来。

江青双掌，直立如刀，蓄势以待。

怪人仍是闷声不响，轻轻一掌迳向江青拍出。

只见掌势飘忽，毫无劲道，缓缓迫至他身前一尺之处时，突然掌势一变，指向江青上中下三盘之三十六处，致命要穴而来。

这轻飘飘的一掌，就仿佛是一面巨大的渔网，四面罩下。

江青骤觉有左右不得其门而出之感。

他急忙按下心神，双掌闪电一般，幻出无数圈圆弧，晶莹如玉的手掌，带出轻微的风云之声。

刹那间，已将怪人袭来之掌势，封了出去。

这一招，乃是邪神亲传的“银月寒星双环式”。

那怪人更不出声，双掌倏开急合，一股猛然的呼啸劲风，挟着开山裂石之劲，猝然涌到。

手法、声势，均较之第一招迥然不同。

江青狂喝一声，身形急转中，势如旋风，口中开声吐气，一闪之间，已连环击出一十七掌。

排山倒海似的狂飙，也亦急旋推去。

“轰轰”两声巨响，震耳欲聋，沙土齐飞，旋荡成风。

四掌一接，二人各自退后五步。

江青所使的招术，乃是“长离一泉卫西”亲授的“七旋斩”中，最凌厉的一招：“旋心动魄”。

怪人此时，仿佛大出所料：“凭这个小伙子，竟能硬接下自己这两掌？”

只见他声如夜泉啼号，一声狂噪，双掌已急如星火般推出。

两脚如飞，又指顾之间，攻出一十二腿。

江青忽觉怪人掌劈之中，带有一股令人窒息的闷香，他不由微微一怔，怪人双脚攻势又到。

暴怒中，他冷“哼”一声，手掌五指骤张倏合，快速无伦的上下齐施。

黑夜中，只见那白玉也似的手掌，竟似带起一颗颗闪亮的寒星一般。

“劈啪”声中，怪人又被击退。

江青此时，仍然站立不动，将刚才吸入的那一丝闷香毒气，暗运功力，缓缓逼去。

三招已经过去了……

怪人瞪着那双绿光闪闪的眼睛，向江青狐疑地注视了片刻。

缓缓开口道：“我是千臂魔僧。”语声仍是一字一顿，仿若铁锤击石。

江青一听这“千臂魔僧”之名，不由暗中长长倒吸了一口冷气。

原来，这“千臂魔僧”本是横行在“一邪双飞三绝掌”之后二十年的一个魔头。

相传，这魔僧的出身，乃是藏边“千原岭黑鹫岩”上的一座喇嘛寺内。后来，不知为何缘故，竟在一夜之间，发了狂性，将寺内同修的喇嘛一十二人，悉数杀尽。

然后，他便逃之夭夭了。

可是，一十五年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付面如鬼魅般的形态出世。

出世后，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直闹得藏境居民个个人心惶惶，大起恐慌。

后来，西藏黄教教主，得知此情，不由得大为震怒，於是，派遣教中武功高强的十四名黄衣大喇嘛，追杀这“千臂魔僧”。

经过了数场激烈的苦战之后，黄衣喇嘛伤亡了五人，而这“千臂魔僧”亦身负重创，隐匿无踪。

此后，只听说他在中原境内，曾一度出现，中原各派武林人物，闻讯追杀之下，却又即时失去他的踪迹。

江青却估不到，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这“千臂魔僧”仍然健在。

而且，竟於此时此地，跟自己碰上了面。

江青此时，早以他那精纯的内力，将体内的一丝闷毒逼出体外。

他极为留心的戒备着，双目紧盯着那恶名卓着的“千臂魔僧”。

这时，“千臂魔僧”又开口道：“我要告诉你的事，这九个人，乃是“阴风黑煞”古劳，“秦氏双枪”秦蒙、秦平，“金衣帮”三大护坛，“飞云银刀”欧治、李濮、牟凤……”

他那绿光闪闪的眼睛，又转向那两个挺立不倒的身影，续道：“那两个人，一个是穷家帮刑堂堂主，“霹雳斧”霍大刚，另一人是，双掌开碑”袁抱吾……”

江青越听越是心寒。

这些人，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大都听到乃师“九天神龙”华明轩提及过，没想到竟在此处，於一夜之间，已完全死在这“千臂魔僧”的手中。

这时，“千臂魔僧”手指向那吊在树上的老妇人，声如鬼嚎般笑道：“这个老虔婆，却是南固山断魂岭的银杖婆婆。”

江青闻到“银杖婆婆”四字，不由一怔。

原来，这银杖婆婆，曾於十年前，到过昆明近郊华明轩寓所做客，与他师父“九天神龙”交情颇深，私交甚笃，当时他也在场，故而尚有微许印象。

江青因当时年纪尚小，迄今已记不清她的面貌了，但却万想不到，今日，也如此惨遭横死在“千臂魔僧”手中。

他不由一阵热血激腾，满目赤红，怒瞪看这奇形怪状的“千臂魔僧”。

“千臂魔僧”浑如不觉，只见他嘴皮微动的说道：“小娃儿，你是谁？是那一个的徒弟？”

江青怒声答道：“你管我是那个的徒弟，你已输了三招，尚未答覆我的问题，你说！为什么要杀死这些人？”

他激怒之下，星目暴张，双掌握得“轧轧”连响。

说话的语气，亦是声色俱厉，丝毫不把对面这位人不人，鬼不鬼，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看在眼里。

“千臂魔僧”对此，好似充耳不闻一样，丝毫没有反应，面容仍是那么，木然呆板。

只听他冷然说道：“为什么？只怕我若说完了，就是你寿终的时候……”

江青满腔怒火，正待发作。

突然，林中响起了一个尖涩高亢的声音，道：“相好的，你们也太心狠手辣了！”

语声未住，“唰唰”连声响处，已有三条金光闪闪的人影，如三头巨鸟般，疾扑而到。

金衣铁牌

江青正自满腔怒火，蓄势待发之际。

却想不到，突於此时，飞来三个混身金光闪闪的不速之客。

只得缓缓的转过身去……

疑惑的打量着来人，凝神戒备着！

只见这三人，全身穿着似以金丝编织而成的衣衫，质料想必异常珍贵；虽在这仅有微弱星辉的夜晚，仍是闪烁发光，十分夺目。

三人在落地后，目光仅冷冷的向江青面上一瞥，便齐齐集中在“千臂魔僧”身上。

瞬息之间，三人的面色，皆不由变了数次。

其中一位身材瘦小，年约六旬的老者，首先向右首同伴一使眼色。

那位身材魁梧的金衣人，迅即闪身至“千臂魔僧”的身侧。

另一个五短身材，面色血红的金衣汉子，亦缓步行至同伴中间站定。

转眼间，已形成了一个半包围的形势。

这时，千臂魔僧面上仍然毫无表情，一双绿光闪耀的眼睛，昂首上视，一派倨傲粗暴，旁若无人之熊，竟似根本没将诸人看在眼中一般。

那瘦小干枯的金衣老者，首先干咳了两声，嗓音尖涩的说道：“瞧尊驾模样，想必是四十年前，嗤声藏边的“千臂魔僧”哈鲁齐大师了？”

千臂魔僧仍然仰首向天，仅自鼻孔内哼了一声。

金衣老者那枯瘦的面容，不由倏然一变，但是，他仍旧强自忍了下来。

又道：“大师久未一现佛踪，却不知今夜至此，有何指教？”

千臂魔僧那双绿眼，向金衣老者面上一瞪，肃煞的道：“老衲之事！就凭你还不配过问！”

金衣老者闻言之下，向他同来的二人，一使眼色，面色突然一寒道
“大师佛驾所临，我区区金衣帮，岂能有权干涉……”

突然，他语声转厉道 “只是，敝帮三位护坛，却於一夜之间，横尸此处林外，而且，每人都失去了一支左耳，这种杀人方法，与大师昔日“裂耳串索”的手段，极为相似，况且，大师又恰在此地，老朽职责所在，却不得不详细查明。”

千臂魔僧“嘿嘿”两声鬼嚎似的干笑，冷然道 “你是金衣帮的什么人？”

金衣老者傲然一笑道 “金衣帮总执法，阴阳掌查百川便是老朽。”

千臂魔僧面上，似是微微颤动了一下，他毫无表情的，同另两名金衣大漠一瞥。

又开口问道 “这两个呢？”

阴阳掌查百川大声道 “大师身傍的一位，乃本帮黑狮堂堂主卧刀徐一粟。”

他再一指那身材矮小，面如红血的金衣人道 “这位是本帮黄豹堂堂主矮金刚毛清。”

千臂魔僧双目一睁，鬼叫道 “好！好！都够资格了。”

他话一出口，场中诸人眦不由疑惑不止的瞧着他，摸不透这魔头，话中含意究竟系指何而言？

阴阳掌查百川见这魔僧，一味地东拉西扯，不肯说明白己帮中弟子横死之事，不由气得满腔怒火，发髻毗张。

他大声喝道 “千臂魔僧，老朽现下来意，想你心中必也雪亮……”

他向前大踏一步，洪声道 “敝帮护坛，是否皆为你一人所杀？”

须知这阴阳掌查百川，在武林中名头甚为响亮，并不较“长离一泉”逊色满落多少。

尤其金衣帮於近年之内，崛起江湖，旋即声名大振，另力近及云贵四省，帮主铁牌开山吕宁，在武林中，亦是位极负盛名，难惹难缠的人物，手下又网罗了不少江湖上成名高手。

是故，虽然“千臂魔僧”是出了名的大魔头，查百川却也不甚畏惧，何况，他更有大援在后呢！

但是，他虽有所依恃，封仍旧深具戒心。

江青离师出走时，金衣帮亦不遇适才兴起，斩露头角，故他虽然曾有所闻，却不甚清楚。

但阴阳掌查百川的大名，他却是闻名已久，想不到他竟投身进入“金衣帮”。由此可见，这金衣帮亦必是个卧虎藏龙之地了。

千臂魔僧两手一拢，双目绿光闪耀，阴沉沉的说道 “不错，非但那三个什么护坛为老衲所杀，便是这附近的九条人命，也是老衲一人所为……”

他说到这里，仰首发出一阵夜鸟般的嚎笑，又道 “谁叫他们顶撞老衲，还想垂涎老衲身上的一支“万钻朱兰”……”

这“万钻朱兰”四字一出口，在场诸人，除了江青外，馀下三人皆不由一震，失声道 “什么？“万钻朱兰”？”

千臂魔僧骷髅似的脸上，倏然掠过一丝极为狠恶的神色，冷然说道 “三位也动心了么？不过，要得这“万钻朱兰”，容易得很，只须将三位施主的老命拿来……”

阴阳掌查百川闻言面容一变，目光转到江青身上，怀疑的注视了一，问道“小伙子，你与这魔僧可是同道？”

江青却不似千臂魔僧那般跋扈与不通情理。

闻言忙向查百川一拱手道“在下与“千臂魔僧”素不相识，亦是见了左边这些尸体，始循迹而至...”

查百川面色铁青，向江青喝道：“少给老夫耍这些花枪，千臂魔僧哈鲁齐，出名的心狠手辣，你若与他素无渊源，此时撞破了他的恶事，他岂能容你活到现在？”

查百川一傍的矮金刚毛清，亦怒道“总执法，本帮护坛的三条人命，这小子也脱不了干系。”

江青估不到这“金衣帮”中人，竟是如此蛮横，丝毫不讲情理，亦不由怒火顿生。

他冷笑一声道“各位怎的如此不分青红皂白，莫说贵帮护坛并非在下所杀，便是真的是在下所为，各位又能把我怎么样？”

千臂魔僧双眼乱转，他毫不理睬江青与查百川争执之事。

却暗自忖道“这小子此时，已与金衣帮中各人发生误会，他武功甚是了得，如此正好，大可以将他也拖入这趟混水.....”

他望看眼前这些在“金衣帮”中，甚有地位的人，又想到“适才几次都险些动手，而这三人都强自忍耐下来.....哼！看样子，他们不是畏惧我的名头，便是有大援在后...”

千臂魔僧想到这里，骷髅似的面孔上，突的掠过一丝不可察觉的狠笑。

他冷森森的向江青喝道“小娃娃，咱们再不动手，可就迟了.....”

语声未住，他那庞大身躯一转，已闪电般向身傍的卧刀徐一粟拍出五掌。

江青一听千臂魔僧语气中，透着的这份亲热，不由暗中叫苦不迭。

他急得开口厉叱道“千臂魔僧，你休要信口胡栽。”

这时，徐一粟已极为狼狈的跃向一旁，只见他暴喝一声，身形陡然弹向空中，如一支圆桶般，疾然翻滚，一道匹练也似的雪白刀光，迳自劈向千臂魔僧下盘。

一旁的矮金刚毛清亦洪声狂笑，支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迳向千臂魔僧胸前猛击。

阴阳掌查百川亦厉声道“好刁滑的小子，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双掌疾，一股劲风已罩向江青。

查百川击出的两掌，劲道极为怪异，右掌劲力，宛如开出裂石一般，刚猛无滔。左掌，却是阴柔绵绵，这两股大相迳庭的掌势袭来，令人感到极难招架。

江青一触之下，已知这必是对方享誉武林的“阴阳掌”了。

他愤怒之中，也懒得作无谓的辩白，身形滴溜溜的一转，带起一片呼呼风声，掌腿齐出，刹那间，与查百川斗在一起。

千臂魔僧的一身武功，可谓辛辣怪异，深奥莫测。但与金衣帮中，这两位外三堂堂主交手，却也不得不细心凝神，未敢稍事托大。

卧刀徐一粟与矮金刚毛清，皆是昔日黑道中，极为盛名露脸的高手，任是其中一个，寻常武林人物，已是不敢招惹，何况还是两人联手出手，威力自是倍增。

尤其是卧刀徐一粟乃金衣帮外三堂首席堂主，功力精湛，出手凌厉，更在那毛清之上。

这时，但见风凄星暗，周遭沉寂。只有场中人影翻飞，兔起鹊落，间或夹杂着数声厉叱。

阴阳掌查百川，本想以自己深厚的功力，至多不出二三个照面，便能将对方这青年人搁下。

那知，如今不但未如所愿，他自己反倒越打越是心寒。

江青身形旋动得快如风车，间或倏然见首不见尾的施出几记奇招，掌腿所指，尽是对方所必救之处，招数之精妙，部位拿捏之准确，硬是令这纵横江湖数十年，极少服人的阴阳掌，暗暗吃惊不已。

查百川在游走激斗中，眼光不时飘向卧刀徐一粟等二人，与千臂魔僧拚斗的地方。

不看还好，这一看，更将这位老谋深算的金衣帮总执法，惊得冷汗直流。

原来，千臂魔僧已使出他那西藏独传的密宗武功“擒龙大九套”。

只见他身形伸展翻腾间，全作龙游之状，出手快速绝伦，宛如千臂万掌，直逼得徐一粟、毛清二人左支右绌，狼狈不堪，仅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江青一见千臂魔僧如此大展神威，亦不由豪兴勃发，大喝一声，身形更是急旋如风，出手招招奇绝，狂风过处，沙石齐飞，哨声四起，“长离一泉”嫡传之“七旋斩”业已施展到了极限。

这套绝学，果然不同凡响，加以又在阴阳掌查百川分心之下，顷刻间，使得他也完全处于劣转，景况绝不比徐、毛二人稍好。

只见人影连闪中，金衣帮的三名高手，已完全陷入极端不利的情况。

江青奋起神威，出手之下，果然将阴阳掌查百川逼得手忙脚乱，捉襟见肘，心中不由大为畅快。

正在恍惚时。何傍蓦然转来一声闷哼，百忙中，二人齐齐斜目一瞧，只见矮金刚毛清，已然跌坐地上，那张面红耳赤的面孔，此时却变得惨白如纸，毫无血色。

阴阳掌查百川急得狂吼不已，连环三掌疾出，将江青逼得向后微微退出两步之后，飞身向千臂魔僧扑去。

卧刀徐一粟眼见自己同伴，已负伤摔倒，不由更是急怒交加，狂吼声中，拚出全身功力，竭力攻向千臂魔僧。

千臂魔僧嘿嘿一声冷笑，双掌幻起漫天掌影，眨眼间，复将卧刀徐一粟圈了进去。

恰好，此时阴阳掌查百川，已适时扑到，抖掌便是一招“迅雷砸地”。

一片强劲的掌力，挟着丝丝柔韧的劲道，暴袭向千臂魔僧左胸。

千臂魔僧嘿嘿大笑，长臂伸缩间，又同查百川连续攻出七掌。

卧刀徐一粟怒喝声中，连忙趁机将他那仗以成名的“三十六式卧刀法”施展出来。

只见一条人影，裹在一片欺霜赛雪的霍霍刀光之中，在地上来回游走，忽而跃起直劈，忽而横身斜斩，恍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查百川身为“金衣帮”总执法，功力较之矮金刚毛清，何止高上两筹，在他加入之后，虽然亦未占到上风，但较之适才二人尴尬局面，已好得多了。

江青正已得势，敌人骤然飞走，他亦见到那金衣帮中，黄豹堂堂主毛清受伤的情形，故而查百川掠身赴援，他却并不拦阻。

暗自忖道“金衣帮诸人，虽然蛮横自大，却较这千臂魔僧如此狠毒嗜杀，要好得多！”

这时，场中各人，已拚斗了六十多招，千臂魔僧想是因不耐久戏，出手间，已越来越凌厉，招术也更加毒辣。

查百川与徐一粟二人，竭力应付之下，已逐渐守多攻少了。

江青正自看得紧张无比，暗暗为查、徐二人着急。

蓦地----

在一排杨树外，突然响起一阵悠长的啸声，其音清越，中气充沛已极。

查百川、徐一粟二人，骤闻这长啸之声后，面上不由顿露喜色，齐齐吼道“千臂魔僧，今遭看你这秃叟，还能跑到那囊去？”

说话间，查百川单掌急抛，只闻得“嗤”的一声，一支火器，已带起一股红蓝缤纷的火焰，穿空而遇千臂魔僧嘿嘿冷笑道“查老匹夫，你尚有多少狐群狗党，不妨一并引来，看看老衲是怕也不怕。”

他一语未完，倏然，又是一声厉啸传来；啸声起处，尚在半里之外，一路摇曳而至，瞬息之间，已达林外。

接着，就响起一个霹霹也似的嗓子，喝道“是何方江湖鼠辈，竟然胆敢到我金衣帮头上生事？”

声出人现，一个瘦小身形，已疾如流星般，急掠而至。

场中各人，此时皆不由霍然分开。

夜色朦胧中，只见来人身材瘦小枯干，身高不满四尺，两条手臂又细又长，几至垂达地面。

一张黄焦焦的面孔上，自耳际至嘴角，横斜看一道疤痕，双目开合之间，精芒闪闪，身上亦是穿了一色金色衣衫，形态显得极为倨傲。

他脚一沾地，望也不望场中各人一眼，仅向查百川、徐一粟二人道“查执法、徐堂主，适才二位施放本帮告急信号，便是因为眼前这两个庸才么？”

语气狂妄托大，毫不将千臂魔僧与江青放在眼中，言下更有责怪查、徐二人，大惊小怪之意。

查百川暗向徐一粟一使眼色，十分恭谨的行至那手臂特长的金衣人面前低低说了几句。

只见来人脸色连连变幻，目光却盯向千臂魔僧及江青二人身上。

查百川退下后，这瘦小臂长的金衣人，向萎顿於地，闭目调息的矮金刚毛清飘了一眼。

转头向千臂魔僧道“老夫还当是谁有此胆量，竟敢公然向我金衣帮挑战，原来却是大名顶顶的千臂魔僧哈鲁齐大师……嘿嘿……这却难怪……”

他理也不理江青，仍自向千臂魔僧道“大师手段之辣，确是不较四十年前稍逊，嘿嘿！出家人怎的不以慈悲为怀，如此未免有干天和罢！”

这瘦小的金衣人，对千臂魔僧说话，仍是一派大刺刺的样子，尚带有些教训口吻。

千臂魔当一直不动，仅冷漠的瞧着对方。

这时，见那人一住口，他已阴恻恻的说道“你也死定了，老贼，报

上名来，佛爷好一并送你归西。”

那瘦小金衣人闻言之下，突然仰天一阵狂笑，笑声凄厉高亢，震耳欲聋。他倏然面色一寒，脸上刀疤，煞气隐泛。他洪声道“千臂魔僧，别人怕你，我南荒一煞孙奇，都不将你放在眼内，本帮弟子今夜三死一伤，定要你这秃驴连本带息奉还才是。”

江青一听这“南荒一煞”四字，不由心中一震。

这“南荒一煞”乃金衣帮中第二把高手，武功并不较帮主铁牌开山吕宁稍逊，在金衣帮中，身掌内三堂首席堂主之职，连帮主对他亦要礼让三分，武林中，与海上尊霸的“长离一泉”，二人可算是南北称雄，遥遥相峙。

“千臂魔僧”头颅微扬，冷然道“原来你这老贼便是南荒一煞……佛爷此次出山以来！便听得江湖传言，武林中的绝世高手，离“一邪双飞三绝掌”之后，又有什么“海上尊长离，南荒霸一煞，寒戟双鹰，三连剑，金鞭擒鹏掌”。”

他厉目线光突盛，阴声道“老衲倒要会会，这“南荒霸一煞”，到底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南荒一煞孙奇，满脸铁青，自那干干嘴唇中，一字一顿的进道“千臂魔僧，老夫今日必不令你失望。”

语罢，空气顿现一片紧张气氛。

剑披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千臂魔僧”口头虽狂，心中却是丝毫不敢大意，双眼厉光炯炯，直视着对方。

江青见那“南荒一煞”，虽不将自己放在眼里，对那“千臂魔僧”却是十分戒备，两支瘦长的手臂，不时微微伸缩，显示出他亦是极度谨慎的防犯看。

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下，四周出奇的沉静，静得连一根针落地也可听到。

突然……

一个沉稳百老的口音，响自林外“孙堂主，且请稍待！”

各人急急转目寻找，只见林后走出两个金衣人来，前行老者身材雄伟，白髯绕颌，鼻直口方，满面肃穆之色。

另一人身材，亦相彷彿，唯面如焦炭，油黑发光，轧发如戟，根根见肉，生像威武已极。

南荒一煞孙奇一见前行老者，面容稍缓，离步向前道“孙奇恭迎帮主大驾。”

原来，这白髯老人，正是金衣帮帮主，名震边陲四省的“铁牌开山”吕宁。

他身后那位形态威猛的大汉，乃是金衣帮内三堂白龙堂堂主，大力韦陀鲍恒山。

这二人一现身，千臂魔僧那毫无表情的脸上，已自微微变色。

因为，这些突然来到的金衣帮高手，已出乎他意料之外，何况，竟又都是金衣帮中顶尖人物。

江青此时，微微负手走向一边，故意斜睨着双眼，看着千臂魔僧如何应付这金衣帮中五名高手。

“铁牌开山”吕宁微微含笑道“辛苦了，孙堂主，适才老夫路经林外，

已经见到本帮三位护坛的尸体……”

他言至此处，倏然双目怒睁，火炬般的神光，瞪向千臂魔僧身上。

任是千臂魔僧久经大风大浪，也不由被吕宁瞪得心头一怔。

只见他双眼绿光顿炽，冷森森的说道“吕帮主，老衲想不到贵帮如此豪与，值此风凄星寒之夜，却仍作四野郊游！”

吕宁尚未开口，南荒一煞孙奇已怒道“千臂魔僧，你少卖弄口舌之利。”

铁牌开山微一摆手，笑吟吟的道“大师佛踪，极少行出藏边，今日不知有何要事，竟现身於此？”

一言道来柔和平顺，不亢不卑，毫无喜笑怒骂之色，果然不愧身为一帮之主的宏达气度。

一旁的江青亦自看得暗暗钦服不已。

他暗想道“这铁牌开山吕宁名气甚大，待人也甚为谦和有礼，难怪能成就如此霸业，只是，他那些手下，怎的却是个个跋扈至此？”

他正在暗思之际，只听那铁牌开山又和声道“本帮今夜齐集会泽，乃是为了与那武林中，素有“武林寒戟”之称的“缤云戟”商固，了结一段往日恩怨。是而老夫便遣本帮三位护坛先行，却不料到达会泽后、未见商固踪迹，是故，便着各人出外寻找……”

他说到这里，面上突又转为严峻之色，冷得好似腊月飞雪一般。

他肃煞的续对千臂魔僧说道“却想不到，本帮三大护坛，却尽托大师慈悲了。”

千臂魔僧心中，虽然微有畏惧之意，然而表面上却绝不示弱。

只见他向前大挪了一步，一字一顿的道“正是，你待如何？”

铁牌开山冷冷一笑道“事情简易之至，便是要你这条性命……以及你身上那株“万钻朱兰”。”

千臂魔僧仍然面色不变，他嘿嘿一阵鬼笑之后，厉声说道“来罢！只要你们金衣帮自信能拿得去！”

南荒一煞孙奇一声冷哼，双臂倏然闪动，伸缩之间，已连连劈出一十二掌。千臂魔僧一声长啸，双掌挽起两圈半弧，风雷齐鸣中，流星般击出十一拳。蓦闻一声大喝，一条人影彷彿鹰隼般疾扑而至，一道白虹也似的银亮刀光，已搂头盖脸的劈向千臂魔僧。好个千臂魔僧，狂嗥一声，身形电闪中，挥掌如风，瞬息间，已与南荒一煞及后来的卧刀徐一粟二人，战在一处。

“铁牌开山”吕宁手捋长髯，双目炯然的注规着场中战况，眼光飘逸之间，已注意到默立一旁的江青其实，他在“南荒一煞”现身时，便早已来至树林之外。是故，场中各人的一言一行，他都看得十分清楚。

此刻，他仔细一瞧江青，心中不由悚然一震，暗忖道“这年轻后生，不仅生得英俊潇洒，且翩翩出尘之态，看他那双眼中，含蕴不露的湛湛神光，竟已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只怕，这年轻人，才是自己真正的劲敌。”

却不说他正在暗自思忖，此时场中激戟，已进入白热阶段了。

千臂魔僧正已然使出那威力绝大的“擒龙大九套”，身形如龙，翔舞空中，出手疾如迅雷，翻扑之中，端的声势惊人。

南荒一煞孙奇，也展出了混身解数凝神应敌，此刻所使的，亦是他赖以成名的绝学“青鸩飞鹤手”。

只见他身形忽似鹞扑，忽如鹤飞，掌山腿影，凌厉无匹，加上卧刀徐

一粟那匹练也似的呼呼刀光，百招以后，已渐渐取得先机。

江青默立一旁，细心的观摩双方精妙绝伦的招术，与那奇诡迷离的身法，正呆呆出神。

他细心观看，却将自己全付心神也融於激战之中。

他想 “我若是那千臂魔僧，这一招便不用那“一光分仪”改以“六矢射日”，腿下再连环踢向对方腹部“坚络三焦”……对，这招“白虎跃涧”配上支腿的“连弓步”，真是妙极了……嘿！南荒一煞这一式“飞云手”也使得恰到好处！”

他双目凝视着三人战况，正在全神贯注之际。

暗影里，一个高大雄伟的身躯，已缓缓的向他靠近。

江青正值醉心於三人攻守间的绝妙身手，但，却隐约听到一丝轻微得几乎不能察觉的声音，“沙，沙，沙”，直觉在告诉他，有人在暗暗地挨近身边。

他默不出声，倏然转遇身来，一个高大威猛的金衣人，已与他打了个照面。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那金衣帮内三堂堂主，大力韦陀鲍恒山。

他一见江青已倏然转身，便知他必已察魔自己极为小心的移动。

不由得面上极快的一变，但瞬息间就已恢复原状，哈哈笑道 “小兄弟，果然好一手“闭息听声”功夫，佩服之至，佩服之至！”

江青微微一笑，躬身说道 “这位兄台，想必亦是金衣帮中高人，在下江青尚请多予赐教！”

大力韦陀鲍恒山豁然大笑道 “岂敢！岂敢！老夫鲍恒山，忝掌金衣帮白龙堂，嘿嘿！”

比起小兄弟你来，却是不及多多哩！”

江青正待说话，突闻场中一声怒喝，急急回头一看，只见千臂魔僧那宽大的僧衣，自襟以下，已裂了一条尺许破口。

这时，千臂魔僧手中，却多出了一对，长约三尺，顶端有一对锋利月牙形刃口的奇形兵器。

千臂魔僧手中兵刃，舞起一道青白色的光圈，矫如龙蛇般，四下掣动，隐隐泛出风雷之声。

但见寒光千层，宛如老蚕吐丝，越来越长，无止无息，端的微妙精绝。

这乃是千臂魔僧的成名兵刃“双月铡”。

他一撤出兵刃，便是一阵急攻快打，指顾间，就将劣势扳回三分。

但在南荒一煞孙奇及卧刀徐一粟仍然倾力拚斗之下，依旧不易稍占上风。

铁牌开山吕宁严峻的面容上，已微微现出一丝不耐之色。

他转头向垂手恭立的阴阳掌查百川道 “查总执法，你瞧哈鲁齐大师身手之健，竟连本帮两位顶尖高手，也一时奈何不得哩！”

言下之意！乃是取瑟而歌，别有所寄。

查百川跟随“铁牌开山”多年，他话中的暗示岂有听不出的道理。

只见他微一躬身，尖声道 “千臂魔僧武功如此深厚！本帮却不好太轻视於他，本座亦请命出战！”

“铁牌开山”故意微一沉吟道 “嗯！也罢，咱们也该领教一下，西藏一派的密宗绝学。”

查百川口中应道 “ 谨遵帮主谕令！” 纵身急起，已向“ 千臂魔僧 ” 攻去。

江青暗中一晒，十分不值金衣帮中，这种群殴群打的作风。

但他转念一想，这“ 千臂魔僧 ” 也是个积恶如山，凶残暴戾之人，正好让金衣帮众人，给他吃些苦头。

这时，激斗中的各人，已拚了几近两百馀招了。

“千臂魔僧” 的兵刃“ 双月铡 ”，紧紧收至身边，幻化成的青白光圈，亦缩小得仅有三尺左右，出招腾身之间，显得极为谨慎，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此刻已完全采取守势，已无攻敌之力。

“千臂魔僧” 虽然处身在江湖上三位拔尖高手的环攻之下，仍能镇定心神，毫不慌乱，招式连绵施出，在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情形下，“ 南荒一煞 ” 等三人，虽然稳占上风，却也不能在一时半刻之间，把他收拾了下来。

静止在一傍的金衣帮帮主，“ 铁牌开山 ” 吕宁，眼光一转之下，突然大喝一声，已极快闪身至千臂魔僧背后，双掌挟着排山倒海之势，猛然劈下。

这一下突如其来之变，“ 千臂魔僧 ” 虽在意料之中，却想不到吕宁武功，竟然精深至此，快速绝伦。

他怒骂一声，左手抡起一片银光，扫向“ 南荒一煞 ” 等三人。

右手猝然斜举，却戮向“ 铁牌开山 ” 乳下。

“铁牌开山” 发出一声震天长笑，身形在空中一翻转，双掌仍然照势劈下，同时，两腿已无声无息的踢出六脚。

场中人影翻来电闪中，蓦然，传出一声狂厉的急吼。

千臂魔僧肋下，已着了吕宁一掌。

只见他满口鲜血狂喷，琵琶吓人的面孔上，更浮起一片狞恶怨毒之色，他一铡柱地，一铡护胸，人已退出五涉外站定。

双眼绿光闪烁，瞪视看环绕他身没的四位金衣帮高手。

然后微一定神，仍旧以那阴森幽冷的语气道 “ 好……好，老衲已四十余年，未如此丢人现眼……嘿嘿……想不到，今日却承受了吕大帮主一掌…… ”

说到后句，人已喘息不止，又吐了一口鲜血。看情形了他的伤！必然十分严重。

“铁牌开山” 长声大笑道 “ 大师言重了，若适才大师不逞强硬拚，又何至於会到如此地步！”

他目光一转，又洪声道 “ 只要大师肯将那株“ 万钻朱兰 ” 赐交老夫，并自行断去“ 手心太阳经 ” 主脉，老夫也不为己甚，今手之事，便作罢论。”

“千臂魔僧” 响起了一阵鬼嚎般的咯咯怪笑，讥讽的说道 “ 吕宁，你道老衲尚是二岁孩童！就这么如此容易的受你欺骗？哼！莫说这“ 万钻朱兰 ” 你无庸梦想，便是佛爷这条老命，你也不见得能如此轻易取去。”

吕宁手创金衣帮，非但武功出众，为人更是阴沉险诈，城府甚深，是个不折不扣，笑里藏刀的枭雄。

他闻言之下，非但不怒，反倒仍然微微一笑，说道 “ 是么？老夫倒要试试！”

说罢，面不改色，单掌提处，刚猛无俦的劈向“ 千臂魔僧 ”，劲风如狂潮涌浪，力道强大无伦。

一掌甫出，另一掌接着便连续拍出数股劲气，聚成一线，形成巨大气

流。

“千臂魔僧”一见来势，便知今日要糟。

但他生性凶暴，残毒无伦，岂肯就如此束手待毙。

那股潜伏在心内的凶恶之性，已突然引发，他狂嚎一声，手中“双月铡”齐举，化为一道青白色的光墙，同吕宁袭来的掌风迎去。

“轰”然一声巨响中，吕宁身形微幌，“千臂魔僧”却已踉跄退了三步。

口角血渍滴滴顺流而下。

他正待强自运气抵制，忽的又是一声暴叱，一片银光，宛如满天花雨般，搂头盖脸的罩下。

这正是“南荒一煞”的独门阴毒暗器“密雨银芒”。

“千臂魔僧”一声悲号，竟自不闭不躲，双臂急挥，“双月铡”已脱手飞出，呼啸声中，化成两道急速的白光，迳向“纤牌开山”吕宁，与“南荒一煞”孙奇二人袭来。

这一对脱手兵刃中，乃贯注了“千臂魔僧”的毕生功力，作为孤注一掷的困兽之斗，劲力之强，来势之快，的确是非同小可。

任是吕、孙二人，艺高胆大，也不由闹个手忙脚乱。

吕宁一见对方兵刃脱手，来势急劲无匹，心中不由一凜。

他暗自惊心之下，急忙身形连旋，双手急抬，已将藏於长衫之内约两块方形铁牌舒出，顺转一档，“当”的一声巨响过处，那柄“双月铡”虽已震落地下，吕宁手中那对纯钢所制的铁牌，也被击陷一道三分多深的凹痕，虎口震裂，鲜血汨汨渗出。

此时，一旁突然传来一声惨叫，叫声凄厉已极。

吕宁目光急转，只见自己属下黑狮堂堂主，卧刀徐一粟，已吃另柄“双月铡”，贯胸透过，身躯更吃那兵刃强大后劲，活生生的钉在地上。

原来，就在吕宁取出铁牌，磕飞袭至身前的“双月侧”时，一道白光闪过，另一柄“双月铡”，也挟着富襄万钧之努，飞至“南荒一煞”孙奇身前。

他一时失着之下，任是轻功如何高妙，已是不及闪避躲开，孙奇眼见这白光来势，已然决非自己一双肉掌可以应付，他在危急之下，只有一顿心，将立於身旁的卧刀徐一粟，一把拉至身前，以挡来势，白已却乘手掌一拉之力，飞身斜掠而去。

卧刀徐一粟正值全神贯注那“千臂魔僧”的举动时，做梦也想不到，孙奇会将他拿来挡灾替死。

他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骤然不防之下，被“南荒一煞”将他一把拉至身前，那道劲力至强的白光，疾若电光石火般猝然袭到。

血光涌处，徐一粟已被“千臂魔僧”的脱手兵刃“双月铡”贯胸透过。

“千臂魔僧”兵刃出手，身上却似刺猬一般的刺满了银白色的毒针。

他眼见敌人虽未能全然毙命於自己手中，却是一死一伤，状态狼狈已极。

只见他鼓起全身残馀之力，凄厉颤抖的向江青叫道“小……小娃娃，只……只有……你不会乘老衲之危……来，过来…老衲今日，便将这“万钻朱兰”赠送……送给你。”

语音断续，好似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般，说到这里，已是声嘶力竭，身形摇摇欲坠，嘴里的鲜血，更是大口大口的喷出，衬着他那双莹莹如鬼火

似的绿色眼睛，以及一头凌乱的红色长发，其状恐怖狰狞已极江青此时被眼前这血淋淋的场面，惊得怔住了。

他在骤闻“千臂魔僧”呼叫时，不由悚然一震，有如冷水浇头？

身不由己的向前跨近数步，在他纯朴的心灵里，无形中，对“千臂魔僧”寄予无限的同情。

本来，人的本性总是惋惜受迫害的一方，虽然他以前如此的凶恶、残毒。

这可能便是，所谓的“恻隐之心”吧！

这时，“千臂魔僧”已自那宽大的袈裟中，拿出一方黑绸绸的东西来，单掌举处，便欲扔给江青。

“铁牌开山”吕宁，不由一阵狞笑，奸声道“老秃驴，你死在眼前，还想再增加些痛苦不成？”

大力韦陀鲍恒山，这时却大踏步走向江青，口中喝道“小兄弟，且请退后，这趟混水，你还是不沾惹的好！”

江青理也不理，大声的向“千臂魔僧”道“喂！你要我接受这“万钻朱兰”，可有什么用意没有？”

“千臂魔僧”此刻，双目神光，已逐渐涣散，瞳孔也随着扩大。

他闻言之下，又鼓起最后一口气，挣扎的说道“没……没有，小……小伙子…老衲是……是诚心送……送你的……并不……不要你……付出什……什么……代……代价。”

江青仿佛在“千臂魔僧”失神的双眼中，瞧见一丝忏悔的光芒，那情景虽是如此的飘忽，但，这已够了。不是吗？一个两手沾满血腥，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竟能在临终之前，显示出他对人生的歉疚。

仅此一点，虽然不能挽回他那滔天大罪，却已深深的证明，人心本是向善的啊！

那怕他仍是凶暴倔强得不肯以更明确的方式来表示，但，在他面临生与死的刹那间，却总是有看一丝失悔的意念流露，那怕仅只是如此短暂的一瞬啊！

江青蓦然大声喝道“大和尚，你放心去吧！“万钻朱兰”我决不会护别人得去！”

“千臂魔僧”那骷髅也似的脸上，浮起一个安详的微笑，是满意，也是欣慰。

只见他手臂用力一甩，手中那黑绸包里，已飞上半空，划成一道弧线，向江青站立之处落去。

数声怒喝，随之而起。

“铁牌开山”吕宁暴怒之下，首先一舞手中，那对笨重的方形铁牌，悠悠带风，袭向江青而来。

“南荒一煞”孙奇冷哼一声，身形掠处，笔直扑向那尚在空中黑绸包裹。

江青长笑一声，双手急颤，幻出朵朵星芒，身形亦同时向空飞去。

吕宁手中的一对铁牌，眼看已要扫至对方腰际，江青却使出那神嫡传的“银月寒星双环式”迎击。

朵朵星芒流闪，竟穿过吕宁兵器隙缝，齐向他胸前九大要穴袭到。

吕宁大惊之下，只得舞起手中铁牌，化成一道乌黑光芒，先求自保。

江青一招出手，身形随起，他虽较“南荒一煞”起身略迟，却仍然抢先一步掠到，速度之快，无与伦比。

“南荒一煞”孙奇目光锐利，他骤见一条人影飞来，便知不妙，长臂急伸，便待捞住包里。

说时迟，那时快，但觉微风一幌，孙奇却空着两手，怔怔地落在地上。

这些经过，笔下写来虽慢，在当时却如电光石火般，瞬息发生指顾之间便已完成。

孙奇落地后，面上露出一股又急又怒的神色。

他仔细一看，比他抢先一步，夺去包裹的人，不是别个，正是那个不甚起眼的英俊少年--江青。

江青从出招、飞身、夺宝、落地，几个动作，连贯无间，一气呵成，快得甚至连“铁牌开山”吕宁这等高手，也无法寻暇而击。

江青身形甫一落地，闭目一瞧，“千臂魔僧”仍然挺立不倒，混身鲜血淋漓，披头散发，两支绿眼，怒睁如铃，正瞪视着这边。

江青大声道：“大和尚，江青拜谢所赐，流短日长，在下日后，必至大师墓上，焚香顶礼。”

“千臂魔僧”枯干的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双目微闹，身躯也就徐徐的倒下。

江青不由一阵黯然，目光闪处，只见金衣帮中四人，已站成了丁字形，将自己包围在中间。

“铁牌开山”冷冷的说道：“无知小辈，快将手中“万钻朱兰”奉上，免得与那秃驴同走一路...”

江青不理不睬，私下暗自筹思逃走之法。

他忖思道：“眼前四人，个个都是不可一世的绝顶高手，任是其中之一，已够麻烦了，何况，又在重宝诱惑之下，他们必定将不顾江湖规矩，联同出手，自己恐怕不能稳操胜算。”

他正在打着主意，“南荒一煞”已阴森森的开口道：“小子，我金衣帮今日一死两伤，你都已看到，若不将这“万钻朱兰”留下，只怕你插翅也难飞去。”

说话时，他下意识的瞧了徐一粟的尸体一眼，面上微微浮起一丝愧然之色。

“铁牌开山”吕宁，暗暗的向“南荒一煞”一膘。江青聪敏无伦，他自吕宁这淡然的一视中，瞧出“铁牌开山”心中，已对“南荒一煞”生有不满之意。

这时，他复又看出，站在他身后的一位，便是那阴阳掌查百川，此人功力高超，适才江青曾与他动过手，但若较之“铁牌开山”吕宁，及“南荒一煞”孙奇等三人，却又略逊一筹。

江青在衡量之后已暗暗决定，若要遁走，则非向查百川这较弱的一环下手才行。

他表面上故作悠闲，缓缓说道：“依各位之意，若在下将“万钻朱兰”奉上，是否便可放在下走路？”

“铁牌开山”吕宁早已想好，若对面这年轻人将宝物拿出，待他接过后，便集四人之力，出其不意的将其格毙。

假如江青不肯奉出，那就只有一齐动手，强抢硬夺。

但，对方身手之佳，他心中早已深具戒心。

是故，下定主意，不论江青是否将“万钻朱兰”拿出，都要一拥而上，杀之灭口。

此时，他见江青如此一问，口中声笑道“嘿嘿，当然如此，小兄弟如肯将“万钻朱兰”赐下，老夫保证，决不伤你一根汗毛。”

江青待他说话分神之际，已一声不响的，反手就是一招“佛光初现”，攻向站立在身后的查百川。

查百川早已留意江青的一举一动，但是，奈何江青出手太也快捷，加以此招“天佛掌”法，威力又奇大无比，狂飙厉劲涌处，查百川虽已急急奋力出掌抵挡，但仍被震退了正步。

江青乘此缝隙，大喝一声，身形已如巨鸟腾空般，飞出七丈之外。

同时，只闻得背后“铁牌开山”吕宁一声暴喝，两面铁牌碰得震天价响，便已急急追来。

江青无暇回头，连连奔驰，势同流星电掣，瞬息间，被他掠出百十丈外。

“铁牌开山”吕宁、“南荒一煞”孙奇、“大力韦陀”鲍恒山、“阴阳掌”查百川四人，亦均衔尾急追而去。

连正坐在地上，调息疗伤的矮金刚毛清，亦无瑕分顾。

风冷星寒，这片适才尚是龙腾虎跃的草地，此时，又重新恢复了宁静沉寂……

武林寒戟

江青一路如飞狂奔，恰似星飞丸泻，快不可喻。

距他身后十馀丈之遥，仍然有着金色人影，紧追不舍。间或夹杂着一两宗劲力极大的暗器，急袭而来这时，一逃、一追之间，不觉已奔出离那适才激斗之处，约二十多里了。

江青一面急展身形，一面想道“如此跑法，不知要到何时方休？适才乘他们四人不备之际，以一招威力无伦的“天佛掌”法，突破包围，但，那时乃是在他们措手不及之下……假若再被这四人围上，恐就难再逃出魔掌！”

他想到这里，身形更是有如离弦之矢，脚尖一点，便已出去七、八丈之远。

后面追赶的“铁牌开山”吕宁及“南荒一煞”孙奇二人，轻身功夫亦称绝一时。但，他们在奋力急迫之下，一跃之力，至多也不出七丈以外。

“大力韦陀”鲍恒山及“阴阳掌”查百川二人，功力就更逊了一筹，急奔之下，一跃也只有六丈左右。

虽然，他们这一窜就是六、七丈的轻身术，在武林中，已算是惊人的身手，但，较之迭逢奇缘，又是当年武林第一高手，万邪之尊的嫡传子弟江青，却又差了一段。

不用多久，五人之间的距离，已拉得越来越远了。

这时，五人全是不循官道奔驰，全然追逐於荒郊野郭之一顿急奔之下，面前渐渐现出一片黑压压的高大阴影。

原来，已到了一座耸拔险峻的大山之前。

江青身形猝然弹起，拔升有六丈之高，彷如流星泻地般直向那片山坡底下的岫嶙巨石间落下。

吕宁大喝道 “快追！点子要逃！”

说话间，已抢先掠出。

正在此时，只见江青一声高吭长啸起处，双臂连连伸缩，那尚未沾地的身躯，竟彷彿有引力相吸般，随那双臂伸缩之势，冉冉的向空中升起。

这一次，足足升高了七丈以上，始见他手脚箕张，如一支大鸟般，闪电也似，向前面的一处树丛中射落。

“铁牌开山”吕宁见江青施展出这甚为怪异的身法，失惊之下，不由神色一征，恍惚中记起，好似曾听闻过这种奇特的功夫……

他略一寻思，茫然大叫一声道 “快停……不用追了！”

“南荒一煞”孙奇，本已掠出十丈，闻言之下，就势一个大翻身，已倒射而回。

这时，“大力韦陀”鲍恒山，與“阴阳掌”查百川二人，也气喘吁吁的赶到。

孙奇愕然问道 “帮主！怎么回事？”

吕宁满面惶然之色，疑虑的道 “孙堂主，你可曾注意到，这厮适才跃升空中时，所施的身法么？”

“南荒一煞”慢慢一想，面上也渐渐透出一股惊疑之色，他脱口道 “莫不是已失传武林，达一甲子之久的“铁臂振空”？”

吕宁面色凝重，沉声道 “不错，这种功夫，乃是当年武林中，第一邪道高手，邪神厉勿邪所独擅。”

一语甫出，众人已惊得哑口无言。

“阴阳掌”查百川喃喃自语道 “那么……适才这小子一掌将我震退，必是用那“天佛掌”罗！好险！”

吕宁向江青匿身的树林中，凝视了一刻，颓然的回头道 “此山深远高耸，这厮功力又复高绝，恐怕一时不易寻找得到，也罢！既识此人，日后也不怕他逃跑……”

他一挥手道 “走！咱们且先回去，看看毛堂主的伤势……”

说罢，纵身跃起，四条影子，已相继消失於山旁小径。

XX

曙光微透，鸟语吱喳！

这，又是一天的开始了。

山上，一片方圆不大，却异常紧密的丛林中，江青正紧张的伏在一株树下，蔓芒纠结的山藤野草，将他掩遮得十分严密。

过了很久，他知道对头必已离去，始缓缓站起身来，目光却落在手中，那个黑绸包裹上。

”

X

他喃喃自语道 “这“万钻朱兰”到底是什么东西？值得这么多的武林高手，为它拚命？”

说着，伸手将包裹缓缓打开，晨曦的光辉照耀之下，包裹内陡然闪出一道，五色缤纷的耀目光彩。

江青微拢双目，仔细向包裹里一瞧，不禁啧啧的称赞起来。

原来在包裹中，有一方透明的水晶方盒，盒内雪白的软垫上，却放着一支大若人掌，雕镂得异常精致的红色芝兰。

芝兰质地光润，毫无瑕疵，且隐隐流动着烨烨异彩。

这株红色芝兰，不知为何物所制，但，纹理之细腻光泽，似更在邪神那“朱玉寒骨令”之上。

更令人爱不律手的，却是那芝兰上，嵌满灿若明星般的珍贵明钻。

只见这粒粒明钻，其大如豆，呈多角之形，将那流灿欲滴的红色芝兰的光辉，反映而出，更幻成千彩百色，端的悦目之至。

江青正痴痴的在手中反覆把玩时，身后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说道“确是人间至宝，只是可惜公子却不知这宝物真正的奇异之处。”

江青闻言大惊，陡然转过身来，眼光触处，不由更令他怔愕不已。

这发话之人，竟是那在会泽城中乔装扒窃的闲漠焦三。

焦三这时，身上已换了一套银光闪闪，质料高贵的密扣紧身衣，衬着外罩的一件黑蓝色长袍，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了无昨日在酒楼中，那种邋邋猥猥之低。

他见江青转身过来，笑吟吟的双手抱拳一揖，道“江公子别来无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料不到小的，今日在这荒僻之地，又见到了公子……”

江青目光一冷，淡然道“尊驾果然是真人不露相，我江青倒是走眼了……”

他心中却骂道“这小子，还装什么蒜？其实，在会泽城中，我早已瞧出你行色可疑……”

那焦三道“昨夜於会泽城，酒楼之上，公子大显神威，的是令小的佩服得紧，嘿嘿！”

公子却忒地心急，不容小的拜别，便匆忙走了……”

江青一见焦三，此时仍然是一派虚言假意，不由面色一寒，道“尊驾必是武林高人，何苦如此相戏在下，须知江青也不是好欺之辈！”

那焦三闻言，随即面容一肃，正色说道“实不相瞒，在下昨日之举，乃为势所迫，并非有意戏弄尊驾！”

他口气一改，江青始缓缓说溃“昨日见到阁下，江青确已动疑，既是如此，区区亦不能责怪兄台……他一顿之后*又道“尚请尊驾示下名讳！”

那焦三双目一睁，洪声道““武林寒戟”，“缤云戟”商固，便是在下。”

江青闻言一震，暗忖道“怪不得这家伙，两次欺身至我身后，都是在如此近逼之下才发觉，原来竟是那武林寒戟。”

想着，他连忙拱手道“原来兄台便是名震遐迩的“缤云戟”商兄，在下倒是失敬了！”

那化名焦三的商固，莞尔一笑道“江兄言重了，兄弟虽然薄具虚名，但较之江兄一身卓绝武功，却是瞠目不及。”

江青淡然道“商兄谬奖，小弟实在愧不敢当。”

他忽然想起一事，急问道“昨夜兄弟与金衣帮数名高手相斗，闻说他们与商兄结有梁子，不知此事须知江湖之上，人心险诈，禁忌亦多，别人

私隐之事，若逢自探问，便常会引起一些莫须有的误会。江青的江湖阅历不深，是故贸然问出。商固面上却神色不变，微笑道：“此事无甚紧要，只是数日前发生的一点误会，在下早已料理清楚……倒教江兄费神了……”

江青见他含糊其词，不愿言及，也就一笑作罢，不再多问。

其实，这缤云战商固，与金衣帮铁牌开山吕宁等人，结有极深的仇怨。

事因四月以前，商固行经湘境，无意中，与金衣帮内三堂紫麟堂堂主，六指行者汪明，为了抢路前行，发生争执，一言不合，随即动手。

百招左右，六指行者吃商固一掌震伤，随行的两位金衣帮众，也俱被商固击毙。

汪明负伤回到贵州抱朴山总坛，面呈一切后，铁牌开山吕宁勃然大怒，便遣下追骑，四处寻查缤云戟商固的行踪，以待围攻泄恨。

恰好商固这日，因听到江湖传闻，昔日之千臂魔僧哈鲁齐又重现江湖，而且曾在会泽地面发现其行迹。

因这千臂魔僧于早年，自一拨南海海盗手中，得到一株价值钜万的“万钻朱兰”，这朱兰之上，镶有无数珍异钻石，其中，更有二粒神奇异常，名曰“轻尘”“避水”“蹈火”的绝奇神珠，功能水火不侵，邪秽不入。

千臂魔僧早年得此奇宝之时，风声便已泄露，好在知晓之人，尚为数不多。

但，当他行迹复现江湖后，已有不少的武林两道人物，闻风而来，商固，也是其中之一。

但，当商固进入会泽不久，已被金衣帮所布的眼栈察觉，即时便飞报总坛，并密切派人监视。

商固久走江湖，武功高绝，岂有发觉不出的道理。但千臂魔僧身上的宝物，他却舍不得放弃，无奈之下，为了避免麻烦，便易装四出游荡。

江青到达会泽，投店之时，便被商固发觉，他在无意之中，又窥见江青入店时，背上所背的“金龙夺”。

但是，他又见江青神态轩昂，步履沉稳，说话之间，中气十足，便知对方，亦必为一身怀绝技之士，他的江湖阅历深，自是识货之人，目睹之下，不由贪念大起，便欲夺为己有。

加以对头侦骑四伏，他也不敢大意，便化装成一落魄闲汉，借扒窃为实，一试江青武功深浅。

那时，设若江青懵懂不察，则被点倒之人，必非商固，而是江青了。

商固这条苦肉计，当时虽则行通，但直到他目睹江青在酒楼之上，击败双飞仙子的身手后，便知道自己万万不是敌手，何况，嗣后又见江青，乃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邪神的义子，他就更不敢明里下手了。

俟江青回店之后，商固随即换装驰往郊外，较之江青更早了一步。

他到达之时，正值闻风而来的武林群豪 阴风黑煞古劳、秦蒙、秦平。

还有金衣帮中，先行而至，闻风亦赶来插上一手的三大护坛“飞雪银刀”欧治、李朴、牟凤。

加上穷家帮刑堂堂主，霹雳斧霍大刚、双掌开碑袁抱吾，及南固山断魂岭的银杖婆婆等人，正在与千臂魔僧展开恶斗。

他原先计划是，等千臂魔僧与这九位江湖豪士，争斗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之际，然后再出面抢夺打物，坐收渔人之利。

殊不知他如意算盘原打得很好，但是不久之后，却越看越觉心寒。

原来，场中群豪，在瞬息之间，已被千臂魔僧击毙了一大半，馀下各人，亦均是岌岌自危。

没有多久，霹雳斧霍大刚与双掌开碑袁抱吾二人，也在千臂魔僧诡异的手法之下，收招不及，自相残杀而死。

甚而至於连功力高绝一时的南固山银杖婆婆，亦未能逃出厄运。

商固目睹千臂魔僧如此身手，不由吓得直冒凉气，他自行估量之下，虽知自己较之场中各人均高出甚多，若是与千臂魔僧力斗，五百招内尚不致落败，然而到最后，却必然不是千臂魔僧的敌手。

这时，他目光一闪，便看见江青，自远处禹禹行来。

直至最后江青与千臂魔僧激战，及金衣帮高手倾巢而至，所有的一切情形，商固皆已看在眼里。

待得千臂魔僧毙命，江青得宝逸去，他亦遥遥跟辍在后，再以一身超然的轻功，潜入这树林之中……

这时，江青缓缓将手中“万钻朱兰”包好，抬头间，却陡然看见商固那双贪婪的目光，正紧紧的注视着自己手上的宝物。

他心神一动，装做不察道：“商兄适才言及，此宝另外还有一宗异处，如蒙不弃，倘请兄台见告。”

商固微一沉吟道：“实不瞒江兄，这“万钻朱兰”尚有别宗异处，兄弟也是道听途说，详细之情，亦不十分了解。”

江青暗中冷笑，若无其事的道：“既是如此，在下只好易询他人了！”

他心中却忖道：“这素有武林寒戟之称的商固，言谈之间，闪烁支吾，居心叵测，显然根本就未怀着好心！”

缤云戟商固何等奸滑，他一见江青面上神态，已知对方必已存有戒心，自己有意强抢豪夺，却又没有胜算把握。

念头一转，忽而满面堆笑道：“未知江兄欲往何处？兄弟生平性喜游览名山胜水，足迹所至，中原各地兄弟皆了若指掌，江兄若有兴致，兄弟倒可勉为前导，到各处游历一番！如何？”

他已打好算盘，欲与江青朝夕相处，乘其不备之际，实施暗算。

江青又不是傻子，商固用意他当然也能猜到八分，岂会伴虎而眠？自取其祸。

尤其商固在江湖上的武功名头，甚为响亮，若他真以不光明手段突施暗袭，自己也的确防不胜防。

江青思虑及此，向商固深深一揖道：“兄台盛意，江背心领，只是，此次出山，乃系奉义父之命，办理一件要事，兄台武林俊彦，万人景仰，小弟不敢再行打扰了！”

商固闻言，不由一怔，却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勉强干笑了一阵，说道：“江兄既然有事待办，兄弟就此别过，日后有缘，当再与江兄把晤。”

说罢，双手一拱，转身纵去，眨眼之间，就消失於树林之外。

江青仔细将手中小包，塞入怀内，一面缓步走出林外。

这时，朝阳初升，霞光万道，透过半山浮飘的雾气，幻成奇异绚烂的光彩。林端草穗之上。凝结着颗颗晶莹透明的露珠。空气清新，目旷神怡，好一个初秋的清晨……

江青作了一次深深的呼吸，徐步行至山脚下一条清溪之旁。

只见溪水清澈，一眼到底，他俯下身去，捧起一掌寒冽的溪水，洗嗽

起来。

冷水沾面，神志顿时一振。

他正待躬身下去，欲再掬一些水而嗽。忽然，溪水的倒影中，竟照显出一个全身黑衣的蒙面人影来。

江青心中一惊，躬着的身形，突然一个翻转。

就在他身形翻转之际，一股强劲的掌风，掠体而过，将溪中流水“澎”的一声，激起数尺高的水花来。

水珠迸溅中，那蒙面人不待江青定下心神，绝快绝伦的政上九掌。

江青大喝一声，身躯如陀螺般旋转，流星似的拍出亡掌，踢出三腿。

蒙面人一声不响，已围着江青游走起来，双掌挥舞如风，劲风刚猛着体如削。

江青一面施出“七旋斩”掌法，一面喝问道“尊驾何人？在下自忖与人并无仇怨，怎的却以如此下流手段，暗算於我？”

蒙面人仍是一语不发，闷头疾攻，招式凌厉猛辣，威势惊人。

江青力敌之下，心中暗惊道“这蒙面人功力之高，与那南荒一煞孙奇，竟在伯仲之间，奇怪！怎的一日之中，我却遇见这么多的江湖高手！”

蒙面人拳脚齐施，罡风无俦，气流涌荡，江青在猝遇强敌之下已被追出五步以外，情势十分危殆。

在强劲的掌风猛拂之下，已将江青所穿的青色长衫飘起，露出身上艳红的“火云衣”来。

江青一瞥之际，豪情顿生，春雷似的暴喝一声，身形猝然弹起空中，如游鱼戏水般的往前一滑，双掌却自两种极为怪异的角度，急推而出。

顿时，两股激流若山崩海啸般交逼涌去，掌风所带起的尖锐呼啸，刺人耳膜已极。

这一手，正是邪神当年，纵横江湖的绝技“如意三幻”。

蒙面人失声一叫，已当堂被震得踉跄倒退。

江青不容对方再有机会缓过手来，已步如流水行云，双掌齐出，带起圈圈弧线，及一片星形精芒，“银月寒星双环式”倏然出手。

蒙面人厉呼连连，身形急掠中，急快的拍出七掌。虽将江青逼得身形稍滞，但他手指过处，已“嗤”的一声，将蒙面人的黑衣，划破了一大片。

朝阳之下，看得甚为真切，黑衣内，竟露出一片银光闪闪的紧身衣来。

江青失声叫道“啊！原来是你！”

蒙面人狞笑一声，身形暴退中，扬手发出三枚寒光耀目的暗器，眨眼间，已闪至江青身前。

江青惊怒中，举掌击去，劲风过处，那三枚暗器仅在空中一歪，又呼啸一声，其中一枚走半圆弧形，急掠飞来。

江青冷冷一笑，瞧准来势，倏然伸手捞住。他骤而将暗器接在手中，那暗器所带的劲力，竟震得他后退一步。

百忙中，已看出那是一枚后扁前利，尚带有两片银色薄翅的奇形暗器。

江青心中尚未及转念，另两枚亦电掣而至。

他身体极微妙的向上一翻，竟贴着地面三寸之上，箭矢般射出。

江青堪堪躲过这三枚暗器后，蒙面人早已鸿飞冥冥，踪迹不见。

他默默沉思了一刻，又俯身将三枚暗器抬起，匆匆下山而去。

云山孤雁

风狂云密，黑压压的布满了天空。

四野的林木，簌簌地响着。

空气中，隐含着阵阵湿意，一场暴风雨，眼看着即将到临；而且，来势必然强烈。

江青自遭那蒙面人突袭以来，已急急奔行了三天。

他在这时，抬头望了望天色，心中顿感焦虑不已。一面在心中埋怨自己“适才经过一处小镇甸时，为什么不住了，又不是赶着什么急事，自己如此奔驰作甚……”

一面身形如脱弦流矢，疾快的腾闪跃进，眼前已可隐隐见一片黑森森的苍幽树林。

同时，黄豆般大小的雨点，也急骤如密鼓似的落下。

江青提起一口真气，两个起落，已进入这片幽深的树林之内。

他找了一处枝叶茂密的大树，站在树下，用手拭着面孔上成滴的雨水，眼望着天边的乌黑彤影。

心忖道“看情形，这场雨下起来，必然不小。而且时间也不会太短，站在这大树底下，虽然暂时可藏一会身，但，总不是长久之计，眼前，怎生寻个可资遮蔽之处，才是道理……”

游目四顾，却在这片树林深处，隐隐约约发现一角红墙绿瓦，在雨水迷蒙之中，好像是一栋庙宇。

雨，下得更大了，“哗啦啦”的，顺着枝叶的隙缝，向下直泻。

江青双臂环抱胸前，星目半闭，刹时，头顶上竟腾腾冒起丝丝白气，那件青色长衫，也好像充满了空气般的，陡然鼓起，落下的雨水，竟在距离头顶三尺之处，向外分溅，丝毫也流不进来，好似遭到一层无形阻力一般。

江青已运出那无坚不摧，刀枪难入的“离火玄冰真气”。

只见他双臂然平伸，身形已缓缓向前飘去。

待欲落地的刹那，但见脚尖微微一点，轻若柳絮般，又掠出数丈。

倾盆如注的大雨，皆在他身体两旁泄落，一滴也未溅到他身上。

瞬息间，江青已来至那栋庙宇之前。

这庙宇，在无数的参天巨木环抱中，红色砖墙，已颓倒不堪，庙门破落，门上挂着“无念古刹”的一方巨匾，也已漆褪油剥，显得十分凄凉。

江青不由微微一怔，自语道“想不到，这竟是一间无人居住的荒寺！”

他不妄多想，一抬脚，人就飘身而入。

迎面是一个小小的天井，杂草蔓生，冷清寂寂。

他顺着一条已参差不齐的青石砖道，快步行入正殿之内。

这所正殿，建筑得亦不甚大，正中供着一座残破的神像，两旁的布幔，早已腐朽，破烂不堪，供桌之上，满积尘垢，地下，尚有不少鸟兽粪便。

江青四周一瞧，暗想道“这座古寺建筑的年代，必定十分悠久，想是香火清淡，而逐渐颓废了吧？”

庙外的大雨，落得要密了，间或夹杂着，阵阵的闪电雷鸣，狂风呼啸，

林木萧萧。

天色也更形晦暗，这座荒芜的古刹，被托衬得更加阴森、凄凉。

江青正待用手拂去那供桌上的灰尘，以便自己能暂时的休憩片刻。

庙门外，倾盆的大雨中，忽然传来一丝极为轻细，但却十分急促的步履之声。

也只有江青如此高深的内功修为，才能在这万马奔雷般的暴雨中，听辨出这一丝细微得几乎不能查觉的声息。

他惊异的！侧耳静听了一刻。不错，果然是人行的脚步声。

而且，这声音已逐渐接近庙门了。

他四处环顾，发现在这所大殿的阴影处，正有一根横梁。

於是，他毫不思索的，如一缕轻烟般，飘隐在那根横梁之上。

就在他身形才俯下的时候，门外，已如风似的抢进一个人来。

一道明亮的电光闪处，清晰映出来人的面目，竟然是一个生得异常俏丽的少女。

她这时，正用一方丝帕，草草的抹拭着身上的雨点，面上却现出一股惊骇、恐怖的神色，急惶的向外面张望着，显然，她不是单纯为了避雨，才进入这所古刹的。

江青一看是个女人，心中不由十分纳闷，随即又出生出一股厌烦，他乃屏住呼吸，静静的向下望着。

虽然，这位美丽的少女身上，已被雨水淋得狼狈不堪，面上隐现忧虑之色，然而，却仍然掩不住那美艳无比的绝世容姿。

待了一刻，那少女情绪，似乎已稍稍安定，开始环视着这间破旧的大殿。

江青正待现身，却忽而悚然停住，原来，他自己看见大殿外，毫无声息地，如鬼魅似的又闪进一条人影，悄然的！立在那神座之旁。

少女仍然不察，姣好的面容上，已经恢复一片冷静而漠然的神色。

她正待向后行去，忽然，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响道 “小贱人，天地虽大，无奈你自找死路，当真还想逃出本洞主的掌心么？”

这少女闻言之下，猝然浑身一颤，花容失色，急急回转身来。

布幔之后，此时缓缓走出一个，身着黑色长衫，面容惨白的中年秀士。

他那双鹰目，如电似的瞪视着少女，嘴上挂着一丝狞笑，阴声道 “夏蕙，本洞主一向待你不薄，姑且勿论你一进入我的天缘洞，便即另辟特室，不受洞中规则约束，便是你在江湖之上，博得这不小名声，还不是自本洞主以下，全力暗中维护於你？”

少女花容惨白，身体微微战悚，好似极为畏惧那中年的黑衣秀士。

黑衣秀士又冷笑一声道 “想不到你这贱人，却恩将仇报，本洞主首座徒儿，那点配不上你？你强自拒婚，违我谕命不说，更乘我徒儿不备之际，将其暗算而身受重伤……嘿嘿……只怕今日，你就是跪地求饶，本洞主也不能放过你！”

这美艳的少女，暗自一咬牙，竭力镇定住惊惧的心神，恨声说道 “天缘洞主，你不要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姑娘当初，确曾加入你的天缘洞，可是……我不知道，你们竟是如此邪恶，恬无廉耻的一群畜生……。”

她虽尽力装出一股夷然不惧的神情，然而，语声仍不自觉的微微发颤。

她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又愤声道 “你那徒弟玉郎君潘才，是出了名

的采花恶贼，姑娘我！便是拚了一死，也不会嫁给他。”

黑衣秀士阴沉沉的一笑，奸声道 “骂得好！贱人！你便再多骂几句，否则，我天缘洞主田净一动手，你便再也没有时间骂了。”

这名叫夏蕙的少女，面上一阵抽搐，咬牙道 “田净老贼，你……你要杀就杀……姑娘难道还怕死不成……。”

她说罢，秀目微阖，竟然不愿抵抗，因为她知道，凭自己的武功，决计不是这天缘洞主田净的对手，又何苦自找羞辱呢？

江青伏身梁上，看着这艳色少女，那美艳的面容上，正透出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凄凉神情，但却决不是畏惧。

黑衣秀士发出一阵阵夜猫叫似的干涩笑声，阴冷的道 “你想的倒挺好，本洞主岂能容你如此便宜的就死？我天缘洞的蚀神迷魂手段，你还没一见识呢！”

夏蕙双目怒瞪，切齿道 “田净老贼，你……你用心太……太狠……。”

这天缘洞主田净，自鼻孔内哼了一声，缓缓自怀中摸出一支青色玉箫来，盘膝坐在地上。

夏蕙花容才自一变，田净已将唇就箫，呜呜的吹奏起来。

声韵才起，袅袅娜娜，清绝悠远，令人神志恍惚舒畅，似是飘荡云端之上。

箫声忽的一变，已转为极其柔和细腻，如诉如泣，恍如情侣细语，侃侃倾吐心曲。

江青身在梁上，已听出这什么天缘洞主的箫声内，含有一股无形的魔力，吹出的音波韵律，飘入耳后，竟会随着箫音的情感而起伏，产生一种奇妙虚渺的幻觉。

他连忙敛神内视，澄心宁气，片刻后，果然已摒除杂念，灵台清净。

此刻，那缕缕哀怨悱恻的箫声，已转为春光旖旎的撩人音韵，如火如荼，隐隐含着丝丝挑逗，就好似那两心相许的一对情侣，已在互相偎依，齿唇相接，双眸含春，更进而宽衣解带……

靡靡之音，越来越甚，渐而略微低沉，但是忽然音韵一高，又似含着无限淫声浪语，恍惚中，好似一对年轻男女赤裸裸的，紧紧搂抱在一起。

箫声吹出有节拍的颤动，然而，这却又似那人类亘古以来，最原始，最疯狂，而永无改变的节奏。

那名叫夏蕙的少女，如玉似的面庞上，已染上圈圈嫣红，红得迷人，如此深见魅力……，水汪汪的大眼中，透出一股烈火般的情焰，吐气如兰，一双纤纤的玉手，缓缓伸至那件淡紫色的衣衫钮扣旁。

天缘洞主田净的双目中，射出缕缕柔和的光辉，凝视着夏蕙。

这时，忽见他袖口微微一抛，白光闪处，两条酒杯粗细的白色小蛇，已自他衣袖中窜出。

落在地上后，竟随着田净所奏的箫声，极有节奏的扭动起来。

渐渐两条白色小蛇，纠结一处，忽上忽下，徐徐翻滚。

这一下不正是象征着，某种最诱人而邪秽的意义么？

夏蕙双手一动，已解了衣衫上的！第一个钮扣。

江青内力深厚，修为甚高，这淫荡的音符，虽也将他平静的心扉中，激起圈圈涟漪，但，也仅只是一丝而已。

他心中，却是异乎寻常的清楚。

此刻，骤然一见这黑衣秀士，竟以此种淫荡声音，来迫害一位少女，不由陡然升起一股怒气，也忘却了他对女人的恶感。

一声焦雷也似的暴喝响处，人也然闪落地上。

箫声倏止，两条白蛇亦蜿蜒而去，天缘洞主田净，怒目圆睁，霍然起立。

夏蕙也惊呼一声，双手掩面，软软的倒在地上。

天缘洞主田净双目如电，打量了江青一阵，冷然喝道“无知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天缘洞主的事，岂是你能管得？”

江青极为不屑的“哼”了一声，说道“以这种秽音靡韵，扰乱一个少女的纯洁心灵，也算是江湖好汉的行径么？”

天缘洞主恨声道“小辈，今天你坏了本洞主大事，须是饶你不得……哼哼！你也试试我天缘洞的蚀神迷魂神功吧！”

江青冷笑道“适才你已卖弄了好一会啦！在下便在那横梁之上，却也未见得将区区如何？”

天缘洞主田净闻言，心中一震，忖道“以自己这身功力，同遭十丈之内，落叶飞花，都不能瞒过耳目，居然会有一个人，自始至终的藏身头顶，竟然未曾察觉！”

他目光一转，已瞧见江青那神仪内蕴，意态飞扬之状，不由心中打鼓。

暗想“瞧这小子一身功夫，必然甚为不俗，便是适才藏身梁上，我丝毫未曾发现这点，便已输了一筹，若真个动起手来，却不知能否胜他？倒是毫无把握。”

念头一转，他眼光已射至那位！蒙着面孔，坐在地下抽搐的少女夏蕙身上，心中不由一动。

遂开口道“小辈，你是何人门下？可知此乃本洞主自家私事，容不得外人干预的么？”

江青见他口气，突然软了下去，亦不由一征，他想到“这黑衣书生，目光向那少女一瞥，便自改了态度，莫非……莫非这少女身上，有什么使他顾忌之事？”

想着，他洪声道“天下人管天下事，小爷若是看得不顺眼，便要插上一手，你不服气么？”

天缘洞主亦为邪道中，极负盛名的辣手人物，禀性阴狠淫恶，他适才一见江青落地时的身法，已自暗中惊疑，故而不敢贸然出手。

虽然他口头上是说，为了徒弟！才来追捕那少女夏蕙，其实，他心中对这艳色女郎，亦早存染指之心。

现在，却半途杀出个程咬金，他唯恐万动手之时，被这年青人缠住，而让夏蕙这块到嘴的天鹅肉，及时飞去。

他心存顾忌，故而强将一口怒气，忍了下来。

江青如此一说，他却不怒不笑，阴恻恻的道“无知晚辈，你道本洞主尚怕了你不得了，哼哼！你便留下名来，待本洞主，将我本门事情清理完后，再来教训你！”

江青心想“瞧这少女适才，见了这什么天缘洞主的神态，亦好似曾有渊源，但，二人又为何如此仇视呢？难道其中，还有什么蹊跷不成！”

他想到这里，不由开口问道“这姑娘果真是你门下人？”

天缘洞主微微颌首道 “怎的不是？本洞主从来不打诳语，这件事情，阁下若是放手不管，本洞主也不究既往一笔勾销。”

江青正待答话之际。

那坐倒地下的少女夏蕙，已突然颤声呼道 “少侠，你……你莫要听他……一派胡言……我根本和他……没……没有关系！”

天缘洞主倏然双目怒睁，满面犷厉之色，喝道 “贱人，你忘了谁在淫贼钱立的五鼓返魂香下，将你救出？谁又在太湖一十二名舵主围攻之下，助你突出重围了，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

江青略一犹豫，忽然剑眉一轩，道 “莫论尊驾是这位姑娘什么人！在下这件事，是管走了。”

天缘洞主冷嘿了一声，猝然出手向江青拍出一掌，左手疾伸，已虚虚扣向对方脉门。

江青早已暗中戒备，打定主意，一上来便先给这天缘洞主一记下马威。

只见他的身形有如旋螺般飞快急转，双掌伸缩间，已使出“七旋斩”中，最具威力的一招 “旋心动魄”。

“劈啪”一声巨响中，灰尘飞扬，江青微微一挫，天缘洞主田净，却被震得退出五、六步之多。

他双目大张惊呼道 “且慢！”

江青微微一笑，停手站立。

田净疑惧道 “小子，长离一泉卫西，和你有什么关系？”

江青冷嗤一声，道 “姓田的，天下各门派的招术，你都能一眼看出来？”

天缘洞主田净道 “本洞主这一点能耐还有……尤其是你们东海长离岛的独门手法！”

江青冷然一笑，双掌忽出，一掌颤起圈圈圆弧，一掌带出无数星芒，锐风劲厉，排气成涡，刚猛无俦。

田净大叫道 “银月寒星双环式！”

身形猝然暴退，如飞掠出，回首道 “小子有你的，有缘日后再行相见！”声落，已遁不见踪影。

江青暗暗一笑，知道自己显露的那手当年邪神纵横武林的奇功，已将这淫毒异常的黑道高手吓退。

他缓缓转过身来，却见那少女夏蕙，已自悄然站在身后，满面惊疑之色，呆呆的向他凝视着。

江青开口道 “姑娘，你没受那家伙的箫音，蚀伤心神吧？”

夏蕙微微摇头，面上又起了一丝红晕，在那细腻的面容上，显得异常美艳…动人。

江青又道 “姑娘与这什么天缘洞主，究竟有什么关系？怎的他却如此折磨你？”

夏实惨然一笑，低声道 “我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可说……可是，在三年前，我师父云山神女突然去世，遗下我子然一身，独自下山行道，但……但我入世经验不够，一次，险遭……险遭一个下流贼人……欺侮，却不知怎生被这天缘洞主碰见，将我救了！”

江青凝神倾听着。

夏实又续道 “那时，我以为他是好人，加以我四方飘零，无定去处，

便听了他的话，随他到那什么天缘洞府……”

江青接道：“这不是很好么？”

夏蕙脸上又是一红，恨声说道：“谁知我到达洞府后，眼闻耳闻，尽是……是些下流无耻之事，那天缘洞主田净，更是居心叵测，我……我知道自己身陷虎穴，便不动声色，想伺机逃出，但那田净，武功极高，监视又严，一直找不到机会……”

江青又岔道：“因此，便乘那田净，择日为你与他徒弟完婚之时，伤人潜逃？”

夏蕙一双澄清大眼，凝视着江青，颌首道：“田净因为年纪太大，便想将我许给他那宝贝徒弟。其实，他那里还安有什么好心……我便乘那……那天晚上，他徒弟玉郎君潘才酒醉夜深之际，出手点了他的重穴，乘机而逃……”

夏蕙感激道：“若非少侠仗义援手，只怕如今我早已遭了毒手了。”

江青微微一笑，淡然道：“这也没有什么，……啊……你吃过饭没有？”

夏蕙将头低下，默默一摇。

江青起身，将包裹拿来，取出里面干粮，二人对坐着，津津有味！吃了起来。

此时，骤雨已息，风静云消，一轮新月，自东方缓缓升起。

江青口中吃着干粮，眼睛却慢慢打量着！坐在对面的夏蕙。

心中忖道：“这女孩真美，绝不在师妹华小燕之下……”

窗外的一线明月，淡淡的映射在夏蕙那秀丽的面庞上。

那一股静态的美，更衬出她神韵的高雅脱俗。

夏蕙忽然抬头，见江青正凝视着自己，那道冷电似的目光，仿佛欲看到她心灵的最深处一般。

她不由全身一震，羞怯怯的又低下头去，用手抚弄着自己的衣角，欲言又止。

江青微微阖起双眸，心中想道：“若是我仍然是从前那付面孔，不知它是否会像眼前这样，和我对坐在一起？”

想着，想着，那一股对女孩子所抱有的深刻成见，又逐渐升起，他默默地站起来，踱到一边。

夏蕙想不出，自己何时又得罪了这武功高强，却又英挺秀逸的救命恩人。

这时，夏蕙那一颗心，已不自觉的，轻轻系在江青身上。

江青在这空旷的大殿上，徘徊了一阵。忽然看见夏蕙也站了起来，正在怯生生的望着自己，美丽中透出一股不安欲泣之态。

他不由一阵歉然，上前道：“姑娘，你怎么不坐下歇歇，刚才被那鬼箫一奏，想你心神必已受到伤损……”

夏蕙向前挪了一步，低声道：“不要紧，你……啊！我真糊涂，还没请教少侠，尊姓大名呢？”

江青朗声笑道：“在下江青，姑娘的芳名，可是叫夏蕙？”

夏蕙微微点头，想江青必是闻天缘洞主呼叫自己姓名时所知。

江青又道：“姑娘，听那天缘洞主田净言及，姑娘也曾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么？”

夏蕙嫣然一笑道：“每次出去，都有那田净跟着，有时，不用他帮忙，

他却偏偏要出手。”

江青大笑道。“姑娘可有外号？”

夏蕙道“人家都叫我云山孤雁。”

江青赞道“好美的绰号，和姑娘人一样的美。”

江青素来没有夸赞过人，尤其是女孩子，故而，虽然只是这么简略的两句客套话，却说得异常诚恳，毫无半点做作之态。

夏蕙心中，竟为这两句赞言，而满怀欣慰，她想不出，为什么以前，听了那么多的人赞美自己，却没有丝毫感触呢？

她那双秀丽清澈的眸子，又凝注在江青的面孔上。

二人相互的注视着，不知何时？两双手紧紧的握在一起……

倏然，江青轻轻的，将夏蕙双手放下，身形一闪，已掠至大殿之外，转眼间，又已转回。

只见他急对夏蕙道“姑娘，请即到神像之后暂躲一会儿，恐怕有人来了！”

夏蕙温柔的站了起来，闪身隐於神像之后。她甚至温顺得没有询问江青，来的到底是什么人？

江青依着她站立，目光炯炯的注视着大殿门外……

他心中此时奇怪的思想“在这荒山丛林的古刹中，怎的却又有江湖人物到来？适才听那步履之声，来人好似不在少数……”

稍倾，连夏蕙也听到了一阵沉稳的脚履声。

顷刻间，来人进入这间大殿，微弱的月光下，依稀可辨出约有七人，四老二少，个个步履稳健，两边太阳穴鼓起，颇然都是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这七人行入大殿后，一个二十左右的年青人，已燃着了手中的火摺子，将带来的蜡烛点好，放置在供桌之上。

烛光摇曳下，一个身材修伟，长髯齐腹的老者，已首先干咳一声，开口道“难得众位兄台皆肯赏脸而来，各位或为当年『武林三绝掌』之后，或为今日之一代高手，大家定然业已知晓。老夫约各位今夜至此赌斗，关系异常重大，除了可得到『武林三绝掌』家传秘技，及一柄“迴风”宝剑外，并须与若干年前『武林双飞』的后人联手协力，应付那当年邪道中的第一高手『邪神』厉勿那的嫡传弟子……”

老人对面，一位鹤发童颜，面容清瘦的老者，闻言说道“谢兄乃当年『武林三绝掌』中，功力最高的“魔龙掌”谢石谢老前辈的后人，如何赌斗，便请谢兄来主持如何？”

长发老者微微一笑，谦让道“先父盛名，老夫如何敢与之比拟，还是请当年『游魂掌』邓老前辈的后人，邓兄你吩咐吧！”

二人相互谦让，立於门边的一个身材矮胖的锦衣老者，却冷哼了一声，阴森森的道“我武林双鹰今日十分荣幸，得到谢兄一柬相邀，虽然兄弟大哥因故未到，但我彩鹰齐百禄亦可全权代表，如兄弟输了，自然仍须奉上一件密技于胜利之人。”

言下之意乃是说大家利害都是相等，仅只你们武林三绝之后才能出题目赌斗，难道我武林双鹰便不能么？

长髯齐腹的“魔龙掌”后人谢志，及面容清瘦的“游魂掌”后人邓斌，闻言皆不由双双一怔。

那位进殿后，一直没有开口，身材瘦小的老人，乃是武林三绝掌中“摧

山掌”冉隐的后人冉独，等得不耐……。

他这时缓步向前徐行，开口道：“各位且请稍安勿燥……今夜，各位既然皆已来此，是当然要赌叫出一个结果来，至於赌斗之法、老朽不才，却想出了几个。只是，说了出来，若各位有异议，大家不妨再商量，加以修正……”

这时，大殿中，另外之三个年青人，已紧紧站立於“武林三绝掌”后人，谢志、邓斌、冉独的身后。

敢情！他们正是三人的嫡传弟子。

古刹睹斗

这座破落的大殿，积尘聚垢，被掌风拂动，飘扬不已。

谢志与邓斌这一对，亦各自展出家传绝学“魔龙掌”与游魂掌，奇诡无伦的相互递招。

每次掌出脚飞，尽是在那不足一尺的距离中，变化的神速，使人目眩神迷。

江青这时，轻微的喘了口气，他双目大睁，极为注意的注视着这大殿之中，四位绝顶高手的打鬥。

这时，雪山孤雁夏蕙，亦抬起头来，惊愕的望着殿中情景。

她只觉得这四位老人的功力，无论其中的任何一人，都比那天缘洞主强上多多。

夏蕙这时又奇异的想着：“不知这四位老人的功力，较之自己身旁的俊俏少年如何？”

她想到这里，又情不自禁的回首向江青望去。

但是，江青却是痴了似的望着神幔之外。他看着四位老人那惊世骇俗，妙绝天下的精妙招术，心中想道：“这四个人的武功，确已达到登峰造极之境了！想不到昔日的三绝掌，果然还有这么一身极其精妙的本事！”

他随又想到：“但是，若凭目前的四位老人，以一对一的与自己交手，则他们必落下风，可是，自己赢来当亦十分辛苦……”

他旋又傲然一笑，忖道。

“这是说，自己尚还不须施出那天佛掌法……”

他正想到这里，目光瞥处，不由心中一动。

原来，大殿中的四人，这时已身形疾若飘风般在四周旋走起来。

但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却仍然是只隔着两尺。

在游走中，四个身躯倏而欻然拔空，倏而翩然落地。

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四人仍旧以精妙至绝的手法，不停向对方攻去，同时各以一股内力，贯注於手中铜线，以求将对方握手处震断。

四条人影愈转愈快，几乎分辨不清，合而为一，毫不迟滞的在任何可以容身的空间，做着疾若电闪般的激斗。

忽然！

一声闷哼骤起，冉独与彩鹰齐百禄二人，已双双飘然落地。

齐百禄那身光鲜的锦衣袖口处，已被冉独雄厚凌厉的掌风，如刀削豆腐般的削去一片。

而就在齐百禄微一惊愕之际，两人手中铜线，已承受不住两个内家高手贯注其中的绵绵劲力，“嘎”然而断。

折断之处，正在这根铜线正中。

他仔细一瞧之下，那肥胖的身躯，已似一个泻了气的皮球，颓然松手，一言不发，恨恨的退至一旁。

原来一比之下，距齐百禄却近了两分。

冉独虽然尽量装出一付淡然谦虚之状，却仍然掩不住他心中的得意。

此刻，他正回头向谢志与邓斌这一对望去。

目光才转，已听到室中一声暴喝，随即轰然一阵巨响，大殿梁的积尘，纷纷洒落。

两条人影急闪，谢志已面含微笑的立於地上。他手中的一截铜丝，却足有一尺二寸长短。

游魂叟邓斌，此刻亦飘然下落。他好似骤然间衰老了十年似的，原本清的面孔，此刻已显得十分懊丧。

谢志这时沉声说道“邓兄游魂掌法，确实已达通灵而化的境界，兄弟佩服之至。”

邓斌苦笑一声说道“谢兄谬奖了，兄弟较之先父，相差何能以道里计，便是游魂掌中，那幽冥十二式，兄弟亦丝毫未得其诀窍……”

谢志心中一动，暗骂道“想不到自己平时如此宠络示好於他，这邓老兄犹在自己面前耍这花枪，他此言之意，显然是想稍停将这游魂掌法中，最精要的绝学，隐藏不授。哼！”

这时，冉独已徐步上前，而满面微笑道“谢兄，这一场便由兄弟向谢兄领教罗！”

谢志一捋长髯，笑道“不敢，只怕兄弟筋骨衰退，未必能挺得住冉兄摧山掌绝哩！”

他口中虽在谦虚，却又伸手接过冉独再度自怀中取出的一根长约两尺的铜线，握在手中。

冉独甫待手中铜线挺直，已蓦然将早已纳入丹田的一口真气，猛逼过去。

谢志冷笑一声，亦提起体内的雄浑真力，源源运出相抗。

就在两人的真气，经过这条幼细的铜线，甫一接触之际，双方已同时大喝一声，迅速无匹的连接了一十三掌。谢志蓦然双腿钉立如山，单掌已奇幻无伦的颤成重重山岳般沉重的掌影，密不透隙的攻向冉独。

冉独身形急快闪幌，掌势亦起若狂 雷电般迎击而上。

荧荧烛焰，在那片罡烈四溢的劲风中，急骤的闪灭跳动。

昏黄的烛光，映着大殿之中，那一张张紧张的面孔，散弥在四周的气氛亦好似逐渐沉重……

蓦然！

那摧山掌的后人冉独，这时已狂吼一声，单掌带起呼轰激荡的劲力，掌影纵横如飞。

好似他在突然之间，已多生出无数只手掌一般，奇诡无伦的袭向谢志全身要害。

这正是当年名震遐迩的摧山掌冉隐，嫡传之摧山掌法中，最凌厉的绝招“摧山三式”。

谢志骤觉周身压力顿增，好似整个神殿中的空气，已向他集中压到。

他面目一变，齐腹长髯，呼然飘飞，环眼怒瞪中，右臂已倏然暴粗两倍，手掌十指，更微微颤动。

手臂伸缩飞舞，神奇怪异的随意翔折，宛若一条闪掠九天之上的魔龙，挥展处，已带起重重层层，若长空彤云般的劲气，回环击出。

这乃是魔龙掌法的精髓之式“龙风云”。

掌影闪幌中，骤起一连串的暴响，两条人影已倏而分开。

这时，冉独满面通红，呼吸急促，他急急低头，向手中已经震断的铜线望去。

那魔龙掌的后人谢志，长髯亦微微飘动，但是，他却极为镇定的凝视着冉独的面孔表情。

神态之间，显得沉稳已极。

这时，冉独已缓缓抬起头来，从他那满目失望羞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这最后的一场赌斗，已是他的对手——谢志赢了。

冉独强颜一笑道：“三绝掌中，果然以魔龙掌之绝学为最，兄弟见识了！”

冉独这时心中的失望，已使他恼恨得几乎吐血。

因为，他所提出的赌斗方法，表面上看来，乃是极公平的较量着各人的内力及掌式，但骨子里，却对他自己十分有利。

因为冉独家学的摧山掌，威力奇大，足以开山裂石，加以招术精妙绝伦，一般江湖高手，在他平时施出，已是招架不住，何况更是在如此逼近的距离之内，近身相搏呢！

其威势之大，自是倍增。

冉独先时心中忖思，估量殿中各人，任是武功高强，在如此近逼之下，亦必定招架不住自己这威力奇大，劲势无匹的摧山掌法。

但是，如今却证明他的推断是错了！

这一记跟头，可是栽得大，赔了夫人又折兵，怎不令他心中深深恼恨呢？

此际魔龙掌的后人谢志，双手抱拳道：“兄弟适才多蒙邓、冉二兄相让，侥幸得胜，实在惭愧之极，惭愧之极……”

彩鹰齐百禄若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他懒洋洋的走上前来，干笑一声道：“技不如人，夫复何言？看情形，我们这几手不成气候的玩意，非要抖露出来不可了……”

邓斌亦好似极为心痛，他暗一咬牙道：“谢兄功力深厚，果然令人钦佩，此柄由我等先人合力求得的回风宝剑，稍停便交付谢兄……”

谢志笑呵呵的，向各人连声道谢，他故意仰首沉思了片刻，始道：“各位兄台如此看重兄弟，嘿嘿，兄弟实在感激莫名，但是，老夫筋老骨衰，目昏脑愤，若诸兄再将各位的秘传绝学相授，能否全然领悟，便大成问题……”

他那尖锐的目光，极快的又向殿中各人面上一瞥，续道：“而且，老耄耄矣，来日无多，若习得了诸兄的秘藏绝技带进了坟墓，可就不是诸兄的本意了……”

摧山神君冉独双目一转，冷然道：“谢兄之意，是否要兄弟等那几手

庄稼把式，传於谢兄门人？”

谢志哈哈一笑，道。

“正是，反正吾等目的相同，全是为了对付那邪神的后人，以维武林正义，各位将绝技传於兄弟，與传与兄弟门人，不全是一样么？”

冉独、邓斌二人闻言之下，皆不由微微沉吟起来。

因为，他们的家传绝学，是绝对不允许私下传授别人的。

目前为了邪神的后人重现江湖，各人乃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声誉与利害而联手一致，又恐怕凭一己之力，无法与邪神后人抗衡。

故而，便由魔龙掌后人谢志想出了这个办法，发出请柬，请昔日三绝掌的传人及彩鹰齐百禄等，夜集这座破落幽暗的古刹之中，议定赌斗传技之法。

目前，谢志又说出这令徒承技的话来，冉独、邓斌二人，自然十分疑虑，不能立刻做答。

忽然，彩鹰齐百禄这时阴笑一声，说道 “谢兄之言，亦不无道理，反正我等既是败了，便将那几手三脚猫功夫比划出来，谢兄亲自观摩亦可，由令高弟锻炼亦可。”

齐百禄这句话一说出来，冉独与邓斌二人，自也不好再说什么。

因为这正是各人亟须联合一致的时候，若因此而生有裂痕，却是大大的不智之举。

况且，他们心中亦十分清楚，便是坚持将自己武功传给谢志，其实也等於传授给他的弟子一样。

这时，谢志满意的一笑，同头叱道 “羽儿，怎的还不过来叩谢各位前辈授艺之恩！”

一语出口，那立於谢志身后的一位少年，已应声而出。

烛光之下，但见此人身材修长，面色如玉，生得一表人才，俊秀异常。

他此时“扑通”一声，跪倒地下，朗声道 “晚辈金羽，叩谢各位师伯大恩！”

说毕，已向冉独、邓斌及齐百禄三人行起大礼来。

冉独等三人，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但面孔上却又不得不现出一丝笑容。

故意笑呵呵的上前，将这少年扶起，连声谦虚了一阵。

谢志这时又略一沉思，向三人道 “目前在会泽城中，飞索专诸全立之女，号称双飞仙子的全玲玲、全楚楚姊妹二人，已约定那邪神后人，一月之后，至烟霞山庄践约……”

他说到这里，突然停顿。

冉独却双目圆睁，问道 “凭全力那条九飞索，也未见得将人家拾夺下来？如此粗心，真是令人……”

冉独话未说完，谢志已微微一笑道 “冉兄之言甚是，那邪神后人功力甚高，据传说穿着厉老邪当年行走江湖所穿的火云衣。按说飞索专诸武功虽高，却也不见得能超出我们兄弟去。只是，他女儿能如此大胆，想来必有所恃。”

谢志说到这里，双鹰之一的彩鹰齐百禄，已哼了一声道 “据传那邪神后人，不仅功力卓绝，更与东海长离岛有着极深的渊源，而且，这小子竟能使出长离一泉卫老鬼独擅的七旋斩。”

他此言一出，殿中各人，已微微起了一阵骚动。

因为，仅是那邪神后人出现江湖，已是令他们惊惧不安了，何况，这其中又牵连着威名赫赫的长离一泉在内呢？

谢志此时干咳两声，说道 “不论此人與谁有关系，只要我等能联合一致，齐心合力，便不用畏惧於他；甚至便是邪神亲来，也未见得能占得上风。”

他说着，又向彩鹰齐百禄一瞥道 “此次多蒙齐兄赏脸莅临，只是未知令拜兄怒鹰于朴是否亦赞助我等行动？”

那伙鹰齐百禄皮肉不动，仅将嘴角肌肉微微牵动，道 “武林双鹰，行动素来一致。”

谢志面色一动，目光微闪之下，已呵呵笑道 “如此好极，吾等得蒙武林双鹰联手，除此邪潦，想已不难，嘿嘿……全老儿知道了，怕也十分欣慰呢！”

说着，他将手一抬，续道 “折腾了大半夜，吾等也该早作休息了！各位先请，兄弟已在前面，准备了歇足之所。”

冉独、邓斌及彩鹰齐百禄三人，略一谦让，人影幌闪，已连袂飞出这座古老的破刹，消失於黑沉沉的夜色中。

破落的神殿内，又恢复了一片幽暗與冷清……

蛟索飞槌

那残旧色褪的神幔微微闪动，江青已悄无声息的飘身而出。

他怔怔的望着殿外微有水渍的地面，心中却在思忖着一些令他迷惑的事。他想到 “为什么三绝掌的后人们，对自己如此仇视呢？他们合力将武功传给那叫金羽的人，难道除了为了对付自己，便没有别的企图么？而是那烟霞山庄之约，是否全然仅只为了义父昔日的一段仇怨呢？这仇家又是谁呢？”

他怔怔的想着，极力思索其中的因果。

忽然，一声低哑的语声，起自他身旁，道 “江……少侠，那些人已经走了……”

江青悚然回头，已看见夏蕙立在自己身侧，双眸正凝注着自己。

他那秀逸的面孔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道 “是的，已经走了。”

夏蕙在江湖中闯荡不久，所以，六十年前“一邪双飞三绝掌”之名，她也只是模糊听过。

这些令武林中人震悚的名字，在她的脑海之中，并没有兴起多大的反应。

她目前所迷惑的，便是对江青那牵强心事重重的模样，感到忧虑与不解。

江青说出那句诘后，忽然又觉得话中的含义是如此的空洞而毫无意识。

他望着夏蕙削瘦纤弱的身躯，正怯生生的立在一旁，清丽脱俗的面庞上，亦泛起一阵阵不安的抽搐。

江青歉然一笑，温柔的问 “夏姑娘，你冷么？”

夏蕙清澈的目光，感激的凝注在江青的脸上，微微摇头。

她嘴唇翕动，似乎想要说什么。

江青自来对女性缺乏好感，但是在夏蕙那澄如秋水，而又含蕴着脉脉柔情的眼神中，却有着一种深刻与甜蜜的感受。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道理。

当然，他更解释不出，为何自第一眼看见夏蕙开始，便觉得有一种依恋的感觉。

虽然，这种感觉他是极不愿承认的！

终于，夏蕙极小声的问道 “江少侠，适才那几个老人，在大殿中的言行，可是与你有着牵连么？”

江青淡然一笑，颌首道 “不错，他们所说的邪神后人，即是在下。”

夏蕙全身一震，悚然道 “什么？他们要对付的人，便是你？江少侠，这些人武功如此高强，你……你怎能打得过他们！”

夏蕙说话的语气，与她面上焦虑的神色，已显明的透出那般切的关怀情意。

江青望着她那双俏丽的大眼，缓缓说道 “纵然打不过，哼！他们也占不了在下的便宜！”

他语气之中，含有一股无形的坚强意志。

夏蕙仿佛觉得江青这句话，已给予她一项如钢铁般坚定的保证。

她忽然又道 “江少侠，那田老贼在你手下逃去时，他好像说你与长离岛有着渊源……”

江青微微一笑道 “在下与长离岛毫无关系，如勉强说有，也只是长离岛主卫西赌输了，传给在下一套掌法！”

夏蕙本来尚要问，凭那长离一枭的惊神鬼位之技，如何会赌输给江青？但是，她却强忍着没有问出。

因为，她实在估不透眼前这俊逸英挺，而武功高绝的青年，性情到底如何？

而且，她又多么不愿江青对她起有任何的不良印象啊！

这时，江青却淡淡的问道 “夏姑娘，你可有什么计划么？”

夏蕙闻言之下，怔愕的望着江青。

江青急急又补充道 “在下之意是说，姑娘今后行踪，是否有一个计划？”

夏蕙凄凉的摇摇头，说道 “我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只有走到那里，算那里了！以后的日子，谁能预料呢？”

江青心中一动，思忖道 “自己目前，正要赴苏北丹阳湖，去践那烟霞山庄之约，势必不能再增加麻烦。但是，这女孩子太令人怜惜了，而且，而且……又那么美！”

夏蕙羞涩的凝注着江青。

她心灵的深虑，是多么希望能与江青长久相处啊！

那怕这相处的日子，并没有意义与结果。

忽地！

江青好似极艰辛的做了一个决定。

他展颜一笑道 “夏姑娘，在下目前须赴苏北丹阳湖，去践那双飞仙子之约，这件事情，姑娘想已听到那几个武林三绝掌的后人提及……”

江青望着夏蕙那期冀与殷切的眼光，缓缓说道“若是姑娘不嫌，在下正可陪着姑娘四处一游。”

夏蕙嘴角微微抽动，她欣慰的点了点头。

江青不知怎的，心中竟浮起一丝难以形容的甜蜜与欢愉。这种感觉，在他是极为陌生的。

夏蕙长长的睫毛，轻轻阖下。

她极力的忍耐着已经湿润了眼眶的感激泪珠，悄悄的道“江少侠，你……你真是个好人的。”

江青豪迈的一笑，说道“姑娘谬奖了，不过此行路上，却说不定会受些活罪呢！在下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仇家……”

夏蕙被江青的欣愉所感染，她亦轻声笑道“我……我情愿。”

江青微妙的看了夏蕙一眼。

将自己的包裹拿起，二人徐步行出这座破落的古庙。

这时，月已西沉，天色也显得黯淡多了。

×××半月后。

在一条宽阔而迤迳的大道上。

两匹毛色雪白的骏马，正缓缓的并辔驰着，马上之人，一位是身着青衫的俊俏少年，另一人，却是一位全身淡紫的绝色少女。

这二人，便是江青与夏蕙。

他们一路而来，这日已到了湖南地面，前面不远，便是洪江城了。

江青静默的坐在马上，双目凝视着远处隐现在云雾中的山峦。

道路两旁，种着排排的柏树，远处的山脚下，丹枫如火，灿然绚丽，衬着这高远澄蓝的天空，予人一种目清神爽的舒适感觉。

夏蕙正抚弄着那银白色的丝质缰绳，有意无意的，时常转头向江青一瞥。眼神之中，包含了缕缕情意这半月来皆朝夕相处，夏蕙已大略清楚了江青的性格。

江青对于她，总是维持着一段距离，几乎是有点淡漠而矜持。

江青这种态度，使夏蕙又是欣慰，又是难受。

因为，她十分感激江青对她那彬彬有礼的风度。

但是，她心中却又相反的埋怨江青在感情上，太迟也鲁。

因为她自己对江青，已经无数次的暗示出自己隐隐爱慕的情意了！

但江青又为何总是一付茫然不解的神气呢？

他既不表示拒绝，也不表示接受，每当夏蕙以深情的目光注视他时，他却总是以似笑非笑的神色，有意无意的将目光转开。

夏蕙虽然心中气苦，但已不能再用其他的方法表示了。

因为，她总是一个女孩子啊！

而且，亘古以来，女孩子在“情”的一面，便好似全然出於被动的。

夏蕙需求的，是江青深挚的热爱；而不是那淡然的君子风范。

这时，江青忽的微微一笑，用手一指两旁山脚下的枫林，说道“夏姑娘，你瞧这片红如晚霞似的枫林，多美，多鲜艳！不过，在下却老是觉得这种美，又好似美得甚是凄然！”

“是的，因为这片枫林生长在最易令人伤感的秋天；如若它在灿烂的春天，那么人们的感受便完全不同了！”

江青似有所悟的向夏蕙瞥了一眼，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他心中却奇异的想道 “这美丽的女孩子，怎么心中也有如此多的忧愁？难道说上天赋与一个人秀美的容颜，也不能使她有着最根本的快乐么？”

他叹息了一声，又想道 “原来人生竟是如此苦痛的啊！”

一时之间，二人俱皆沉默起来。

蹄言清晰而单调的响着，两匹高大的骏马，已缓缓转过一片路旁的树林。

江青目光随意一瞥，却蓦然面色一怔。

疑惑的瞧着左侧田间，一座隆起的土坡之下。

这片土坡下面，有着一片不大的树林。

林外草地，却有点点血渍，断续的滴向林中。

江青这时，将坐骑缓缓停住，双目一直凝注那片树林不动。

夏蕙见状之下，亦奇异的将目光转过。

此刻，江青已低声说道

“夏姑娘，那土坡下的林中，透着古怪，且请稍候，容在下前往一探。”

夏蕙檀口微张，似欲说什么。

江青微一摆手，双臂急振，人已飘然拔空。

他在空中略一盘迴，已直射向那土坡之下。

这点点殷红血渍，好似才滴在那草地之下，此刻犹自未干。

江青身形始落，已向四周仔细的察视了一遍。

但闻此刻风拂林梢，簌簌作响。此外四周一片寂静，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江青这时沉声开口道 “林中有人么？尚请现身一见！”

他一连说了两遍，这片不大的树林里，却仍然寂静无声，渺无回声。

江青心中略一犹豫，已轻快的起步，向林内行去。

此刻，林中出来一片轻微的簌簌之声外，就只有江青脚步踏在草地上的沙沙之声。

这出奇的静寂，和着地下那宛然殷红的血渍，气氛中恍然有些沉闷与紧张。

江青行了数步，正待向一株大树之后察视，已骤然觉得背后有一股狂风袭到。来势之疾，有若电掣雷奔。

江青悚然一惊，身形半旋中，一招七旋斩手法里的“再起忽落”已倏然使出。

掌力涌出，“轰”然一声巨响，江青身形已被震得一幌。

那袭来之物，亦被这股强劲掌风，激飞丈许之高。

江青双目怒睁，正待开口喝问。

那被震飞之物，又鸣的一声厉响，疾然射向江青胸前。

此物来势其妙无伦，极快的轻闪着，令人不知它到底欲攻向何处，端的防不胜防。

江青骤然大怒，厉叱一声，身形已如飞燕般，飘然飞起。

迴旋中，劲力激荡如山崩地裂，慑人已极。

这乃是七旋掌中，最凌厉的一招“旋心动魄”。

但闻一声嘶哑的惊呼声，起自两丈之外，那袭来之物，已被这长离岛的绝学呼然震飞，带着尖厉的呼啸，嗤然深深插入一棵树干之中。

这时，江青始才看清，这袭来之物，竟然是个大若铁槌，前锐后阔的黑色飞槌。

槌后，尚拖着一条灰色的闪光长索。

他目光迅速的向那惊呼声传来之处望去，已赫然看见草丛之中，正平躺着一个蓬头垢面，满身邋遢的汉子。

这时，那大汉正睁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环眼，惊异的注视着江青。

双掌虎口，已津津冒出鲜血。

江青大步向前，冷然问道“阁下何人？怎的不问青红皂白，便骤然下此毒手，今日若是换了别人，岂不早已丧在你这破槌之下了！”

那邋遢大汉蓦然大喝一声，破口骂道“住口！老子的蛟索飞槌，两湖地面上的朋友，那个见了不让三分？你这小子却红口白牙的满嘴胡说，竟敢说它是柄破槌。”

江青不由心火上升，他又挪前一步，大喊道“不论阁下是飞槌也罢，破槌也罢！在下却要问明白，为何阁下与区区无怨无仇，却如此骤施偷袭？”

那位发髻绕结成一片的邋遢汉子，艰辛的支撑起身躯来，怒道“老夫怎知你不是与那白马红绫是一路的？你小子如此鬼鬼祟祟的入林中，老夫自然要加意提防，先下手为强！”

江青一见这位面前看不清确实年龄的汉子，如此蛮不讲理，他气得只是咬牙切齿，却一直不肯出手。

因为，他这时已看出，敢情这混身污秽的汉子，一条右腿，早已皮肉翻卷，鲜血直滴，那创疤之深，竟可隐约见着腿骨。

江青为人，甚是光明敦厚，他决不愿在别人有难之时，再乘人於危。

这时，江青重重的哼了一声，说道“在下不愿与你多费唇舌，今日看在阁下身负重伤的份上，暂不与你计较。”

说罢，已返身大步行去。

蓦的。

那汉子“哇哇”一阵怪叫道“你回来，小子，你给我回来，老子今天便是周身刀洞，也不用你可怜！”

江青霍然转身，冷冷的看着这人。

那位邋遢汉子想是说话过急，这时，已经喘得面红耳赤。

他略一定神，又大叫道“来啊！有种的就过来与老夫对上三百招！”

江青轻蔑的一笑，讽道“阁下用什么与小可相斗呢？用掌？还是用腿？”

他这时，心中又好气，又好笑，但同时又对这粗犷而倔强的大汉兴起了一丝好感。

此际，那大汉闻言之下，微微一怔。

他这时才记起，自己手中飞槌，早已於适才，被面前这位青年，以一招极其诡异而凌厉的招术震飞，这时尚深深的嵌在那树干之内。

此刻，他的右腿，早已疼痛得丝毫不能移动，连站立都不容易，不要说纵跃对掌了。

他楞了好一会，始气虎虎的又道“好！好！小子，算你嘴利，我蛟索飞槌岳扬，纵横江湖二十年；先栽在白马红绫那两个小杂种手中，再折於你这……这小子掌下，好，好……”

他说到后来，已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的“好”个不停。

江青以前，亦依稀记得听过蛟索飞槌之名，但印象极为模糊。

他这时暗暗一晒，说道“阁下既然已经栽了，还好个什么劲！”

那邈邈汉子双目一瞪，随即又叹了口气，沉声道“小子，你认识那白马红绫么？”

江青微微摇头道“在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那自称岳扬的汉子又唉了一声，随即凝注在江青面上，细细打量起来。

江青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嗤然一笑道“阁下怎的会与那白马红绫二人拼斗呢？而且，看阁下伤势不轻，想那白马红绫二人，手段定然甚是毒辣？”

岳扬浓眉一轩，用手抹去嘴角白沫，大声道“小子，那白马红绫乃是近两年来，始在江湖上崛起的一对青年男女，那男的叫白马冰心司徒官，女的叫金发红绫赵莹，乃是那司徒官的浑家……”

他说到这里，微微一顿，面上已露出一丝尴尬之色，道“老夫行事，自来不打诳语，一便是一，二便是二，老夫久闻手下孩儿传报，说这白马红绫二人，身上有着一柄家传的『紫玉』宝剑，故而……嘿嘿，老夫便缀了上去，想下手劫夺……”

他说到这里，已有些窘态，那污秽油泥的面孔上，竟也泛出一片红光。不过，这并非是喝多了老酒，而是有些内愧之故。

江青见面前这怪汉，竟如此率直，自己与他，只不过初次见面，他已毫无隐瞒的将自己那些不好出口的话说出，心中亦不由对这怪汉的坦诚性格倾倒。

他微微一笑，又问道“于是，阁下便与那白马红绫打了起来？”

这岳扬点了点头，沉声又道“唉！那知老夫这几手自认已经相当高明的把式，却敌不住那白马冰心司徒官的一双肉掌，在三百招上，便吃他一掌震翻。”

江青又问道“这也不会将阁下的那条尊腿伤成这样啊！”

蛟索飞槌岳扬双目一瞪，怒道“这一掌虽然够狠，老夫却挺得住，可是，正当老夫见事不妙，要施展三十六着中，那所谓最上一招时，可恨那金发红绫却冷笑一声，扬手发出一件精光闪闪的物体来，打在老夫腿上。”

江青面上一动，急问道“那物体是件什么东西？”

岳扬摇头道“老夫那时腿上，宛如火炙一般疼痛，那还顾得去看什么东西！乃急忙施展身法，匆匆逃逸……”

江青听到这里，已微微一笑，说道“尊驾心性坦率，甚令在下钦服，尊驾腿上创伤，便由在下代为包扎，如何？”

这蛟索飞槌闻言之下，哈哈一笑，道“好小子，看你一表堂堂，颇似一白道中人，难得竟如此推重老夫，不但未对老夫所行所为不齿，反而肯代为疗伤，哈哈！够劲，够劲，咱们真是识英雄，重英雄。”

江青深然一笑，已摸出怀中金创药，为其敷药包扎。

正在他将手中丝巾撕成细条，为岳扬包裹之时，林外人影一晃，已掠入那面色急焦的云山孤雁夏蕙来蛟索飞槌岳扬目光一瞥之下，大喝一声道“兀那妮子！给老夫站住。”

夏蕙闻声之下，骇得全身一震，唰地一声，将江青为她新近制就的青锋剑，自背后拔出。

这时，江青已微微一笑，大声道“夏姑娘，请别动手！”

夏蕙这时才看见那蹲在草地上，为岳扬扎伤的江青。

她面色一松，娇声道 “江少侠，你……你没有事么？”

原来，夏蕙久候江青不同，焦虑之下，已纵身往林内扑来，其实，这段时间并不太长，但在夏蕙心中，自然是觉得够长的。

江青这时已给岳扬包扎完竣，他霍然站起，望着夏蕙那清丽的面庞，微微摇头。

蛟索飞槌又哈哈一笑道 “小子，这也是你的浑家么？嗯！不错，不错，你们小两口，决不比白马红绫那一对稍差。”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急得双手连摇道 “岳……岳兄，请别误会，这位夏姑娘，只是在下的好友……”

夏蕙面孔正自泛起丝丝红晕，但她一闻得“白马红绫”四字时，却显然吃了一惊，抬头望着岳扬。

蛟索飞槌岳扬惊诧的望着二人，大叫道 “什么？你们不是夫妻？啊，我岳扬这双老眼可真的昏花了！”

夏蕙一听这老人说出自己的名字，面上已微微一动，她轻声的道 “这位前辈可是两湖地面上，『蓝翼铁骑会』的瓢把子，蛟索飞槌岳老前辈么？”

岳扬哈哈一笑，得意的道 “不敢！不敢！老夫正是，姑娘如何知得老夫？”

夏蕙正是昔日与那天缘洞主同行江湖时，与这蛟索飞槌曾有过一面之缘，但岳扬却已记不得她了。

夏蕙这时经岳扬一问，却讷讷说不出来。

因为，她此刻已不愿意提起天缘洞主之事。

江青聪慧绝伦，他见状之下，已约略猜到夏蕙的心思。

此刻他上前一步，笑道 “岳兄威震两湖，江湖上谁人不知，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蛟索飞槌闻言哈哈一笑，其状得意之极。

这时，江青已站到夏蕙身侧，又向岳扬道 “岳兄，那『蓝翼铁骑会』，想是名声甚着，但是此刻岳兄已受伤至此，为何却不见一人前来？”

岳扬有些窘迫的道 “这次下手，只有老夫独自一人出马，唉！本来老夫尚以为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哩！目前，只怕那些孩儿们尚在为老夫准备庆功宴呢？”

江青笑道 “这也没有什么，在江湖上，那能说从来不栽跟头呢？而且岳兄伤后体虚，既摆了庆功宴，正可借此进补一番！”

江青后面的那句话，纯是诚意而发，并没有含着调侃之意。

蛟索飞槌也是毫不在意，哈哈大笑。

这时，江青一看天色，剑眉一皱道。

“岳兄，今日邂逅大驾，实乃在下生平幸事，无奈在下身有要事待理，不克久留，且容就此别过！”

蛟索飞槌哇哇大叫道 “不行，不行，老夫从不受人之恩，如今被你这小子照料了一番，岂能放你就此离去？走，一定要你同这位夏姑娘，到老夫那个破窑里住上两天。”

江青对这位生性豁达，毫无遮拦的江湖豪士，实在亦生有极大的好感，无奈他与双飞仙子烟霞之约，已迫在眉睫，仅存十多天的时日，确已没有多少馀暇了。

蛟索飞槌望着江青那犹豫为难的面色，突然环目一转，故意愁眉苦脸的道：“小子，你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老夫伤成如此模样，你总不能说就此而别吧！至少也要将老夫送回去。”

云山孤雁这时亦悄声道：“江少侠，咱们送岳老前辈回去吧！他伤得实在不轻。”

江青微一沉吟，颌首道：“也罢，在下便送岳兄回去，只是在下确有事在身，不容与岳兄多作盘桓呢。”

蛟索飞槌心中实在是想藉机，与面前这位一见如故的英挺少年，多亲近一番。

在他数十年的绿林生涯中，已见过不少年青一辈的后起俊彦，但是，他却由衷的对江青起了深刻的好感。

自然，这除了江青那敦厚光明的天性外，他助人危难的行为，亦是一大原因。

江青这时大步上前，毫不嫌弃岳扬身上的污浊血渍，已反手将他背在背上，走过去将树干中的那柄蛟索飞槌取下，交於岳扬手中。

於是，三人徐徐行出林外。

经过这一阵折腾，时间已耽搁了不少，空中的秋阳，已偏西沉落了好大一段……

乌猿秀士

江青将蛟索飞锤置於马背，自己在前揽缰缓行。

夏蕙也不肯上马，与江青并肩走着。

蛟索飞锤好似一刻不说话，便会气闷似的。

这时坐在马上，大声说道：“唉！我说小子……”

他说到这里，突然一怔，随即笑道：“老夫真糊涂了，至今尚不知你的高姓大名！”

江青晒然一笑道：“在下江青。”

又一指夏蕙道：“这位是云山孤雁夏蕙姑娘。”

岳扬双目一翻，好似沉思了片刻，始道：“这云山孤雁老夫好似听过，唉！真是老了，一点也想不起来。……”

江青急忙问道：“岳兄，贵宅大概在洪江城内吧？”

岳扬摇头道：“咱们不用进城，洪江城外十里之遥，有一座『大刀庄院』，那便是老夫『蓝翼铁骑会』的窝窝。”

他说到这里，不等江青回答，又连珠炮般说道：“小子，哦！江老弟，你那身功夫确是卓越，老夫虽然身形不能移动，手劲却丝毫未减，你用什么招式，竟能在两招里，便叫老夫兵刃脱手？”

江青略一思忖，已缓缓答道：“不瞒岳兄，这是东海长离岛的独门手法七旋斩！”

蛟索飞锤一听「长难岛」三字，几乎惊得喊出声来，他大叫道：“什么？你竟与长离一巢那老儿有着渊源？”

江青愕然道：「岳兄莫非与他结有梁子？」

岳扬青面色一凛，说道：「这倒没有，那长离一泉武功之深奥，可谓当今武林中有数的人物，长离岛与穷家帮十年前那一场震惊武林的拼斗，更为江湖中人所津津乐道……」

江青自下山以来，所见所闻，武林中黑白两道，莫不对长离一泉敬畏兼而有之，由此可见长离一泉在江湖上的威望，实是不较六十年前「一邪双飞三绝掌」稍弱多少。

三人正边行边谈，背后忽然响起一阵急骤的马蹄声。

蹄声才起，已快若天际响起的迅雷般，刹时来至三人的背后。

江青不及回头，已急忙与夏蕙二人，将坐骑牵至路旁。

这时，一匹乌黑油光的骏马，已带起一片尘土，泼刺刺的自三人身旁掠过。

来势猛疾，只差一线便已撞及三人。

那匹乌溜溜的骏马，去势快速已极，三人才觉尘土飞扬漫天，黑影一闪，已出去二十丈外了。

仅见马上骑士，是位年约四旬，身着黑色长衫，书生打扮的中年人，面目却未看清。

江青连忙拿出丝帕，递给岳扬，要他抹去脸上的灰尘。

其实，蛟索飞锤全身，原本便脏得可以。再沾上些灰砂，擦不擦都是一样。

岳扬这时并未接过江青递来之丝帕，双目怒瞪，破口大骂道：「狗养的，你瞎了眼啦！」

光天化日，坦荡大道之下，如此纵马狂奔，便是奔你娘的丧，也不用如此猴急呀！」

他骂只管骂，那匹异种黑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仅只蹄后掀起的尘土，尚隐隐飞扬。

夏蕙这时鬓发之上，亦沾了不少灰尘，她正用手扇着，柳眉微蹙，却没有说话。

江青也觉得这乘坐骑也太猛浪突兀，但亦未在意。

急忙和声劝道：「岳兄，且请息怒，与这种人，有什么好争执的，说不定他真有急事呢。算了，路是人走的，咱们让他一步，也没有什么！」

说着，三人已重新上路，向前缓缓行去。

岳扬口中犹自喃喃的咒骂不休……

这条驿道，蜿蜒不远，便穿越一座小山而过，两边却有不高不低的狭壁，将道路夹在中间。

穿过这狭谷窄道，不出二十里，便是洪江城了。

蛟索飞锤回头向江青道：「老弟，前面过了那『通口谷』再向右转，不用多远，便可到达『大刀庄院』。」

忽然！

岳扬的话声，已随着江青向前注视的目光凝结住。

他惊愕的转首望去，亦不由心头一震。

原来，那谷口之外，此刻已不知何时，立着一匹乌光油亮的黑色骏马。

马背上，尚坐着一个面容冷酷深沉，鹰鼻鹰目的黑袍书生。

他坐在马背上，纹风不动，双目却精光闪闪的注视着已逐渐行近约三

人。

沉静得宛若一座泥塑像一般。

这形状诡异的黑袍书生，突然的出现，仿佛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幽灵，透出一股阴森森的寒气。

蛟索飞锤心中直在打鼓，江青眼光锐利，一见之下，已看出这黑袍书生，正是那适才纵马狂奔的骑士。

此刻虽然日丽风轻，阳光普照，但这黑马、黑袍，面色阴沉的中生书生，如此静立在谷口之外，那一片代表冷酷的黑色，亦不由令人自心底冒出一股寒意。

蛟索飞锤口中低骂道「真是邪门，从那来的这个怪物……」

江青却目光凝聚，毫不畏惧的与那黑袍书生相互注视。

这时，双力的距离，已接近至一丈左右。

江青等三人，自然的停止脚步。

因为这黑袍书生正将坐骑拦在路口，他不离开，便别想通过。

黑袍书生的这种行动，已极端明显挑衅透出的意味。

这时，江青嘴角牵动，正待说话。

那黑袍喜主已冷森森的道「你们来了！」

这简单的四个字，却含着无比的阴冷，好似自另一个冷酷世界幽幽传来。

除了江青以外，岳扬、夏蕙二人，皆不由全身机伶伶的一颤。

黑袍书生又冷漠的一笑，说道「适才开口辱及本秀士之人，是你们三人中的那一个？」

江青觉得这黑袍书生，不但面容阴沉，而且语声更是冷酷异常，衬着他那外形，竟令人直觉得，这仿佛是一双残忍而狠辣的鹫鹰。

江青双目一扬，冷哼一声，没有回答。

他也用这不屑的难度，来回敬这黑袍书生跋扈狂妄的言行。

蛟索飞锤这时大喝一声，厉声道「闲下为何方神圣？於此官驿大道之上，强行拦路，意欲为何？」

黑袍书生阴森的向江青注视着，目光绝不移动，冷冷说道：「住嘴，本秀士问你们的话，尚未得到回答！」

江青这时哼了一声，说道「这便是尊驾问话的态度么？」

蛟索飞锤只觉得这黑袍书生言谈之中，好似含有一股令人震悚的寒威。

他不自觉的窒了一窒，江青开口说话，他始悚然一惊，暗骂自己道「岳扬呀！岳扬！」

凭你在两湖地面上的声望，若被这满身邪气的小子两句话就唬住，以后还能在江湖上称字号么？」

他想到这里，亦怒声道「你不用如此阴阳怪气，你这叫找骂挨，在此光天化日的官驿大道之上，如此纵骑狂奔，算是那门子的行径？」

黑袍书生目光微转，冷然道「那么，适才是你这草包骂的了」

蛟索飞锤自出道以来，见过多少仗阵，会过多少高人，在江湖上亦闯下了不小的声望，却从来没有被人如此当面凌辱过。

他气得全身微颤，狂吼道「你是什么东西？妈的！便是老子骂的，你待如何？」

黑袍书生阴森的一笑，已缓缓将长衫襟口解开，口中冷然道「老匹

夫，你便准备后事吧！」

江青一见这黑袍书生双目神光十足，完盈无溢，而且先时骑马离去如此之远，犹能闻及叫骂之声，再加以他这冷酷阴森的态度，心中便已料到，此人必为一武林高手。

如今又见他不先出手，却迳自解开自己长袍襟扣，心中不由亦为对方这出奇而突兀的行动感到惊愕。

就在他解开最后一颗襟扣时，长袍之内已黑影一闪，「吱」的一声尖叫，一个高方尺许，混身乌油闪亮的猿形怪物，已跃至黑袍书生肩头。

这小小的猿形怪物，生相却是十分狰狞。

只见它全身毛色漆黑，脚掌之上，却生有一圈银毛，滋牙掀唇，一双怪眼中，碧光闪射，端的凶猛无伦。

这支黑色猿形怪物始现，较索飞锤岳扬已面色倏变，脱口惊呼道「乌獠秀士」

黑袍书生阴沉沉的一笑，道「老不死，你既知本秀士之名，也该知道本秀士的规矩吧？」

这黑袍书生，乃是武林中一个素行冷僻无伦的怪杰。

他为人冷酷阴毒，行踪飘忽，做事全然不分善恶，赶尽杀绝，武林中提及此人，谁也畏惧三分，不敢招惹。

他每次行踪所至，全然以一支大雪山，已经绝种的凶猛异兽——乌獠为伴，故而便有这「乌獠秀士」的称号。

其人的生平来历，却是高深莫测，武林中人，谁也不知晓。

他随身的这一支乌獠，乃是雪山金猩与飞猿交合而生的怪物，天性残毒，行动如风，更是力大无匹。

别看它身形细小，却能生裂虎豹，纵涧渡岭，若履平地，端的厉害无常。

而这乌獠秀士更有「人现敌伤，獠出敌亡」的规矩。

蛟索飞锤岳扬纵横江湖二十余载，岂有不知之理。

但江湖上讲究的便是「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他虽然心中已经畏惧，面上却不得不赶鸭子上架——硬挺。

岳扬这时狂笑一声，厉声道「乌獠秀士，老夫赤脚的不怕你穿鞋的，来、来、来，命是一条，你有本领便请拿去。」

乌獠秀士面容一寒，沉声道「任你喊破喉咙，本秀士亦饶不过你。」

乌獠秀士一言甫毕，侧旁已骤然响起一个冷漠而轻蔑的声音，道「尊驾口气却是不小，只是，倘要问问区区在下答应不答应？」

乌獠秀士霍然回头，冷冷一笑道「不难，今天便叫你先行一步！」

话声未停，他已倏然将右手伸出，食指一指江青。

就在他指尖力指江青的方向时，肩头上的乌獠已「吱」的一声尖叫，一团乌光，电闪般扑向江青而至。

江青放声大笑，双掌倏出。

右掌幻起圈圈光影，左掌闪出一溜星形精芒。

劲风激荡，罡气如啸中，已将那来势疾速无匹的乌獠，震得在空中连翻了好几个跟头。

江青双掌一出，肘弯又奇异的向后一闪，十股尖锐无伦的劲风，已猝然向那半空中的乌獠射去。

这正是邪神嫡传的「银月寒星双环式」及「指矢落日」的绝技。

那乌猿果然了得，在这倾绝天下的武功之下，仍然厉啸不已，身形电闪。

但是，就在方始避过那无数星形寒芒之时，已吃十股劲风中的两股，将它颈部黑毛扫落一片。

黑毛纷飞中，空中乌影一闪，这异种怪兽，又向江青当头扑下。

江青大喝一声「好孽畜！」

身形一仰，已猝然微妙的贴在地面三寸之上，双掌自胸前电光石火般推出。

狂飙扫处，有如山崩海啸，雄劲无伦。

那异种乌猿身形猝然拔升，却已不及，已似一支绣球般，直被震飞三丈之外。

乌猿秀士那张似是永无表情的冷竣面孔，这时亦微微抽动。

他蓦然冷哼一声，手中突而飞出一条银线，射向那乌猿落下之处。

那支乌猿就势一抓，已在乌猿秀士用劲一收之下，萎顿异常的跃回主人肩上。

乌猿秀士面色深沉得有如彤云密布的阴霾天空，他将肩上乌猿，送回衣襟之，缓缓下马，双目注定江青，说道「多年以来，已无人能在本秀士灵猿下活命，如今，阁下不但保得一命，更将本秀士灵猿打伤！很好，你报上名来，由本秀士亲手成全於你！」

江青豁然大笑，面色随即一寒，大声道「狂徒，你也报上名来，本少爷亦要教训教训你。」

乌猿秀士面无表情，肃然的道「看你这身功力倒也不错，本秀士倒真可惜，要叹武林中失去一位后起之秀了！」

江青狂笑一声，霍然将外罩长衫脱下。

一身闪耀夺目的金红光辉，已闪入每个人的眼中。

乌猿秀士骤见之下，不由面色大变，悚然惊呼道「火云衣！」

蛟索飞锤岳扬，也险些一跤跌下马来，他颤抖着大叫道「啊！妈呀！邪神……」

江青大步踏前，火云衣上金光闪耀的三角形鳞片，在秋阳馀晖之下，眩耀着夺人神目的光彩。

他豪迈的大笑道「区区江青便是，大秀士，尚烦请多予成全。」

乌猿秀士面色连变，脚步已无形中微微后退。

忽的，他停身站住，面容已在瞬息间，恢复了早先时的冷漠神态。他尽量压制着心中的狂跳，沉声道「好！我乌猿秀士木灵已十馀年未遇敌手，今天便一试那邪神当年的绝技，有何惊人之处？」

江青冷冷一笑道「区区正是求之不得，也好叫你们这些沽名钓誉之辈，再度知晓邪神昔日威风。」

乌猿秀士木灵那阴沉的面孔，这时愈加冷竣得有如一块寒冰，他这时双手缓缓提起，慢慢向江青逼近。

江青双目闪射出一股神威慑人的湛然神光，毫不稍瞬的注视着对方。

蓦然！

乌猿秀士木灵已闷叱一声，人影疾闪，连连攻出十七掌。

江青猝然大喝，双掌也电掣般拍出，一阵清脆的掌击声过处，人影一

幌，二人又立於原位。

双方出掌交手之快，宛若电光石火，动作快速无伦，一气呵成，就像根本没有移动过似的。

乌猿秀士冷冷一哼，双掌翻展，幻起一片如山掌影，弥弥散散，罩向江青而至。劲气恍如铜墙铁壁，层层重重，严密凌厉，无懈可击。

江青蓦然若平地焦雷般厉叱一声，身形已似水中游鱼，猝然以不可思注的角度，滑出三尺。

右掌抖成千百掌影，左掌幻成圈圈圆弧，挟着浩浩不绝的无形劲风，以拔山填海的威势涌出。

这是天佛掌法的起手式「佛光初现」。

轰然一声巨响中，人影已猝然分开。

乌猿秀士满面血红，鼻息急促，已被震退五步之外。

江青却气定神闲，洒然卓立。

乌猿秀士略一定神，沉声问道「姓江的，你适才所使，可是邪神昔日震惊江湖的『天佛掌法』？」

江青随着蛟索飞锤的一声惊呼，微微颌首。

乌猿秀士仰首向天，喃喃说道「应该，应该！除了那天佛掌法之外，还有谁能在本秀士的「五绝手」之下，保全性命！」

江青默不做声，望着这狂傲狠毒的乌猿秀士。

忽的。

乌猿秀士木灵又大喝一声道「姓江的，再接本秀士五掌。」

身形随声而动，掌势起若狂风暴雨，回荡旋激，交织而出。

彷彿一团扩散无际的绵绵气流，将江青完全罩入，凌厉快捷，而又毫无间隙的掌势中。

江青清啸一声，身形在那片似浩瀚无际的劲气中，以微妙至极的身法，往返闪掠。

他在乌猿秀土木灵那掌声连绵，几乎已将任何空间递满的仅存隙缝中，施展着邪神传授的「如意三幻」。

在令人惊噫的千钧一发间，做着足令天下任何武林高手咋舌的闪跃。

一圈圈层层不绝的掌影罡风中，江青那修长削瘦身躯，几乎已与那罡烈的狂飙，连成一体，恍如一条淡淡的红影，随意翻腾纵跃，令人生有一股飘渺不可捉摸的感觉。

蛟索飞锤早已看得目瞪口呆，他这时才知道，自己认为已十分卓绝的武功，较起人家来，实不啻苍海中之粟，渺小得太微不足道了。

夏蕙这时，正紧张的立於马前。

她那双澄明的大眼中，透出一股惊愕、忧虑而又欣愉的目光，注视着场中两团疾速得几乎已看不清人影的打鬥。

她此刻自那心房急骤的跳跃之下，更深刻的感受到一股自豪，虽然，这个荣誉并不属於她自己。

江青淋漓尽致的发挥着邪神真传的「如意三幻」，他已在这场激烈而惊险的拼斗中，更深刻的领悟出其中的精妙神髓。

此刻，江青尚未施出天佛掌法。他要在更多的实际体验中，对自己本身的精奥武学，加以更深切的磨励。

於是，乌猿秀士更须眉怒张，将一口先天真气已提至极限。

他认为护身绝技的「五绝手」，势如层层波涛，掌掌连衡，式式不断，以一片刚猛凛烈得无以复加的劲力，汹涌不绝的向江青源源攻到。

这确是一场武林中罕睹的激斗，而双方的对手，又是如此的身手高绝。

蓦然！

乌猿秀士厉叱一声，五绝手中最毒辣诡异的一招「鬼手断脉」，已倏而施出。

五缕阴寒凌厉的指风，已奇妙无伦的袭向江青右臂「少阴经脉」。

江青心中一震，他知道只要被这五缕指风的一缕拂上，这条右臂就算了。

他冷哼一声，运掌如刀，猝然劈出。

十溜洁白如玉的精芒，已飒声暴涨，仿若十柄锋利的长剑，毫无间息的伸缩而出。

这乃是天佛掌法中的第二式「金顶佛灯」。

双方尖锐的厉风甫一接触，乌猿秀土木灵已大叫一声。

身形如一道黑色流光，闪电般飞落在那匹乌黑的骏马上，缰绳一抖，又如一条黑线般，奔离无踪。

地下，却洒滴着斑斑血渍。

江青这时嗒然无语。

他知道，乌猿秀士实在是太过於信赖他那绝技「五绝手」了。

若他沉气力拼，当不致於如此快便伤在自己这招「金顶佛灯」之下。

这时，蛟索飞锤岳扬，好似如梦初醒，在马背上大叫道「江老弟，你真是人见外了，身负如此绝技，都隐而不露，呵呵！老未真想不到，老弟竟是昔日——邪厉老前辈的……」

厉老前辈的什么人，他却说不下去了。

江青笑道「邪神便是在下义父，其实，这些事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云山孤雁夏蕙，此刻以一双澄如秋水般的双眸，凝注着江青。

她没有说什么，但是，由她那脉脉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其中已包含了太多的赞誉与欣慕。

江青穿上长衫，三人又继续前行，蛟索飞锤这时感慨系之，竟一反常态，坐在马背之上，呆呆沉思起。

夏蕙这时挨近江青身旁，低声道「江少侠，你此刻感到疲累么？」

江青回过头来，望着夏蕙那清丽脱俗的面庞。

她那美丽的面孔上，正流露出一股真挚的关切之情。

江青亦轻声答道「不！在下很好……」

说着，已温柔的向夏蕙一笑。

这一笑之中，又将他对女人所抱有的深刻成见，微微冲淡，至少，对云山孤雁夏蕙是如此。

这甜蜜而温馨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

此刻蛟索飞锤又大声叫道「江老弟，噫！你们两人倒是满热络的，嘿嘿！老夫看来，夏姑娘虽不是江老弟的浑家，但是，也相差不远了。」

江青与夏蕙二人，被岳扬说得满面生晕。

江青对这位口没遮拦的「蓝翼铁骑会」的瓢把子，实在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三人正在说话，前途又是尘土大起，蹄音如雷，数十匹骑影，又隐隐奔来。

来骑为数甚多，几乎有二、三十人之众。

江青双眉微皱，向蛟索飞锤岳扬道「岳兄，前面又来了一群飞骑，看情形，好似都是些道上的朋友。」

岳扬环目大睁，望着正急骤行来的铁骑。

忽然，他哈哈一笑道「不妨，这正是老夫的儿郎们，这些小子们大概是来迎接瓢把子凯归了……」

江青暗自一笑，目注来骑。

只见这些骑士，为数约有二十多人，个个身着深灰色劲装，胸前绣有一对伸展的蓝色鹰翼。

神态之间，显得极为精练强悍。

这批「蓝翼离骑会」的人马，一见到蛟索飞锤岳扬，欢呼一声，齐齐将马勒住。

当先一骑，已泼刺刺的急驰而来。

马上骑士，是位年约三旬，面白无须的白净汉子。

他身在马上，向蛟索飞锤一拱手道「恭迎瓢把子大驾荣归……」

岳扬面色有些尴尬，他向自己这些手下微微一瞥，沉声道「荣归个屁！老夫这次若不是遇见江少侠与夏姑娘，几已将这条老命送了……」

这时，那汉子才看到了岳扬腿上的伤势。

他在江湖上亦闯荡多年，一瞥之下，心中自然有数，嘴里可不敢再多说什么，双目转注在江青与夏蕙二人脸上。

蛟索飞锤为二人引见道「江老弟，夏姑娘，这位是本会鹰羽队头领，人称白面无常庄同。」

江青急忙抱拳为礼，与庄同见了。

庄同又同夏蕙拱手，口中道「此次幸赖二位大力，使敝会瓢把子得免於难，敝会上下，实对二位恩惠感怀不已！」

江青急忙谦道不敢。

这时，蛟索飞锤又大叫道「好了，好了，咱们大家都不是外人，用不着客套，这次老夫栽了跟头，还不是全怪招子不亮。」

白面无常庄同问道「瓢把子，你老人家是被谁……谁打伤的？」

岳扬恨恨的道「还不是金发红绫那小贱人。唉！不过人家的手把子也确实够硬！」

江青这时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转首向岳扬道「岳兄！不知这白马红绫二人是屬於那一派於？」

岳扬一拍大腿说道「这两个后生小子，都是昆仑派下教出来的好弟子。妈的，老子就看不惯这些自称侠义道，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

江青微微一笑道「岳兄，其实也不尽然，侠义道中，固然有一些卑鄙之徒，但是，好人却也是不少；丝林道中，又何尝全是坏人呢？这好坏之分，本来仅有一线，全然在於各人存心之正否而已。」

蛟索飞锤微微点头，笑道「料不到江老弟除了武功惊世骇俗以外，尚还有一肚子的墨水……」

这时，白面无常已牵来一匹坐骑，由江青骑上。

一行大众，齐抖缰奔驰而去。

马上，岳扬又扯起大嗓门道「江老弟，再出去三五里地，便可看到老夫那『大刀庄院』了，这次你可要住上两天才行。」

江青急道「岳兄，你我可说是一见如故，在下对岳兄实是甚为钦慕，只是，在下实有要事在身，最迟明晨便要登里，只要在下此事办妥，必定再謁宝庄，拜见岳兄！」

岳扬这时一抹面颊上的灰尘，问道「江老弟，老夫贸然问你一句，你那件事如何要紧，能否见告？」

岳扬在江湖上闯荡了不少年月，按说他也知道别人私隐之事，是不便启问的，只是，他为人率直已惯，心中存不下任何一丝疑问，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

但是，江青却也不觉得这位新近结识，个性豁达的草莽豪士，有什么唐突的地方。

他略一沉吟，答道「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大不了，只是在下与昔日武林双飞之孙女双飞仙子有约，至苏北丹阳湖烟霞山庄，了结一项在下义父的早年仇怨。」

蛟索飞锤岳扬闻言之下，不由双目一瞪，哇哇叫道「什么？这件事还说没有什么大不了？老弟哇！你可千万小心，这烟霞山庄已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龙潭虎穴，那飞索专诸全立的武功，乖乖！可惊人得很哩。妈的，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我说江老弟，你便在老夫那大刀庄院歇上两天，等老夫腿上伤势稍愈，便陪你往苏北丹阳湖走上一遭。」

江青感激的一笑，说道「在下对岳兄盛情，铭感之至，只是……」

岳扬不待江青将话说完，已双手乱摇道「快莫若此，老夫虽知凭目前在这份基业名声，决无法与烟霞山庄抗衡，但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亦在所不顾，这有什么皱眉的，有道是『义之所在，死不容辞。』这点老夫我尚做得到。」

江青心中，实在为岳扬这份豪情感动。

不过，他也知道，十天后的那烟霞山庄之约，十分惊险，岳扬武功离然不弱，但在那高手如云的烟霞山庄之内，却是派不了什么用场。

他怎能令这位豪迈老人的一生英名，断送在自己的手中呢？

是而，他微微一笑，便欲再度开口婉拒。

正在这时。

蛟索飞锤已哈哈笑道「江老弟，你看，前面便是老夫的那座破窖……」

岳扬说到末尾一句，话声不知怎的，然缩了回去。

好似看见了一件令他十分惊骇的事情似的。

江青急忙抬头前望。

果然已看见里许之外，正有一片黑压压的房舍，外面筑有风火砖高墙，气派十分威严。

但是，此时那「大刀庄院」，竟好似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

庄内人声嘈杂喧哗，隐隐随风传来，其中，更间有叱喝打斗之声。

正在众人惊异错愕之际，忽然庄院大门内，已如飞般驰出一匹快马，向江青等人急驰而来。

蛟索飞锤岳扬这时，已看清了来人面孔，他募然大喝一声道「孔威，如此失魂落魄怎的？庄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名孔威的来人，这时一见了岳扬等人，面色惊惶的大声叫道「瓢

把子，大事不好了，庄内忽然走来一个丑怪女人，不由分说，便将本会弟子打伤，现在正与鹞羽队徐头领打了起来……」

蛟索飞锤哇哇大叫道「这还了得，咱们快去！」

天星麻姑

蛟索飞锤岳扬，这时急怒交加，催马狂奔，口中大骂道「今天真是流年不利，霉上加霉，适才吃了白马红棱一顿苦头，现在竟然有人来挑老窝了。」

江青纵马追上，高声道「岳兄，且莫焦虑，且容在下先往一探，看看是那位江湖朋友，如此狂妄？」

他一语甫毕，不待岳扬答应即双臂微振，人已离鞍拔空而起。

他这时俊目一闪，将体内真气微提，疾若流星般，泻向八丈之外。三次起落，已自人影不见。

江青自离开阴阳崖之后，在江湖上，接二连三的与人争斗，而这些与他交手之人，又全是武林中声威赫赫的高手。

但是，这些人却全然没有占到江青一丝便宜，更有些闹得灰头土脸。

因此，激发了江青埋藏在心中的豪气，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他均能澄心静气，比起当年在怒江派学艺时，豪放得多了。

这时，他身形在如飞般的纵跃下，倾刻之间，已到达那占地甚广的大刀庄院。此刻，大刀院内外，阵阵喧哗惊呼的响声，乱成一片。

江青飘然进门，目光一瞥，只见为数约有百馀名的灰衣大汉，个个手提兵刃，横眉怒目，口中大声叱喝，目光却尽皆注视着场中两条激斗的人影。

江青顺势望去，一瞥之下，险些失声笑出。

只见一个身材矮胖如缸，面貌奇丑的黑脸女子，正展开双掌，将与她对手的一位中年大汉，逼得团团乱转，捉襟见肘。

这中年大汉的手中，尚握有一柄丧门长剑，尽管挥舞如风，口中暴喝如雷，却禁不住步步后退，招架不迭。

这时，江青缓缓的向前行进。

四周「蓝翼铁骑会」的好汉们，因为个个全神贯注场中，所以，并未查觉已有一个陌生人混进庄来。

江青站至二人搏斗边缘，凝目向那丑怪女人望去。

只见她这时，正咧开那张足以吞下一个馒头的血红大口，声如破锣般大笑着，满面的黑色麻坑，在她这忘形的大笑下，更显得闪闪发光。

奇形怪状足以令人思之，三日犹呕。

这丑怪女人哈哈笑道「姑奶奶叫你们这些瞎眼的匪徒，见识一下，以后也好知道姑奶奶的模样，不是能任人论说的！」

江青心中一晒，身形疾如电光般闪入场中，双臂挥处，一招「东月西印」迳向二人中间撞到。

那丑女人惊呼一声，已被震退至五步之外。

手持着丧门剑的中年大汉，更踉跄退出丈许，始勉强拿桩站稳。

四周观战的「蓝翼铁骑会」众人，俱皆不由哗然惊呼。

他们与场中二人一样的惊惑，皆不知面前这俊俏洒脱的青年，是从何而来？只觉得场中人影一闪，已然多出一个人来，简直像是由地下钻出来的一般。

那丑女人这时气得哇哇直嚷，指着江青叫道「喂！你是干什么的？姑奶奶与你无冤无仇，干吗来架这横梁？是知机的，赶快退去，尚可饶你一遭，否则……哼！」

江青闻言之下，丝毫没有对这怪模怪样的丑女人发生恶感。

因为他深切了解，一个若生有一付不能为众人所接受的容貌时，那么，他必定是十分痛苦和寂寞的。

不论这人的外形是活泼，抑是冷漠，必定都有着一股深沉的自卑感。

这种情形，尤以女性为最……

江青微微一笑，先向四周莫名所以的蓝翼铁骑会诸人拱手一揖，朗声道「在下江青，乃贵会岳瓢把子新交，待至贵庄效此棉力……」

说罢，转过身去，同这丑女子一拱手道「姑娘尊姓芳名？能否赐告？」

丑女人面孔一板，冷冷道「少给你姑奶奶来这一套，哼！还不都是一丘之貉！看我好好的教训你一顿，凭你还配打听本姑娘的名字！」

江青剑眉一轩，随又强忍怒意，笑道「姑娘既然不肯以芳名见示，也就罢了，何必出口伤人呢？」

丑女人这时，仔细的向江青面上一打量，不由面色微睛。

她哼了一声，正待说话。

这时，大刀庄院门外，响起一片如骤雷般的蹄声，跟着，一个粗犷的嗓音大喊道「孩儿们！是那个不要命的，竟敢扒到咱们老窝里来了？」

声到人现，蛟索飞锤岳扬与夏蕙等人二十多骑，如狂风般掠进庄院。

丑女子目光微转，在蛟索飞锤面孔上略一停留，却凝注在云山孤雁夏蕙那美艳绝代的面孔上。

几乎在她目光触及夏蕙的同一时间，这丑女人的神色，也接连的变化起来。

倘若你是聪明的，那么，你便可以看出，这的女人面色的骤变，并不是惊惧，而是——忌妒与自卑。

对于这种情形，江青是过来人，心中自然十分了解这种滋味。

他没有说话，目光缓缓移向天边，一股同情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而这时，斜阳已沉，仅剩一抹凄凉的霞云尚留在天际。

忽然——

蛟索飞锤大吼一声道「兀那丑八怪，你是道上的还是架梁的？须知我蓝翼铁骑会，不是这么容易任人来卖狂的！」

丑女人闻言之下，悚然一惊，收回凝注在夏蕙脸上的目光，面色骤然大变，嘿嘿一阵冷笑道

「老鬼，想必你便是这群窝囊废头儿了！来，来，来，姑奶奶先伺候伺候你，也免得骑在马上累的发慌！」

蛟索飞锤岳扬也是老江湖了，如何听不出这面前的丑女话中，暗含挑战之意。

他大吼一声，便待跳落马下。

身形一动，却已牵动了腿上的伤势，不由痛得他滋牙咧嘴，险些一跤跌下马来。

这时丑女人冷笑一声，尖刻的道「哟！盗匪头儿，怎的还没吃到甜头，就这么滋牙咧嘴瞪眼睛的？莫非嫌姑娘伺候简慢了？」

蛟索飞锤气得哇哇大叫，面孔赤红。

他艰辛的落下马来，大声道「丑八怪，你不用得意，老子若不是腿上受了伤，今天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丑女人正自冷笑，立於岳扬身后的白面无常庄同大喝一声，说道「稟瓢把子，这丑八怪如此狂妄，便由庄某出去教训她一顿！」

岳扬环目微转，颌首道「庄头领，可要谨慎！」

白面无常庄同答应一声，身形猝然暴转，一言不发，「双撞掌」倏出，劈向丑女两胁之下。

丑女人大嘴一掀，不闭不躲，右掌在身前微幌，将庄同袭来招式化解，左掌却骈指如戟！疾点庄同右腹「承满」「不容」二穴。

出招应变之快，的是名家身手。

庄同大喝一声，身形急退中，又施出三掌两腿。

丑女却轻蔑的一哼，如影附形，紧随而上，招式挥动如风。

倾刻之间，已将白面无常庄同圈入掌山腿影之中。

蛟索飞锤见状之下，不由暗暗叫苦不迭。

其实，他要是早些知道，连那武功比庄同更高上一筹的鹫羽队头领丧门剑徐白，也不是这丑女的对手时，他便不会再让庄同去丢人现眼了。

这时，二人交手了三十馀招，眼看着白面无常庄同已是左支右绌，岌岌可危。

蛟索飞锤钢牙一咬，便待亲自出手。

正在此时，场中蓦然人影一闪，长衫飘拂的江青，复又飞快的掠身而入。

他仍旧是那招「东月西印」，将丑女与庄同分开。

丑女满面惊怒之色，地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凭自己这一身功力，为何却总是躲不过这俊逸青年所施出的这手看来平淡无奇的一招。

白面无常庄同，这时大大的喘息了一阵，向江青感激的抱拳为礼，急急转身退下。

丑女面孔一阵抽搐。那脸上的麻点，又在轻轻蠕动。她气极反笑道「看来你这小子非要横插一手不可了！好！我天星麻姑若不抖露抖露你，也叫别人说我胆小怕事……」

江青这时微微一笑，沉声道「姑娘，在下纯为息事宁人，绝无恶意……」

这自称天星麻姑的丑女人，嘿嘿的冷笑道「小子，如今你便跪地求饶，姑奶奶也放不过你，哼！也好叫你永远记得，天星麻姑钱素不是好欺之辈。」

江青踏上一步。说道「钱姑娘，须知交手之下，难以留情，尚请三思而后行。」

天星麻姑钱素冷冷一笑，说道「谁要你手下留情？真是笑话！」

江青这时面容严肃，他沉声说道「钱姑娘，在下若不能於二十招内将你击败，即刻调头离去。」

天星麻姑面色一变，失声道「好大的口气，如此甚好，姑娘若是抵不过你二十招，今生今世宁愿为你效奴为婢。」

江青心中一动，暗忖道「这丑丫头好倔强的脾气……」

想着，口中已道「钱姑娘，双方交手乃属常事，又何苦如此……」

天星麻姑厉叱一声，道「不用多说了，姑娘自来言行不二！」

那「二」字始才出口，她疾然跨前一大步，抖掌便向江青胸前肋下八大要穴猛袭而来。

出掌如风，劲猛无伦，的是不凡。

江青嘿然一声，身形猝然如陀螺一般，呼呼急转。

旋动中，奇诡无伦的击出九掌十腿。

天星麻姑面色一动，惊呼道「七旋斩！」

呼声中，江青又连连攻上二十七掌。

天星麻姑怒吼一声，连忙施展出她的看家绝技「结缘掌」来。

只见她每击出一掌，俱是招招连袂，式式互套，严密无隙的在身前凝集成一屑无形的劲力。

天星麻姑心中十分明白，知道若是单凭自己现在的这份武功，决不是眼前这年青俊彦的对手。

她现在只想拼出一身所学，勉强支撑二十招不败……

场中两条人影，纵横如云，兔起鹘落，身形闪幌间，快速无匹。

蛟索飞锤这时哈哈一笑，低声向白面无常道「庄头领，丑八怪也跟老夫一样招子不亮，这么一大圈子的人谁不好惹，却专去找江老弟的麻烦，嘿嘿！她这叫『麻子照花镜』——自找难看。」

白面无常庄同正暗暗窃笑，场中人影已猝然翻飞。

风声呼啸中，江青接连施展出长离岛绝学七旋斩精华「旋浪成波」「风旋如啸」以及「云舞流旋」

三招连环，恍若狂风暴雨，天云变色。

凌厉无匹的劲气，逼得天星麻姑步步后退，招架无方。

江青随着三招出手，已大喝一声，身形似海荡浪涌般，倏然轰轰急转。

长离绝学「旋心动魄」，又如天雷齐鸣一般，疾展而出。

天星麻姑钱素惊叫一声，顿时被震飞丈许之外，一足跌倒在地。

只见江青身形一闪，已站立在钱素身傍。

他适才使出七旋斩法中最凌厉的一招「旋心动魄」时，并未将真力逼出。仅以体外回荡劲风，将钱素震跌丈许之外。

是而，天星麻姑只被那浩瀚的劲气推跌，却并没有真个受伤。

她在地上一个翻滚，迅速的立身而起，那张丑脸已经涨成紫红之色。

江青慌忙抱拳道「钱姑娘，在下一时收手不及，以致如此，实在歉咎之至……」

天星麻姑钱素武功原本不弱，她那能不知，适才若非眼前这位秀逸青年早已手下留情？她此刻焉有命在。

这时，她狠狠的一跺脚，说道「罢了！罢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江青又微微一笑道「钱姑娘，若蒙不弃，在下极愿交你这么个朋友，至於适才交手之前所做戏言，倘祈千万不要认真才好！」

天星麻姑双眼一瞪，怒道「这是什么话？我钱素虽然是个女流，从来也是说一不二的！」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急得双手连搓，呐呐说道「钱姑娘，你这是何苦呢？在下可万万担受不起……」

天星麻姑失声道「我告诉你，这是姑娘自愿，谁叫我打不过你？你担受不担受得起，那是你的事！姑娘我可管不着，哼！」

江青正十分尴尬，蛟索飞锤岳扬已被白面无常庄同挽扶上前，他呵呵笑道「江老弟，这位姑娘既然一诺千金，你也不好令她言行失信，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如今大家已不是外人了，快往里请，站在这里、却不是老夫待客之道呢！」

说着，忙将江青、夏蕙及天星麻姑三人，请入一座大厅之内。

这座大厅建筑十分奇特。

地面全为青石铺就，中间却以褐色石块砌起一个圆形浅池。

那圆池四周，却尽皆铺设着沉厚柔软的金黄色虎皮。

圆池内，这时正燃起熊熊火焰，上面尚用铁叉穿着两支野鹿，由一位灰衣大汉来回翻转的烤着，鹿肉吱吱作响，香气四溢。

蛟索飞锤肃手请三人坐下，自己也在庄同扶持下落坐。

他这就洪声道「江老弟，你看我这仿造塞外风俗做成的烤肉池还有那种味道吧？」

江青星目四转，点头道「不错，岳兄倒真是见识广博得紧。」

蛟索飞锤岳扬哈哈一笑，道「好说，好说，老夫就喜欢这大碗饮酒，大口嚼的调调儿。」

这时，门外一阵步履声响，已有两名中年大汉行入。

其中一位，便是适才与天星麻姑钱素交手过的「蓝翼铁骑会」鹞羽队头领——丧门剑徐白。

二人行入厅中，同岳扬恭身一礼，接着又向江青等三人抱拳一揖。

岳扬一指二人，说道「此乃敝会鹞羽队头领徐白，这一位便是羽队头领人称仙人击贺冲。」

蓝翼铁骑会之中，除了瓢把子以外，其下便分设、鹞、鹰三队，而其中，尤以羽队头领贺冲的武功最高，仅稍逊蛟索飞锤岳扬半筹。

江青对其他二人都已见过，武功概略知晓。

他此刻细一打量这羽队的头领贺冲。

只见他生得浓眉大眼，膀粗腰阔，神态之间，显得威猛已极，一见之下，便可看出，此人有着——身颇为不弱的外家功夫。

这时，天星麻姑正坐在云山孤雁夏蕙身侧。

她开口对江青说道「江……江公子，咱们得将话说明白，现在姑娘我还是和以前一样，自明日起，便要实行那主婢之礼了。」

江青大惑窘迫，他急急说道「钱姑娘，快请不要再说，在下早已说过，这是万万不可的，而且男女有别，授受不亲……」

天星麻姑尚未说话，蛟索飞锤岳扬就已抢先说道「江老弟，不是老夫多嘴，咱们既入江湖便要豁达些，不应受那世俗之体的约束，尤其这件事，更涉及不到那一方面去，何况钱姑娘一片诚心，你岂能叫她大失所望！」

他说到这里，又回头向天星麻姑道「钱姑娘，老夫这番话，可是说得入情入理罢？」

天星麻姑钱素恶狠狠的瞪了岳扬一眼，大声微撇。

蛟索飞锤嘿嘿一笑，转头过去，心中却忖道「这个丑八怪还以为自己长得多俊俏呢？给老夫挤眉弄眼的……只凭她那付盘儿（脸），便是奉送给我，我也不敢要……」

江青一见蛟索飞锤，生怕缠不住自己似的，硬要帮钱素说话，给自己收婢女，简直是拆自己的台嘛。

他窘迫之下，真有些啼笑皆非之感，因为，在情在理，目前他实在不应有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婢女啊！

此际，他正待正色出言婉拒。

云山孤雁已柔声低语道「江大侠，我看这钱姑娘人挺好的，而且，性情亦十分爽直，你便收下她吧！武林中人，都将诺言看得很重要哩！」

江青不知怎的对夏蕙所说之言，不论其性质如何，都感到有一股不容拒绝的力量。

虽然，不管他心中是否也有与此同样的见解。

这时，他苦笑一下，只有闭口无言，心中却想道「这天星麻姑的武功十分高明，想也不是没有来历的人物，而且，性情亦极为刚烈，也罢，稍过两日，自己给她些气受，那时，她是会拂袖而去。」

江青想到这里，暗暗一笑，也不再多说。

蛟索飞锤岳扬，这时见风转舵，双手一拍，大声道「来人哪！咱们这就开席！」

话声一住，已有两名灰衣大汉过来，在每人面前，放了一柄匕首，一支瓷盘，尚另有一些葱酱等作料。

接着，就是一大块一大块香气四溢的鹿肉送到每个人面前。

岳扬这时，又启开了一坛陈年「烧刀子」，给每人斟了一碗，大声说道「闯荡江湖为的便是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咱们不用客套，越随意越好！」

说着，他举碗向各人一敬，自己仰首干下。

江青双眸一瞟夏蕙，只见她直望着肚前那碗醇烈的酒在发怔。

江青不由心中一笑，尽快的将自己这碗烈酒喝光，悄然把碗跟夏蕙换了过来。

云山孤雁感激的一瞥江青，一支柔腻纤纤的玉手，轻轻抚在江青手背之上。

天星麻姑钱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尽自大口吃肉，大碗饮酒，肉汁淋漓，酒渍横溢，那付吃像，端的够瞧。

蛟索飞锤岳扬与他手下三羽队的头领拼了三杯之后，睨眼一看天星麻姑，呵呵一阵大笑道「钱姑娘好酒量，来来来，老夫敬你一杯！」

说着，就咕嘟一声将酒咽下。

天星麻姑不由嘿嘿一笑，二人便杯碗互碰的喝了起来。

江青见状，心中直乐，忖道「若这钱素与岳兄二人俱皆大醉，自己明晨便与夏姑娘一走了之，也省掉些无谓的麻烦……」

这一顿别开生面的晚筵，直吃到初更时分，众人始酒醉饭饱，尽兴而散。

岳扬一面令庄同伴领三人前往休息，一面醉态可掬的对江青道「老弟……可别……忘了，要多……留几天，老夫腿……腿伤一好，便与你周去那……烟霞山庄……」

说到末尾，辞句已含混不清。

江青微微一笑，向各人道声晚安，然后和夏蕙、钱素等三人，偕随庄同而去……。

血光矛影

这是一间布置得十分清雅幽静的卧室，孤灯如豆，床帐低垂。

但是，却并没有有人在拥被入眠。

江青正坐在桌旁，聆听看窗外不绝的更鼓之声。

他已与云山孤雁夏蕙约好，在三更时分，二人悄悄溜出这“大刀庄院”，免得那热情豪迈的蛟索飞缙岳扬纠瞩不清。

江青默默的聆听着外面的更鼓，正举手斟了一杯冷茶，这时窗外传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

跟看，便是弹指哗剥之声。

江青知道住在隔室的夏蕙，已应时而到。

他吹熄了桌上的残烛，身形微闪，轻悄得没有一丝声息的，自房门飘然而出。

夏蕙仍是一身紫篋衣裳，正依墙而立。

江青向她微微一笑，轻声道“夏姑娘，没有惊动别人吧！”

夏蕙向他微微摇头，亦凑过脸来道“江少侠，那钱姑娘……咱们是否也不通知她？”

江青在黑夜中的面孔，展露出一丝瞧不清的笑意，低声道“夏姑娘，那天星麻姑的粗线条作风，在下实在承受不住，何况还要收她做婢女，这更是担当不起……”

夏蕙嘴唇在微动，好似想说什么。

但她终于又忍住了，同江青温柔的轻声一笑，说道“那么，咱们便走罢！”

夏蕙的面庞距离江青甚近，说话之间，吹气如兰。

江青心中一阵急骤的跳动，他感到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激奋，在他的血液中流环着。

於是，他竟情不自禁的在夏蕙滑腻如玉的面颊上，轻吻了一下。

刹那间，二人都像惊电似的，愕然怔在当地。

云山孤雁那一张俏丽脱俗的面庞上，顿时，如一个热透了的苹果似的，涨的嫣红。

然而，这娇羞在夏蕙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少女本能的羞涩。

在她心中所感到的甜美与欣慰，是远远地超过这股羞怯的。

江青睇视看眼前这美丽的少女，虽然是在黑夜中，他仍可清晰的看见她脸上的那一抹嫣红。

江青呐呐的说道“夏……姑娘，想在下一……时冲动，你……你会生气么？”

夏蕙急速的摆头，怯生生的道“我……我……没……有……”

她突然好像鼓足了勇气，抬起头来，低声道“只要你喜欢……我都愿意……”

江青这时，身躯起了一阵轻微的只有他自己才觉得出来的颤抖。

他眼眶微微湿润了，他知道，他仍然可以爱别人，甚至於被别人深爱。

虽然，他不能确知在他容貌未恢复以前，是不是也有这种幸福而甜蜜的遭遇？

江青此刻轻轻一搂夏蕙腰隙，身形如一支大鸟般腾空而起，急速的飞掠出大刀庄院之外。

他虽然身负看夏蕙，但仍然轻飘得犹如一团毫无重量的柳絮，而且，身形闪动间，疾如流星划空，令人看来，仅只有一条淡淡的如烟似幻影，稍现即逝。

江青此刻所用的身法，正是邪神嫡传的“百星流光”。

他提住一口真气，飞纵之间，不消一刻，已离开大刀庄院数里之遥。

这时，他微微吁出一口气，将夏蕙放下。

“江少侠，你的功夫真俊……我与你一比，真是差得太远了……”

江青微微一笑道：“微末之技，何足称道？夏姑娘过奖了！”

夏蕙向前不易察觉的挪了一步，正待开口说话。

五丈之外的一片草丛中，缓缓传来一个尖刻的声言，说道“大英雄客气了，这种武功，普天之下尚有几人会得？”

江青与夏蕙闻言之下，面色微变，霍然转身望去。

黑暗中，悄无声息的走出一个人来。

二人定睛一看，来人赫然正是那奇丑无伦的天星麻姑钱素。

她这时寒看一张脸，毫无一丝表情。

江青不由大出意外，倘上前一步，说道“钱姑娘，你不是已经入寝了么？在下因一时事急，故而……”

钱素气虎虎的站在那里，不待江青把话说完，即尖声的道“公子不用解释，婢子早已看出公子心意，在此恭候大驾多时了，哼！像蛟索飞隼那种德性，喝了几杯黄汤，便烂醉如泥，都还成吗？”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哭笑不得。

就在进退维谷之际，云山孤雁夏蕙也珊珊走了过来，同江青一笑道

“江少侠，便请钱姑娘与我们一起去罢！我在路上也好有个伴……”

江青尚未答话，天星麻姑钱素已笑道“是呀！公子，小婢正可一路伺候夏姑娘，而且，必要时也可助公子一臂之力。”

江青这时剑眉微皱，沉吟良久，始十分无奈的道“钱姑娘既然执意如此，在下也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不过，这称呼上可得斟酌斟酌，在下实在承担不起……”

天星麻姑坚持不可，她尖声道“公子，小婢既然会做如此许诺，便应贯彻到底，像这样不上不下地，虎头蛇尾，算是那门子的一诺千金！”

江青婉拒不获，只有默不做声。

当下三人展开身形，同黑暗中掠去。

天星麻姑边够边道“公子，小婢原本就是这两条劳碌腿，跑跑倒无所谓，只是公子与夏姑娘的坐骑尚留在大刀庄院之内，未及牵出，哼！那蛟索飞隼实是害人不浅。”

江青身形平起平落，恣态美妙已极，他这时正斜目一瞧紧跟在他身后的云山孤雁夏蕙，轻轻一笑道：“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马匹留在岳兄那儿，决不致有失，而且，吾等正好借此机会也可活动一番。”

云山孤雁闻言，低首微微一笑。

她忽然蓦首，同天星麻姑道“钱姑娘，你怎么会和那些”蓝翼铁骑

会』的人打起来的呀？”

江青此际不由身形微缓，心中暗暗叫糟。

因为天星麻姑钱素和大刀庄院之人，发生争执的起因，江青已大略自钱素的话语中猜到一个大概。

乃是因为那些“蓝翼铁骑会”之人，胡乱批评天星麻姑的容貌所引起。

凡是一个有缺憾的人，总是最忌讳别人谈到他那缺憾上去的。

此时，天星麻姑钱素不由面色微怔，窘迫的道“夏姑娘，其实说起来，也没有什么，我和他们只是在言词上发生点误会而已...”

她又同夏蕙那秀丽的面孔一瞥，低声说道“每一个幸福的人，他都会抱怨目前的境遇而不知自足，而那本身便是生活在众人鄙夷及不屑目光的人，他却只要有这千分之一的遭遇，就觉享用不尽了.....”

云山孤雁对钱素忽然说出这几句话，感到十分突兀与不解。

但是，江青却异常透澈的明了钱素言中感怀之意。

他连忙岔道“咱们已经走了不少时辰，未知方向可对？”

二女闻言之下，齐齐打量看四周的形势。

这时，夜风萧索，四野沉寂，连那空中的月儿也躲在云层之后，仅只有一丝昏淡的馀辉洒落在大地上他心中一动，沉声道：“二位姑娘，请随在下来！”

说罢，他也不解释原因，就率先跃向一株巨树之后。

云山孤雁夏蕙及天星麻姑二人，始才愕然跟上，那叱喝之声，已扑至二十丈之外。

江青身形半隐，低声道“快伏下身去，莫让别人看到！”

他口中虽在说话，目光却一直凝注看树前的动静。

这时，月光之下，只见一个身材粗短，面目精悍的青年，正挥舞着手中一条银光闪闪的长鞭，向后拒敌着三个身穿黄衣的大汉。

那身材粗短的青年，武功显然颇为不弱。

他此刻边战边退，左手尚不时发出暗器袭敌。

那三名黄衣大汉虽然个个功力深厚，但亦丝毫不敢大意。

四人便在江青等藏身的这株大树之前，展开了胶着式的战斗。

江青双目微拢，仔细向那三名黄衣大汉望去。

一丝冷漠的笑意，缓缓浮现在他嘴角之上。

原来江青看出这三名黄衣大汉，每人的胸前，皆楼缔看一条栩栩若生的黑蛇。

他知道这三名大汉，定是与不久以前在阴阳崖底，同他强行掠夺的灵蛇教“阴阳双判”是一丘之貉。

故而，他无形中，对那位以寡敌众的青年，生出了敌忾同仇之心。

这时，三名黄衣大汉中，那中间一个手使三节棍的黑面汉子，哈哈一笑道“姓祝的，今夜任你胁住双翅，只怕也难逃出我灵蛇教的天罗地网！”

那祝姓青年怒哼一声，手中银耳长鞭，势如浪赶千层，急若狂??，倾刻间，已连出七招。

三名黄衣大汉中，另一个唇上留有两撇鼠须的削瘦汉子，冷笑一声，手中长剑伸缩如电，宛如灵蛇闪击，亦连出七招，招式阴毒滑溜已极。

他这时寒森森的一笑道“姓祝的兔崽子，就凭你这付尊容，也想与我们教主的千金谈情说爱？”

那祝姓少年闻言之下，已是满面通红，却仍旧一言不发，奋力招架着那犹如狂风暴雨般凌厉而急骤的攻势。

对方那使剑的削瘦汉子，不但出手阴狠毒辣，言词更是尖酸刻薄。

他这时一面运剑如风，招招不离那祝姓青年的全身要害，口中尚不停的讽刺道“小子，目下只怕你非但不能重温鸳鸯梦，而且，更要到阴曹地府去找阎王老子打官司去了！”

姓祝的少年尽管气得混身直颤，面红似火，但独自咬紧牙关，挥舞看手中兵器，同三人疯狂的猛攻。

但是，这三名身穿黄衣的灵蛇教弟子，个个武功不弱，何况更是以三打一，自然精占上风。

眨眼间，那祝姓青年的身上，已受了几处创伤。

三名黄衣大汉中，另一个手执三尖两刃刀的汉子，一直闷声不响，急攻猛打，下手出招，狠毒绝伦。

这三名黄衣大汉不但出手狠辣，口中更在不断尖刻的讥骂。

这时，那祝姓青年已逐渐招式凌乱，喘息如牛。

但是，他仍然形若疯虎般，拼出全力与这三个黄衣大汉周旋着。

隐身树后的江青目睹此情，心中正在考虑要不要即时出面插手。

他身后的天星麻姑钱素、悄然在他耳边轻声低语道“公子，这几个灵蛇教下的狗腿子，委实欺人太甚，婢子想出去教训他们一番！”

江青正想点头答应，目光微闪，却见远处又有两条人影，疾若奔马般掠来。

江青急忙伸手拦住天星麻姑欲纵的身形。

他凝目望去不由双眉一皱。

原来，这急奔而来的两人，竟然又是穿着黄衣的灵蛇教弟子。

江青心中很快的将目前形势，做了一个忖度，他想到“凭那祝姓青年的武功，敌他目前的三人，是决难占得上风，若是天星麻姑出手，灵蛇教却又来了两个人，看这二人纵跃时的身手，便可知道武功并不弱，尚不知天星麻姑是否能敌得住……”

他想到这里。那两条人影，已然掠到激斗中的四人身旁。

这二人在灵蛇教中的身份，好似较另外三名黄衣大汉为高。

二人身形纵到后，却并不动手，仅只冷然的立於一旁观战。

江青向这二人一看，只见乃是一瘦一胖的两个中年大漠。

二人俱皆气度沉稳，双目精光隐射。

这时，那瘦削的中年人已冷然开口道“孟香主，请快些下手，将这想吃天鹅肉的蛤蟆拾夺下来！”

他一言甫出，那位手执三节棍的大汉，已洪声答应。

手中兵刃斗然“哗啦啦”一阵暴响，“三环套月”“春燕投林”“柔水掠波”一连三招，已将那祝姓青年，逼得步步后退，手忙脚乱。

这被唤为孟香主的黄衣大汉，狂声笑道“狗娘养的杂种，老子便叫你尝尝吃天鹅肉的滋味！”

这时，那唇留鼠须的枯瘦汉子，手中利剑猝而幻起一道银虹，急快无声的飒然挺上，又在那祝姓青年的臀部，闯开一道血槽。

他嘿嘿一笑，刻毒的讥讽道“小子，黄泉道上，还有一个标致的娘们在等你同行哩！”

那祝姓背年早已混身浴血，气喘不息，出手的招式破绽更多，眼看就要丧命在这三人手下。

江青这时，已显不得考虑其他，回头对夏蕙及天星麻姑二人道：“这些黄衣大汉，都是灵蛇教属下，二位姑娘且请在此稍侯，在下即往助这少年一臂之力。”

江青话声甫息，人已掠出五丈。

但是，就在他身形始才跃出之际，黑暗中，一声凄厉的长啸，遥遥传来。

这啸声高吭苍洪，如裂金石，以极快的速度，向众人激斗之处移到。

江青闻声之下，心头不由一震，双臂急快的连连挥动，闪电般倒射回一株大树枝桠之上。

这时，那凄厉的啸声，也如流星划空，摆曳而至。

五个灵蛇教的大汉，这时皆已愕然停手，疑惑惊异的向啸声来处张望着。

而那祝姓青年，都趁时跃开，微闭双目，他要在另一个利害未知的场合来临之前，做一次最短暂的调息。

这时，啸声戛然而止，一个高大的身形，自暗空中飘然飞落。

众人定睛一看，不由惊得个个心头大震。

只见来人竟是一位六旬老者，身材异常魁梧，面上都是疤痕累累，凹凸不平。

再衬看他左边只剩下一个血窟窿的眼睛，织成了一付极为惨厉狰狞的形状。

这眇目老者身形着地，狂笑一声，破钹般大声喝道：“你们这五个混账，可全是属于灵蛇教下么？”

五名黄衣大汉中那后到二人，已冷笑一声，向前挪上一步。

仍是那削瘦的中年汉子开口道：“尊驾何人？难道你没有看见我灵蛇教正在办事么？”

眇目老者闻言之下，不屑的向那正在喘息的祝姓少年一瞥，嗤道：“办什么事？对付这乳臭未干的小子，也用得看五个人？妈的！都是一群草包。”

那削瘦汉子蓦然仰首狂笑一声，厉声道：“住嘴，你这老不死大概是活腻了，竟惹到我七环手武章头上！”

眇目老者面角倏变，沉声喝道：“你与旁边的这条肥猪，可是灵蛇教下掌红旗的两大执法？”

老人一言甫毕，五个黄衣大汉面上齐齐变色。

站在七环手武章身旁的胖大汉子哇哇怒吼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如此出口不逊，老子正是毒蝎神周钧，你这老不死的有什么手段，尽管冲着老子来！”

眇目老者如狼嗥般连连狂笑，大声道：

“肥猪你不用心急，老夫与你们教主十年前那剜目之恨，今日便要先在你们这群狗腿子身上收回利息。”

老人此言一出，五名灵蛇之人，俱不由又是一怔。

几乎在向一时刻，五人面孔在刹那间，已变成了惨白之色。

因为，他们已霍然记起了，面前这位眇目老者，正是曾往江湖上盛名赫赫的龙虎追魂束九山！

而这束九山於十年之前，便以心狠手辣而名震一时。

他与灵蛇教教主君山独叟裴炎，素来行如水火，极为不合。

二人乃於十年前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相约在三芝山下做了一次殊死之斗。

那一战打得甚是凄厉，二人直斗到千招以后，龙虎追魂束九山终因技差一着，而被灵蛇教教主裴炎以“定坤神指”剜去一目。

这龙虎追魂自来心性阴毒狠辣，??睚必报。

他在重创之下，忍痛逃逸后，心中一直念念不忘此仇。

十年之间，束九山忍辱负重，绝步不出江湖，在深山绝岭中苦练武技，积极筹思报仇之举。

今夜，他恰好功成下山，路过此地，却遇着了五个灵蛇教徒众，怎不令他怒发冲冠，毒念顿生。

比时，他看见这五个灵蛇教之人面色攸变，不由得意至极的狂声大笑起来。

七环手武章强按心中惊恐，哑声道“尊驾可是十年前名震江湖的龙虎追魂束九山？”

束九山那张丑脸，又忽而转为凄厉，他怒睁那支仅存的独眼，宛如夜鸟般噪道“不错！老夫正是，哼哼！十年前名震江湖，十年后默默无闻，老夫一生的基业与名声，尽让你们那狗杂种的教主给成全了！”

灵蛇教两大执法之一的七环手武章，骤逢此肘生之变，心中已觉出十分不妙。

他在对方那赫赫的威名之下，自然的出生一股畏惧之心。

武章也极为清楚，凭自己教主君山独叟裴炎的一身超绝武功，尚须千招以上，始能险胜这龙虎追魂一招，自己凭什么也不是人家对手。

何况这十年来，对方武功不知又精了多少。

那身材胖大的毒蝎神，对这突然来到的强敌，亦不由感到极为不安。

因为龙虎追魂束九山的突然来到，不啻已将整个的局面扭转过来。

休看周钧外貌虽似愚鲁，心机却甚是深沉。

他此刻向后微退两步，双目却在有意无意间向右侧黑沉沉的旷野打量了一眼。

毒蝎神周钧这种不经心的举动，却包含看两种意图 他漫不经意的随眼一瞧，暗中为自己找好退路，准备在必要时落荒而遁。

他之所以微退两步，其意乃是要避开龙虎追魂的突然出手。

须知，凡是一个功力超绝的内家高手，他那发难的一击，威力之大，往往是难以比拟的。

毒蝎神周钧暗暗退二步之后，已等於将龙虎追魂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独挡於前的七环手武章身上。

他这深诈的意图，又岂是场中任何一人所能看得田来的！

这时，那立於二人身后的三名黄衣大汉，暗自缓缓地向四周散开，将龙虎追魂束九山围在中央。

那手使三节棍的大汉，名叫盘山蛟孟刚，乃是灵蛇教总坛香主中有数人物。

唇留鼠须的枯瘦汉子，却以手中一柄青锋剑称雄一时，名叫双尾狐刁馀，与另一个名叫泼风刀霍胜的大汉，俱为灵蛇教中，地位极高的香主。

他们三人的功力甚为深厚，临阵经验又多，此刻各人所占取的位置，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位置。

龙虎追魂束九山独目圆睁，精芒四射，他好似毫未觉出灵蛇教的五人，已在暗中备战似的。

七环手武章双眸乱转，忖好倩势，悄然回头！向与他同为红旗执法之一的毒蝎神周钧一使眼色。

龙虎追魂束九山这时嘿嘿冷笑道：“相好的，你们已准备妥当了么？”

七环手武章双掌微提，故意和声笑道：“束前辈，嘿嘿，你老人家何苦与在下等人为难？十年前那段公案，束前辈尽可去看在下等人的教主了断……”

龙虎追魂束九山自鼻孔中沉重的哼了一声，怒道：“放屁，你们今夜休想逃过一命，嘿嘿，君山独叟裴炎那老不死的固然难逃公道，便是各位么，也只好先替他垫垫棺材底了。”

七环手武章眼看龙虎追魂束九山，正在说话分神之际，暗中冷笑一声，抖手便是三点寒星，疾若流矢般射向束九山胸前喉下三大要穴。

武章三支亮跟梭出手，按着大喝一声，“哗啦啦”连声暴响中，一柄上带七枚利齿铜环的奇形兵刃，疾似狂风骤雨般向龙虎追魂束九山搂头盖脸劈到。

随着七环手的动作，毒蝎神周钧亦冷叱一声，盘绕腰际的“毒蝎鞭”，便似活蛇般，飒然一声，笔直的戮向束九山下腹丹田。

龙虎追魂束九山一声大吼，身形闪电也似，倒掠而出。

但是，立於他身后的盘山蛟孟刚、双尾狐刁馀及泼风刀霍胜三人，早已蓄好劲努，一声不响的猝然同时出手。

三般兵器带着悠悠劲风，恰好迎上正往后退的龙虎追魂束九山。

双方动作全然快逾闪电，眼看那三件兵器就要招呼到束九山身上。

七环手武章这时心头一喜，忖道：“想不到这龙虎追魂束九山真是空有其名，竟如此不堪一击，嘿嘿！看情形他可是死定了！”

武章这念头始在心头一转，尚未想完，两道晶莹如电的寒芒，已在眼前倏然闪射。

跟着一声惨号起处，一条人影飞跌出一丈之外。

七环手武章急切仔细望去，只见跌飞之人，乃是自己手下香主之一泼风刀霍胜。

他这时正躺在地下，身体不断的抽搐，颈项处有一道极深的血口，缕缕鲜血，正自伤痕中泉涌而出。

看这情形，那泼风刀霍胜，显然是不能活命了。

七环手武章骤见之下，不由又惊又怒。

他回首二望，那龙虎追魂束九山这时却悠然而立，双手之上，正赫然分持着一对奇形兵器。

这封兵刃长只一尺，一刻龙形，一雕虎状，把柄处份有腕形护手，龙虎口中，各伸展出一条精光闪烁的弯矛，矛尖锋利无匹，显然为极好精钢制就。

这正是束九山借以成名的“龙虎双矛”！

束九山兵器一出，灵蛇教下四人已面色大变。

这时，束九山尖厉的狂笑道：“老夫十年来埋首荒山，不沾血腥久矣，

嘿嘿，这瞎眼的草包正好为老夫祭矛。”

接着他又同七环手武章缓缓逼近，口中道：“小辈，老夫这招”矛射电闪”，你来尝尝滋味如何？”

七环手武章心头一阵狂跳，掌心已自微微渗出冷汗。

他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正无形的向他全身侵蚀着。

於是，他的身躯身不由主地痉挛的抽动起来。

蓦然。

立於束九山身后的盘山蛟孟刚，一声不响地，将手中三节棍抖得笔直，砸向束九山脑后，向时骈指如风，点向敌人背后三大重穴。

龙虎追魂束九山冷笑一声，身若流水行云，以出人意料的方位，倏然倒旋而出。

右手在伸缩间，已奇快无比的攻出九招。

七环手武章这时强自壮胆，暴喝一声，手中兵器“套日七环”连忙疾劈而出。

毒蝎神周钧亦身形如云，霍然移身上步，“毒蝎鞭”挽起条条乌光，带着刺耳的破空之声，同龙虎追魂束九山疾攻而至。

盘山蛟孟刚正感眼前一花，敌人招式如天瀑倒流，滔滔飘散而至。

他正在手忙脚乱，招架无方之际，七环手武章与毒蝎神周钧二人，恰好於此适时攻向束九山。

龙虎追魂束九山怒骂一声，“龙虎双矛”极快的闪掣伸缩，指顾间，已向灵蛇教的四名高手攻出十七招。

锐风破空，啸声刺耳如锥，威势惊人已极。

这位当年在黑道中，令人闻名丧胆的一代枭雄，顿时与灵蛇教下的四人战做一团。

但见寒光纵横，人影掠闪，各人皆倾出全身之力，拼死而搏。

这时，那祝姓青年喘息始定，他站在圈外，迷惘的盯视着这一场令人惊惧的惨烈搏斗，甚至於忘记了他应该乘此良机逃走。

隐身树桠之上的江青，目光紧紧凝注着树下五人的剧斗，心中却在极快的忖道：“闻说这龙虎追魂束九山，乃十年前江湖黑道中有名的煞星，想不到竟与那灵蛇教结有如此深的仇怨……这样也好，反正双方都是穷凶极恶之徒，正可借此机会让他们拼个两败俱伤！”

江青想到这里，身形却飘然倒翻而下。

轻悄得有如一片羽毛也似，闪到正专注场中的云山孤雁夏蕙及天星麻姑钱素身后。

这时，二人正紧张的望着外面，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江青不由微微一笑，沉声道：“二位姑娘，这一场罕见的激斗，可是有趣得很吧！”

云山孤雁夏蕙悚然回头，待至看清来到身后的是江青，始展颜一笑道

“江少侠，你适才到那里去了？这些人的武功，真是高强之极……”

天星麻姑亦一伸舌头，轻声道：“乖乖，龙虎追魂这老儿想不到如此命长，被那君山独叟剜去一目后，不但未因此送命，武功却反而更见精进。”

江青踏进一步，低声道：“这能虎追魂束九山功力之高，更在那乌柔秃土木灵之上，看情形，这四个灵蛇教的爪牙，恐怕不易保身了，”天星麻姑目注场中，急促的道：“好家伙，这招”矛指天地”加上那连“穿云腿”，

真是精妙已极……束老鬼这身功夫，实在令人咋舌，他成名闯万的时候，我恐怕还在娘怀里吃奶呢！”

天星麻姑钱素眼睛望看树前五人的激斗，嘴双却一直不停的嘀咕着。

江青微微一笑，目光注定场中。

这时，五人已拼了不下百馀招之多。

灵蛇教方面虽是四人联手，犹目守多攻少，相形见绌。

龙虎追魂束九山一面挥动手中“龙虎双矛”，展开急攻猛戮，口中却大笑道：“如何？老夫说你们是群饭桶，这句话没有说错吧，裴老见如此糊涂，竟白养了你们这么一群只会吃饭，不能成器的废物，唉！老夫犹为他一叹。”

束九山这几句话说得十分刻毒，七环手武章等四人，不由得个个气得钢牙紧咬，青筋暴露。

四人蓦而同声大喝，齐勇猛地展开平日所学，奋不顾身的向龙虎追魂束九山疾攻而上。

一时罡气猛烈，石飞砂舞。

一时间沉如山岳般的压力，猛然向束九山身侧逼到。

七环手武章与毒蝎神周钧等四人，皆为灵蛇教下翘楚之辈，武功自有其独到之处，在江湖上也挣得了不小的名望。

四人任是其中之一，已可独当一面；何况更是联手合力，对敌一人。

他们同时出手之下，威力之大，自是无庸赘言。

龙虎追魂束九山功力虽高，却也不敢大意。

他口中虽然在讽刺对方，手上却丝毫不敢怠慢。

这时，他骤觉身旁压力大增，劲气激荡，心中已自一动。

意念闪掠间，龙虎追魂倏然将体内一股先天真气提足，双掌以眩人心神的飞快速度疾然抖颤。

“龙虎双矛”刹时间凝结成一道浑厚无隙的光墙，嘶嘶破空劲力，在那道精芒闪射的光墙上，澎湃回荡。

刹那间，七环手武章等四人袭到的兵刃，就彷若遇到一股绝大的无形潜力一般，纷纷反震而回。

龙虎追魂束九山狂喝一掌，不容敌人再制机先，身形如影附形，“龙虎双矛”幻成道道闪耀流光，指顾间，同对手四人各自政出七招，冷云纵横，锐风如啸。

银蛇闪击中，那手使长剑的双尾狐刁馀，已长吼一声，弃剑倒地。

胸口的鲜血，如泉涌般迸溅出五步之外。

束九山以他“龙虎矛法”中，凌厉无匹的“七流贯阳”一招，将双尾狐刁馀杀死，狰狞的面孔上，又透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他大喝一声，道：“小辈，你们也早些上路吧！”

喝声中，身形幌闪如影，矛影伸缩间，宛若天际电闪雷轰，狂猛无伦的刺向正在狼狈后退的七环手武章等人而至。

这时，毒蝎神周钧早已心胆俱裂，他双目一转，故意暴叱一声，左手连扬，六支乌光闪闪，前端附有两枚喂毒弯刺的“毒蝎镖”已猝然出手。

周钧暗器甫自发出，身形却极快的向后倒射出三丈之外。

两个起落，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

龙虎追魂束九山手中兵器连挥，叮当之声不绝，在倾刻之间，将六支喂毒“毒歇镖”磕向半空。

但他也因此身形微窒，那毒歇神周钧却已亡命般消失於夜影之中。

七环手武章做梦也估不到，自己平日这情向手足，共盟生死的老搭档，竟会在临危之际不顾一切独自逃走。

他微一怔之下，随即双目怒瞪如铃，破口大骂道 “狗娘养的周钧，你这贪坐怕死的畜牲，算是武某人当年瞎了眼……”

龙虎追魂束九山冷冷笑道 “小子，不用骂了，老夫早已说过，你们只不过是一群草包而已，妈的！江湖上的义气，你们也沾得上边么？”

说话中，攻势更起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

寒光冷云中，更带着有一股沉重逾山的压力。

七环手武章咬牙切齿，舞动手中的“套日七环”，拼命迎拒。

正值此时，他身侧人影一闪，那盘山蛟孟刚，也虚出两招，身形亦向一旁跃出。

七环手武章眼角一斜，登时气得浑身乱颤，他语不成声的怒吼道 “孟刚，你也……想临危逃走！”

原来，那盘山蛟孟刚早已心生怯意，萌有逃走之念，只是灵蛇教教规素来严厉，他心中再是恐惧，也只直硬着头皮硬撑。

但是，身为两大执法之一的毒歇神周钧已以身试法，逃之夭夭，孟刚心胆不由一壮，忙自将唯一的救命两招一出，拔腿就走，也不管它什么教规严厉，什么江湖义气了，他日下所想的，只有眼前保全自己的生命要紧。

七环手武章一见孟刚身形掠起，已知他的心意。

他心中急怒交集，早已气愤得说不出话来。

龙虎追魂束九山冷笑一声，大喝道 “老夫要是让你们跑了，便当立即自绝於此！”

他语声未住，身形已如流星般跟踪而起。

略一幌闪，就扑到那盘山蛟孟刚身后。

只听他厉笑一声，身形猝然弹起，手中“龙虎双矛”化成一道如长虹星河般浑闪的豪光，直射孟刚身后。

劲风呼呼，狂风如涛，这正是“龙虎矛法”中，最为狠辣的招术 “极西神火”。

孟刚猝觉背后劲力袭到，不由大惊失色。

因为，他不用细看，就感到这股劲力之强，乃是生平所仅遇，他惊噪一声，手中三节棍倾力向后扫出，身形却没命地向前跃去。

但是，就在他三节棍始出的瞬息间，龙虎迫魂束九山的双矛，已经闪电深深插入孟刚背心，双矛所带起的劲风，更将那三节棍震飞三丈之外。

束九山一招得手，身形倒掠而回。

这时，盘山蛟孟刚始混身浴血的跌出七尺之外。

这些动作，全然快若电光石火，几乎是在向一时刻完成。

此时，束九山身形始落，七环手武章却满眼血红，面目扭曲的大叫道 “杀得好！杀得好！我叫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畜牲逃走……”

龙虎追魂束九山冷冷阴笑道 “你且慢激动，老夫并非代你出气，莫忘了，你也要与他们同时上路……这一笔烂账，你们到阴曹地府去结算吧！”

束九山一语未已，七环手武章猛喝一声，右臂疾扫，一阵“哗啦啦”的暴响起处，他兵刃上的七枚利齿钢环，已似七面闪耀生辉的明月，挟着破空厉啸，奇诡无伦的向束九山猛而袭到。

这七枚钢环此际分散空中，歪歪斜斜，走着之字路线，怪异莫测的旋转着，同龙虎追魂束九山疾飞而至。

这乃是七环手武章用以保身存命的绝技“七环灭魄”。

这七枚铜环不仅来势奇诡难测，所挟劲力之强，更是惊人。

龙虎追魂束九山独目圆睁，面孔上的疤痕，隐隐泛出一片煞气。

手中所执的“龙虎双矛”，已在不知不觉中，微微闪幌起来。

七枚闪飘的钢环，这时飒然一响，先前两枚已呜呜连声飞到。

束九山冷哼一声，身形不退不避，右手龙矛霍然化出密密光虹，卷袭而上。

同一时刻，他左手虎矛亦骤然响起一阵刺耳的锐啸，疾抖成万千银芒，层层涌起。

眨眼间，一片金铁之声倏响，两枚钢环已被铍成粉碎。

这时，随后另外五枚利齿钢环，三枚在空，两枚贴地，分成五个不向的地位，电旋急转看袭到。

来势之快，几乎仅是一隙之隔。

龙虎追魂束九山，蓦地如平地焦雷般暴喝一声，身形如狂风拂柳，摆幌不已。

“龙虎双矛”此时猝然绵绵而起，豪光冷云。如九阳光华，辉变无伦。

激荡的劲力，竟将周遭空气搅动，急速的回旋呼啸……

这乃是“龙虎矛法”中，威力最强的一招“成龙翔空”。

一时只见精芒如虹，晶莹浑厚，劲气如涛，宛如山崩海啸，威势悦人心魂。

七环手武章视为护身绝技的“七环灭魄”，已在这片浩浩精芒中，全然被铍成粉絮，无影无踪。

武章那瘦削的面孔，随着这七枚利齿钢环的破碎，已变成了惨白色。

他身躯微微颤抖，鼻翅煽动，厉吼一声，身形有若疯虎一般扑上前去。

龙虎追魂束九山冷哼一声，叱道“小子，你想寻死。可还没到时间哩！”

叱喝中双矛闪起浩浩银光，又是一招“成龙翔空”，眨眼间，就将七环手罩入光影之内。

束九山武功何等高强，七环手执着兵器已然不是对手，更何况迫比刻已是神智皆乱，再加上赤手空拳？

十招不到，他在龙虎追魂束九山的一声狞笑之下，惨号倒地。

大腿之上，血流如注，将下身衫裤完全湿透。

束九山这时，面容冷酷得仿若是一个冥府阎罗。

他缓慢的一步步向正躺在地下的七环手武章行近。

手中，“龙虎双矛”的锋端，正有一滴滴的鲜血，往下坠落……

毒心残胆

七环手武章身受重伤之下，神智反而逐渐清醒。

他怒睁双目，瞪视着正向他徐徐逼近的龙虎追魂束九山。

武章虽然尽量压制内心的畏怯，故意装出一付大气凛然之状，但是，一股深深的死亡恐惧，正逐渐在他内心滋长。

武章心中十分明白，束九山成名江湖，素以心黑手辣著称，杀死个把人，在他看来，真比捏死一支蚂蚁还来得漫不经心。

龙虎追魂束九山，这时已行至武章身前不及两尺之处。

但是，他却并没有立即下手将武章杀死。

手中龙虎双矛那对锋利尖锐的矛尖，在七环手武章的咽喉上来回闪划，差隔肌肤仅有毫厘之微。

束九山阴沉的冷笑着，独目微眯。

面孔上那一股隐隐的狞恶与凶残，及他手中那一对矛尖的来回划动，组成了一付比死亡更难以令人忍受的威胁。

七环手武章终于忍受不住这残酷的心理要胁，他蓦然吼道

“束九山，你是他妈有种的，就给武爷一个痛快，如此羞辱武爷有什么光彩？”

束九山嘿嘿冷笑，右手龙矛微沉，七环手武章立时大叫一声，一支左耳已被削落。

殷红的鲜血直溅，流满了武章一脸，在惨淡的月光下，更反映出七环手面容的恐怖与凄厉。

但是，束九山好似丝毫未被眼前这自己一手造成的悲剧所感染。

他得意的一笑，仰首向天，呢喃道

“老夫已有十馀年未闻到熟悉的血腥气息了……呵呵！今夜真是过瘾之极。”他又低下头来，冷削的道

“武章，这不过只是一个小苦头而已，老夫处置敌人的手段较之十年以前，已宽容得多了。”

七环手武章早已痛怒交集，鲜血流满，根本就听不清束九山在向他说些什么？正在这时，他身后却响起了一个沙哑而疲惫的声音道

“尊驾似乎已应该歇手了，这样做法，尊驾难道不怕引起别人的反感么？”

束九山霍然回首，目光一瞥之下，已看出这说话之人，正是方才被七环手武章等人围攻的青年。

束九山双目倏而射出一缕凶光，身体缓缓回转，他狠厉的道

“很好，你竟没有逃走！足证你是一个有胆识的青年，老夫最是喜爱这种人物！”

那身材短，面貌精练的祝姓青年，此刻虽然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却好在全是皮肉之伤，并不十分严重。

经过适才的一阵休憩，已经略为养息过来。

他目睹这龙虎追魂束九山手段竟如此毒辣，心中不由十分心激，虽然那灵蛇教的五人乃是自己大敌，但是，一种与生自来的正义感，却逼使他行上前去，出言阻止。

祝姓青年说出这几句话后，心中亦自忐忑不安。

他十分清楚，只看这眇目老人的狠毒行为，已知此人必是性情乖戾之辈。他说出此话，甚至於有将对方激怒，然后反脸成仇的可能。

这时，束九山冷然的言词，不由使这祝姓青年，自肩脊后升起一股凉

气。

他艰辛的咽了一口唾沫，强笑道

“前辈谬誉了，在下祝颐，前辈适才仗义出手解围，感激之至……”

他语尚未说完，龙虎追魂束九山却冷酷的喝道 “住嘴，你不要痴人说梦！”祝颐面容一怔，不由微微退后两步。

束九山肃煞的说道

“小子！你听清楚了，老夫今天寻这些灵蛇教小辈的晦气，并非是为了替你解围的！”

他望着祝颐那惊愕迷惑的面孔，接着又冷笑道

“小子，假如你也在江湖上闯过，就该知道老夫素来便没有那一付菩萨心肠……哼！老夫只会为自己的事情出手，别人么！老夫却管不了那么多！”

祝颐心中这时一阵狂跳，呐呐的道

“束老前辈，虽然前辈并非有意替在下解围，但是……在下仍然十分感激……”

他望着束九山那丑恶狰狞的面孔，又道

“假若前辈没有其他赐示，在下就告退了……”

龙虎追魂束九山蓦然发出一阵如狼嚎般的狂笑，厉声道

“小子，你也未免想得太美了，老夫既然不领你的情，那么又岂能容你就这么如此轻易一走了之！”

祝颐闻言之下，面色不由连连变幻。

他将心一横，硬着头皮问道 “前辈之意，欲待如何？”

这时，祝颐心中，已自十分惊恐。

他知道，若束九山要对他不利的话，凭自己目前这一点艺业，无论如何拼命也休想与龙虎追魂走上二十招。

龙虎追魂束九山此刻毫无表情的一笑，说道

“要问老夫之意么？嘿嘿！简易之极，便是要拿你小子一试老夫手中双矛！”祝颐料不到这龙虎追魂束九山，稟性竟是如此凶残好杀。

他一时又惊又惧，勉强挺立那疲困的身体，大声道

“前辈手段如此狠辣，不分善恶，实非在下当初所能料及，在下虽然不值一斗，却亦非束手待毙之辈！”

龙虎追魂束九山凶厉的一笑，大步踏上，口中道 “好小子，果然有骨气，老夫便答应你一个痛快！”

他随即又微微摇头，喟然道

“并非老夫想要置你於死地，只是老夫手中这对『龙虎双矛』已有十馀年末尝人血了……！嘿嘿！老夫这对老伙伴也馋得发慌……”

祝颐见这龙虎追魂不但心狠手辣，临时却又装出一付如此伪善模样，信口调侃。

他不由气得周身轻颤，手足酸软，怒声道

“好……好，在下一命原不足惜，你便过来取去……”

束九山手中双矛微微一幌，阴笑道

“你这一命便是足惜，遇到老夫，也只有自认晦气了……”

束九山正自说到这里，夜空中，一个悠远的声音，突然响起道

“束老儿，你今夜在区区眼下横施暴虐，才只有自叹晦气呢……”

龙虎追魂束九山闻言之下，不由全身一震，身形如狂风般暴起三丈。

但是，他却并没有发现说话之人。

束九山怒极大吼道 “妈巴子的，是那个江湖鼠辈，给你爷爷滚出来！”

他一言出口，那悠远的声音又冷笑道

“老不死的，便是你想挟着尾巴逃走，区区亦未必会答允哩！”

随着语声，一株大树枝桠之上，冲天飞起一条人影，翩若惊鸿般在空中折转了一道优美而曼妙的弧线，冉冉飘落。

束九山只一见来人这飞跃的身法，心头已自大震。

因为，这人影一跃之力，竟有八丈之高，单凭如此功力，就足够骇人听闻的了。

束九山自己知道，便是他目下修为，尽力一跃，亦不过只能达到六丈左右而已。

这时，那条人影正卓立於地上，而且似笑非笑的望着这边。

龙虎追魂束九山性情暴烈无比，他怒瞪着眼前这年纪甚轻的青衫侠士，霹雳般大喝道

“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横到老夫头上？想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突然现身之人不是别个，正是那早已隐匿在树顶上的江青。

他之所以一直迟迟未肯现身出手，乃是因为这龙虎追魂束九山以及灵蛇教下各人，皆是武林中恶名久着的凶悍之徒，正可借此机会让他们自相残杀，也好为武林中灭除一害。但是，情势竟会演变到目前的局面，却完全不是他始料所及。

江青原先心中忖度，想那龙虎追魂就是再凶暴一些，也断然不会向那素无怨仇的祝颐下手。

可是，如今情势证明，天下却尽有如此多不近情理的人啊！

他这时听到束九山厉声出言，不由微微一笑，缓步向前道

“在下江青，与这位祝姓朋友亦是素不相识，只是，在下却与尊驾不同，因为在下偏生有一付菩萨心肠哩！”

龙虎追魂束九山不由气得怒哼一声，但是，他却在心念一转之下，强自将满腔怒气按捺下去。

这原因很明显，乃是江青先时所显露的一手轻功，已将这位纵横天下的黑道煞星震慑住了。

他这时肃煞的说道

“你叫江青？很好，先将你师门报上来，老夫看看，若是素识，亦可饶你一命！”

江青不由暗中一晒，摇头道

“这却不必，在下师门与尊驾定无渊源，因为就凭尊驾这一副自认不可一世的威风，比起在下师门来，却不啻是萤光皓月，不能相比哩！”

龙虎追魂束九山闻言之下，再也忍不住心中怒火，他狂吼一声叫道

“狗娘养的小子，老夫便叫你试试，老夫的盛名是否不值一斗？”

他正待暴起发难。

立於江青身旁的祝颐，已惶然抢上一步，急急回首道

“这位兄台，阁下临危仗义，甚令祝某感激，只是对方功力太也高强，还是让祝某拼死一战吧！”

江青微微一笑，沉声道

“不必，祝兄且请一旁休息，这束老鬼功力虽高，却也未见得能敌得住

在下！”

龙虎追魂束九山不由气得浑身发抖，他狂吼一声道 “小辈，你死定了！”

江青冷笑一声，身形闪电般急幌，有若雷霆齐鸣般劈出二十一掌。

龙虎追魂束九山不料眼前这少年较他还要横，竟敢先行出手。

他怒叱一声，手中“龙虎双矛”带出强烈呼啸声，倒卷迎上。

江青鼻孔中冷冷一哼，身形则奇妙无方的在束九山矛影中闪掠起来，行动快捷俐落已极。

龙虎追魂束九山暴喝连声，“轰奇立巨”“砾阳浩浩”“三蛇飞矛”连环三招，宛如狂风暴雨般急展而出。

一时之间，但见豪光冲天，纵横交织，威势慑人已极。

江青这时身形猝然倒射，脚才甫一沾地，就如同旋风般，呼噜噜地转回，双掌由极为诡异的角度连续劈出。

汹涌的掌风，如山崩涛起，瞬息间，就将束九山攻来的三招化解。

江青毫不曾迟疑，就在束九山身形微窒之际，他已恍若雷电般掠身涌上。

旋迥中，右手一招“再起忽落”，左掌一记“玄波为柱”，掌影漫天，有若天罗地网，丝丝劲力，透空而出，瞬息间，就将龙虎追魂罩于掌影之下。

束九山面色顿变，手中龙虎矛倾方振出后，忙将纵横飞旋的矛芒收至五尺之内。

他此刻已不敢贪功急进，稳定心神，沉着应战起来。

束九山功力之深厚，果然不愧为黑道中的有数人物。

他此际稳扎稳打，龙虎双矛那锋利的尖刃上，已透出一股股凝聚而浑厚的劲气来。

“哧哧”的破空之声，在那寒森森的飞舞矛光中，威力显得奇大无比，无懈可击。

龙虎追魂束九山虽然已将自己一生苦练而成的看家本领施出，心中却并未因情势之略转而稍怠。

他这时心头已有些发毛，因为，束九山渐渐看出，对手目下所施之掌法，竟似海上称尊的长离岛绝学。

他此刻大喝一声，左右运出七矛，心中却在极快的忖度

“这小子可真是邪门，一身轻功超群拔萃且不去说，料不到手上功夫却也如此高绝，看样子，更似长离一泉卫老儿的门人，若确是如此，可就棘手了……”

想着，二人已极快的连换了百招以上。

江青目前已能将长离一泉卫西所传授的“七旋斩”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灵妙无比。

在此当今之世，有数的凌厉掌法之下，龙虎追魂束九山虽然功力强极一时，却也逐渐约有点运转不灵起来。

江青对这龙虎追魂的武功，亦感到有些惊愕，他用长离一泉所传的掌法，已不知挫败了多少江湖高手，但是，这龙虎追魂束九山却仍然有守有攻，双矛起落如飞，劲力并不稍减。

江青十分明白，在他施出的七旋斩之下，虽然仍可将面前的敌人打败，不过，也必须要费上极长的一段时间。

这时，场中两条人影，身形快速得无可言喻的在相互攻击着。

二人每次对手，皆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使着瞬息万变的招式。

站立侧旁的祝颐，双眼都看得直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年青英挺的俊俏青年，竟然身负如此绝技，甚至连当年江湖上响当当的龙虎追魂束九山，也几乎不是他的对手。

他正自目眩神迷的瞧视着斗场，身后却忽然起了一线轻微的衣袂飘风之声。

祝颐武功不弱，虽在全神贯注之际，警觉性依旧未失。

他几夜以来，连遭意外追杀，早已成了惊弓之鸟。

衣袂风声才到身后，祝颐立时霍然斜步回身，手中银色长鞭已“哗啦啦”抖起。

他目光一瞥之下，已看出来人竟是一美一丑的两个女子。

祝颐这时心中一动，沉肘缩腕，便生生将长鞭带回。

冷黯的月光下，照出那美丽的少女，更飘然如出厅秋水，恬雅若凌波仙女。

而那貌丑的女子，在这种气氛中，却反而更衬出了那付不堪领教的尊范。

祝颐长鞭甫收，那貌丑的女子接着便尖刻的冷哼一声，说道

“小子，你倒真是好心眼，我家主人为你力却强敌，你不但不上前帮忙，反而想朝姑奶奶下手了！”

祝颐闻言一怔，随即满脸涨得血红。

原来，这两人正是隐匿树后，一直噤声未出的云山孤雁夏蕙及天星麻姑钱素。江青与束九山交手之际，夏蕙便放心不下，欲待现身助战。

天星麻姑钱素人虽丑陋，却是个玲珑码子，水晶心肝。

夏蕙与江青之间的微妙关系，她早已大略的看出了几分。

夏蕙欲跃出去时，钱素慌忙将她拉住，心中暗自忖道

“我的妈，这位姑娘真是不知厉害，这龙虎追魂束九山武功超绝，又岂是你我二人所能插得上手的。”

她心中虽然如此忖想，却耐不住夏蕙夹缠，只有悄悄掠出，行至那祝颐立身之处，准备在必要时，助江青一臂之力。

只是，她因为容貌关系，已养成了一种乖僻心性，一见祝颐站在那里呆呆发怔，更向自己回身戒备，便不自觉的出口讥讽。

这时，天星麻姑讽损了祝颐几句，祝颐心中顿时泛起一股说不出的难过。

他知道自己的武功虽然尚称不弱，但若想在江青与龙虎追魂此等高手相搏之时，插上一脚相助，可就不是这般容易了。

祝颐为人甚为纯厚，此时竟已呐呐不知所言。

天星麻姑钱素又一掀大嘴道

“哼！幸亏我家主人功力盖世无匹，不用别人帮忙，否则呀，可真只有夹着尾巴一溜的份了。”

祝颐这时恨恨的一跺脚，提了长鞭便待往场中冲去。

蓦然，面前人影一晃，天星麻姑钱素，竟然挡在他身前。

祝颐面色微变，怒道

“你这女人好没来由，在下并未曾开罪於你，你却如此一再调侃在下，

究竟是何居心？你说！”

天星麻姑钱素也跟着把面孔一板，冷然道

“好个不识抬举的小辈，姑奶奶我不过想叫你风凉一下，免得影响我家主人分神，碍手碍脚而已，你凶个什样劲？难道我天星麻姑还怕你不成？真是笑话。”

祝颐一见眼前这丑女人如此横蛮，早已憋不住气。

他正待发作，香风幌处，云山孤雁夏蕙来到了二人身旁，她急切的道

“二位切莫争吵！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江少侠正遇强敌，咱们还在这里做这些无谓之争干吗？”

钱素闻言之下，回首向场中望去。

只见龙虎追魂束九山早已须眉俱张，双目怒睁如铃，形若疯虎般，一个劲拼命地向江青攻上。

江青这时面容微现冷笑，一步也不退让，身形急转宛如风车，每次旋回中，绝招连出，若山崩海啸，浩浩荡荡，将龙虎追魂激烈的攻势，全然化解无踪。

钱素吃吃一笑，同夏蕙说道

“我的姑娘，你放心好了，这束老儿武功虽强，但他决不会是主人的对手，别看他这付唬人的德性，其实早已是强弩之末了。”

夏蕙心中略宽，俏眸一转，向祝颐打量了两眼，说道 “这位公子，我们先到一旁观战好么？”

祝颐心中一动，忖道 “这姑娘的声音好脆，比敏妹妹还要来得动听！”

想着，他连忙含笑退至一旁。

这时，天星麻姑忽然低声叫道 “咦！怎的那七环手武章不见了呢？”

二人闻言之下，急急扫目环视。

果然，那身受重创的七环手武章，不知何时已踪影俱杳。

原来，这七环手武章虽然身受重创，但神智仍然清醒。

他在江青与束九山二人激斗之际，便打量好地势，倾咄全身余力，悄然爬行而去。

其实，在武章艰辛的逃走之时，任他如何小心，也已被激斗中的江青及束九山二人发觉。

江青因为与灵蛇教并无深仇大怨，故而未加拦阻，装做不知。

束九山却早已成竹在胸，他眼见七环手武章逃走后，心中忖道

“嘿嘿！武章这小子回去后，一定会寻那弃友背义的毒蝎神周钧算账……自己正好藉此机会放他一命，先让灵蛇教这些小子来个窝里反再说！”

束九山的阴毒想法，自然是江青等人一时所估量不透的。

这时，云山孤雁夏蕙、天星麻姑钱素及祝颐三人，已全然凝目注定斗场，屏息静气，看着情势的演变。

江青与束九山二人大约激斗了两百招以上，双方此刻皆已心火上升，猛劈急戮，凶险无伦。

蓦地，龙虎追魂若鬼号般长嚎一声，全身肌肤登时全然转成暗青之色。

有若大鸟般拔升空中，手中双矛刹时幻成层层如山的光幕。

光幕中，尚闪耀着无数股如灵蛇般伸缩的青色气虹，四面八方向江青压到。

这正是束九山那“龙虎矛法”中，精粹所聚，威力无匹的一招“青冥银山”。

夜影惊龙

龙虎追魂束九山倾出全身功力，将这招他视为秘藏绝技的“青冥银山”施出后，眼瞧着周遭震荡的劲力，与那密密重重的青色气流，交汇而出，瞬息间就将江青罩住。

他丑陋的面孔上，不由闪出一丝得意非凡的狞笑。

一旁观战的云山孤雁夏惠等三人见状之下，禁不住齐皆惊呼出声。

但是，就在他们呼叫之声尚未停息的一刹那间，江青却嘿然大喝一声，青色长衫蓦然鼓起。

只见他双掌急急向胸前一合，仿若老僧合什，接着又迅快绝伦的猛推而出。

随着掌势的翻出，一片轰然劲气，宛若移山倒海般，自地面向上翻卷，威力之大，足能令风云变色，日月无光。

这一招，便是那“天佛掌”法中的第三式“佛问迦罗”。

江青自入江湖行道以来，尚是首次施展出这第三招威势无伦的掌式。

龙虎追魂束九山猛然觉出自己发出的真力大大一震，就好似被一排排劲力无匹的巨浪，向身侧反推而回一般。

这股力道之强，竟然是他这身超绝的功力所无法抵挡的。

一种孤立无助的感觉，闪电般在束九山心头升起，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就好似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孤舟，在那凌厉无边的狂飙劲气中，飘摇不定。

江青这招“佛问迦罗”甫一展出，就看出束九山那种惊骇狼狈之状。

他心中微微一动，一股奇异的怜惜心理，忽然在脑中浮起。

於是，他突然大喝一声，身形半挫，将推出的功力，硬生生的收回三成。

即便如此，龙虎追魂束九山那魁梧的身躯，亦被震出至一丈开外，始摔落地下。

他这反败为胜的奇招一出，不由使场外的三人，全然惊愕得鸦雀无声，目瞪口呆。

江青晒然一笑，缓步向前，气定神闲的注定看自地下艰辛爬起的龙虎追魂束九山。

束九山功力甚为深厚，江青发出的这招天佛掌式，虽然使用了七成功力，但若换了别人，亦定然承受不住，非当场重伤不可，但这龙虎追魂束九山，却仅只是身体震飞跌落，真气略为损伤而已。

他这时勉强挺立住那摇摇欲的身躯，缓缓将手中的“龙虎双矛”褪下，插在腰际；面孔上，却流露出一片惊异迷茫莫名所以的神色。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眼前这俊逸儒雅的青年，如何竟能在自己那招凌厉猛辣的招术下，不仅未曾受伤，反而将自己击败。

这时，江青背贞双手，沉声道“束九山，你还有何话可说？”

龙虎追魂东九山独目圆睁，哑然道 “姓江的，老夫在江湖上舐血数十年，早将这条老命豁出去了，老夫到了这把年纪了，难道还怕死不成？”

江青面色一动，却没有说话，束九山接着又道 “不过，老夫却要问明一件事情……”

江青双目一转，朗声道 “有何见教？但说无妨，只要是在下所知，无不奉告！”

束九山调息了一阵，大喊道 “阁下开始时所用的掌法，好似东海长离岛一派的绝技，但是，将老夫击败的那手奇招，决不会是卫老儿所传，嘿嘿！老夫虽然武功不及那卫老儿，却也不会如此快便败在他那七旋斩之下！”

江青回头向夏惠等三人微微一瞥……

籍着这回头的工夫，他却心中顿快的忖道 “这龙虎追魂果然不愧在江湖中搏得如此名声，光凭这份见识道理，已非武林中一般人物所能比拟！他想到这里，回头向束九山脸上一望，冷然道 “束九山，在下不妨明告於你，适才所使的那一招式，乃是我义父所嫡传的绝技 “天佛掌”。”

“天佛掌”三字一出口，不由将束九山惊得暗一哆嗦，他禁不住失声叫道 “什么？那一招就是天佛掌法？”

江青嘿然冷笑，道 “束九山，难道在下还骗你不成？”

龙虎追魂微一定神，惶恐的道。

“那么邪神厉勿邪尚健在人世？而且他...他还是你的义父？”

江青仰首向天，微微点头。

龙虎追魂束九山浩叹一声，盘膝坐於地下，双目微闭，默不做声。

江青知道龙虎追魂此举，乃是束手就缚，但凭处置之意。

他不由对束九山暗暗起了一丝好感，忖道 “这束九山为人，虽然太过阴狠残忍，但对江湖上的行规道义，却是丝毫不苟，的是一条汉子！”

他正在想看，龙虎追魂束九出已声言低沉的说道 “姓江的，老夫虽然奋恨未雪，不甘就此撒手，但如今既然落败，便听凭阁下处理就是！”

他说到这里，略微一顿，又道 “嘿嘿！只要你在江湖上闯荡过，便该知道我龙虎追魂束九山，也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

他说到这里，狂傲的大笑起来，那股豪放之气，确实是令人心折。

江青剑眉微皱，想道 “若这束九山禀性不是如此凶恶残忍的话，倒真是个值得一交的江湖怪杰，唉！可惜……这时，云山孤雁夏蕙悄悄走至江青身旁，低声道 “江少侠，你准备如何处置这束九山呢？”

江青向夏蕙微微一笑，亦轻声道 “夏姑娘之意如何？不过，这束九山可真是条好汉，比起那些灵蛇教的爪牙来，可真不知要强上多少倍呢……”

云山孤雁夏蕙尚未答话，坐在地下的龙虎追魂束九山却哇哇大叫道 “姓江的，老夫是败在你手中，并非输在他人掌下，你要如何，悉凭尊意，可不准那个臭娘们出什么臭主意，妈的，我束九山这条老命虽不值银，却不容许一个妇人家摆布。”

束九山一语甫毕，江青已厉声喝道 “住口，在下敬你是条汉子，却也不能容你随意出口伤人……”

束九山霍然站起，怒道 “妈的，要杀要割，我姓束的绝不皱一下眉头，你要想在娘们面前折辱老夫，那可是做梦！”

江青重重的哼了一声，大步向前，冷削的道 “束九山，你道区区在

天佛掌下，便不能再超渡你一次么？”

束九山陡然独目大睁，凶光闪闪，只见他双手微提，续又轻轻放下，颓然垂首。

他心中十分明白，假使再度与面前这年青人交手的话，只不过是徒取其辱而已，对方功力之高，乃是白己目前的一身功力所决无法抵挡的。

一股深沉的悲哀侵袭着他，束九山知道白己年事已大，只怕再世不会有几个十年给自己苦练武功了。

也就是说，今生今世要想击败对方，恐怕已属不可能之事……。

江青此刻已停止了脚步，他低首沉思了片刻，面上散发出一片炯炯神光。断然道：“束九山，你我原本素无恩怨，更谈不上争纷，只是尊驾行事未免太过赶尽杀绝，只要尊驾今后能痛悟前非，不再为恶，那么，不但眼前之争一笔勾消，便是日后，在下也决不会找你麻烦！”

龙虎追魂束九山闻言之下，蓦然大喝道：“放屁，老夫如今年逾六旬，为人行事，尚要你这乳毛未脱的小子来教训？老实告诉你，若是今夜你放过老夫，日后老夫必也饶你一遭，待两不相欠后，嘿嘿！咱们便那里见到那里算！”

江青估不到束九山性情如此乖僻得不近人情，他不由气得浑身微颤，一时怔在当地，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此际，一直沉默不语的天星麻姑钱素，忽然气虎虎的踏前一步，双手叉腰，尖声厉道：“束老儿，你被我家主人一掌震得四脚朝天，直喘粗气，可恨你不但不感激我家主人手下留情之恩，反而在这里发威作狠，姑奶奶问你，你还有点人味没有？”

龙虎追魂束九山纵横江湖数十年，威名盛极一时，几曾被人家如此当面骂过，更何况出言讽刺之人，更是位妇道人家。

他这时怒目瞪视着天星麻姑，须眉俱颤，厉声道：“你这丑八怪是谁？老夫与别人说话时，那有你插嘴的地方？妈的，若在平时，我要不叫你到阴曹地府去结亲家去，就不是人养的……”

天星麻姑虽是女人，脾气却甚是刚烈，她这时双眼一翻，叫道：“我是丑八怪，你长得漂亮？哼！快别臭美了，老实说，你这老鬼那付德性，比你家姑奶奶也好不到那里去！”

龙虎追魂束九山生平最恨的，便是别人揭他的短处，尤其是批评他的容貌，他大吼一声道：“好！好！只要今夜老夫不死，你这臭娘们以后有的是好日子过了！”

天星麻姑钱素冷冷一笑，厉声道：“束老鬼，只要你今夜命大，姑奶奶准保接着肴你就是！”

这时，江青回头瞪了钱素一眼，又向束九山道：“尊驾身为武林前辈，如有过不去的地方，只管冲着在下来就是，向一个妇道人家发威，算是那门子英雄！”

龙虎追魂束九山嘿了一声，强忍心头怒火，闭声不再说话。

江青将手一摆，说道：“尊驾便请自去，今后是友是敌，全在尊驾一念之间！”

束九山狂笑一声道：“姓江的，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相逢，你姓江的总有落在老夫手里的一天，那时，老夫必会饶你一遭，这情份自当报还……”

江青尚未说话，天星魔姑钱素已嘿嘿冷笑道：“老儿，只要你多注意自己，别再栽於我家主人手中，就是莫大的福份了……”江青双眉紧皱，正待出言申斥，束九山身形猝然掠起，两次起落，已在十丈关外。夜风中，倘转来那沙亚苍老的声音道：“姓江的，咱们是骑在牛背上看书--走着瞧！”

江青微微摇头，说不出的感慨。

他完全迷茫了，他摸不清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竟会有看这么多不可解的仇怨，难道说，每个人都不能作退一步的想法么？

这时，一支柔软的玉手，轻轻的抚在他肩头之上，夏惠那清脆甜蜜的语声在耳边响起道：“江少侠，你在想什么？那龙虎龙魂束九山已经走了……”

江青悚然回头，以一种极其自然的动作，握住了夏惠那柔腻温软的玉手。

他露出那口洁白的牙齿，微微一笑道：“夏姑娘，你真好，竟对那束九山对你的纯骂毫不在意……”

夏惠嫣然一笑，这笑容好似春天的百花齐放，美极了，也艳极了。

江青一时情怀大动，若不是有别人在旁，他恐怕早已情不自禁的将面前丽人拥入了怀中。

忽然，天星麻姑又扯开那彷彿雄鸡报晓般尖亮的嗓音，说道：“公子，这些不成气候的东西，已经死的死，逃的逃了，咱们还呆在这儿干么？”

江青闻言之下，急急按捺住心头的激动，语不由心的答道：“是的，咱们也该走了……”

他正说到这里，目光又瞥到正呆立在一旁的祝颐，江青不由暗骂自己一声糊涂，立即大步上前，同祝颐一拱手，说道：“祝兄是否尚有其他吩咐？恕在下等多有怠慢了！”

那身材粗实，面目精练的祝颐，此刻好似才自一个深沉的思考中惊醒。

他急急向江青还了一礼，满面诚挚的道：“祝某今夜一命，全然为江兄所赐，今后有生之日，必定永铭於心……”

江青豪迈的一笑道：“祝兄无庸客套，在下只不过适逢其会而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是我辈江湖男儿之本色，又有什么值得道谢的呢？”

他说到这里，仰首一望天色，说道：“这样吧，反正天已快亮，咱们不妨结伴同行一程，找个地方打尖，先养息一阵再说！”

祝颐咧嘴一笑道：“如此好极，祝某正想藉机与江兄多请教益。”

说着，四人已缓步向黑沉沉的旷野中行去。

祝颐因身受创伤数次，虽然未曾伤及筋骨，但行动起来，却也极感不便。

但是，他却咬紧牙根，默不出声。

江青是何等样人，他只目光瞥及祝颐面孔上那痛苦的神色，就已知道怎么一回事。

这时，江青故意一笑道：“祝兄武功十分卓越，若再有几年磨练，必然能成大器！”

。江青说话间，似乎不经意地向祝颐靠近了一步。

祝颐苦笑一声道：“江兄过奖了，兄弟这几手不成拳法的玩意，使之江兄何啻烈日萤火，无法比拟……”

就在祝颐说话分神之际，江青已闪电般向祝颐身旁一靠，双臂极其巧

妙的伸入他两腿之侧，将祝颐反兜在背后。

江青这一个突兀的举动，不由使同行的三人全然怔住，不知他意欲为何？

祝颐伏在江青背后，丝毫动弹不得，他急得双手乱转，呐呐说道
“江……兄，这是……是什么意思？”

江青仍然将祝颐背在背后，他大步向前行去，哈哈笑道“祝兄，适才在下已看出兄台身负创伤，行动不便，但设若在下提出要负你而行，则兄台必定不肯，所以下只有不徵尊意，擅自行动了……”

他说出这番话后，夏惠与钱素二人才知道江青此举的含意。

祝颐更是感动至极，竟有些哽咽的说道。“江兄对兄弟如此照顾，兄弟实不知该如何感激您才是……江青目光向远处晨曦微透的天际一瞧，清越的笑道“天涯难得一知己，只要祝兄能与在下结为挚友，彼此诚心相见，又何必定要拘泥这些虚礼呢？”

祝颐声音微颤的说道“难得江兄竟如此瞧得起在下，今后只要江兄吩咐一句，纵然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亦所不辟。”

江青大笑一声道“祝兄，咱们这个朋友可结定了！”

这时，一行人已行出数里之外。

天星麻姑钱素不甘寂寞，她随在江青身后，腆的向祝颐搭讪道“祝相公，你是怎么会和灵蛇教那些杂碎打起来的呀？而且，看他们那咬牙切齿的模样，好像还和你有看极大的仇恨呢？……”

祝颐在与三人这短暂的相聚里，已约略地领略出各人的性情，他早看出这天星麻姑钱素，虽然说话尖刻无伦，却是个不折不扣，有口无心的好人。

是而，祝颐丝毫不将先时与钱素所发生的芥蒂存在心中，他直爽的道：“祝某与灵蛇教原本河井不犯，大家谁也惹不着谁，但是，坏就坏在祝某与灵蛇教主的千金发生过一段……一段感情。”

江青虽然一直未曾搭腔，但却在凝神倾听着祝颐的谈话。

此刻，他不由心中一叹，忖道“唉！这又是男女之间那缠绵悱恻的“情”字在作祟啊！”

天星麻姑钱素却哈哈一笑，接嘴道“啊！这原来还是一段桃花劫运哩！”

钱素此言一出，祝颐不由满面通红，尴尬万分。

钱素随即察觉自己又犯了旧病，她讪讪说道“祝相公，你千万可别生气，唉！我就是这付德性，老爱出口成章，怎么总改也改不掉。”

祝颐呐呐说道“钱姑娘无须如此，祝某并不在意……”他微微吐了口气，又道“灵蛇教教主的千金，乃是他独生之女，祝某乃於一次游山之中，与她邂逅……天星麻姑又急着接口道“於是，你们俩便从此相识，而且，更结成了心缘之好了么？”

祝颐十分窘迫的点了默头，心中却想道“这位天星麻姑，好像是通天晓一般，什么事都能推断……”他又继续道“祝某自知才貌俱薄，根本不敢做非份之想，那知……那知敏妹妹却恁般情深……”

天星麻姑又插口道“敏妹妹？谁是敏妹妹？”

祝颐啊了一声，补充道“敏妹妹就是灵蛇教教主的独生女儿，名叫裴敏。”

钱素微微颌首，没有说话，祝颐接着又道“不料灵蛇教教主裴炎，

知道了在下与敏妹妹的交往之后，竟然十分震怒，他不但将敏妹妹软禁起来，反而更限令在下於三日之内，远离灵蛇教总坛千里之外，永远不许回来。”

天星麻姑又插口道 “你一定是未遵此令，反倒更想见一见你那敏妹妹了！”

祝颀面上又是一热，他点头道 “不错，唉！但是在下一摸到灵蛇教总坛之内，便被他们的守卫弟子发觉，一直追杀下来，在下接连逃奔了数天，料不到仍然未脱离他们所布的眼线，今夜若不是遇上各位了恐怕早已魂转离恨……”

江青这时双目远眺，又在犹是黑沉沉的一片大地上，发现了一默灯火。

这点灯火若隐若现，彷彿天际一颗微弱的星辰般，在一片树林前，断续的明灭着。

江青开口道 “前面有灯火亮着，想必是住有人家，咱们快点赶去，也可早些休息一下。”

他此言一出，各人俱不由感到一股疲乏骤然袭到，而且，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更有着丝丝寒意，令人感到瑟瑟。

江青首先掠身纵起，他身形如电般向前奔行，雪山孤雁夏惠与天星麻姑钱素二人，亦施出全身功力，跟在后面。

没有多久，四人已可看到那灯火来离，竟然是发自一座全以巨石砌成的石屋之内。

这座石屋孤零零的耸立於林前，建筑得并不十分宽大，而且，只有一扇窗户。

自这窗户之内，可以望见室中木桌上一盏孤灯。

这时，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夜风拂着那片不大的树林，所发出的沙沙之声。

江青停下步来，他那双炯有神的大眼睛。极其谨慎仔细的向四周环扫着。

那石屋一扇拙笨的木门，正紧紧的关着，好似一个面目冰冷的巨人般，向四人做着无声的嘲笑。

不知怎的，江青已觉得四周的气氛有默不对，他直觉的感到这片寂静，有些令人感到泛闷，就好似暴风雨来临之前，那股令人不安的沉静一般。

江青凝视着这眼前的石屋，极其低沉的开口道 “眼前的情形，好像有些不妥当似的，不知各位可有这种感觉么？”

天星麻姑钱素向江青靠近一步，轻声道 “不错，小婢也有这种想法……这座石屋好似有些古怪……”

江青略一沉吟，已将背后的祝颀轻轻放下，他向三人做了一个手势，暗暗吸入一口真气，身形立似一片毫无重量的羽毛般，冉冉飘起，轻轻地贴在那窗口之旁。

他身形之轻悄，几乎连一丝最低微的声响，都未带出。

江青贴在窗口之旁，极其小心的向内望去。

就在他目光始才触及室内的刹那，他几乎失声大叫了出来。

原来这石室之内，布置得甚为简陋，除了一桌一榻之外，别无他物，显得十分空荡单调。

但是，在那张巨大的白木榻上，此刻却盘膝坐着一位老人。

这老人竟然全身赤裸，一丝不挂，一头乱发，若乱草般丛生在头顶上。

他正侧面对着窗口，全身却弥漫散发着一丝丝粉红色的雾气。

而这老人的肌肤，亦竟变成一种极其碍眼的嫣红之色。

他的面前，却赫然躺着一支长约三尺混身疤痕的怪物。

这怪物四肢粗短，形像狞恶，巨嘴暴睛，身上尚生有一片片紫红色的片，头上一支珊瑚般晶莹支叉的独角，正在微微颤动。

那混身赤裸的怪人，毫无声息的将口微张，宛若气机相引一般，这支躺在地下的狞恶怪兽，亦将那张利齿森森的怪嘴张开。

於是，一股紫血倏然射入那怪人嘴内，随着这怪人的巨口一张一合，他颈项上的一颗肉瘤，亦做着急剧的收缩，其状令人惊惧作呕已极。

江青注定心神，凝眸细瞧之下，已然看出这全身赤裸的怪人，正在锻链着一种诡异的武功。

但是，他却猜测不出这怪人练的是什么武功，这时，他暗忖道 “面
前怪人，只看他这形态，已知是位武功高强之辈，只怕自己四人来到。早已被他察觉，只是他练功正值紧要关头，不克分身罢了，而且，从他练的这种怪异武功上可以看出，此人性情，亦定然十分乖僻难缠……”

江青正想到这里，石室内的怪人已蓦然将手微，桌上灯火也随着他的手势，奇异的缓缓缩小，周遭也逐渐转成暗淡。

终於，那灯火已噗地一声，完全熄灭。

江青心头一动，他知道这怪人已练功完毕，就要出室了。

他双臂向下一压，身形立如流星般掠回夏惠等三人驻足之处。

天星麻姑钱素急急问道 “公子，室内可有碍眼的事？怎的灯火又忽然熄灭了？”

江青正以手按唇，示意噤声，一个清润嫩雅的声音已起自室内道 “外面是那位高人莅临？尚请恕老朽迟迎之罪！”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满头雾水，他想到 “奇怪，怎的这石室内说话之人，口音竟如此雅稚清润？难道除了适才那怪人之外，尚有别人在此屋内么？可是怎的又自称老朽呢？”

江青正想到这里，一声“吱呀”的启门声响起自那黑沉沉的石屋内，随即宛若幽灵般行出一身材瘦长，蓬头垢面的老人来。

这老人颈项上生有一个拳大的肉瘤，衬着他那平板木讷的面孔，令人看来，有着一丝寒森森的感觉。

这正是那位石室练功的怪人。

江青怔怔的瞪视着眼前这怪人，心中忖道 “凭他这付使人望而生栗的长像，难道那适才说话之人就是这老人不成？”

他望着此刻已披上一件黄色长衫的怪异老人的举止，一动也不动，实则，江青早已暗中戒备了。

这时，黄衫老者又清雅的一笑，以他那奇特的稚嫩嗓音道 “瞧各位的穿着打扮，亦好似道上朋友，老朽虽然早已退出江湖，不问世事，但却甚喜与各位同道多做盘桓……”

江青不由暗暗摇头，想到 “料不到适才说话之人，果然是这位怪异的老人，只瞧他这付模样，任谁也不会相信他言谈之间，竟是这种腔调……”

天星麻姑钱素亦暗自嘀咕道 “这老家伙好生奇怪，就凭这付德性，说话之声却不似破锣一般，反倒像个会发哆的小妖精……各人正愕然凝视着这黄衫老人，他已笑呵呵的又向前走近几步。虽说他是在笑，可是那平板的

面孔上，却找不到一丝笑意，仅只是喉头里咯咯作响而已。江青不自觉的构身拦在三人身前，他抱拳施一礼道 “在下江青与挚友三人，因事赶路而错过宿头……”

他还未将话说完，那黄衫老人却清冷的一笑，接道 “於是便看到了老朽的这间陋屋，想要借宿一宵是么？”

这老人语音虽然稚嫩，但说话之中，却有看一丝极为令人不安的阴沉意味。

江青暗中调匀了体内的真气，朗声笑道 “是的，只是不知老丈是否肯行个方便？”

黄衫老人以手抚颌，双眸却在有意无意间向云山孤雁夏惠一扫。

虽然，他只是平淡而不经意的一瞥，但机警敏感的江青，已可自他那一瞥的目光中，多少发现了一些邪恶的意味。

自然，因为江青是有心人，才能略为察觉，若是换了别人，定然不会注意到的。

黄衫老人含有深意的向四人细细打量一番，笑道 “老朽欢迎之至，只恐蜗居简陋，有辱列位金玉之体呢？”

这时，一旁的天星麻姑钱素忽然开口道 “这位老丈，贵台府如何称呼，可否见示？”

黄衫老者向天星麻姑微微一瞥，平板的面孔上，起了一阵轻微得几乎不可察觉的颤动，他缓缓说道 “四十年前，在烟沙晦迷的甘凉，道上朋友都称我为瘤龙，二十年前，中土武林却让我这条瘤龙栽在衡山之麓……”

黄衫老人此言一出，天星麻姑已自惊叫道 “呵！你就是四十年前，名震甘凉的瘤龙银玉屏？”

这时，怪老人呵呵的大笑起来，他那木讷的面孔上，此时方始显出了一丝真正的笑意，接着大声道 “料不到江湖上的朋友，如今尚有记得老朽贱名的，只是，老朽要请教这位姑娘芳名！属於中原武林何派？”

天星麻姑心中略一犹豫，尖声答道 “我叫钱素，人称天星麻姑，千梅派掌门流星手孟芎便是我授业恩师。”

天星麻姑这还是第一次将她的身家来历说出，江青心中一震，回眸向钱素望去。

他早日亦曾闻及那“千梅门”一派之名，这千梅门乃开派於陕省自梅山，在当地势力极大，是个介於正邪之间的武林帮派。

这时，瘤龙银玉屏却仰起头来，像是向乌沉沉的天空寻思看，面上神色也在急速的变幻着，忽而，他又清雅的一笑道 “千梅门中，是否有位叫烈胆储翼的人？”

天星麻姑面容一整，肃然道 “那是我大师伯！”

瘤龙银玉屏闻言之下，面色却突然转成严峻，使他那原来便十分平板的面孔上，更寻找不出一丝生人气息，他嘴唇噙动，冷冷地说道 “二十年前，衡山一战，储翼这老杀才亦曾参与，藉着人多势众，欺辱於我……呵呵，皇天有眼，竟将他的后人送上门来……”

天星麻姑对师门这一段昔日的恩怨，根本就讳莫如深，那时，她尚不过是个三四岁的一稚龄童子而已但是，这瘤龙银玉屏昔日的威名虽大，钱素却也不容许他如此当面诋毁本门师伯，她尖叱一声，叫道 “银老鬼，你是想死了，竟敢如此出言不逊！”

银玉屏嘿然冷笑，皮肉不动的道：“今日真不知是你死，还是我死？哼哼！只怕目下再也不曾有那些以众欺寡的狗才来助你了！”

天星麻姑钱素不由面色全变，正待跃身扑上。

江青早已看出情势不妙，他脚步微抬，就挡在钱素身前。

钱素见状，大声叫道：“公子，快请让开，这老狗辱及小婢那已过世了的师伯，小婢今天就非要与他一拼生死不可。”

江青剑眉微皱，尚未开口说话，瘤龙银玉屏已阴阴的笑道：“酸丁头，你想与老夫一拼么？呵呵，真是太天真了，想当年那烈胆储翼若不是恃着人多势众，怕不早就栽在老夫手中……”

江青这时低声对钱素说了几句话，然后回身向银玉屏道：“银老前辈，以往的恩怨，早应让它过去，又何苦冤冤相报，生世不息呢？这样下去，双方都将得不到什么好处……”

他说到这里，瘤龙银玉屏却冷冷的哼了一声，说道：“你这后生，少来插嘴管事，今夜之事，老夫自会对你网开一面，嘿嘿！储翼虽死，其罪仍在，他那什么狗屁千梅门中的一般杀才，老夫定然要闹他个天翻地覆。”

江青此刻面容微变，但是，他仍然不愿自己在江湖上树立太多强敌，因而，他忍气吞声的道：“前辈便不能三思而行么？又何苦要如此赶尽杀绝呢？”

瘤龙银玉屏单手一挥，厉声道：“不用多说，老夫二十年前之仇，非要报复不可，嘿嘿，这次老夫一个个的去找他们，看看这些混帐是否尚能连成一气？”

天星麻姑这时再也忍耐不住，她气极骂道：“姑奶奶看你这条老狗是被油蒙了心肝，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跋扈？今日便叫你一试千梅门不传秘技。”

江青这时横身二人中间，他一看眼前情势，已知决不可能善了，也就是说，一场激战的到来，恐怕是在所难免了……

十字三绝

瘤龙银玉屏，这时面上毫无一丝表情，他冷削的说道：“年青人，你不要夹缠在中间受罪，稍停待老夫收拾了这丑丫头以后，你可以与同来的另一人离去，只是，你身旁的那位姑娘却须留下……”

江青一听此言，不由一股怒气突地升起，好似澎湃的潮水般，涌进心头。

他霍然抬起头来，怒道：“银前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瘤龙银玉屏哼了一声，不屑的道：“你问这个么？老夫也不用瞒你，老夫生平只有一好，那就是“花开堪折直须折”，这姑娘如此干置看，不是太过糟蹋么？嗯？”

江青这时才明白了银玉屏话中之意。

虽然，他早已兄出面前这瘤龙有些非非之想，却料不到他竟敢如此大肚，当面直言，一旁的云山孤雁夏蕙这时不由粉颊飞红，她又羞又怒，气得

浑身直颤，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江青长长吸入一口真气，将心头那已然达到极点的愤怒硬行压制下去。

他回头向同来约三人一瞥，身形却缓缓地向前行去。

瘤龙银玉屏却丝毫不惧，他斜视看面容紧绷的江青，微微一笑道：“怎么？年青人，难道你还有这个兴致，与老夫玩上两手么？”

江青此刻面如寒霜，他严峻的说道：“银玉屏，单凭阁下这淫那之性，江某今日便要教训教训你！”

瘤龙干涩的一笑，轻蔑的道：“就只是你一个人么？好极，老夫昔年十字门的武学荒废久矣，今夜正好拿你试试手脚，活动一下筋。”

江青面色微亟，厉声道：“老贼，你领死吧！”

他二目甫出，瘤龙银玉屏刮已冷叱一理，抢先发难，以掌相交形如十字，猛然疾挥而出。

掌势闪动间，凌厉无匹的一连攻出十掌之多。

银玉屏乃是昔年甘凉道上十字门的唯一传人。

十字门的武学，素以诡异狠辣著称江湖，目下虽已没落，但其独门武功，刮尽让瘤龙银玉屏独得。

银玉屏功力深厚，悟力特强，故而在施展出其本门武功之捺，威势之大，自是无席仁言。

他此刻所施展的，正是其独擅“十字拳”法首式“闪步看掌”。

只见银玉屏身形幌动间，有如鬼魅，一时之间掌影纵横，县县密密，而且掌势出处，尽为十字之形，棘棘，严密无隙。

江青料不到这瘤龙银玉屏心计如此歹毒，说打就打，他在银玉屏这蓄力一击之下，猝不及防，不由被逼得倒退两步。

天星麻姑钱素站得最近，她睹状之下，暴叱一声，双掌就待劈出。

正在她劲力将吐未吐的一刹那间，江青都募然大喝一声，右掌到成圈圆弧，左掌带起点点星芒，在一阵刺耳的锐啸声中，反击而出。

瘤龙银玉屏惊呼一声，身形却急急掠开五步。

他那毫无表情的面孔上，这时竟现出一丝难有的怔愕之色。

那神色极为奇怪，好似一个人骤然见到了一件他从来也不相信的事情似的。

江青不待瘤龙银玉屏忖思过来，随即大笑一声，一招七旋斩中的“玄波为柱”，来看半招怒江凌波掌法中的“江水东流”疾劈而出。

这些招术在江青手中使出，威力竟是奇大无匹。

瘤龙银玉屏不由更是惊愕万分，他做梦也估不到，面前这年纪轻轻的少年竟然同时身负几家不传之秘。

他这时将心一横，毫无人味的冷喝一声，甘凉十字门的绝技也源源施出。

瘤龙此已豁了出去，他要倾五十馀年的修为，来与眼前这位武功深奥莫测的青年，作一次殊死拚斗。

这时，天际缓缓透出一片曙半混沌的大地，也逐渐地明朗起来。

石屋前约两条人影，却以匪夷所思的快速，做看间不容发的险恶拚斗。

二人每次出手抬脚之间，俱是精妙异常。威力浩瀚，四周两女以内，全然披一股无形罡烈的强劲之力所充塞。

只见地上砂石飞旋，气流澎湃，令人吃鹰已极。

云山孤雁夏蕙背后的青锋剑早已出鞘，她杏目圆睁，紧张的注视看场中那两条上下翻飞b模糊不清的人影。

祝颐却盘膝坐在地下，一动不动，他早就被眼前这场生平罕睹的高手激战所震慑。

祝颐这时一抹额际汗水，暗忖道“这瘤龙银玉屏的一身功夫，竟较那龙虎追魂束九山尚高上半筹，但是，他都好似仍然不是江兄的敌手……唉，同是人比人，为什么自己总是不如人家呢？”

他一面钦却，一面感叹，痴呆似的凝注看前面。

江青将东海长离一泉所传的七旋斩，加上他当年在怒江派中所习得的一身武功，掺难看使出，间或凑上邪神所授的盖世绝技，出手之间，力道之深厚雄鹰，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去。他越战越勇，精神抖擞，手气飞扬，招式更加云霓连衡，不绝。

瘤龙银玉屏将他本门的十字拳法，已发挥至最高妙用，但见他身侧十字形的光影涌起如墙b旋转冲劈，可是，显然已是威力锐满，渐形不济。

这时，瘤龙银玉屏的心中既是气怒，又是惟恨，他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根本未将眼前明确地事实传入自己的大脑，因为，他原先认为这根本不值一晒的青年，不但全然与他所料相反，而且，相反得太远了。

若不是银玉屏亲眼目睹，他绝对不会相信有人竟能同时施出东海长离岛绝学以及甚似当年那神秘技的“银月寒星双环式”这数种盖世绝学。

这时，他已渐渐免得目前的情形不妙，他感到对方抬腿出手之间威力之大，真是自己生平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更且有些，竟是凭他日下的一身功力，所无法招架的。

突然，瘤龙银玉屏一咬钢牙，在连攻出九掌十腿后，将身形微弓，一阵轻微的机括声响中，六枚精光闪闪，形成十字的暗器，迳向江青迎面未到。

银玉屏背后暗藏的“十字镖”一出，他刮闷声下旧的手脚齐挥，尖锐的破空之声骤起，数十枚喂有剧毒的“十字镖”仿若银河群星，带着疾劲的锐风，旋转着向江青的身侧四周。

江青骤觉锐风如削，眼前银芒乱闪，无数的十字形飞镖，已然滴溜溜的旋转看到了面前。

他料不到像瘤龙此等名望的武林高手，竟然用这种不光明的手法猝施偷袭，而且，其出手之怪异狠毒，确实令人咋舌。

江青心头一震，一枚先发的“十字镖”，已距他身前不足三尺。

一旁视战的云山孤雁夏蕙大叫一声，拚命的向瘤龙身侧扑到。

天星麻姑与祝颐二人，亦不约而同，齐齐掠身飞起。

然而--

就在这人影横飞的瞬息间，江青已怒吼一声，那英挺俊俏的面容 缜
衲豕*

同一时刻，他以掌磕推，仿若风雷暴起，一股赤红，及另一股雪白的凝形劲气，宛似两条盘缓而出的神龙般，霍然向前消散衡合。

四周顿时兴起了一阵令人窒息的压力，好似这周遭的空气 已被排挤出去一般。

江青身侧的空间，更好像变成一块坚硬的钢板一般。

这正是邪神厉勿邪耗了十年功力，灌注於江青体内的“离火玄冰真气”。

只因江青仅练到八成火候，故而他施出此功时，尚有面孔变色的徵候。

但是，这举世无匹的武林奇技，已足令瘤龙银玉屏忍受不佳，不但他所发出的“十字镖”立即好似满空散碎的冰雹般，被这含蕴有无穷劲力的真气震成粉碎，就是银玉屏自己，也吃这劲力无匹的浩瀚潜力，震飞丈馀之外。

瘤龙银玉屏下愧为一代的高手，他虽然身形飞跌出去，都依旧心神不乱。

只见他努力将礼内真气下沉，双臂疾张，人已似大鸟一般，飘然落地。

然而，就在他身形始才站稳的刹那间，两声叱喝起处，一股劲风，在一支寒光闪闪的利剑之前当胸袭到。

瘤龙银玉屏惊魂未定，目光瞥处，不由怒喝一声道：“两个贱人，老夫看你倍是活得不耐烦了？”

说话中，他猛然长吸一口真气，他那瘦削的身形，突然间暴涨了一倍有馀，煞时变得臃肿不堪。

而且，瘤龙银玉屏那身枯黄干瘪鹰的肌肤，也突然转变成为粉红之色。

他狞笑一声，苡掌几乎闪电般抓出，一阵呼啸如浪的无匹劲气，立将袭来之掌力及那柄利剑，震得倒翻而回。

这骤然攻到约两人，正是云山孤雁夏蕙及天星麻姑钱素，这时，她们只觉一股生平仅遇的无信劲力当头压到... 天星麻姑功力较高，人也机灵，她见状不妙，大喝一声，随即拚死拦在云山孤雁夏蕙身前。

但是，就在钱素身形始起的刹那，这片如山崩海啸神。澈！气，已然呼啸看涌到。

两声尖叫随起，钱素与夏蕙二人，登时被震飞两丈之外。

身材粗壮的祝颐，因负伤在身，起步较迟，故而未遭大难，饶是如此，他亦被那劲气的馀力，扫跌倒於地上。

这正是瘤龙银玉屏在近二十年来苦练而成的“虎磷气”，他自己都起名叫“十字宏功”。

瘤龙不知费了多少心机，始在“点苍山”一处人迹罕至约幽涧，捕获一头已经绝种的“虎鳞”（便是江青见他在石室之内，吸取精血的那支怪兽），始才练至今日这般成就。

这虎鳞气威力之大，的是足且移山拔鼎，骇人听闻。

就当夏蕙等三人被震飞的刹那，江青已一眼瞥到。

但是，他劫没有即时反扑，仅只冷静的凝亲看瘤龙跟玉屏。

银玉屏一举得手，将对方三人击倒后，随即疾速的回身戒备。

但是，江青封并没有如他想像中那么疯狂的扑到，瘤龙那以警惕的眼睛，与江青冷森而怨毒的目光相触时，亦不由令这位早年纵横一时的江湖怪杰悚然一震。

因为，江青此时的目光，乃是他以前所未见过的。

这时，江青心中的痛楚，有若刀纹一般，他失神的望看躺在地下静伏不动的三人，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悲愤与怨恨，在他心中宛如野火般蔓延开来，熊熊的燃烧着。

瘤龙银玉屏犹自处张声势，他故意嘿嘿一笑，虽然，他自己亦见得在对方那怨毒的目光下，这笑声竟显得有些颤抖。

江青缓慢的一步步向瘤龙移近。

瘤龙都身不由主的退了两步，色厉内荏的吼道“小辈，你道你那边手东拼西凑的把式，便能唬住老夫么？嘿嘿，若不知机退去，惹得老夫性起，

也叫你与那同伴一样……”

江青面容铁青，不发一言。

忽而，就在瘤龙银玉屏已准备倾力一拚的时候，江青都站住脚步。

他冷冷的道“银玉屏，在下那三位同伴尚有救么？”

瘤龙知道面前这青年武功之另，大出自己意料，若真个和他硬拚起来，自己只怕不是对手。

他表面上虽然阴沉，骨子里都更是个最工心计，善打算盘的老奸且滑。

他见江青如此一问，不由心头微喜，又恢复了原先那平板、呆滞的表情，他冷削的一笑道“这个么？都要看老夫是否肯大发慈悲了……凡是遭到老夫十字宏功震伤之人，若非经老夫独门解药救治，便休想活命。”

江青心头掠过一丝希望，他毫不考虑的道“那么，便烦阁下将江某的三位同伴救治过来，江某与你今夜之争，便可一笔勾消，老天说，凭阁下这功夫，恐怕尚非江某的敌手。”

江青虽然聪慧无伦，江湖上的经验到底不够，他为了救治云山孤雁夏蕙等三位，已在无形之中将自己的弱点暴露由来。

他这番话，不啻是说夏党等三人，将是他目前无法推托的牵制。

瘤龙银玉屏已滑得出了油，江青如此一说，他如何会听不出来。

这时，他心中不由暗喜，忖道“这小子到底还嫩的很呢。哼。看情形这三人定然与他有极深的渊源，目前自己又打不过他，但如依言为他救治面前的三人，却又难免显得窝囊……，自己何妨用话套住他，不但可以将今夜之事，完全扳回面皮，更可以藉此要胁他一番，收些意外之利……”

瘤龙银玉屏想到这里，那颈上的拳大肉瘤，芭不自九的收缩了一下。

他阴冷的一笑，面无表情的道“阁下说得倒是十分轻松，可是，天底下封有如此便宜的事哩！”

江青已经打好主意若瘤龙银玉屏再度耍奸使刁，他就要以那倾绝天下的“天佛掌”法施行硬夺银玉屏一言甫毕，他已向前行了两步，口中说道“是么？在下都要试试，是否天下没有这等轻易之事……”

江青向前跨一步，瘤龙银玉屏的面孔，不自觉的抽搐了一下。

他心中极快的打了个转，阴恻恻的道“姓江的，你要老夫替你救治那三位伙伴亦非难事，不过，都要依了老夫两个条件才行。”

江青勃然大怒，喝道“银玉屏，你伤了在下的朋友，在下不要你顶命，已是莫大的恩德了，你尚敢提什么条件。”

瘤龙银玉屏面色一寒，冷然道“假如阁下不愿，亦否用勉强，只是，哼哼……你便相佰一定能胜得了老夫么且，贵友三人，恐怕亦不能再挨多久了……”

江甘急急向棋躺在地的二人一看，当他目光看到云山孤雁夏党那蜷伏的羸弱身驱鹰属时，心头便不由一阵狂跳。

他一再思忖，十分勉强的道“好，这次算你便宜，还不快将那些条件说出来！”

瘤龙银玉屏仍然面孔木讷，毫无表情，他平淡的道“其一，老夫十字门中，迄今尚未看到理想传人，依老夫之意，要那年青的姐儿拜在老夫门下，由老夫亲授她亡些卓越武功；其二，阁下适才所用的诡异掌法，倘请为老夫说一遍。”

瘤龙银玉屏躲在偏僻之地，苦练绝技，不近女色久矣，但他都是个道

道地地十足不扣的淫虫？

当他第一眼看到云山孤雁之时，便已生出非非之想了。

银玉屏白以为艺业不凡，对付眼前四人，定可手到拾来，那知事实转变至此，实非他所预料得及。

但是，他仍不死心，以替三人接伤要胁，想将夏党收入门下，以遂其淫邪之念。

同时他又对江青那一身深奥玄妙的武功亦感到异常震惊，他对白己的判断尚不敢十分相倡故而，要江青将所施武功来源明告。

瘤龙银玉屏将这两个条件始才提出，江青那俊逢的面孔上，已被愤怒满得血红。

他强将满使怒火控制住，鹰声道 “银玉屏，边你身为江湖中成名前辈的身份，提出此等下流卑鄙的条件，难道便不怕道上朋友齿冷么？”

银玉屏冷漠的说道 “老夫是姜太公钓鱼，显者上钓，哼，老夫不但愿以秘药为他们治伤，更好意收那姑娘为徒，这又有什么不近人情之处么？”

江青这时已气得混身微哦，瘤龙银玉屏的居心何在，他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

此刻，一轮朝阳，已如一个金芒万丈的火球般，自地平面上缓缓升起，天空一片兰蓝之色，鸟语叽喳，象徵看今天将是一个朗的天气。

但是，谁知在这变得的安谧与宁静下，都又隐伏君一场稍触即发的激斗？

这恬适的气候，并未把江青心中的怒火冲淡，他目前最忧虑的，自然是那已经与他发生情愫的夏蕙的安危。

瘤龙银玉屏目光炯然，如利剪神，走在江青那英挺俊秀的面孔上，他打算在必要时用一种最适当的措施--战或逃。

空气中，显得十分沉闷与紧张...

突然江青一个大一身，闪尾般扣向瘤龙投玉屏右手腕脉。

他发难是如此迅速绝速，就在银玉屏这才惊觉的刹那间，江青的手指已扣在他脉门之上。

瘤龙心头一旦，右掌疾速上翻，反扣江青穴道，左当已迅疾无伦的连发六掌。

江青一击未中，大喝一声，双掌倏收，状如老伯合什 e 猛翻而出。

这正是他适才击败龙虎追魂束九山的那招天佛掌法，“佛问迦罗”。

他掌力甫出，一阵劲力无信的罡气 b 宛似山崩海可般反卷而出，带出一阵尖峭卷向瘤龙银王屏。

银玉屏心显狂跳，双目怒睁如炬，他这时已完全相佰了眼前的对手，必是昔日一那--厉勿邪的传人因为这深奥博大威猛无伦的掌法，普天之下，除了天佛掌之外，还会有什么掌法比他更高呢，瘤龙面容骤变，他厉喝一声，全身骤然暴涨，肌肤亦转为粉红之色。

他此时提足了“虎鳞气”，要以二十年来不断的苦练，来抵敌这互古以来 *E 大深博的佛国秘技。

掌风触处，宛如天的巨雷，柔流汹涌回转，卷成一个个呼啸的漩涡，声势惊人已极。

在这慑人魂魄的气氛中，只见瘤龙银玉屏闷哼一声，满口鲜血的倒退而出，但是，他都强撑看挺立未倒。

江青亦被那凌厉狠辣的“虎鳞气”，震得踉跄退出五步。

瘤龙那对阴沉的眼睛，这时已变得黯然无光，他大声的喘着气，随着喘息，又吐出一口口的鲜血。

显然，这甘凉道上当年十字门的唯一传人，武林中有数的怪杰，已是受伤不理。

江青虽被震退，但在那天佛堂绝高威力的翼覆之下，却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他缓缓踏前一步，沉声说道：“银玉屏，想必阁下已知晓适才江某所便的掌法……只不知阁下是否尚有与趣再试一次？”

瘤龙银玉屏颓唐的后退一步，声音沙哑的道：“江青，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老夫不吃这一套……哼，天佛掌法虽然举世无匹，我跟玉屏却也下长畏死之辈。”

说看，他又连连狂吐出两口鲜血，身亦缓缓地盘坐地下。

他那未讷的面孔，这时竟显得出奇的衰老与阴暗，全身亦在轻微的颤抖。

江青知道银玉屏是口硬心绌，他这时的情况，早已不能做任何反击了。

江青正默然注视着瘤龙，一个念头已若闪电投在他心头升起。

他大步行上，故意大声笑道：“银玉屏，你用不看打肿脸充胖子，老实说，你目前已在江某的天佛堂威力之下，身受重创，阁下是得五脏翻腾如绞？口干舌燥之外，再加上全身经血阻滞？”

瘤龙银玉屏听到这里，不由暗地心惊。

因为，江青所说的，果然正是他此刻所感到的现象，江青注视着瘤龙银玉屏表情的变化，道：“区区不妨再透一点口风，一时三刻之后，便会免得全身毫无砧力，肌麻痹，血液沃枯，非但阁下这身武功全然消失，而且，今后更会全身成残，变为一个瘫痪的废人。”

须知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假如废去他一身所学，使其成为残肢，都还不如干脆一刀将他杀死来得容易，因为，这种痛苦与文闯的生活，与他以前毫无拘束随心所欲的日子，相差得何能以道里计？

故而，一个旧武之人，规其一身武功，简直比命还要来得直要。

瘤龙银玉屏这时不由暗暗一哆嗦，随着胸口一阵翻纹，又吐出了一口血块。

江青心中一动，紧接看道：“银玉屏，其忘了你进有多少事未办？多少心显未了？有无数的人会听到你的恶讯而额手称庆，狂欢高呼，今后，阁下非但不能象以前那样海阔天空，随心所欲，将有更多人会来至你约面前，辱骂你，欺凌你，他们会将唾吐在你的身上，会将泥土塞进你嘴囊；而你呢？都只能像白痴般坐着，一动不动的任他们羞辱，尽管你心中的愤怒已达极点，可是你除了翻白眼以外却不能有丝毫反抗，因为你已经筋骨麻痹，全身瘫……那种日子是多么痛楚与寂寞啊……”

江青正说到这里，瘤龙银玉屏已嘶哑的吼叫起来，他这时髻发散乱，面容扭曲，形状极为凄厉，他疯狂的叫道：“姓江的……你要什么，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出来，老夫完全答应，否则，你便干脆一点，将老夫慈悲了吧……”

江青心头暗笑，面上封是一片凛然之色。

其赏，凭瘤龙银玉屏的一身高绝武功，若江青不以邪神嫡传的绝技与

其拚斗，恐怕也难操胜算。

银玉屏功力之深厚更在龙虎追魂束九川之上，他虽然在那招威力无匹的“佛间迦罗”之下受伤，亦便是内腑受震，血气翻涌而已。

若是他能平心转气，养息半月便可全然痊愈如初。

但是，“天佛掌”的威名如是之大，又在江青的言词威暗之下，瘤龙银玉屏已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错觉，他甚至已感到身体正在逐渐麻痹冷硬起来。

这种心理作用，其效果委实是十分可观的。

一向阴沉奸诈的瘤龙银玉屏，此时亦不由急得五内如焚，意乱神迷……

这时，江青沉默一会，说道“区区这天佛掌威力之大，想阁下必曾闻及，而且，亦非在下亲自动手治疗，无法复原……至於条件么？说来亦十分简单，只要阁下肯救治区区的三位挚友，在下便动手为阁下疗伤。”

瘤龙银玉屏将满口钢牙咬得直响，他略一沉吟，始十分勉强的道“也罢，算你刁狠，他们三人仅是在老夫的十字宏功之下，暂时闭气昏死而已，并未受到什么重伤，只要服下老夫的回神丹，便可及时苏醒。”

江青心中暗喜，忖道“这奸诈的瘤龙，若是知他伤势并不似自己所说的那机严直不知，气成什么样子呢？如此一来，不但逼他将解治之法讲出，更免去一场无谓的争斗。”

江青想到这里，瘤龙银玉屏已哑声道“江青，须知君子一言，快马一投，你可不能说过不算……”

江青颌首道“这个毋庸阁下操心，在下尚不至於食言自肥！”

银玉屏狼狈一瞪双目，摸出三枚约莫龙眼般大小的红包药丸，抛到江青身前。

江青接过后，急急掠至云山孤雁夏党等三人身侧，他将夏党翻转过来。

只见她秀目紧闭，面色惨白，呼吸一十分微弱。

江青心头一酸，连忙将夏党为她服下一粒“回神丹”，又拿起另外两颗给天星麻姑钱素及祝颐服下。

江青紧张的凝视着三人的动静，心头忐忑不安的等候着……

下一刻工夫，那身材粗实的祝姬首先呻吟出声，睁开双目。

他因为身体强壮，适才又未被银玉屏掌风正面扫及，故而虽然昏倒，t仅是原先已受创伤在身，加以流血过多，一时支持不住而已，是故服药之后，醒得最快。

这时，祝颐缓缓坐起，云山孤雁夏蕙亦已嚶哼一声，矫躯微动。

江青大喜过望，身形微掠就将夏党抱入怀中，急切的问道“夏姑娘……你还觉得不适么？”

夏党便在江青怀中，缓缓睁开那对水汪汪的大眼，双眸始才映入江青那俊俏的面孔，她微微迷惑的道“江……江少侠，你没有受到那银玉屏的伤害吧？”

江青心中一阵满动，他想不到炉中玉人，竟然如此关心自己的安危，他轻的道“我很好，夏姑娘，只要你能平安，我便是受到伤害，也是值得的。”

夏蕙这时才看清自己正躺在心上人坚实的怀中，她这还是首次与江青做如此的接触。

於是，她的面孔变得红了，而且嫣红了，而这又是多么惹人怜爱！

二人正沉醉在这甜蜜的气氛中，一阵沙哑而含混的嗓音忽然蓦起道

“啊……好狠毒的银玉屏……姑奶奶险些被你断送了……”

江青猛然一回头，已然看见天星麻姑钱素正艰辛的白地下爬起，双手尚在挥拭看身上的泥土。

她面孔犹在发青，都已口不饶人的大声叫骂起来。

钱素此刻仍然头晕目眩，她回头一看，与江青投来的目光接触。

自然，她亦已看见依偎在江青怀里的云山孤雁夏蕙。

於是，钱素笑了，心中都忖道 “主人的兴致倒买不浅，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尚有心绪卿卿我我，…”

想到这里，钱素悚然转过头来，眼光扫处，封又使她微微一震。

原来，适才那不可一世的瘤龙银玉屏，此刻正盘膝坐在地下，衣容不整，面前尚滴洒看淋漓未干的血清。

钱柔不用细想，已知瘤龙必芭在自己主人手下吃了大店，她满意的一笑，同过头来。

忽的，瘤龙银玉屏大声叫道 “姓江的，“行路不忘指路人”阁下不过来覆行前言么？”

江背微微一笑，缓懂将三党俚俚放下，天星麻姑都又接口道 “？老前站，你如今已“阴沟里翻了船”还大声哎个什么劲？”

江青微微摆手，大步行至银玉屏身前，他温文的一笑道 “银前辈，尊驾枞横江湖戏十年，可听过“兵不厌诈”这四个字么？”

瘤龙银玉屏翻眼一想，道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江青背赏以手，笑道 “尊驾之伤并无大碍，只须觅地休养半月，即可痊愈如初。”

银玉屏突闯此言，不由又惊又喜，他一面暗江青戏弄自己，一面封又深为未受严重内伤而庆幸因而，一时竟愕然瞪看江青，说不出话来。

江肯微微一笑，抱拳道 “尊驾推然未受大创，不过最好还是在半月之内莫动真力，否则便难预料……在下不愿多结仇怨，就此告辞，今后出高水长，后会有期。”

说看，他已回过身来，向正待开口的天星鹰姑一便眼色，四人相偕离去。

背后，尚传来瘤龙银玉屏粗亚的噪音道 “妈的，今天算是老夫八十岁老娘倒绷在孩儿手上了，咱们走瞧瞧……”

白马红绫

丹阳府。

巨大的城墙耸立如山，厚厚的城门大开看，匆忙拥塞的人群，自城内挤出，又向城内拥进，显得极为嘈杂与繁嚣。

虽然是在太平盛世，却仍有八名盔甲鲜明，荷刀肩枪的兵卒，雄赳赳的守卫在城门两旁。

这时，城外拥塞的官道上，扬起了一片尘土，四骑骏马，在尘土中渐渐涌现。

马上骑士，却是两男两女，俊丑迥异。

不消说，这便是江青、夏蕙、钱艘秒祝颐等四人了。

他们在重创昔日甘凉道上一代煞星的瘤龙银玉屏之后，经过连日来不断的奔波，已在江青与“双飞仙子”约会的前一天，到达这濒临丹阳湖的丹阳城。

江青望看前面熙熙攘攘来往的人群，不由剑眉微皱，缓缓下马，夏若等三人亦跟翻身落地。

江青回头向三人道“此地已接近“烟霞山庄”势力范围。尚请各位多加谨慎才好。”

天星麻姑自来傲气天生，目空一切，但她也深知这昔年纵横武林的“双飞”后人所居之地，极不好惹，是而，此刻亦然默默点头，不则一声。

江青最担心的，便是这位过份有看“男子气概”的天星麻姑，他一见钱素竟如此听话，不由轻吁了一口气，将心中的一块大石放下。

四人低声谈笑，一路行来若无其事的进入丹阳城内。

只见此城宽幅极大，街道如蛛网般往来交织，房舍宏伟，栉比而建，行人往来，擦肩摩踵，显得好不热闹。

这时江青与夏蕙等人，寻到一家门面堂皇的客栈住了。

此刻正当午时，各人用过午餐后，天星麻姑便要到外面去游逛一番。

江青略一沉吟，说道“钱姑娘，此处距离丹阳湖不过数十里之遥，烟霞山庄在此地，必然拥有极为雄厚的潜势力，在下为明日之约，尚得好好休憩一番，以便养足精神。因而，只有请姑娘独自去了，不过，尚请千万小心行藏，莫出乱子才好。”

祝颐在旁插口道“江兄，兄弟也自闷得发慌，便由兄弟陪同钱姑娘出外一游如何？”

江青一想也好，有了祝兄在旁，对钱素也可多一份约束，他当即颌首示可。

天星麻姑向正与江青并肩而立的夏蕙一眨眼睛，然后笑嘻嘻的与祝颐二人离去。

江青回眸一瞥夏蕙，笑道“这位批漏精一去，我真是不大放心……”

夏蕊温柔的问道“让她出去透透风也好，江少侠，你可愿意伴我到后园去散步么？”

江青闻言一笑道。

“宠幸之至！”

说罢，二人并肩向这客栈的后园行去。

这座客栈十分辽阔，雅致曲折，深邃无比，二人边行边谈，不久，就行至一处月洞门之前。

这月洞门之外，却建有一间十分讲究的马厩，马厩内正有一名小??，在细心的洗刷看数匹蹬鞍华贵，十分雄健的骏马。

江青无意间向内一望，却不由双目骤亮，因为，他这时发现马厩之内，有若两匹毛色雪白，腰细赤睛的龙种异马。

江青昔日在怒江派时，便对马匹有看很深的认识，他骤见这两匹白马的形状，已知是一种极为罕见大漠龙种。

夏蕙尚没有察觉江青惊异的表情，她轻依心上人的肩头，银铃般笑道“江少侠，这座马厩建筑得如此精致，想必是专为一些王孙巨贾的名驹

所准备……”

她说完话后，却并没有得到江青的回答，於是，夏蕙惊异的抬头一望江青，说道“江少侠，你在看什么？”

江青感叹一声拄，指马厩道“夏姑娘，你可曾发现这厩内的两匹龙驹？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最名贵珍罕的异马！”

夏惠沿江青的手指望去，亦不由惊呼道“啊！这两匹马多雄骏，多美……要是……”

她这里忽然止口不言，如玉似的面颊，却泛起两朵桃花。

江青一笑道“要是你我各有一骑，今后鞭丝骑影，遨游山水、林泉之间，笑指烟云，这该是多么惬意的神仙生活……”

云山孤雁粉面更红，羞涩的道“江……我不来了，想不到你平日这么纯厚，却也生了一张碎嘴……”

江青笑道“夏姑娘，这全是你给我的灵感与勇气啊！”

夏蕙闻言之下，心中甜蜜无比，她知道自己得到伊人之爱，已成定局了，这是她希望了多少日子的事啊。

她回眸嫣然一笑，轻俏得有如游丝般说道“青……你允许我这么称呼你么？”

江青深挚的注视看夏蕙，宛如火般灼热的目光，彷彿要将她内心看透一般。

終於，江青微微点头，深沉的道“蕙……我愿意，衷心的愿意……”

他已将早先在心理上所受到的创伤，埋进心扉的深处，他不愿再使这种思想，在夏蕙身上萌芽。

当然，我们都知道，江青只是将这些创痛隐藏起来，而并非遗忘，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因为这些创伤，在他看来，是多么的深刻与沉痛啊……

二人在甜蜜而宁静的气氛中，享受看这片刻的温馨。

而有时，只要两心相许，虽仅有这片刻的温馨，却也可以领悟得大多大多了……

江青轻揽看夏蕙的肩头，缓缓行向那马厩之前。

二人注视看这两匹雄骏的异种龙马，俱未出声蛙。

江青目光一，却已自夏蕙那明媚娇艳的面庞上，察觉到她对这两匹宝驹所流露出的深爱 and 喜悦。

江青试探的向马厩中一望，心中已升起一个念头，他忽然向马厩中的小??开口道“喂！伙计，你可知道靠墙的那两匹坐骑，主人是谁么？”

这十六、十岁的小??，一见有人向他招呼，不由笑嘻嘻的上前道“这位相公可是问这两乘宝马的主儿么？”

江青颌首笑道“不错，这两匹龙驹端的矫健不凡，我想买它下来……”

江青此言一出，夏蕙已惊喜的呼道。

“青哥，你……你真想买它？我适才不过说看玩的……这两匹龙驹如此珍贵，便是它的主人肯卖，亦定是价值不菲……”

江青爱怜的紧了紧搂在夏惠后头的手臂，笑道。“假如它的主人肯于割爱，不论他要多少代价，我都尽力付出，莫忘了，我这次出来，我父足足给了我半生食用不尽的财宝……而且又是为了你……”

夏惠感激的紧握江青那阔大的手掌，默默无言。

江青转过去，向那小??道“伙计，这两乘龙驹的主人，不知是那—

位？”

那年轻的小??呲牙一笑，手抚下颌道 “啊！它的主人可不是普通人哩……是一位相公与一位姑娘，他们二人好像是夫妇，就……就像公子与这位姑娘一样亲亲热热的……”

夏惠闻言之下，不由面孔一热，羞怯的低下头去。

江背微微的挥手道 “好了！好了！只不知目下这二位身在何处？”

小??道 “适才那位俊俏的相公尚来吩咐，要小的将他这两匹坐骑细心刷洗干净，小的看见他又与那位姑娘相偕行入后园去了。”

这时，云山孤雁夏惠已经飘得彷彿花丛中一支粉蝶般，蹦蹦跳跳进入马厩之内，不嫌污秽的用手抚摸 那两匹异种龙驹。

那两龙驹亦十分温驯，伸出颈项，在夏惠身上不停擦摩。

江青望 自己心悦之人，所流露出的那种爱不忍释之状，不由更下定决心，要将这两匹龙驹买下。

他清一清喉咙，向那小??沉声道 “伙计，在下想与这两匹龙驹的主人一谈，倘烦代去传报。”

小??双眼瞪得老大，他惊愕的道 “这位相公，尊驾莫非真想买下这两匹宝马？”

江青微微颌首；小??又道 “尚请相公莫怪小的多嘴……据小的看来，那位相公与那位姑娘，彷彿亦对这两匹坐骑深为喜爱，只怕这笔交易无法成功……”

江青微微一晒，正待开口说话，背后却忽然会起一个冷峻严厉的声音道 “伙计，是谁允许那位姑娘进入马厩，冒渎本公子的坐骑？”

这语声来得如此突兀与冷厉，不由使那年轻的小??混身一哆嗦。

他顿时面青唇白，口齿不清的呐呐说道 “啊…，啊……小的没有见到相公驾临……”

江背自这冷峻的声音始才传入耳内，已不自觉的升起一股极端的反感，他头也不回，依旧凝视看前面。

这时，那严厉的语声又道 “你不要闲扯，适才少爷问你的话，尚未得到回答。”

那小??全身轻颤，抖索着说道 “这……这位相公……这是那位姑娘自己入内的……小的怎敢如此斗胆……”

此际，云山孤雁已听到外面的对话之声，她自马厩内愕然出来，与江青目光一瞥，正待开口。

但，她的嘴唇却在目光望向江青背后的刹那间，忽然像凝结住了一般张开不动。

江青正感不解，背后却又响起那冷峻的声蛙音，但这一次，那声音在冷峻中，显然尚含有轻蔑的意味在内，只听那声音道 “嘿嘿！本公子当是那一个有此豪胆，竟敢接近本公子龙驹，任意抚弄，原来却是天缘洞的夏姑娘。”

云山孤雁嘴唇嗡动，面色刹时青白，呐呐不能出言，那声音又响起道 “夏姑娘，闻说你受不住田净那老儿的温存，独自逃离天缘洞……哼！这倒不错，天缘洞那些秘法绝活正可在江湖中施展一番，只不知又有那些不睁眼的傻小子要倒楣了……”

云山孤雁夏蕙蓦然混身急颤，双睛蕴泪，她激动的叫道 “司徒宫，

你……你不要如此凌辱姑娘！”

江青一听“司徒宫”三字，心头不由斗然一震，立时缓缓回过身来。

只见一个身長玉立，宝蓝文士衫的俊俏青年，正傲然立在一株巨柏之下，面容冷漠的注视看这边。

在这晚秋的季节，这青年的手中，尚握着一把象牙骨的描金扇子。

江青身形回转，目光与那蓝衫青年的眼神相触……。

那蓝衫青年亦好似料不到背对看他的这人，竟是如此俊俏的一个后生，他面容不由微微抽搐了一下。

二人目光相触，冷冷的互注了片刻，那蓝衫青年却自鼻孔内冷冷的哼了一声，不屑的转移目光。

一股愤怒的火焰，突然在江青胸中燃烧，他彷彿又遭到三年以前，当他容貌尚未恢复时，所时常迫受到的侮辱。

这股侮辱在他看来，是如此的熟悉，却又如此的刻骨铭心。

但是，一种积年累月所保持的容忍习惯，又使他张自将这股怒气按下。

云山孤雁夏蕙，望看江青那抽搐又复平静的面孔，不由心中难过已极。

她知道心上人所受的轻蔑，完全是因为自己与他相处在一起的缘故。

江青目光缓缓移动，注视在夏蕙的面庞上。

夏蕙看得出，他那清澈眼神中，包含着许多疑问与迷惑。

那蓝衫青年背负双手，一摇三摆的踱了两步，嘴角隐含冷笑，彷彿旁边没有江青与夏蕙二人似的，正眼也不向二人瞧一下。

云山孤雁怯生生的自马厩行出，靠近江青身旁，她低声道“青哥……咱们……咱们进去吧……”

江青仰首向天，长吸了一口气，使心中的怒火微微平息，他一言不发，轻揽夏蕙肩头，便待向内行去。

这时，那蓝衫青年又冷哼了一声，卑夷地道“夏蕙，本公子最后忠告你，今日若不是看在田净那老儿平时卑颜承色的份上，目下你这冒渎的行为，本公子便饶你不得……哼！天缘洞出来的，都是蛇鼠一类，淫贱无行。”

云山孤雁夏蕙好似对那蓝衫青年甚是顾忌，她面孔忽青忽白，玉齿紧咬下唇，身躯却不停的簌簌颤抖。

她听到那蓝衫青年这超乎寻常的侮辱后，仍然强忍住双眸中盈盈欲滴的泪水，拉着江青向月洞门内行去。

江青这时骤然停步，他向夏蕙怜爱的一笑，缓缓转过身来大步向那蓝衫青年行去。

夏蕙惶恐的一拉江青手臂，惊惶的道。“青哥……咱们不要理他，这人便是那白马冰心司徒宫！”

江青强颜一笑，没有回答，却依然大步行至那蓝衫青年的面前。

这英挺不凡的青年，果然便是昆仑派的后起之秀，始才崛起江湖不及三年，便已声击威赫赫的白马冰心司徒宫！

江青这时行至他面前不及五尺之处站住口目光却似寒冰般死死地凝注在司徒宫的面孔之上。

司徒宫丝毫不惧，也照样冷然的瞪视看江青，冷然说道“不错这样才有点大丈夫的气概，做人家的护花使者，要是像始才那么窝囊，是不行的！”

江青面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的忍耐已达到了最高峰，彷彿昔年在怒江

派时所遭受的侮辱与今日的怒气，溶汇暴发，像山洪般在他胸中汹涌澎湃。

他生冷得宛如一尊石塑之像，好似整个的神经系统已完全麻木了。

这沉静得常看丝丝凄厉意味的景象，不由使站在旁的云山孤雁夏蕙惊惶得几乎昏倒。

因为，这月来的相处，她从来没有看过心上人如此沉默与愤怒的表情。

江青这时面容冷寒，恍若秋霜，忽然，他开口了，一字一顿的说道：“司徒宫，今天江某非要折去你一条手臂教训你一顿不可，记，我叫江青，日后也好寻我复仇。”

白马冰心司徒宫狂笑一声，傲态凌人的道：“江湖走卒，无名鼠辈，公子我倒要看看，是谁折去谁的手臂！”

江青暴叱一声，起手便是“天佛掌”法中的开山式——“佛光初现”。

阵阵威猛无涛，恍若天崩地裂般的无形劲力，已在江青那奇诡探奥的掌势中，如天罗撒网般袭向白马冰心司徒宫。

司徒宫但觉敌人举手之间，不但招式诡异绝伦，威势更是深宏得慑人心魄。

一股惊骇之念，立时如闪电般在心头掠过。

他愤叱一声，身形猝然半旋，随旋身之势，双掌已交互劈出。

狂风涌处，轰然巨响，白马冰心司徒宫骤觉心头一震，掌骨疼痛欲裂，不由自主的踉跄退出三步之外这尚是他下山行道三年以来，首次失手，而一股从来也没有的恐惧，更像是条毒蛇般，在咬嚼着他的心扉。

司徒宫现在才知道，眼前这纯厚朴实的青年，并不似他想低中那般平凡与孱弱，相反的，他正是个强者，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

但是，他现在才领悟已经迟了，他已用他的傲慢与自大，激怒了江青久已埋藏心中的愤怒，而这愤怒，更像山洪爆发一般，滔滔然一发便不可收拾。

江青随看一招“佛光初现”，跟着又大喝一声，双掌十指平伸，划出条条晶莹白光，好似十柄有形利剑，带着无可比拟的尖劲风声，刺向白马冰心司徒宫，这正是“天佛掌”法的第二招——“金顶佛灯”。

十股凌厉的劲风撕裂空气，发出刺耳已极的“嘶嘶”破空之声，瞬息间，已然到了自正满面通红的司徒宫身前。“他心惊胆战之下，狂呼一声，掌势宛似天外飞鸿，闪电般幌推而出。白马冰心所擅的昆仑绝技“轮回掌”，威势亦极是惊人，他此刻拚力展出，其慑人程度，自是无可讳言。

江青使出“金顶佛灯”一招后，紧跟着第三招“佛间迦罗”已似万山互列，排山倒海般倒卷而至。

白马冰心司徒宫虽然艺业非凡，为昆仑派后一代俊杰，但他仍因功力未逮登峰造极之境，而未能将昆仑派的不传绝技“轮回掌”发挥至最高妙用。

但闻一声极为痛苦的闷哼之声传来，司徒宫那削瘦的身躯已被倾绝天下的天佛掌法，震飞至寻丈之外。

就在云山孤雁夏蕙惊愕的大声呼喊看江青名字的时候，江青已形若疯虎般跃身随上，右掌闪电似的劈下，白马冰心司徒宫身形尚未落实，左臂肩骨已被江青一掌震碎。

白马冰心司徒宫身形看地，一阵抽搐，已自寂然不动，满嘴的鲜血正自嘴角缓缓溢出。

江青双目血红，嘴唇紧闭，那铁青的面孔上，此刻却刊出一条条怨毒的线条。

他自离开白云岭阴阳崖以来，与人过招，从未一上手，便施展冠绝天下的天佛掌法。

但是，白马冰心对他的侮辱与讽刺，已勾起他那昔日悠远的仇怨与创痛，而最使他不能忍耐的，却是司徒宫对云山孤雁那轻蔑及卑夷的态度。

谁又能眼睁睁的看看别人对自己心爱的人肆意凌辱而无动於衷呢？除非你是个超人，否则，你便是个白痴……云山孤雁惊惶的奔至江青面前，扑倒在他怀中，抽噎道“青哥……你为了我而结下司徒宫这强大仇敌，是不值得的……我配不上你……谁叫我的出身是这么低贱啊！”

江青紧接看夏蕙，嘴角抿成一条优美的弧线，他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他又能说什么呢？

忽然，就在江青眼看夏蕙转身的时候，眼角红彤一闪，一股凌厉无比的劲风，猝然已袭至他背后的七大要穴。

来人身手之高，的是令人惊骇。

江青暴叱一声，身形仿若有弹性般，猝然跃起三丈之高。

云山孤雁夏蕙亦被他连带抱起，夏蕙惊魂未定，自江青肩头望去，不由大声惊呼道“啊！金发红绫！”

上册完

干戈玉帛

江青听到云山孤雁夏蕙的惊呼之声，身形在空中做了一个美妙的盘旋，缓缓地飘然落地。

他急忙抬头望去，顿觉眼前一亮，只见一位娇美艳丽的女郎，正面如寒霜般怒视自己，手中握一条长约两丈的鲜红绫带。

这女郎虽在盛怒之下，却依旧掩不住那迷人的姿色，令人看来，她这含怒之态，更有君一股说不出的娇憨神惜。

她头发上束一方与衣衫同样的浅黄色丝巾，那丝巾掩盖得如此严密，以致令人丝毫看不到她那一头出名的美丽金发。

江青缓缓将怀中的夏蕙放下，凜然凝注在那黄衣少女的面孔上。

这时，夏蕙惊恐的靠近江青，低声道。“青哥，她便是那司徒宫的妻子——金发红绫赵莹。”

江青双眸微转，没有说话。

然而金发红绫在骤然出手一击之后，却没有再度扑上。

她目光缓缓的自江青脸上移开，扫过夏蕙，然后注定在横卧地上的司徒宫身上。

江青可以深切的体会出，金发红绫此际眼神中所含蕴的悲痛与怨恚。

她那两条细长均匀的手臂，软弱的垂下，艰辛的向司徒宫面前移去。

虽然金发红绫在尽力的忍耐，但是，江青却可自她那一对明媚的双瞳中，看到其中隐隐滚动的泪光。

这无言的沉痛，较之有声击的号啕，更要来得凄怆与深刻。

金发红绫缓缓来至司徒宫身旁，羸弱无力的俯身蹲下，如珍珠似的晶莹泪珠，点点滴滴地落在白马冰心司徒宫的身上。

江青仍百默默无言，但是，他却可以感觉出，夏蕙抓在他手臂膀的纤手，正在轻微的颤抖。

江青心中想道“蕙妹为什么对这白马红绫如此畏惧呢？而且，对司徒宫的侮辱，又是那样的逆来顺受。”

他正在迷惑的思忖看，哀痛逾恒的金发红绫已悄然站起。

她那秀丽的眉目中，凝聚若一股肃煞之气，她注视江青，冷削的说道“司徒宫可是被你打伤的？”

江青一听，金发红绫说话的语气竟如此削厉，不由剑眉一轩，傲然颌首。

金发红绫凄戚的一笑，又道“很好，我们自下山以来，倘没有这样栽过，我可以告诉你，不论天涯海角，无论任何人为你护翼，我们都会再寻到你的……”

江青闻言之下，怒火倏炽，他正待反唇相讥，夏蕙这时怯生生的道“赵姑娘……听我解释，这实在不是江少侠的过失……”

金发红绫那带看煞气的目光，紧盯在夏蕙脸上，逐渐的，那凌厉的眼神，已缓缓地转为柔和，她伤感的道“姑娘可是云山孤雁夏蕙？”

夏蕙惶恐的点头，说道，“难得赵姑娘还记得贱名……”

金发红绫尚未再度开口，江青却狂笑一声道“白马红绫是什么东西？蕙妹妹被他们记住，并不见得就是件光彩之事。”

金发红绫闻言之下，面色倏变，惨白之中，带有一股铁青。

夏蕙急急搂住江青肩头，哀求的说道“青哥，请莫误会我太软弱……为了我，实在不值得树下逼么多强敌……”

江青豁然笑道“蕙，你放心，为了你，我不惜与任何侮辱你的人一拼生死！”

金发红绫赵莹面孔微微抽搐，混身轻颤，她气恼得语不成声的道“你……你狂徒……姑娘现在便教训你！”

江青将夏蕙揽至身后，大步踏前，极为生硬的道“江某也让你们这些自以为不可一世，沽名钓誉之辈，知道江湖之大，倘有些眼睛雪亮之人。”

金发红绫粉面扭曲，她历声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江青一阵狂笑，洪声道“赵莹，稍停背看你那半死不活的丈夫回去后，你可告诉他，就说是我江青说的，你们这些自以为堂堂正正的名门大派，其实，多数是些畏强凌弱，丧心病狂的鼠域之辈，市井中的一个贩夫走卒，有时也会更比你们懂得江湖上仁义之道。”

金发红绫再也忍受不住江青这奋激的讽刺，她怒叱一声，手中三丈红绫，立时挽起六道赤虹，若旋风般卷向江青而至。

江青大笑一声，身形倏转，劲力排回中，已将长离绝学“七旋斩”施出。

但见掌山腿影，矗立如岳，绝招倏出，恍似绵绵波涛，无尽无绝的连连向金发红绫涌到。

金发红绫赵莹的武功，较之白马冰心司徒宫，原来便略逊半筹，他们夫妻连心，赵莹知道，凭她夫君的一身卓绝武功，尚且在对方手中落败受伤，

则自己动手，只不过是徒取其辱而已，这就是她适才在一击之后，便不再出手的原因。

但是，武林中讲究的便是一个“名”字，她在遭受江青如此讽斥之下，已不容她再显及其他了，而且，为了今后“白马红绫”在江湖中的名望，及昆仑派素来桓赫的声威，她也只有拼死一斗了。

这时，江青尽情的发挥看七旋斩中，妙绝人寰的绝学，以无比的威力，若狂风暴雨般，同金发红绫赵莹施以最凌厉的攻击。

金发红绫虽有兵器在手，但是，却显然仍不是江青之敌。

她虽然倾力将自己名震一时的“彩虹带”法精华之学展出，攻守之间，依旧捉襟见肘，左右支绌。

江青冷静的将七旋斩法的妙用尽速的发挥出，他此刻所施出的漫天掌影，好似一道道严密无隙的排山巨浪，将金发红绫完全罩於其中。

远远看来，只见一片连绵翻汞的掌山中，有看一条仿若彩虹般幌闪的带影。

但是，这条带影却好似一俵被困在樊笼中的巨蟒，左冲右突，不得而出……

蓦然，江青那豪迈的笑声又起，随 这狂放的笑声，场内人影倏然分开。

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发红绫那一头如波浪的金发，正散映这灿然的光彩。

赵莹任那金艾色的秀发披散君，却痴迷的呆立不功，面孔上透站出一股深沉的悲愤与怨恨。

江青正卓立於她身前七尺之处，手中赫然握君赵笈适才用以束发的那方黄色丝巾。

他这时傲然的一笑，扬手将那方黄色丝巾掷落於赵莹身前。

江青毫不理会赵莹那羞、怒、悲、惭交汇的表情，他不屑的说道 “昆仑派的俊彦，自己认为名门正派的白马红绫，却也不过如此……在下若取了你们的性命，无疑将沾染在卜的双手，现在，你们可夹看尾巴滚回去，哭诉你们的师友，便说我 江青，给二位的狂傲，回敬了一些小小的礼物……哈哈……”

江青狂笑看，不理正躺在地下的白马冰心司徒宫，也不理会满面泪痕，气苦欲绝的金发红绫赵莹，轻揽看云山孤雁夏蕙的肩头，大步往月洞门内行去。

江青自幼便有一种厌世的心理，这也难怪他实在受了太多的苦难与折磨。

尤其是他这些刻骨难忘的往事，早已养成他一种狂傲不拘的性格，更且又在那神历勿邪漫长的三年薰陶之下，这微奇特的性格，已更形滋长。

但是，他的本性却是善良与纯厚，只有在他骤然忍受不住太多凌辱的时候，这股奋激的狂涛才会突然涌发，而且，也往往一发便不可收拾。

这时，他已略微平挣下来，他听 自己与夏蕙的脚步声，轻悄的踏在长廊的红砖地上，微微西沉的夕阳，将二人的身形，长长的映在粉墙上。

江青悄然转头，发现夏蕙正在怯生生的瞧这他，江青一笑道 “蕙，你别担，无论什么事，我都会为你尽力的。”

夏蕙微微摇头，轻声道 “青哥，你别如此说，我和你……等於是一

个人……”

江青满足的笑了，忽而他问道“蕙，你好似不愿我和那白马红绫发生冲突似的，仅会他们如此侮辱我们，蕙……你可有什么隐痛落在他们手中么？”

云山孤雁夏蕙慌忙摇头，她微微沉思了一刻，始缓缓的道“青哥，我现在便将其中的一切情形告诉你……”

江青本能的左右一望，说道“蕙，你是否有许多难言之隐？”

夏蕙又摇摇头，说道“没有……青，我在你面前，没有任何隐瞒……我早说过，我出身自天缘洞，而天缘洞在武林之中，又走出了名的邪行荒淫之地，自恩师仙逝后，我因不知内情，便贸然投身在天缘洞内。”

江青颌首说道“这些事你已经告诉过我了……”

夏蕙又暗暗一叹，说道“有一次，我与天缘洞主田净，到川境南指山去辨一件事，在一个武林人物家中，便遇上了今日的白马红绫。田净封二人甚是畏惧，见面之下，不待二人说话，已卑颜奴色，承奉有加的上前招呼二人……但是，他们二人却似极看不起田净，一付冷冰冰的模样，田净却忝不知耻的一再对二人吹捧……自那次以后，白马红绫也认识了我……但是，那白马冰心司徒宫却因为我是天缘洞之人，而连带的将我视为同流合污之辈……江青钢牙一咬，怒道“悔不将这小子的另一条手臂也给折断！”

夏蕙温柔的靠近江青，续道“但是，那金发红绫赵莹，却待我很好，并未鄙视於我……”

江青微瞥一眼，没有说话、但是，从他的眼神中，已可以多少看到一点微疚之色。

夏蕙又道“此二人武功极高，师门靠山又硬，因而适才我虽然被那司徒宫侮辱，但是，我却不愿青哥去招惹他们……”

江青哼了一声，沉声道“蕙，若是我学他那样子去讽刺金发红绫，那司徒宫他会忍耐得住么？”

夏蕙微微愕然，随即默默无语。

但是，她却自江青的这句话中，体会出很多真挚的情感。

江青又道“蕙，虽然这二人的靠山极硬，哼！你也该知道我江青亦不见得会畏惧他们！”

夏蕙回眸一笑道“青哥，你别生气……我只不愿意你树下太多的强敌，而且，昆仑门下都是出了名的难缠……”

江青剑眉微微，低声哺道“这样也好，看看到底是昆仑派厉害，还是邪神的后人难惹……”

夏蕙心中一惊，她知道江青的性格极为强傲，在闯落江湖以来所结的仇敌，远比所交的朋友为多，这对将来的前途来说，总是件莫大的障碍“夏蕙正待娓娓的劝解江青几句，只见长廊尽头人影一闪，天星麻姑那尖亮的嗓音自远远传来道“公子！公子！你没有事么？”

江青抬头望去，钱艘秒祝颐二人，急虎虎的向这边掠来。

钱素一抹额际汗水，如连珠炮般说道“小婢适才与祝相公回店，便见店中之人正在交头接耳，议论不休，小婢急急探询之下，才知道后园之内，有两对男女正在拼斗……听说，还打死了一个英俊的公子呢！”

江青摇头道“胡说，只有在下与白马红绫交过手，而且，也没有杀死人。仅将那白马冰心司徒宫击伤一臂而已！”

江青一言甫出，钱艘秒祝颐二人俱皆大吃一惊，钱素怪叫道“啊！这名震一时的白马红绫也栽在公子手中了！呵哈！公子真是了不起的英雄。”

江青微微一笑，遂将经过情形简略说出。

这时，一直沉默不言的祝颐，忽然开口道“江兄与那白马红绫交手之事，店家已经知晓，只是，他们也知道这种江湖仇杀之凶险，故而没有人敢来干预，不过，为了避免官家来此招致麻烦，依兄弟愚见，吾等还是易地为良！”

江青略一沉吟，当即同意。

於是，四人匆匆收拾行装，结清店帐，同丹阳城外赶去……

这时，已是申牌时分，秋阳懒洋洋地斜挂在天际，显得有气无力……

天星麻姑坐在马上，同江青咧嘴一笑道“公子，听说那白马红绫武功厉害得紧，小婢一直便想找他们比试一下，料不到却让公子占了先筹……”

江青微微一笑，目光随意流览田野的景色，没有答话。

天星麻姑仰首想了一阵，又道“公子，依你看来，小婢的武功，比那白马红绫二人如何？”

江青心中一哂，忖道“这天星麻姑生性十分好强，若以她的武功而言，较之白马扛技任何一人皆差上一截，但是，自己却不能太明显的说出，以免她心中不快……”

想，江青十分含蓄的道“钱姑娘艺业不凡，若再加磨练，将来成就，必在那白马红绫之上……”

天星麻姑一眨眼睛，笑道“多谢公子，为小婢保留颜面……”

说，四人俱皆莞尔。

江青这时正待回头向夏蕙说话，前程尘烟起处，两乘铁骑，宛如狂风骤雨般驰到。

江青等四人连忙将坐骑驱至路边，那两乘铁骑，立时滚刺刺的疾驰而过。

天星麻姑微拂发擦灰尘，轻骂了一声“冒失鬼！”

那知那两乘铁骑这时却骤然停住，马上之人亦皆转身回头，同江青四人凝望。

江青诧异的举目瞧去，待他看清那两名骑士的面孔之后，不由得暗一震。

这时，天星麻姑在旁边嘀咕道“这两个老小子真是邪门，向我们直勾勾的看个什么劲？”

钱素正在埋怨，那两乘铁骑又向四人这边奔回。

江青这时，急急向三人道“三位注意，来人乃是滇黔一带有名怪杰，大旋风白孤！”

大旋风白孤五字，甫始出自江青之口，云山孤雁夏蕙等人，也不由暗一震。

因为大旋风白孤在滇黔一带的威名之盛，可谓无出其右，为人亦介於正邪之间。

各人正微感紧张的瞧若来骑，江青已只手抱拳，高声道“白老前辈，三年未睹前辈风采，未知近来可好？”

这时两骑之中，那领先的一骑，已在江青等四人面前寻丈之处停下。

马上之人，果然正是那瘦小精瘦，双目神光十足的大旋风白孤。

他身后的同伴，却是位身形胖大，红光满面的秃顶老者。

这时大旋风白孤面上，正流露出一股十分奇特的神色，似惊异，又似赞叹，双目毫不移功的凝注在江青脸上。

江青心中毫不畏惧，但是，他却不愿使白孤对自己再有误会。

因此，他和声一笑道 “白前辈，想尊驾尚未遗忘那阴阳崖底之事，令拜弟余开明，实是被……”

他正说到这里，大旋风却哈哈大笑道 “老夫便道定是你这后生，战兄却说不似……”

白孤忽然说出这么一句无头无尾的话，不由令江青等四人怔愕不已。

白孤亦瞧见四人面上那茫然的表情，他又大声笑道 “娃娃，你可真了不起，三年前老夫在阴阳崖绝壑，几乎错怪於你，这些事情咱们待会儿再谈……”

白孤说到这里，面容一凛，奇道 “老夫适才见到你的背影轮廓是如此熟悉，便猜想你定然是三年之前，在阴阳崖底那个面容丑陋的青年后生，及至与你正面相对，却又以为老眼昏花，认错了人……呵呵，若不是你先行出声招呼，老夫还不敢搭腔哩……阁下那时可是戴了人皮面具？”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微微舒了口气，放下心中一块大石。

他暗笑自己紧张过度，连自己的面容与往日大不相同的事也忘了，但是，大旋风白孤目光之锐利，亦确实足够骇人听闻的了。

这时，他微微一笑道 “晚辈那时并未戴上人皮面具，那次事件之后*乃是遭到一场”轮回神火”的炙烤，才变还如今面目 L 江青此言一出，白孤不由惊讶不已，他嗟叹了一阵，暗计上天造物之奇玄幻奥。

此刻，大旋风白孤又洪声蛙道 “好小子，三年前你那身把式尚未窥堂奥，三年后的今天，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龙虎追魂束九山及瘤龙银玉屏都栽在你手里……”

江青正待谦虚两句，那胖大红面的战性老者，这时催马上前，急急问道 “白兄，这位大侠可是那近日名扬武林的火云邪者江青么？”

江青一听“火云邪者”四字，不由满头雾水，十分惊讶的注视看眼前这位老人。

大旋风白孤接着又呵呵一笑道 “来，来，来，老夫为各位引见一下……”

他一指那胖大红面的老者道 “这位乃是老夫生平挚交，人称江面韦陀战千羽……”

江青等人一听到这老者名号，不由又是一惊。

原来，这红面韦陀战千羽，乃是中原武林道中一位出名的异人，名声之响亮，虽较之三连剑、金鞭擒鹏掌等入略逊，却也是位威名垣赫的风云人物。

江青估不到大旋风白孤，竟会与这位名声垣赫的大侠有看如此深厚的关系。

他当即下马，同战千羽恭身一揖。

这位叱吒江湖的红面韦陀，见江青对自己恭敬，不由受用已极。

他连忙抛蹬离鞍，急急将江青扶起，呵呵笑道 “江大侠切莫如此，只是折煞老夫了……呵呵，厉老前辈有徒如此，夫复何求？”

其实，以战千羽那垣赫的名声，便是承受江青一礼，也不为过。

但是，他对江青如此谦让，乃是有其原因的。

原来江青自出道以来，轻败双飞仙子，力挫金衣帮三大高手，更将凶名久的龙虎迫魂束九山及瘤龙银玉屏击败，名声早已不径而走。

而江青乃是邪神传人之事，亦迅速的在江湖上传扬开来。

本来，武林中便是龙蛇杂处之地，凡一件事，无论好坏，都传扬得极快。

江青连战连捷的消息，如春风般播散开后。已被武林中一些好事之徒，公赠给他一个名号“火云邪者”。

江青目下在江湖中名头之大，只要是稍微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已全然知晓，只是江青本人未与外界接触，故而尚不清楚罢了！

这时，大旋风白孤将江青称号的来处，及他目下名声在武林中迅速传扬之事，简略的述说出来。

江青聆听之后，微微苦笑道“白前辈，这“火云邪者”的名号，晚辈实在不敢恭维……”

白孤尚未说话，红面韦陀已大声说道“江大侠，这火云邪者的称号，正是阐明阁下来历乃是身继当年厉老前辈的衣钵……昔有邪神，今有邪者，不是相得益彰吗？”

铁千羽说到这里，又正色道“老实说，厉老前世虽然乃是介於正邪之间的雄才，但是，老夫却对他老人家异常钦仰，俗语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若心地光明纯正，为人信义磊落，则又与我道中人有何分别？是而，武林中黑白两道之分，实是表面，其真正的分野，尚在於各人存心之间……”

江青十分感激红面韦陀战千羽的这一番话。

因为，他自下山以来，所见所闻，倒有多半是对邪神没有好感的。

虽然，邪神厉勿邪的名声震惊寰宇，但是，在精神上，他却是孤单的啊！

江青诚挚的对战千羽道“战前辈这般明晰达理，甚令晚辈铭感，晚辈义父一生所为，尽以其寸心之念为主，自来便不拘俗礼，故而今日武林中对他老人家的评断，俱皆歪曲事实，横加渲染，难得前辈竟能如此了解在下义父，实令晚辈心仪……”

战千羽闻言之下，哄然大笑，连道不敢。

大旋风白孤却已洪声说道“江……江什么？”

他一扭头发，又道“干脆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卖个老罢，称他一声贤弟好了！”

战千羽闻言之下，鼓掌称善。

江青却是红看脸速道不可。

红面韦陀战千羽坚决的道“江贤弟，并非老夫等要抬高你的身价，试看厉老前辈如今已逾百龄大寿，两老夫等始不过六旬左右，你是他老人家的义子，老夫等若强自居尊，岂不是便等於与厉老前辈平行了？呵呵，老穴说，老夫的先师，恐怕也高攀不上厉老前辈呢……”

江青眼看推托不下，只好默不作声。

大旋风白孤又大叫道“贤弟，怎么不将弟媳给老哥哥引见一下呀？”

江青玉面一红，急忙将羞怯的云山孤雁夏蕙与天星麻姑钱素、祝颐等人，为二老一一引见。

战千羽手抚下颌，呵呵笑道 “好标致的姑娘，贤弟，老哥哥等看喝你的喜酒啦！”

江青面孔又红了起来，但是，他却欣悦的悄悄会向夏蕙。

这时，大旋风白孤一拍大腿，说道 “战兄，咱们也不用进城了，干脆到前面不远的“三姓集”歇下，愚弟尚有许多话要与江贤弟一谈！”

红面韦陀战千羽颌首道：“也罢！反正咱们进城也不过是游逛，走！咱们先到三姓集喝他一杯再说，那张家掌柜与老夫素识，他尚有一缸陈年烧刀子……”

说看，一行六人又纷纷上马，同看夕阳已斜的天边急驰而去。

这时，秋风又起，一层茫茫的暮色，已笼罩在大地上……

